



消失的戰地

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

閩南、僑鄉、戰地，構築混融出文化珍型島嶼形貌，終結冷戰，走進兩岸，走向世界文化遺產。

楊樹清 著



消失的戰地

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

閩南、僑鄉、戰地，構築混融出文化珍型島嶼形貌，終結冷戰，走進兩岸，走向世界文化遺產。

楊樹清 著

謹以此書記念

尹士豪 委員 (1938~2003)

《目錄》

序

戰爭與和平

閩南新故鄉

監察院院長 錢復

監察委員 黃煌雄

作者 楊樹清

《第一章》

閩南與戰地：金門閩南與戰地文化的對話

49

《第二章》

歷史與記憶：金門一千六百年紀事

71

《第三章》

燕尾與馬背：金門的閩南文化

97

《第四章》

原鄉與異鄉：金門的僑鄉文化

149

《第五章》

砲火與戰場：金門的戰地文化

195

《第六章》

島嶼與遺產：金門與世界文化遺產

257

《附錄》

一座博物館島的誕生

劉婉珍

281

《參考文獻》

289

序

幾千年來，「青天御史」在一般平民百姓的心目中一直是正義的象徵，它在傳統中國政治中，發揮了揚善除奸、整飭綱紀的砥柱力量。在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中，也將傳統的御史諫官制納入，設立監察院，負起彈劾、審計與糾舉等重要職責。

過去御史諫官澄清吏治、為民平反的種種事蹟，一直在民間小說、口耳流傳的稗官野史以及戲曲中占著重要的分量，這也說明了一般平民百姓對正義的渴求，對青天御史的敬重。

今天的監察院也擔負著相同的職責。多年來，監察院的委員們一直就是以戒慎嚴肅的態度執行憲法賦予的權力，而民國八十七年監察院組織法修訂完成，於監察院監察調查處設置調查官、調查專員及調查員，在秘書長指揮監督下，協助監察委員行使監察權。這讓監察院的調查功能更臻專業而完善，民眾的權益也獲得更多的保障。

目前監察院每年調查的案件約有六、七百件，案件內容或為陳訴人洗冤白謗，或在還給當事人權益與清白。每個案件的調查過程，除了有著複雜而艱辛的一面，這些因行政不當而權益受損的平民百姓故事，往往也十分辛酸感人。

不過，為配合正式公文書的製作，審查通過的調查報告大多平鋪直敘，除了調查委員、當事人清楚箇中原委，外人多無從得知，更無法體會其中的曲折。於是幾位監察委員建議：可將合適的調查案件，透過作家生動之筆，編寫成書，留下生動的見證，也讓社會大眾瞭解監察院如何進行職權行使，監察院與一般民眾的權益有何關係，讓更多民眾因為瞭解而支持監察院。這個監察院史無前例的建議案，乃獲得一致的贊成。

要把這些調查、陳情案件的來龍去脈，寫成不落官方窠臼的出版物，殊屬不易。為了吸引更多



讀者閱讀，因此決定以報導文學的方式撰寫，以平實的內容和生動的手法來表達真相。但限於經費以及編寫過程的難度，無法將全部案例一次出版，因此，將分冊陸續次第出版，以供各界參考，並為歷史留下完整珍貴的紀錄。

監察院守護台灣，守護人權系列叢書的出版，無疑是監察院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監察院建立與民眾溝通橋樑的重要機制。我們期望這套叢書成為本院保障人權典範的系列叢書。一方面，我們希望讓社會各界了解，我們全體監察委員以及監察調查同仁，是如何秉持嚴正態度，戮力於人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這些生動故事，讓社會所有人都能從中學習到一些寶貴的經驗，讓我們社會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喚起社會各界更積極地捍衛正義，讓社會的人權保障更臻完善。

監察院院長

陳復

戰爭與和平

大約四年前，在「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案（以下簡稱「社營」案）的工作過程中，我走訪了全國將近一百二十個營造點，這些遍佈在台灣地區的營造案例，都僅呈現出「點」與「線」（如一條街）的意義，只有金門仍保留有全面性的「面」（如整個村莊）的價值。

基於這樣驚訝地發現，也由於這樣深刻地感受，在「社營」案完成後不到半年，我邀請大學校長出身、家庭又有軍方淵源的尹士豪委員，共同參與「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案（以下簡稱「金門」案）的調查工作，我們兩個人腳踏實地在金門履勘了三天，遍及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的遺跡，一步一腳印，我們愈訪查，感覺責任愈重，動力也愈強，最後在調查報告上，我們嚴肅提出：行政院宜責成有關部會努力「將金門的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登錄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這是國家的體制單位，第一次在官方的報告上，正式主張將金門的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登錄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以下簡稱「世遺」）。

在一千六百年的歷史長河上，金門幾經滄桑，一度成為「仙洲」，但近半個世紀來，卻一直代表著「戰場」。從古寧頭戰役到八二三砲戰，金門是冷戰的遺物，也是國共對峙的標幟；在海峽兩岸絕大多數人民的心目中，金門仍昂然地象徵著「古戰場」。

從「古戰場」到邁向「世遺」之路，代表金門戰爭與和平的選擇與轉向，也代表兩岸關係戰爭與和平的調整與轉變，更代表冷戰時代戰爭與和平的蛻變與轉向。這也是金門歷史上第一次，要從「仙洲」、「孤島」、「戰場」努力與世界接軌，航向世界。

由於我國已不是聯合國會員國，邁向「世遺」之路，將倍覺艱辛。但這是一個值得持續奮鬥的

目標，不但需要中央各部會的通力合作，更需要金門各界的自覺與支持。文建會在回應本院「金門」案的要求下，已跨出了第一步，不但提供邁向「世遺」之路的基本資訊，也邀請UNESCO的成員來到台灣實地調查，並初步選定十二個具有「世遺」的潛力點，包括自然與文化的兩大類，金門便是其中之一。

到目前為止，在十二個潛力點之中，金門各界對「世遺」的期待，反應最為積極。也許是歷經戰火的洗禮，也許因為是人文薈萃之地，金門各界，從官方到民間，對金門邁向「世遺」之路，都懷抱著一種辦喜事的興奮心情，全力以赴。從《金門學叢刊》（三十種）、「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大膽離島高峰會」、「碉堡藝術館」、「世界島嶼會議」、「世界金門日」的先後出版、舉辦或即將召開，以及一系列有關金門邁向「世遺」之路的演講與座談，伴隨著這種對「世遺」的熱烈追求，金門已然產生一種自覺運動，並已然信心出航，要將一個「消失的戰地」，變成「閩南新故鄉」。

如果說「金門」案是官方第一次提出金門應走向「世遺」之路的報告書，《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應該是民間第一本有系統闡述金門有資格登錄成為「世遺」的著作。作者楊樹清先生是個文化人、作家，洋溢著生命力，在他寫作的過程上，我深深感受到他的熱情與鄉情。不過，更重要的，我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夢」，這大概也是尹委員未了的心願：希望有一天，金門真的登錄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

監察委員

黃煌雄

二〇〇四年三月八日

閩南新故鄉

我是浯島金門的「外省人」。

我出生的古區村在三百多年前也出過一位「青天御史」。

如果不是我那位湖南省籍的父親，一九四九年隨著戰敗的國民黨軍隊撤守到廈門島之東的閩南之島，很快又以榴砲營中尉幹事編入胡璉將軍號召的「生產大隊」待退，下鄉開墾，然後認識我母親，生下我。我的生命又如何有「序」？

有「序」之後的生命，卻是糾結著更多人生章節的重。

父親離開大陸那一天，父母已雙亡，胞弟俱亡故，方圓三十公里僅有的一戶人家已成廢園；母親嫁給父親那一天，三十二歲的少婦已二度喪夫，留下六個不同姓氏嗷嗷待哺的孩子。

前夫留下，唯一可以安身的一棟中西合璧雙層古厝，又在九三砲戰中引發的國軍藥庫大爆炸中，護龍斷了，燕尾飛了，山牆倒了，神龕也不見了，不是半毀，而是全毀；不止我們這一家，而是二十六戶聚落中的二十五戶。

父親與母親，在政府透過災胞救濟總會僅有的兩包水泥補助下，重建家園。不是原址重建，而是對門處，門牌十號，炸塌中尚留一面完好磚造牆面的百年無主老屋，只為了可省下一些石材和水泥。

我是在砲火重建老屋內，坐胎、難產而來的。

我成了清一色浯島閩南陳氏血緣聚落中唯一的「外省囝仔」。套句時下台灣的说法，是「外省第二代」；但我是福建省境內的「外省第二代」。同聚落的家族，來了二、三百年，獨我家來了二、三

十年。並不很久以前。

除了父親難懂的湘音，讓我還有著湖南祖家的想像記憶外；從小躲砲火、種地瓜、拜天公，又在濃重閩南腔的氛圍裡，我知道我已被改變的身世；在那個尚可保留籍貫的年代，父親不堅持，我的小學畢業證書的籍貫欄已是「福建省金門縣」。父親似乎早已了然，母親與前夫生的，他與母親生的，八個孩子的家庭，一個共同的媽媽，三個不同的爸爸，三種不同的籍貫；不能改變的是姓氏，但至少用一個共同的出生地來統一籍貫吧。父親似乎更清楚，他的孩子終將屬於這塊土地、這座島嶼；而不是肉眼可及的海那邊、山那頭。儘管這裡的祖厝不屬於我們，清明祭祖，我們無份；戰亂，未能帶走雙親大人的神祖牌；父親能做的，搬出供桌於戶外，備妥牲品，一面盆水、二條毛巾，跪拜、遙祭。

記憶中的父親無淚。我升國三的暑假，母親中風而去那一剎那，父親哀嚎，旋即斂住。

記憶中的母親無語。往生前的那個上午，忽從昏睡中掙醒，點燃一炷日月香於廳堂，然後囑我去田地拔一、二株花生，看看是否好收成。

記憶中的浯島等同於沉默的島嶼。古寧頭、九三、八二三、單打雙不打，亡村、亡命、遷徙、流離；依然是，村落前不動的風獅。

我是湖南人，更是閩南人。我的家鄉是戰地。

從小，穿梭在那個斷垣殘柱、彈痕累累的小小聚落，盡是殘缺的地景和黑白的畫面。毀於九三砲火的聚落，連陳氏宗祠都保不住，僅一棟山麓下的二合院古厝尚稱完整；另一個我記憶中「完整」，是祖厝前的一對旗杆殘座。

每逢軍號晚上躲砲擊的「公共防空洞」內，也是村佬說書講古的美好時光。「別小看我們古區村，人丁不滿百，不但宋朝朱文公來設燕南書院講學，明朝還出過進士哩，且當到了『青天御史』，

就是現在的『監察委員』！我們叫他『陳刑科』，祖厝前的旗杆座就是他中舉祭祖留下的，金門話中的『爛土有刺』，也是陳刑科八歲時講的！』咻咻砲聲中，村佬的洞中開講，「陳刑科」竟成了說不完的故事。這個風華不再的村落。

那座朱熹講學的「燕南書院」，就在村後麓的燕南山上，明朝已無遺跡，徒留山下父老「猶呼燕龍」；反倒是那位村佬口中的「陳刑科」，竟是我成長獨立後，才從史書中找到清朗的輪廓的驚喜。《金門縣志》引《泉州府志》、《同安縣志》載「陳昌文，字清時，號伯武，古區人。天啟壬戌進士，文震孟榜三甲第二百八十九名，授官西平樂推官，治尚寬和，在粵九年，曆署諸篆，人誦九印召杜。嘗曰：治有三要，清、慎、勤耳。擢南刑給事中，士民遮道，轉北吏垣，疏請各郡邑立倉，令縉紳捐粟備賑。劾尚書張鳳翼防西失職狀，未幾，卒於官」。

平樂府推官，相當於現在高等法院法官；南科給事中，相當於現在監察院監察委員。「治尚寬和」、「人誦九印召杜」、「令縉紳捐粟備賑」、「劾尚書張鳳翼防西失職狀」、「清、慎、勤」；從歷史評價看來，這位「陳刑科」是位清官、好官。村佬們的記憶卻不會是史書中的艱澀，他們在一種血緣與官績的認同、榮光下，最在意的是那句地方流傳了近四百年的「爛土有刺」。

這句耳熟能詳，卻又困惑我整個童年、少年的「爛土有刺」俗諺；直到一九九九年我在編《金門學》叢刊第二輯時，邀來洪乾祐教授的《金門話考釋》，才從書稿中讀到清楚的詮釋：

爛土有刺 (ma² 下 去 tɕit² 平 ɔ² 下 去 tsɿ² 上 去)：「爛土有刺」是金門地區流行了將近四百年的一句很出名的俗語。它寓意深刻巧妙，勢將永遠流傳下去。

明朝的金門才子許癸是神宗時會試的進士首名，殿試二甲一名，授翰林院編修，人民尊稱「許會元」。考取功名後，在現今縣城後浦南門境興建許氏祠堂。或者當時的士大夫有徵用民工的權利風習，恰好有一個古區鄉的陳姓鄉民來後浦買物被強拉去作泥水工，有無給他工資不清楚。這鄉民有

一個七、八歲大的兒子中午從書房放學回來，肚子正餓，歡喜午餐是他父親一早出門採辦祭祀祖先忌辰的好菜，家裡卻一點動靜也沒有。家人說你爸爸被人捉去當差了。這小子忍餓跑了四里路找到現場接替他父親，故意用古時人人赤腳只有讀書人纔可穿的漂亮布鞋，在爛灰泥堆上代替鋤頭踩踏拌攪。許會元看見，問：「你這孩子，怎麼這樣糟蹋讀書人的鞋子？」孩子應聲回答：「我是因為害怕『爛土有刺』啊！」許會元一聽，瞬時大為震驚，料想不到這麼一個七、八歲大的鄉下孩子能講出如此非同尋常的話，於是失氣地說：「好罷。你們父子回去罷！」這孩子便是陳昌文，後來在熹宗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中進士，任廣西省平樂府推官（相當於現在高等法院法官）、南刑科給事中（相當於現在監察院監察委員），金門人尊稱「陳刑科」。從此他所說的四個字也成了一句不朽的俗語。這故事《金門縣志》漏載。

「爛土有刺」的巧妙：爛泥土通常在地上被人踐踏，是最賤的，但萬一土堆裡混有看不見的尖利的草木芒刺，人赤腳必受刺傷，這是爛泥土回報踐踏它的人類最公道的懲罰。言外之意，那小孩子就是說：「不要以為你進士真了不起，就可以隨意欺人！有一天，我也要考中一個進士讓你看看！那時候，要較量勢力，大家再來罷！」

「強者不要以為弱者好欺負，或者有一天弱者也能向強者意外回報一手」；這真是奇妙的感應。從「陳刑科」身上，從「爛土有刺」中，我找到一個村落的生存韌度。「陳刑科」的家鄉古區在他中舉三百多年後的砲火中亡村，又自廢墟裡重建，並且接納了血緣宗族以外如我父親這等的外來人，又有著老聚落新生命的滋長與延續。

我也從充滿生存韌度的村落，找到一座島嶼的戰鬥性格。儘管，自東晉六姓中原貴族浮海泛舟避亂而來，浯島人的血液已蘊藏了「逃難因子」，五胡亂華如此，明鄭如此，日據如此，八二三也如此。逃難的結果並未讓海上仙鄉淹沒在歷史的洪流，逃難之後的反射力，是「海濱鄒魯」，也是一「固

若金湯」，成就了「閩南」也造就了「戰地」；閩南人的海洋性格發揮到極致，在「僑鄉」的打造外，又在南洋闢出「第二鄉」。

二〇〇〇年，父親走完九十二歲載漫漫人生路，長眠台灣。人類進入千禧年，「紫陽夫子」朱熹逝世八百年。在這個華麗與孤絕的世紀末，監察委員黃煌雄、尹士豪來到我的「朱子島」，進行《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案。回台北後，黃煌雄委員約了我及剛取得美國德州大學東亞博士、刻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人的應鳳凰，一起激盪即將召開的「如何維護並承傳金門的閩南與戰地文化」諮詢會議題綱，從而種下《消失的戰地》寫作因緣。

或因生長的浯島村落在明代也出了個「監察委員」（南刑科給事中），讓我對「監察委員」有著微妙的情結。我們那個「陳刑科」因彈劾尚書張鳳翼防西失職，未幾，卒於官，客死異鄉。以前對監察委員的印象止於「拍老虎」或者「打蒼蠅」，從來不曾想到過會聚焦一座島嶼的文化與出路，而且還能將官式文書轉化成文學語言，用以接近人心。

黃煌雄委員在我心中，是理論家，也是行動家。早於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雜誌》創刊號上讀過他兩篇文章：〈「省主席」能做什麼？〉、〈大家來紀念蔣渭水先生〉，之後又看到他的《革命家蔣渭水》、《台灣抗日史話》、《國民黨往何處去》、《到民主之路》、《建國新藍圖》等書，對台灣威權體制的催化、鬆動，影響深遠。不過，讓我最有感覺的畫面，反而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訪問台灣的行程，時任立法委員的黃煌雄陪他到立法院發表演說，當時我也在場；歡迎晚宴中，黃委贈一代表台灣精神的「台灣水牛」雕塑予戈巴契夫，又備了酒精濃度五十八度的金門高粱，戈巴契夫喝了一口，驚嘆「中國的伏特加」！

戈巴契夫瓦解了蘇聯，從東德撤軍為冷戰的終結揭開序幕。黃煌雄等人力邀戈巴契夫來訪，「台灣水牛」之外另有「金門高粱」，一句「中國的伏特加」，是否也寓含著兩岸砲火相向間的金門島



嶼終將在酒醒後為世界冷戰劃下最後的句點？

私心揣測，黃煌雄委員就是被一九九四年與戈巴契夫共飲的那瓶金門高粱所牽動，進而與尹士豪委員走進金門的碉堡與古厝，從《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總體檢》到「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的召開，直至推動金門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我就是在此寬大的格局與島嶼重量中，在監察院交付的延伸調查與黃委員的嚴格規範中，進行著《消失的戰地》的任務書寫。

這是一本調查文獻與歷史現場，讓閩南與戰地共同對話的書。

一個流亡家族、一座「爛土有刺」的村落、一塊「彈雨如林」的島嶼，外帶戈巴契夫飲下的金門高粱，才能構成出《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的序章。

浯島。吾島。閩南新故鄉。

作者

楊樹清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台北



花崗岩島

金門，隸屬福建省，位於福建東南沿海九龍江口外、廈門島之東，包含烈嶼(小金門)等離島，土地面積150.456平方公里。金門本島地質以花崗片麻岩為主(上圖、下圖)，屬大陸東南燕山期岩漿活動的產物；烈嶼的玄武岩則在火山活動時期形成，與台灣角板山期或澎湖玄武岩噴發時期相當。又據考古發現復國墩貝塚遺址，約距今6,800年至6,500年前的史前時代，金門即已有人類居住。

(吳啟騰/攝影提供)



避胡入浯洲

五代以前，金門歸屬是個謎；五代以後，金門島屬於同安縣轄地。文獻載舊稱浯洲的金門「時中原多故，難民逃居同安縣金門島者，有蘇、陳、黃、蔡、呂、顏六姓，是為金門有民之始」，推論了五胡亂華時，即有中原民族避居海上仙鄉金門。發展至今，金門有一百多個姓氏，一百六十二座宗祠。祖厝空間，色彩華麗、語彙豐富。

(楊樹清、陳則鏗/攝影)



唐嗣牧馬區

唐代金門為南安縣大同場地，金門島為萬安監牧馬區；觀察使柳冕令陳淵為牧馬監，於貞元十九年（八〇三年）率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將領李俊、衛傑等人共同牧馬，拓墾浯洲，「化荒墟為樂土，自是耕稼漁鹽，生聚日益蕃焉」。今庵前村豐蓮山麓昔為陳淵牧馬地之一，保有一座元作「孚濟」的「牧馬侯祠」（上圖）；金門所飼養之馬匹，習稱「唐馬」，詩人鄭愁予騎「唐馬」遊浯洲（下圖）。

（楊樹清／攝影）



五代浯陽理浯洲場

金門現存文獻統一口径載「元代始建浯洲場」，此一立論已因金門最古老族譜《浯陽陳氏族譜》（八六八〇一）的發現而遭推翻，必須再往前推至五代後梁，西元九一七年，僅十六歲的節度使，陳達偕兄陳通，加公陳侍郎，領父命奉贈同安浯洲鹽場，此後，歷子孫計五代都襲侍郎理鹽鹽事。浯陽（金門陽翟）始祖陳達的後代陳綱、陳統、陳昌侯在北宋寫下「父子伯侄進士」美名，陳綱還是「開同進士」。陽翟村陳楨的「恩榮坊」（上圖）及陳禎墓（下圖）道盡浯陽陳氏家族的風華。（資料提供/福建省政府陳國興）

（張煥宇、楊樹清/攝影）



海濱鄒魯朱子島

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二十四歲的朱熹任涪州同安縣主簿兼學事，金門亦屬他的轄區，實行「經界」，弓丈田畝，之後視學金門，《滄悟瑣錄》載「朱子主邑簿，以禮導民，涪既被化，因立書院於燕南山（古區村後麓），自後家弦戶誦，涵詠聖經，則風俗一丕變也」。受朱子教化影響，人文蔚起，進士明宦輩出，人稱「海濱鄒魯」、「朱子島」，金門人敬朱子、崇朱子，至今仍設有「朱熹與金門」文化牆（上圖）及「朱子祠」（下圖），定期祭拜。

（楊樹清 / 攝影）



元涇洲場轄十埧

金門歷史推入元代，異族入主留下許多斷層。仕人恥於元室，多作隱士，如朱子四傳弟子丘葵隱於大嶼島，曰「我生不辰逢亂離」。繼五代涇陽陳始祖陳達理涇洲場後，史載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金門仍設有鹽場征鹽，志載「轄十埧，埧分上下，上埧轄永安、官鎮、田墩、沙尾、浦頭，下埧轄斗門、南坂、保林、東沙、烈嶼」；其中的「田墩」即今金沙的西園鹽場（上圖），該場經營了七百多年，二十一世紀末才歇業。元代遺留，除了鹽場，亦立涇洲書院。今民居建材，隱約可見一些元代瓦片與鉛礦石（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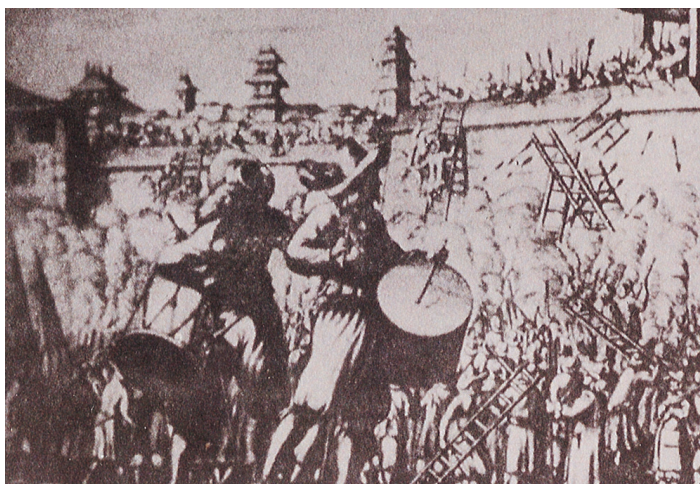
（楊樹清、王鴻湖/攝影）



明置金門所城

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朱元璋令江夏侯周德興設守禦千戶所，金門與廈門同時建城；取「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意，而有金門所城，「金門」得名。守正千戶周德興於金門所城（金門城）南磐山建六角形，基座以上分五層的文台寶塔（上圖）。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俞大猷以武進士任金門千戶所正千戶，自題「虛江嘯臥」於今觀海石（下圖）旁，後世文人墨客喜遊於斯。

（楊樹清/攝影）



荷軍攻金門

荷蘭人不止占領台灣，亦曾攻入金門。明隆慶二年（一五六八年）進士蔡貴易在《清白堂稿》載「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年）紅毛夷登料羅，浯銅把總丁贊出汛拒戰，死焉」。又據十七世紀荷蘭作家Dapper著《中國遊記》中所附繪圖，一張是金門地貌圖（上圖，背景應係料羅灣），一張是荷軍與清軍聯合攻打金門圖（下圖，背景應係金門城），可推斷荷軍拿下金門企圖心，惟未能如願。金門島西后豐港昔有「紅毛港」諧音，或亦與「紅毛夷」（荷蘭人）入金門相關。

（檔案照片）



明鄭金門

明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年），清破福州，鄭成功會明室文武舊臣於烈嶼吳山，訂盟復明。從此，鄭成功以金門、廈門為中心的抗清鬥爭，長達十五載，直至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料羅灣祭江後，率兩萬五千臣民揚帆而去，驅荷收台。明鄭在金門留下諸多遺址，太武山有「明延平郡王觀兵奕棋處」（上圖）最為著名；今世金門雖有著難解的明鄭情結，仍立「鄭成功與金門」（下圖）文化牆作為「反攻年代」的民族精神教育。

（楊樹清／攝影）



南明遺留

「南明往事話興亡、魯王舊墓桂花香」，這是金門人成長過程都能朗朗上口的一段歌謠，唱出南明之於金門的家國之重。南明「監國」魯王朱以海流亡金門八年，三餐主食不離番薯，人稱「番薯王」，他於永曆八年（一六五四年）在古崗村獻台山上題「漢影雲根」謁（下圖），今石已崩塌，「根」亦消失；南明兵部尚書盧若騰於永曆十五年登太武山海印寺石門關題「海山第一」（上圖），「盧若騰」署名亦遭清軍磨去。

（楊樹清/攝影）



清金門鎮總兵署

明鄭出走後，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清軍正式入金門島，仍沿襲明朝舊制，隸屬金門於同安；置金門鎮總兵署（下圖），於今浯江中心內，設總兵官轄中、左、右三營，後來又裁撤中營。清代，金門社會由崇文到尚武（上圖），金門籍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輩出，設營兵外，並就地募勇二千四百名。草木皆兵的朝代，金門已由明代「一榜五進士」變作清代「九里三提督」。

（張煥宇、楊樹清/攝影）



開台進士鄭用錫家鄉東溪

明、清之季，受明鄭大出走，清五口通商的影響，掀起金門人的移民潮，也與台灣有了聯繫。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將台灣收為版圖後，一直到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才有鄭用錫中進士，癸未科林召棠榜三甲一〇九名，人譽「開台進士」。鄭用錫，祖籍金門內洋東溪村（上圖），獲功名後，曾返鄉探親，建祖厝；竹塹鄭用錫「進士第」（下圖）位於新竹市北門街一七九號，與鄭氏家廟緊鄰。

（楊樹清/攝影）



開澎進士蔡廷蘭家鄉瓊林

據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教授的調查，澎湖姓氏源流中，有百分之八十五從金門移民而來。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蔡廷蘭中進士，甲辰科二甲第六十一名，授江西知縣，譽稱「開澎進士」。蔡廷蘭是金門瓊林社（上圖）蔡鳴震遷澎湖的六世孫。中舉後亦曾返鄉祭祖，並為立於瓊林村郊的「一門三節坊」題聯（下圖）。蔡廷蘭「進士第」位於澎湖馬公雙頭掛二十九號。

（張煥宇、楊樹清/攝影）



金門縣誕生

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民軍光復金門、廈門。紳商公舉都司饒肇昌為首，成立臨時民政廳，金門隨即進入民國時代。民國元年，革命軍李心田率部南下來金，駐浯江書院，命民剪去髮辮，佈告安民。民國三年，金門旅居星洲鄉僑黃安基等號召一百二十三商號，聯名請奏金門單獨設縣。民國四年，脫離思明縣（廈門），金門縣誕生，一千六百年來首度有自己的縣治。一九五三年建成，郵政總局發行四十七種圖版郵票的「莒光樓」，是今日金門的地標與象徵。

（楊樹清/攝影）



出洋客的故事

「地不足耕，其無業者多散之外洋，歲以數百計，得歸者百無一二焉」，出現在清道光《金門志》的記載，金門人自明嘉靖、慶隆以後即已開啟「落番下南洋」之路，道光五口通商海禁大開，民初、日據，再造成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潮。出洋客在異邦奮鬥有成，紛以僑匯營造出獨特的「僑鄉文化」：築路、興學、救濟族人，又建出一棟棟南洋風味的僑鄉建築。水頭村的「得月樓」（上圖）與「金水國民小學」（下圖），堪稱僑鄉建築經典作品。

（楊樹清/攝影）



日據歲月

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占據金門（上圖）長達八年歲月，金門縣政府被迫遷往大嶼島辦公。日軍在金門組織後浦地方自治維持會，日本台灣福大公司設金門出張所，迫島民植鴉片、築機場，撤退前又強徵五百名馬伕運送撤離物資，流竄各處，不少人客死他鄉。二〇〇一年，當年馬伕李金昌等人發起「日軍強徵金門馬伕殉難紀念碑」及「馬伕淚碑」（下圖），用以追念亡魂。

（檔案照片・楊樹清/攝影）



反攻歷史

國共戰爭，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廈門解放，金、廈水域斷航，四千多位於來不及坐上返鄉最後一班船的金門同胞，自此滯居閩廈，成了徘徊兩岸的邊緣人。以湯恩伯等為首的國軍主力，號稱十萬大軍集結金門，成立金門防衛司令部，胡璉首任司令，展開「反攻歷史」漫漫年代。一九四九年，長處封閉型島嶼的金門，因各省人入駐，強化了戰地色彩，也刺激了島嶼體質。（圖攝於金門紅樓）

（楊樹清／攝影）



古寧頭戰役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共軍兩萬七千餘人分乘各型船隻兩百餘艘，在對岸三十七門砲火掩護下，採中央突破戰法，登陸金門島北海面，在古寧頭一帶與國軍激戰兩晝夜，最後共軍被殲滅二萬餘、生俘七千餘；國軍李光前團長陣亡後，民間建廟，並立殉國碑（上圖）；古寧頭戰史館（下圖），浮雕戰事，重回古戰場。

（楊樹清/攝影）



大擔島戰役

面積僅零點三九公里的大擔島（上圖），明清時的鄭成功、施琅都曾登島，清代左營守備沈廷耀、右營守備施必功，亦曾守備該島，留下「閩南保障」、「鳳嶼」石碣。一九五〇年七月，共軍五百餘人與國軍史恆豐營長所帶領部隊在大擔島展開血戰。戰後，蔣經國入島題「大膽挑大擔，島孤人不孤」，將「大擔」易名「大膽」（上圖），一群反共義士亦合題「自由屏障」石碣（下圖）。

（檔案照片）



九三砲戰

一九五四年秋，中共在東南亞會議召開前夕，企圖對與會各國施予壓力，於九月三日以奇襲性火力砲轟金門，下午三時至晚間八時，一日內落彈五千餘發，揭開兩岸砲擊序幕。九三砲戰期間，烈嶼九宮碼頭(上圖)受重創，島西古區村(下圖)因共軍砲彈炸中村前國軍彈藥庫引發大爆炸，二十六棟住家毀了二十五棟，造成「亡村」悲劇，砲戰後，村民才又重建家園。

(楊樹森/攝影)



八二三砲戰

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砲戰，先後四十四天內，共軍向金門島群發射計四十七萬五千五百五十四發砲彈，「破彈片揀起來堆成一座小山，賣給煉鋼廠，為金門防衛軍帶來了六百多萬台幣的福利金」(胡璉《金門憶舊》)。八二三之後，國、共兩岸各有號稱「勝利」的紀念館，同安的「八二三炮擊金門」(上圖)，位於英雄三島觀光園區內；金門的「八二三戰史館」(下圖)位於太湖旁的中正公園園區內。

(楊樹清/攝影)



戰地驚雷

地雷，聯合國視為「不人道武器」。過去，戰地與戰場的背景，影響所及，金門處處地雷，其分佈大約是大金門海岸線(上圖)的十分之七及小金門海岸線(下圖)的十分之九。一九九九年元月至二〇〇一年五月，金門進行掃雷計劃。監察委員黃煌雄、尹士豪基於人道與安全考量，深入雷區，作《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調查案。

(楊樹清/攝影)



洞中的臉

「陳奎是個好奇心很強的孩子，對學校辦公室後的那個防空洞，他一直有特殊的憧憬，及想一窺究竟的欲望。原因之一是因為防空洞其中一個出入口是連接到辦公室內，因而顯得格外神秘與誘人」；這是金門著名的小說家黃克全〈洞中的臉〉筆下一幕。一九五四年九三砲戰後，金門人為躲砲火，開始挖「防空壕」、「防空洞」；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後，再有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補助鋼筋水泥，加上兵工支援，民間才有容量大，較耐用、可防砲的「防空洞」。

(楊樹清/攝影)



戰鬥坑道

坑道是金門的「地下堡壘」，計分軍用坑道與民防坑道兩種。軍用坑道如太武山中央坑道、第一線海防據點馬山坑道(圖)；民防用坑道又稱戰鬥村坑道，如後浦坑道、瓊林坑道、頂堡坑道、成功坑道。軍用坑道是從花崗岩層開鑿而成，民用坑道則是從一般土層深挖出；一作戰鬥用，一作自衛用。

(李金生/攝影提供)



小艇坑道

戰鬥與民用坑道外，金門另有軍用途的小艇坑道，如翟山坑道(上圖)、九宮坑道(下圖)、塔山坑道、漁村坑道。這些坑道多是扮演金門本島與島外如小金門間的運補作業，坑道與坑道間直接對口穿梭，在運補過程不致因暴露而遭敵人砲火射擊。翟山坑道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建到一九六五年才竣工，寬十一公尺，高七公尺，長四百八十公尺，可停泊六十八艘小艇；烈嶼九宮坑道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建到一九六五年竣工，全長七百公尺，可停泊五十二艘小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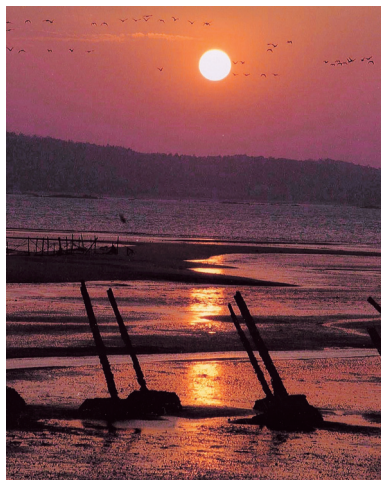
(李金生/攝影提供)



地下電影院

「這是電影上的鏡頭吧，我拍過許多電影，就是沒有這樣的畫面，它不就像是《天方夜譚》裡的奇景嗎？」在冷戰砲擊年代，主演《桂河大橋》的影帝威廉荷頓，造訪金門，來到太武山腹擎天廳地下電影院，留下如此驚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開挖，翌年七月峻工的擎天廳，寬十八公尺，高十一公尺，是從天然岩石中開鑿而成。設計師是當年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羅雲平。

(李金生/攝影提供)



穿越軌條砦

「軌條砦」，又稱「鬼條柴」或「鬼條砦」，係用火車鐵軌裁切成的一截截鐵柱，末端削成尖型，斜插在水泥漿灌鑄的底座上，再置放於海岸沙灘外，作為「反登陸」之用。軌條砦已是金門反攻歲月下特殊的地景，像虛擬的巨大砲管，也如「火車在海邊游」。惟金門縣政府有計劃拆除、遷移，引起金門人「搶救軌條砦、保存戰地記憶」的保護聲浪。

(李金生/攝影提供)



愛國反共標語

「效忠領袖」、「反共抗俄」、「解救大陸同胞」、「保衛金門，光復大陸」、「完成國民革命」、「安危他日終須仗，苦盡甘來要共嚐」、「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金門軍營、古厝，處處是愛國反共精神標語(上圖)，其數量不亞於遍佈的地雷、軌條岩、反空降樁，見證了一個反攻年代。二〇〇一年小三通之後，軍方為表達「友善」，而有拆除標語行動，引起金門人赴立法院舉辦「政治標語的新生命—搶救戰地歷史文化記憶」記者會(下圖)，強調標語已是戰地文化的一部份。

(楊樹清/攝影)



金馬解嚴日

一九五六年七月，國防部頒佈《金門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全面實施軍管；位於金門的福建省政府亦被迫交出行政權，同年七月十六日遷往台灣省新店鎮以「虛級化」運作。原本以五年為實驗期的戰地政務，「實驗」變「實施」，直至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金馬解嚴、終止戰地政務，民間燃放千尺鞭炮慶祝，金門軍管長達三十六載。

(楊樹清 / 攝影)



金廈小三通

兩岸分離，金、廈水域斷航半世紀之後，才又重開金、廈航道。二〇〇一年元月二日上午，金門縣長陳水在率領一百八十名「小三通首航團」成員，乘坐太武號(上圖)自料羅港發船，十一時五十五分在廈門和平碼頭登岸，「金門、廈門兩地相距只有六千公尺路程，足足走了五十二年，這個代價太大了！」陳水在的激動之語，也宣告了金、廈閩南文化圈的重新連結。小三通後的金門新主政者李炆烽喊出「讓兩岸認識金門，讓金門走向世界」口號，和廈門的「讓世界了解廈門，讓廈門走向世界」(下圖)隔海呼渡、聲息相通。

(楊樹清/攝影)



驚爆碉堡美術館

訴求「遠離戰爭，走向和平」的「金門碉堡藝術館」，策展人是以爆破藝術知名的中國旅美藝術家蔡國強(上圖左)，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一日美國「九一一事件」三週年，邀請旅日模特兒根凌(下圖)等十八位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參展。其中一處留有地雷的三角碉堡，是世界上唯一佈有地雷的展場。蔡國強此舉也引爆部份在地人「中國集團反攻金門」的爭議。

(螢火蟲映像體/提供)



告別冷戰・走向世界

終結冷戰體制的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於一九九四年三月訪問台灣，黃煌雄委員在歡迎戈巴契夫的晚宴上，以主人身分贈予一尊象徵台灣精神的「台灣水牛」雕塑(上圖)，又備戰地金門生產的高粱酒，戈巴契夫喝了一口，驚歎「中國的伏特加」！二〇〇三年，黃煌雄委員來到「中國的伏特加」砲火與高粱之鄉金門主持「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文化論壇(下圖)，會中也預告了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將在金門召開，意味著消失的金門戰地，告別冷戰，走向世界。

(黃煌雄/提供、楊樹清/攝影)

第一章 閩南與戰地

金門閩南與戰地文化的對話



一支訪視閩南與戰地文化的隊伍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進入亥時冬季的前夕。海島的氣候漸趨寒冷。寒而不凍，時見風日晴和。這樣的節氣，應驗了舊志的說法，「氣候常暖，冬月或連旬負暄，宛如春，草木華實，四時不改」。

不榦而暖的金門初冬。民生路入口的圓環，金城鎮公所已雇來裝潢工人，正在打造、樹立書有「慶祝金廈通航」的牌樓。中外媒體記者、SNG轉播車、陸委會與海基會官員，已一批批進駐這座平時寂靜的島嶼。

如果沒有意外，再過十三天，二〇〇一年的伊始，就是「金廈小三通」的歷史性時刻了。國、內共戰，一九四九年兩岸阻絕、烽火連天。金門人與廈門人：金廈航道重開，回復過去雞犬相聞的日子；已經等了整整半世紀。

小三通前的氣氛，夾雜著似真如幻，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奇情效果。

就在這樣的氣息裡，十二月十八日，一支別於考察小三通的巡訪隊伍，悄然蒞臨，穿梭於大、小金門。

他們是國府監察院監察委員黃煌雄與尹士豪所組成的「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訪察小組。同行的有協查人員陳福來，以及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楊肅獻、華梵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江柏煒隨行諮詢。

訪察小組的口袋裡，有這七大調查要旨：

- 一、瞭解金門閩南傳統建築、聚落之特色與歷史價值及有關單位保存維護之情形。
- 二、瞭解金門牌坊、碑碣等史蹟之特色與歷史價值及有關單位保存維護之情形。
- 三、瞭解金門民俗文化之特色與歷史價值及有關單位保存維護之情形。

四、瞭解金門戰地文化之特色與歷史價值及如何與閩南文化揉合發展成為金門文化特色。

五、瞭解金門先民移民南洋之歷史價值及僑鄉文化保存維護之情形。

六、瞭解金門宗族社群、社區組織及教育機關互動連結機制，促進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情形。

七、瞭解中央與地方權責對金門閩南文化、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協調機制與運作情形。

當外界停留於「高粱」、「貢糖」、「砲火」、「菜刀」，或近年來多出的「風獅爺」等有限的「俗印象」；參予調查的黃煌雄委員，卻有著別於「外界」的金門解讀。

出生於台灣宜蘭，三任立法委員的黃煌雄，自美國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人歸來，一九九九年轉任監察委員。初履新職的第一件「差事」：以八個月時間，走訪台、閩地區一百二十個社區總體營造點，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行腳之處，不止台灣，還遠及金門、馬祖。

體檢社區總體營造，黃煌雄意外發現，「感覺到金門有非常大的特色，因為他有面的價值，台灣島內大概只有點與綠的價值跟地位。」他認為，即使大陸泉州的閩南文化保存，也沒金門豐富；尤其一九四九年以後，金門多出「戰地文化」，使得它的文化價值更高。是值得大家來關切、珍惜、維護的。

台灣走透透，「敢說全台灣只有金門才有『面』的地位和份量」的觸動；黃煌雄委員與尹士豪委員，二〇〇〇年，既篤定，又紮實地自動調查起《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乙案；在此之前，甫進行戰地政務終止後的《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案。

在兩位委員的印象裡，舊名「仙洲」、「浯洲」的金門，又人文、又軍事；經歷過「晉時避秦入浯關壑、唐代設監牧馬、宋時朱熹主簿過化、元朝興浯洲場、明鄭時期據島抗清、清置金門鎮總兵官、民國金門正式建縣」。長達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歷代氏族紛至沓來，匯聚於此，呈現出燦爛的

中原文化縮影，即連「開台進士」鄭用錫，「開澎進士」蔡廷蘭都籍地金門，又因大量移民南洋而形成「僑鄉」，足可佐證金門是中華文化傳播到台灣與南洋的窗口與中繼站；置身在這樣的歷史舞台，金門留下難以計數的歷史之奇、人文之美，以海島之地揉合大陸與海洋的文化元素於一隅，彰顯在聚落建築上，也表現在庶民生活上。閩南文化的融匯外，因著國、共戰爭造成的冷戰結構，金門處處鬼斧神工的戰備坑道、遍佈海岸的地雷與軌條砦，無奇不有的愛國反共精神標語等戰爭遺留，與柏林、板門店共列世界三大冷戰遺區。

人文與軍事，矛盾的形象錯綜交疊，展現了金門特殊的魅力，造就了金門獨一無二的「閩南與戰地」文化珍型。

把金門當第一部文化史來解讀；尹士豪、黃煌雄兩位委員有著跳脫長期「台灣本位」的金門思考。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他們走訪了西山前李宅、古寧頭振威第，後浦總兵署、邱良功母節孝坊、陳氏祠堂、許氏祠堂，金門城文台寶塔，水頭村西堂，庵前牧馬侯祠等歷史景點，以及瓊林、山后、水頭、珠山、歐厝、北山、南山等閩南傳統聚落，也到中正國小體會吹古陣的文化傳承，又至金城國中體驗鄉土教學，並在金門縣政府舉行綜合座談。

「近十年來，很少有中央部會官員，為了一個案例到金門來，專程花三天兩夜時間，」歷經軍派、官派、民選，主政金門達十年的縣長陳水在，道出了他的感動、認同與支持，並希望「整個國家的文化工作，特別是在閩南文化這個重點上，加上金門過去已經形成的戰地文化，能夠變成一個雙主題，促使行政部門採取一些必要而且有效的措施，來確保我們整個國家文化保存、發展，且進一步形成國家的生命力。」

地方首長與監察委員的交流裡，有著對在地文化的自信，也有著對缺乏行政資源的邊陲弱勢的

無助。陳水在的說法，卻也映現了金門人在封閉孤島上，向外尋求文化對話的殷切企盼。

此際，監察院的介入金門閩南與戰地文化調查，扣合了金門人在小三通以外，另一種可長可久的文化態度與島嶼心情。

一場攸關閩南與戰地文化命運的諮詢會議

金門行，深化了黃煌雄、尹士豪兩位委員對閩南與戰地文化維護、承傳的理解、看法。

該案經過調卷彙整研析及實地查訪之後，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在監察院第三會議室舉行「如何維護並傳承金門的閩南與戰地文化」諮詢會議，邀請於金門閩南傳統建築聚落、古蹟、民俗文化、鄉土教學、僑鄉文化及戰地文化等領域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學者、文史工作者二十餘人與會諮詢。並設定了六大討論題綱：

一、金門閩南傳統建築、聚落保存維護：

- (1) 金門傳統建築聚落、宗祠之特色與文化價值。
 - (2) 有關單位保存維護情形與成效。
 - (3) 傳統建築聚落之維護再利用與民眾效益之保障。
 - (4) 傳統建築聚落之維護對地方經濟發展之影響。
 - (5) 遭遇困境或待解決問題。
 - (6) 未來發展方向。
- 二、金門史蹟保存維護：

- (1) 金門史蹟之特色與歷史價值。
 - (2) 有關單位維護情形與成效。
 - (3) 遭遇有關困境或待解決問題。
 - (4) 未來金門歷史考古文物發掘如何與閩南文化維護做連結。
 - (5) 未來發展方向。
- 三、民俗文化與鄉土教學：
- (1) 金門民俗文化之特色與歷史價值。
 - (2) 有關單位對民俗文化傳承執行情形與成效。
 - (3) 民俗文化傳承與鄉土教學之結合。
 - (4) 遭遇困境或待解決問題。
 - (5) 未來發展方向。
- 四、金門先民南洋移民對金門閩南文化維護之影響：
- (1) 金門先民移民南洋及對家鄉回饋貢獻之情形。
 - (2) 金門先民移民南洋之歷史定位與價值。
 - (3) 對閩南文化維護延續之影響。
 - (4) 如何建立並妥善保存此時期之歷史資料。
- 五、如何揉合發展特有戰地文化成為金門文化特色：
- (1) 金門戰地文化之特色與歷史價值。
 - (2) 國防部等有關單位對戰地史蹟、文化維護情形與成效。
 - (3) 國防部開放戰地史蹟協助推動地方觀光發展之情形。



(4) 如何將戰地文化與閩南文化揉合發展成為金門文化特色。

(5) 遭遇困境或待解決問題。

(6) 未來發展方向。

六、金門閩南文化維護整體政策及有關統合協調機制：

(1) 中央有關機關統合協調機制之建立。

(2) 金門縣政府與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權責之定位分工，統合協調機制之建立。

(3) 如何與地方宗族，社區組織及學校加強互動聯結，以促進金門閩南文化維護整體成效。

(4) 金門閩南文化維護整體政策如何與地方發展相結合。

(5) 國防部應如何協助金門閩南文化維護工作之推動。

(6) 小三通對金門閩南文化維護之影響及因應之道。

這場涵蓋面寬廣，理念與做法並行的諮詢會議，由黃煌雄委員、尹士豪委員共同主持。

黃煌雄：金門閩南文化有面的價值

黃煌雄委員作開場，特別點道，本來這個案的重點是閩南文化，到金門實地訪查之後，感覺金門有兩大特色，一個是閩南文化，另一個是戰地文化，所以才將範圍調整為談金門的閩南與戰地文化的維護與傳承。戰地政務解除之後，這個範疇應該是中央政府可以投入的一部分，但在他的感觸上有待加強，「我全台灣都走遍了，一百多個社區、十個原住民的地方，兩個平埔族的地方，包括金門、馬祖都去過了。感覺到金門有非常大的特色，因為他有面的價值，台灣島內大概只有點與線的價值跟地位。」他也根據專家學者的說法，指出泉州的閩南文化保存，並不如金門，所以金門的文化價值更高。

陳水在：建請責成國家閩南文化推動小組

金門縣長陳水在分別就「傳統建築」與「古蹟史蹟」提出他的經驗說法。他說，金門有一百六十多個聚落都還保存相當完整，是金門豐富的文化資產一部份。金門縣政府與金門國家公園都扮演了雙線聚落維護的角色，國家公園偏重在點，縣府側重於線、面。關於古蹟與史蹟的保存，金門總共有二十一處國家級古蹟及十三處縣定古蹟。國家級古蹟有中央的經費補助整修，過去十年整修超過十個以上；縣定古蹟在國家級的一、二、三級古蹟之外，但也是頗具特色與代表性，因限於財力到現在一處都沒有修，地方的財力總是有限，很多想做工作只能點到而不能夠深入。陳水在建請中央責成一個主管部會來成立金門閩南文化或者是國家閩南文化的推動小組，使之成為一個專案。

江柏煒：突顯金門作為文化之鄉

華梵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江柏煒，他綜合了學術價值、社會角度及廣義的文化發展等幾個面向來看金門，都是非常具有價值的。除了閩南文化保存部分，金門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僑鄉文化，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介面，在金門也有具體的呈現、開展。假如我們進一步知道金門的特色，某些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的設立，使得這個地方成為人類學、宗教學、歷史學，或是戲曲、藝術、建築等研究重鎮，金門學或廣義的閩南學就會更加被確立。雖然文化工作無法立竿見影，卻是最根本的基礎工程。「如果現在小三通在金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我覺得文化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怎樣透過金門學或是閩南學的深入研究，能夠跟廈門有些對話，甚至可以看到中國沿海高度經濟發展過程中，金門仍然能保有這麼好的傳統、這麼多的文化資產，藉由和對岸的交往過程，可以讓金門作為文化之鄉的地位更加突顯和確立。」江柏煒在諮詢會議裡的發言，「小三通」與「文化面」之間，取得了金門作為「文化之鄉」的有力說法。

楊肅獻：提高閩南文化研究層次

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楊肅獻發現到金門很多文史工作的整個視野受到侷限，現在可以提高到整個閩南文化的研究層次，不要只限於文物調查，更高的層次是對歷史的解釋、文物的解釋。再是，像民眾的一些檔案等，金門過去似乎都沒有文物檔案保存的觀念，這點蠻可惜的，因為將來發展文物休閒、歷史資料和檔案資料，沒有這些資料就做不出來了；過去戰地政務時期的相關資料也應開放供研究，甚至納入縣史館保存，可以讓它成為另外一個研究中心。

李國俊：重視變動中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財

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李國俊，提醒「不管是小三通或是將來可能大三通，金門勢必要改變」，包括有形的文化財或無形的文化財，都會產生一些變動；現在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變動中，保存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東西。他說，金門整個閩南文化的保存相當豐富，其實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不是一種必然的結果；緣於一九四九年那場戰爭，金門和大陸不相往來，距離台灣又這麼遠。開放以後，在地和出外金門人，對於哪些東西要保存，譬如老房子、聚落的保存，也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旅外的人要求保存得很古老、原始，在地人又希望有所改變。這些不同看法所產生的衝突，要如何來協調？

陳德新：金門自然村十室三空

行政院第六組組長陳德新，他說看到金門很多傳統建築與聚落，很震撼也很傷感；很震撼是不管你到大陸或台灣，很難看到這麼有特色的聚落；很傷感是你看到他非常破落。戰爭的因素、人口

的外移、時間的流逝，金門的自然村十室三室空；還有建築新舊交雜的問題，老房子沒有處理，新房子又舊了，且造型跟傳統建築格格不入。他覺得金門要迫切解決新、舊建築問題，如果處理得好，金門聚落還有風華的時候；反之，只會看他老去、倒下，而且一去不復返。因為傳統建築的平均壽命約八十年左右，時間一到就得整修，牽涉到經費來源、材料及技術等環結；必須有整體性的規劃。

楊樹清：金門學形成的三個重要元素

《金門學》總編輯楊樹清提出金門的「戰地文化」與「南洋文化」是很可投入、研究的學科；金門於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遭日軍侵占八年，廣義來說也是「戰地文化」的一個部分，但這段時間的歷史文獻十分缺乏，包括日軍迫使百姓築機場、植鴉片、強徵馬伕等歷史都應該重建，以補大東亞戰爭下金門斷代史空白的一角。其次，金門移民長期與南洋互動的關聯，原鄉與異鄉的交疊、脈動，在這個新海洋時代，也是應予特別注意的。他認為，「金門學」的形成，其實有三個重要元素：閩南文化、戰地文化與南洋文化，甚至被忽略的「海盜文化」；為提昇金門文化的能見度，有必要召開「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許維民：金門很多建築夠資格列歷史建築

長期從事文史工作，著有《金門之旅》、《後浦城》等書的金城國中教師許維民，就傳統建築聚落之維護再利用與民眾權益，提出二〇〇〇年二月份修訂的《文資法》已增列歷史建築，未被指定古蹟者，亦可當作歷史建築，使得金門很多建築夠資格列入；至於史蹟保存維護，從《文資法》來看，他的罰責太輕，如第五十二條第八款：「不依原有形貌修護古蹟者，營建工程破壞古蹟之完整



遮蓋古蹟之外貌或：「罰金才五萬元，所以立法必須要加強。」其實不止金門古蹟，台灣很多古蹟也都會修壞，老了就是老了，老了你把它修得像新的，拿新的石頭來堆砌就完全喪失了意義，「許維民有感而發道，不可否認金門的古蹟維護人員多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們在行政方面已盡了最大努力。他也就如何揉合發展戰地文化成為金門文化的特色發表看法，金門小三通以後可能會吸引比台灣人還多的大陸觀光客，戰地特色的凸顯，結合僑鄉與閩南建築，可以產生相當大的誘因。」

楊天厚：不能撇開閩南文化生活圈

也是文史工作者出身，著有《金門歲時節慶》、《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等書的金門農工職校教師楊天厚指出，要研究金門歷史文物，不能撇開整個閩南文化生活圈，因為金門是閩南文化生活圈的一部分，必須和廈門、泉州、漳州、福州這一帶作有系統的文化交流、連結，如此對於金門與閩南文化都有較正面的功能。再是，「金門學」的研究層次要提高，不要永遠停留在原地，要跨出去，用大家可以接受的語言，傳輸金門的歷史文化。

戚常卉：人類學角度看金門的戰地生活記憶

以《金門愛國將軍廟》論文取得美國波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的戚常卉，提到每一次去金門作調查、拍照，對照下，都發現很大的變化，譬如金門廟宇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台灣化」，過去金門和閩南的廟宇都可見的「八字龜」不見了，現在消失了，變得既華麗又俗麗；又如金門有原本木造的寺廟加上了鋁門，使得整體感被破壞了。再從人類學角度來看戰地文化，像村子裡面已經被廢棄的坑道、坑洞、軍營、碉堡等，它們曾經是人們生活與回憶的一部分，敘述了當年八二三砲戰、單打雙不打躲砲火的歲月，或受訓過的碉堡，都是成長經驗的一部分，現在都廢棄不用，非常可惜，可以

考慮再利用。以得月樓旁一棟古厝為例，是國家公園的解說站，另一邊是可容身兩個人的地下坑道及防空洞入口，形成了不同時代的建築在現在這個時空交錯，三種建築跟三種時間，代表了三種時代的意義，形成一歷史的景點。除此，戚常卉也觀察到金門國家公園與金門縣政府之間的權責衝突，像縣政府要作風獅爺的路標，事先未能知會國家公園管理處，影響了國家公園的路景計劃，最後可能拆除掉，所以這兩個主管機關的確非常需要一個協調機制。

應鳳凰：戰地文學是戰地文化的一部分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東亞系博士、從事台灣文學研究的應鳳凰，提出一個被忽視的議題，亦即金門戰地文化與台灣戰地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她說，戰後有大批的軍人和公務員從大陸來到台灣，致戰後台灣有許多重要文學家也都出身自軍中，除了本來是大陸的作家，台灣也有一些優秀的本土作家，像楊牧也到金門當過兵。因此台灣文學裡面也有很多部分來自軍中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可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在金門的時候寫的作品，另一個是寫有關於金門的戰爭或生活；戰地或戰鬥文學在台灣文學佔很重要的地位，談台灣文學而不提戰地文學，那這台灣文學就是不完整的。朱西寧的長篇小說《八二三》裡有詩人痲弦的〈金門之歌〉詩代序、楊牧在「葉珊」筆名時期所寫的散文〈料羅灣的漁舟〉已收錄國中國文課本，應鳳凰以此為例，希望在編鄉土文學教材時，不要忘記有這麼好的金門戰地文學可以編入。

林保寶：保留具有時代性的反共愛國精神標語

曾在金門當兵，著有《牆上烽火：金門馬祖反共愛國精神標語》的作家林保寶，以他實地調查標語指出，金門的特色在於它的時代意義，和整個大環境息息相關。但他最近重回金門，看到很多

標語都被塗掉了。標語在以前可能是戰爭時代的產物，是反共抗俄的標記，可是反過來看，它也可能提醒我們「和平」，避免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可以不必全面保留標語，但可以保留具有代表性的標語，譬如青嶼有兩棟緊鄰、牆面非常漂亮的典型金門建築，「三十一號：確保金門」、「三十二號：反攻大陸」，像這種標語就可以做重點性的保留；又如一九五五年，金防部司令劉玉章引蔣中正總統的「無金馬就無台澎」作官兵精神講話，「無金馬就無台澎」也成了標語，道盡金馬在反攻歷史上的重要性。反共愛國精神標語，已化作金門戰地文化的重要記憶。關於標語以外的戰地記憶，林保寶也特別提及在金門行營四十載的「洋菩薩」羅寶田神父，有關他的紀錄不多，許碧霞等人曾編輯出版《羅神父與金門》文字與影像書，這也是一種特殊的金門戰地文化記憶。

顏重威：金門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館島

從事生態研究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員顏重威，在閩南與戰地文化的議題外，以生態學看金門。他提出，金門的自然資源跟生態非常重要，因為金門是小島，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島嶼的生態是非常脆弱的，稍微一碰，資源就沒有了。請重視這方面的問題。著有《觀鳥》、《丹頂鶴》、《台灣稀有和瀕臨絕種的鳥類》、《動物原鄉》等書的顏重威，強調生態與自然文化有相當大的關係，文史中人也不妨思考一下，一個民居的島嶼，人民為什麼要往外跑？在生態學上，每一個地區都有一個存在量，任何一個單位面積都有；因為金門這一島嶼太小，人口增多之後，糧食不足，所以人口外流。文史必然和自然生態攸關的，如能從這一角度來看的話，就會探討、反思很多問題。譬如說，金門的自然資源可分出「再生資源」與「不可再生資源」；樹木、動物可以再生長，屬再生資源的一類。民國三十八年以前，金門樹木非常稀少，風沙很大，經過植樹之後，風沙變小了。現在呢？年輕人外流來台灣，老年人沒辦法耕種，金門很多農地都已經荒廢了。我們是否可以利用

這些荒廢地進行綠化？這裡牽涉到，很多荒地的產權為民間所有；如果縣政府能大量收買民間的荒地，用以植樹，對金門整個島的綠化，會有莫大的助益。再來談不可再生資源，大理石就是一例，一開採大理石，整個生態環境就破壞掉了，任何一個碰觸「不可再生資源」的動作，都可能影響到金門的民生和環境，「金門的花崗石和花崗片麻岩，更受開採利用的破壞。岩石是一種不能再生的自然資源，用一塊就少一塊。金門是一個蕞爾小島，以岩石為基盤所形成的山丘，可以遮風沙，擋土流，何等珍貴，且資源有限，如將其開採利用，所得的利益相當有限又短暫，但其付出的代價是減少擋風功能，損毀美麗景觀，而後果將由後代子孫永遠承擔。」金門的「鬼斧神工」軍事地景，看在顏重威心裡竟是「鬼哭神泣」；「以博物館的概念，將金門島當作一個博物館來經營，自然景觀與民族文化兼蓄，這才是保存傳統文化與自然環境的最佳概念，」顏重威以「博物館島概念」，為閩南文化的保存，找到最佳的歸宿。

尹士豪：閩南戰地文化在於維護傳承

經過三個多小時，一場「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的另類對話，來自不同角度的聲音，有讚美、有質疑、有批判，但都是一種出自於愛與疼惜。

這些聲音，都聽入當過八年中原大學校長的案件調查人之一、全程與會聽取意見的尹士豪委員心裡。

他為會議所作的小結，少了一份激越的語調，多了一份理性的務實。他說：

黃委員、陳縣長，以及在座各位學者專家，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出席，有關金門閩南與戰地文化的諮詢會談，我個人也非常高興來追隨黃委員有這很好的學習機會，剛剛顏教授說他是學自然科

學，而我是學機械工程，但是有這樣的機會來討論文化的問題，我個人感到非常有意義。

剛剛提到有關金門閩南與戰地文化，重點在於維護與傳承，各位提到的寶貴見，甚至具體的作法，也有施行困難之所在，我個人也非常欽佩陳縣長對於文化的重視；我們知道很多地方往往比較重視硬體、看得見的，而軟體如文化，對於地方的影響往往是更加長遠，只是短時間看不出來，但是對地方發展的確有其重要性。縣長一開始就說，今天的問題不希望只有談而已，希望將來能有一個專門單位推動，落實意見，我們可以看出縣長關心。我追隨黃委員作此專案調查，在我而言有幾個目的，希望藉專案來調查，能使中央有關部門會對金門這方面問題的重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正如陳縣長所說的，這工作牽涉中央好幾個部會，希望藉這調查，使中央各部會能將責任釐清，這也是將來要努力的。待專案調查提出後，我們監察院也有追蹤作業，希望就各單位提出具體作法和明確分工，能繼續加以追蹤。工作之推動牽涉到經費、人力的問題，也需要各部會的合作，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配合。陳縣長有多年執政的經驗，所以對問題一下子就能指出來，利用中央提供預算，再交由地方推動；當然確實看到地方政府在經費上由於目前的財政劃分方式，若沒有中央經費支持，很多計劃地方實在沒有經費推動。希望這次的專案調查，能引起中央和各部會的重視，而且在權責及預算方面，都能有明確的分工。

其實這項工作並不是專屬某一單位，牽涉到內政部、文建會、教育部和縣政府，能否協調分工，訂出一個目標，再追蹤長期來做。至於是不是換一個縣長就會使政策方向改變呢？我想如果陳縣長在後十個月任期內，能夠對文化有大方向規劃，並極力宣導，使這觀念能深植金門人心裡，這變成金門人的共識，那新縣長就很難不遵循，像宜蘭即使換縣長，想不做都很困難。我們知道陳縣長對文化的重視，如果這段時間能配合我們調查，把大方向擬出來，而各中央部會也能分工，分階段加以推動，這樣一定會有效果。最後我個人再一次表示感謝各位出席，尤其陳縣長還特別趕來，

謝謝！

黃煌雄：不僅僅是為了金門，而是為了整個台灣

尹士豪委員報告之後，會議主席黃煌雄委員再為整個諮詢會作總結。黃委員從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的經驗切入《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強調「不僅僅是為了金門，而是為了整個台灣，包括中國」。他說：

首先也感謝各位抽空來參加，今天出席率是百分之百，加上縣長及縣府人員就百分之二百，這是很難得的情形，也代表許多金門子弟對金門的關心。我為了「社區總體營造」在全台灣走了八個月之後，敢說全台灣只有金門才有「面」的地位和份量。就因為篤定，才敢接這個案，內心也比較紮實，而且背景上我是寫台灣史開始，寫的是日本人統治下的台灣史，大概寫了三、四十萬字以後才開始走入政治，而且宜蘭縣的政治背景，在二十年前也和我有關，宜蘭縣最早幾位文史工作者，大概都具有老師背景，所以老師要自勉，由於當年的政治背景，文史工作者起初都是戴著草笠，像犯人一樣來看我的選舉活動內容，後來慢慢接觸以後，才把帽子拿起來。黨外執政以後，開始為新政府工作，也是從這幾位老師開始的。我想金門的確是文風鼎盛的地方，宜蘭縣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金門這麼多的進士，所以金門可以迎頭趕上。

二十年前我當立法委員的時候，大約一年以後，我們改變了宜蘭縣的政治局面。我很少提到這件事情，我想尹委員也沒聽過，但現在要給大家鼓勵，說給大家參考，因為改變宜蘭政治局勢的背景和我有點關係。而宜蘭縣政府從黨外到現在也經過二十年了，都不是一天造成的，文化是需要累積的，我認為以金門文風鼎盛，我是鼓勵大家面對宜蘭縣，絕對不必心虛，而是要有高度自信，是

給大家鼓勵也好，給大家一個宏觀角度比較也好，而且剛剛陳縣長講的很好：「金門在經濟上跟台灣比如果是弱勢的話，那就成為文化強勢的地方吧！」宜蘭縣跟台灣其他地方比，一樣也是經濟弱勢，現在人口和金門一樣都是外流，原來有四個立法委員，現在聽說將變成三個，因為人口數不足，所以現象跟金門一樣，不過金門坐飛機比較辛苦。宜蘭縣人口大概四十萬左右，我太太是花蓮人，基隆是我以前的選區，宜蘭這兩隻手伸出去，一邊是花蓮，一邊是基隆。宜蘭人外移人口大約也有四十萬左右，跟宜蘭縣人差不多，實際上宜蘭縣人口大約有八十萬人，但是縣內人口只有四十多萬人，我看這人口結構大概也跟金門差不多。當然現在是二十年以後，二十年前宜蘭縣絕對找不到這麼多人在座，談起來也不會這麼深入，故金門要迎頭趕上，時間是一定來得及，從宜蘭縣的例子就可以說明。

第二個至於要如何落實？我就以「社區總體營造」為例，給大家作參考。「社區總體營造」是文建會推動，現在已經將近六年以上，文建會推動以前是內政部社會司在做，但是之前文建會跟內政部社會司從沒坐在一起討論事情，老死不相往來，彼此心照不宣、沒有合作，直到「社區總體營造」案才促成兩個單位第一次在我辦公室談行程安排，這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事，但是卻是事實。後來在訪查過程上，需要其他單位參加，像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商業司、中小企業處、環保署、衛生署、經建會，偶而還加入原住民委員會，逐漸變成一個工作團隊，而且無論到什麼地方一定座談，一定要聽基層的聲音。在互動過程上，行政院知悉了這樣一種工作團隊模式，不久便在院內成立社區總體營造協調會報的機制。

從「社區總體營造」的例子，我想這個專案牽涉部會很廣，最後到底由哪一個單位主其事，我不敢預言，在我們報告裡，會正視這現象並提出要求，如果資料客觀，就可以知道戰地任務解除之後，到底中央花在這裡的資源比重多少？是否應該改進？所以希望資料可以及早給我們，這對於我

們報告是有正面作用。我想尹委員也是金門的巡察委員，曾是大學校長，我們一起作公信力也較高，目的就是希望對金門能誠心誠意作一點協助。上次到金門實地訪查時，陳縣長說近十年很少有人為了一個案到金門來，專程花三天兩夜時間，我們是真的誠心想把這個案辦好。記得我第一次當立法委員的時候，台大醫院那個新的大樓，二十年前，當時蔣經國先生還在，他說：「台大醫院跟榮民總醫院，都是國家級醫院。」如果都是國家級醫院的話，預算應該要平行，當時榮總預算是九十多億，台大只有六十億，我就說這樣就沒有平等，沒有依照總統的意思。台大醫院是台灣各高中前幾名考進去的，可是都不知道要搞公開，也不把完整資料給我們，台大很被動，但是我一方面有一種校友的感覺，另一方面在日據時代，因為幾乎所有的人才都出身台大醫院，從醫學界、文學界到政治社會界，所以我一直堅持，後來台大醫院的預算提高到跟榮總一樣多，等於替它增加預算三十億以上，那是我第一次當立法委員，內心感到最高興的一件事。後來台大醫院蓋新大樓落成後，他們要我寫一篇文章，我就把過程大概寫了一下，當時院長是楊世標，副院長後來當了慈濟醫院院長。本案如果想要處理得當，就一定要有預算的支持，但前提是要有客觀數據的證明，戰地任務解除之後，數據如何？是否符合現在施政的標準？所以數據一定要客觀且符合事實，如果講話不實在，等於是自打耳光，那公信力也會降低，所以一定要盡快提供資料，而且要有確實的數據。

記得那天跟湯總長見面，我特別跟他提了金門的戰地文化。上次我也到金防部去，當場向金防部司令提及戰地文化的保存維護，後來縣長也知道了。金防部司令說：「以後壕溝、坑道、防空洞若要拆掉，屬民間的當然要歸還民間，要還原事實；但若產權屬國家的話，要事先照會金門縣政府。」金防部已經答應很樂意這樣做。剛剛戚教授講一句話很對，她說：「要和村莊結合」，因為很多坑道都通到民宅，這在台灣是 unimaginable 的事。提一個例子讓大家思考，如果認為好的話，可以學當年的救國團，將仍有坑道的地區，把台灣國中以上的學生，帶到金門舉辦畢業旅行，將當年的營

區變成國民旅館，然後「走坑道、進防空洞」，這是很好戰地文化的體驗，很多家長也都會感謝，可以體驗戰地生活的情形，不然現代人耽於安樂，這種生活的另一面完全忘掉。如果讓台灣這麼多的學生都去，那金門的交通不改善也不行，否則去了回不來，所以靠這帶動的話，可要求交通部改善機場，不能因為小霧就延誤飛機，只要有大量的需要，才能逼迫交通部提供供給。如果這件事要實現的話，那看是要增加導航設備、改善現有機場，還是另闢新機場以因應新需要，這就需要事先規劃；這些工作都可以一起銜接起來。

今天有很多意見都非常寶貴，譬如說有些大專院校科系和當地地區的結合，我想這可以融入的；而金門學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金門，而是為了整個台灣，這些都是可以推動的，我很有信心，我個人是不講大話的，但至少會懷著信心來把工作做成；至於要國防部把戰地資料交出來，我想大概也不會有問題的。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專案兩百多頁的報告要編印出來，也等於幫文建會一個很大的忙。我想縣長任內可以試著促成第一屆金門學的國際研討會議活動，若需要文建會幫忙，我也很願意協助，我覺得剩下十個月很趕，可能來不及，除非在座各位趕快組織起來，第一屆很重要，既然要辦國際性，就要有國際性人物參加，十個月的確很趕，最好把它當作陳縣長的最後獻禮。

我們兩位都很誠心誠意想把工作做好，希望對於金門有一點點幫助，能做一點點事，今天再度感謝大家以百分之二百的出席率出席，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謝謝大家。

閩南與戰地文化走向世界文化遺產

一次金門小三通前夕的閩南與戰地文化深入訪視，一場諮詢會議的深度對話，責成了《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並在調查意見中確立了七大要旨：

- 一、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具有歷史價值與世界性地位，中央與地方權責機關亟需建立統合協調機制，以促進其保存維護之整體成效。
- 二、行政院宜責成外交部、交通部、文建會等部會加強向國際行銷推介，將金門閩南文化登錄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 三、行政院宜責成教育部、文建會等部會以新思維與新作法，為金門閩南與戰地文化之保存維護找到新的傳承。
- 四、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自戰地政務解除後，原來資源投入付之闕如，顯有未當。
- 五、行政院長期忽略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洵有未當。
- 六、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保存維護有待克服的瓶頸。
- 七、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保存維護相關參考議題。

被調查機關包括：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內政部（民政司、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教育部（國教司、社教司）、國防部、金門縣政府。並就調查意見中四、五兩項，有關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及忽略金門僑鄉文化之保存維護等內容，提案糾正行政院。



消失

的戰地 | 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確定了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所具有的歷史價值與世界地位，也確認了推動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登錄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行動訴求。

依著調查報告的精神，循著所提供的線索，再一次進入金門，一路尋找閩南文化、戰地文化的歷史脈動，並試著去探訪以「潛力點」叩關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門的可能。

一個消失的戰地，一座閩南新故鄉。於焉開場。

第二章 歷史與記憶

金門一千六百年紀事



五胡亂華的海上仙鄉

金門，隸屬於福建省，位於福建東南沿海的九龍江口外、廈門島之東。與廈門遙不逾十二海里。不含舊屬，現屬中國大陸的大嶼、小嶼、角嶼三島，土地總面積一五〇・四五六平方公里。經緯線上的位置是，東經一一八度至九十一分、北緯二十四度二十二至三十四分的海面上，在北迴歸線以北，與台灣相距約一百五十海里，緯度與台中、彰化相當。

金門本島地質以花崗片麻岩為主，屬大陸東南燕山期岩漿活動的產物；金門所屬烈嶼島（小金門）的玄武岩在火山活動的時代形成，與台灣角板山期或澎湖玄武岩噴發的時期相當。島形式「金錠」或「啞鈴」狀，中央腰部較窄，僅三公里，南北最寬在東半島為十五・五公里，東西向長約二十公里，東半島幅員要比西半島寬，地勢起伏也比較劇烈。島四周丘陵起伏、無高山屏障，僅海拔二百五十三公尺之太武山最高；地表基岩裸露，無大川長河，海岸曲折蜿蜒，多為沙岸及岩岸交錯分佈，受潮汐的沖積而形成美麗的白沙灘。

金門年氣溫為攝氏二一・一度，年降雨量約一〇〇〇公釐，低於一七五〇公釐的蒸發量，雨量多集中於四至九月；秋冬為東北季風期，屬副熱帶季風華南型氣候，為侯鳥遷徙的中繼站，在金門已記錄到的三百種鳥類，留鳥比例僅一成多。

金門具有繁複多樣的生態環境，如樹林、農地、溼地、沙岸、岩岸、灌叢等，其中農地土壤貧瘠、耕稼不易，農作物以番薯、小麥、高粱、花生為主。

這樣一塊與台灣台中市面積相當的島嶼，已有著地質形成的身世；最早居住在這塊土地年代的主人，仍是個謎。金門旅居台中的閩南語專家洪乾祐有這一段對照說法：「金門的面積才一百多公里，與台中市一般大小。但在一千六百年前五胡亂華時；金門已有河洛人住；台中市呢？不過幾位

原住民在大片荒煙蔓草溪水旁牽牛羊喫草罷了。」

洪乾祐的「五胡亂華」年代說法，或源自「兩塊花磚」的出土。

一九五五年，國軍於金門賢聚（厝）村構築工事，忽從地下挖出有花紋、有色澤的菱形花磚。原本不起眼，甚且可能被當棄石拋開的花磚，竟給史學家莊嚴在金門當兵的兒子莊申遇見了；因為家學，直覺有文章。乃挑了其中兩塊，用包裹寄回台灣供父親鑑賞。莊嚴的鑑定、考證，確認了兩塊菱形花磚的年代落點在「上起兩漢、下迄六朝」；在大陸時被發現，金門卻首度出土的花磚，說明了東晉五胡亂華時，中原難民相率南奔，遺世而獨立的金門成了六朝神話裡的海上「仙鄉」，大批氏族避秦而來。

「金門」之名在明洪武才正式確立。之前，它是「浯洲」；傳說中，它是「仙洲」、「仙鄉」。稍有殘破的菱形花磚在一千六百年後重見天日，為傳說中的「海上仙洲」作了註腳，也為金門人鋪陳豐富的遠古記憶的想像空間。

復國墩文化的發現

「菱形花磚」出土十三年後：一九六八年九月，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系教授林朝繁，在金門復國墩作地質礦產測勘時，意外發現史前貝塚遺址。該貝塚地點位於舊名「蝦殼墩」的復國墩聚落西方偏北約一百公尺處。地表下約十公分厚的褐色沙層，是已遭擾亂的現代耕土層，下方厚約六十公分的紅色黏土層，則係未經擾亂的貝層。根據林朝繁〈金門復國墩貝塚遺址〉（《考古人類學刊》，一九七三年）的報告，復國墩貝塚「以二十種貝類構成，貝塚中採到許多黑色和紅色的陶器破片，有素面

的，也有帶紋的；紋樣形式以貝印紋和指甲紋為主，利用種種蚌類的殼緣印出波浪紋、點線紋、直線紋等；指甲紋印出弧紋。此外亦有橫紋、斜紋和橫列短直紋的刻畫紋。陶片之外只有採到凹石一件，石把手一件，沒有其他石器存在」。貝殼標本經台灣大學物理系進行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結果，貝塚年代約今六三〇〇年至五五〇〇年前。

考古學家張光直喻為「復國墩文化」的貝塚遺址，「它既不同於福建北部閩南下游的縣山文化，也別於廣東地區的石峽文化，是一種覆蓋了北起平潭島南至廣東東部潮汕地區沿海的富有個性特徵的文化類型。這一事實，不但有力證明了金門諸島自古以來與大陸的密切關係，還說明福建東南沿海與廣東東部沿海歷來是一個社會發展進程相近、各種文化特點相似的同「文化區」（謝重光，《金門史稿》，一九九九年，鷺江出版社）。

金門的復國墩貝塚的年代，較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為早；亦被歸為台灣「大坌坑文化」範疇。

一九八二年，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黃士強，又在復國墩貝塚遺址南方約五百公尺處的壁角一帶，找到另一貝塚，貝層厚度約十至二十公分，分佈面積頗廣，貝層內有含沙陶片文化遺留。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陳仲玉，兩度對金門進行考古遺址與地表調查工作。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的調查中，陳仲玉發現了兩處新遺址，位於金沙鎮境內的「金龜山遺址」與「浦邊遺址」。試掘後，金龜山遺址探坑的貝層厚約六十公分，伴隨出土的陶片以紅色細沙的陶系為主，文化層上層以細繩紋陶為主，下則以素面陶為主。出土的石器計有：石斧一件，尖器一件，鈎石二件，以及可能為砍砸器和石刀的石器各一件。金龜山遺址標本送往美國作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及之後的校正，所得年代距今六四〇〇至三四〇〇年前。浦邊遺址則未見石器物，所出土的一百四十件陶片中，約有百分之九十三為紅橙色系。所測得年代約距今三九〇〇年至三四〇〇年前。

陳仲玉作金門考古遺址之初步調查工作，說明了新石器時代，金門已有人煙，並已於海岸形成聚落型態。調查過程中，陳仲玉也首次引用透地雷達法，在金門的峰上、復國墩、民俗文化村、寒舍花、浦邊、中蘭、瓊林、觀音亭山、下埔下及賢聚等聚落、區域，進行地表探測。

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維鈞接受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委託，作《金門島史前遺址調查研究（一）》計劃，除了複查已知考古遺址，又針對烈嶼及馬山二地區之地表進行全面性系統調查。從各遺址的文化內涵與文化意義，解構金門地區的史前文化類緣關係：金門島史前文化發展階段。陳維鈞的計劃成果指出金門地區史前年代最早遺址：復國墩遺址，約距今六八〇〇年至六五〇〇前；接續是金龜山遺址，約距今六四〇〇年至五七〇〇年前；再晚的是浦邊遺址與烈嶼的青歧、貴山地點，約距今三九〇〇年至三三〇〇年。

探究金門史前期的考古議題之外，二〇〇〇年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歷史考古小組」蘇啟明等人，以台、閩地區之歷史淵源為研究主題，透過相關歷史文獻的研讀、分析、初步擇定瓊林、水頭、南山、北山、庵前、田墩、浦邊、復國墩、金龜山等九處做地表調查，藉以瞭解金門地區歷史時期遺址、遺跡的分佈狀況，在與歷史文獻相互輔證。

二〇〇一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根據初步調查結果，再進一步對金門地區歷史時期十七遺址做全盤性普查與重點發掘。所發現的遺址共有二十個文化層，主要分佈在海岸斷面上或地層斷面上。文化遺物判定結果，五處為晚於清代的近代所有，一處為史前時代，其他十四處為不明時期的文化遺物堆積層，「本計劃開啟了小組對於華南地區歷史系絡之研究探討的序端，掌握了華南、金門二地區早期漢民互動的考古證據」（《金門水頭官澳瓊林歷史考古試掘報告》，二〇〇二年，國立歷史博物館）。

唐代關地牧馬

埋藏在河流中與土地裡的深層歷史，往往超出現世之人記憶的深淺。

透過考古發掘，金門史前的發跡身世輪廓，逐漸浮現。

然而，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自夏、商、周，以迄唐代，金門的「存在」是一個謎，金門的「歸屬」沒有答案。

《金門縣志》根據五代以後，金門諸島屬於同安縣轄地，做出推論「東漢為侯官縣地」、「三國時為東安縣地」、「晉為同安縣地」……中原多故，難民逃居同安縣金門島者，有蘇、陳、吳、蔡、呂、顏六姓，是為金門有民之始」；這種缺乏歷史文獻的推論，裝填了很多想像空間，「實際上，唐代以前的福建，只有閩江下游三角洲、閩北走廊、晉江下游三角洲等少數地區得到初步的開發。其他地方尚未得到開發，或者開發程度還很低，像金門、烈嶼這樣的荒島，那時要麼被視為蠻荒化之區，要麼尚未被統治者所認識，所以那時金門諸島實在還談不上那一州那一縣的問題」（謝重光，《金門史稿》）。

唐代，漢族進入金門，有了一個雖然模糊的歷史身影，但是至少是有「歷史聲音」傳遞下來的一章。

「陳淵，唐時人。貞元中（十三年，西元七九九年），柳冕為觀察使，奏設萬安監，滋養馬匹，泉中置馬區五，而渚其一也。淵以牧馬蒞茲土，與將領李俊、衛傑等協謀併力，化荒墟為樂土，自是耕稼漁鹽，生聚日益蕃焉」。來自金門舊志的一段記載，點出「開渚」第一人，是一位陳淵的牧馬監，又帶來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共同拓墾渚洲。

唐代金門為南安縣大同場地。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八〇三年），南安縣之西四鄉設置大同場，金



門島為萬安監牧馬區。牧馬區的地點，今多以難考；惟其中同安境內的馬巷和金門，被視作較具體可信。馬巷又稱馬厝巷、馬家巷，歷來地名不脫「馬」字；金門多處古地名中，有牧馬寨、馬坪、驪湖（泗湖）、洗馬溪，另菽蒿山（昔果山）、藥井（浴井），以及庵前村豐蓮山的牧馬王祠，這些都是傳說中陳淵牧馬相關的痕跡。

陳淵被島人奉為「開浯恩主」，史書上卻找不到陳淵的記載；甚且有文史學者以唐太宗「李淵」豈可能有臣民敢冒瀆聖上之名；因此懷疑是否有陳淵之人，或者陳淵不名淵。民間又傳說陳淵是光州固使馬戶，為閩王王審之牧馬於斯島；五代時，王審之據閩建國稱帝，固始是帝王之鄉，很多歷史人物並非來自固始，都紛紛被改籍為北方的光州固使。柳冕以福建團練觀察使的身分奏置萬安監牧於泉州界，直接在福建本地招兵買馬「以為監牧之資」，而不是從北方調人員馬匹來閩南，「陳淵和隨他到金門的人民，大都是福建本地人，不應把他們視為北方的人民」（謝重光，《金門史稿》）。

五代時，天下干戈擾攘，福建相對安定。大批北方和江淮人民避居入閩，王審之父子在此建立閩國政權，採「保境息民」政策，而有許多新縣份設立，包括在大同場基礎上設置的同安縣海南。凡山川海島不科征稅；五代閩國對金門應止於象徵性的統治。

又，根據福建省政府陳國興提供金門現存最早族譜《浯陽陳氏族譜》（八六八〇年）載，五代後梁貞明三年（九一七年），浯陽陽翟始祖陳達即以待郎身分「領父命奉贈同安浯洲鹽場」，此後陳達歷子孫「五代」都襲承侍郎理鹽鹽事。這個發現，比縣志載「元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建浯洲場，征鹽」，要早了三百八十年。五代時的金門，是牧馬區，也是浯洲場。

南唐中主李璟滅閩。宋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年），金門也才隨同安歸入宋朝版圖。

宋代文教日昌

五代時「凡山川海島不科征稅」的政策，進入宋代後，有了重大改變。宋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年），「島居者始納戶鈔」，金門也不例外，意味著金門已在統治者的地圖中存在。

配合科征的需要，宋熙寧至元豐（一〇六八至一〇八五年）年間，金門開始設立一級行政建置的都、圖，都有四，統圖九，合為一個翔風里，並統於同安縣綏德鄉，領十一保，一百七十村莊。

能見度提高後的金門，吸引來一批批移民。

金門氏族源流中，「吳，南宋時有吳四郎者自泉州來浯，卜居於李洋，勤於開墾」，「呂，南宋時自南安樸兜鄉遷來」，「杜，南宋時支派入閩」，「辛，宋末有辛胡者，避難逃浯，入贅陳氏，遂定居金門所城之西門外，派下分居後垵」，「林，林勤字元周，於宋理宗年間，攜二子由晉江馬坪來浯，卜居烈嶼下林」，「張，宋末有張均正者，自泉州來浯，定居青嶼」，「梁，南宋有丞相梁克家，紹興庚辰狀元，乾道中累遷右丞相，自泉州發眾來浯開山海之利，浯之海埭，多為梁相所開」，「許，今浯之許姓，係宋末自丹詔遷來，故名之初居村曰丹詔（山灶）」，「陳，浯之陳氏，源遠派繁，族支眾多，號稱十三宗。陽翟陳，有兩系，一為陳綱之後，綱字舉正，宋淳化三年進士，為同安登第之始；一為宋末陳七郎自晉江圍頭遷浯，與陳坑之始祖為從兄弟行，支派分居后園；陳坑陳，宋末，有陳六郎、陳八郎兄弟，自晉江圍頭遷此，湖前陳，其始祖一郎，與六郎八郎為從兄弟行，亦於宋末由晉江圍頭遷來，分支塔后；斗門陳，宋末有陳二十五郎者，由泉州抖拱堂遷來，分支何厝」，「傅，南宋時，泉州世族傅自得，發眾來浯開山海之利，開有今西浦頭前海埭，庵前牧馬候祠之旁，有傅姓之墓」，「曾，唐代曾有曾氏入閩，至宋代泉州曾公亮一門顯盛，為泉南望族，其四世從孫名從龍，慶元間狀元，官至樞密院事；從龍貴後，發眾來浯開山海之利，開有曾府埭」，

「黃，另一郡望書『華封分派』者，亦居西園，其始祖黃淳素，於南宋時由南安霞店遷此，其支孫名添壽者分居英坑」，「楊，潁之楊氏，乃係宋末楊亮節之後。景炎元年，端宗及弟廣王，避元兵追逼，從福州行都航海至泉州，守臣蒲壽庚閉城拒命，端宗走潮州，亮節不從，遂逃隱於潁之寶珠石下，寶珠石在今之官澳」，「蔡，今潁之蔡氏，其來源最早者為宋代，南宋末，蔡十七郎贅於平林（瓊林）陳氏，其後滋大，遂為平林之蔡；宋末，蔡一郎由同安蔡厝遷潁，卜居太武山兜（蔡厝）」，「顏，顏必和於宋初遷居潁洲，地名以姓曰顏厝（小徑），視為後顏，後裔分居居顏（賢聚），支派分居同安、龍溪、澎湖等處」。金門的百家姓中，有十餘大姓氏的開基祖，都是從宋代自福建諸城遷徙而來、繁衍成族，顯現宋代金門，已是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

也因為一個安定的社會，養成了讀書風氣。北宋，金門已高中五位進士：淳化三年壬辰科陳綱、大中祥符五年壬子科陳統、慶歷二年壬午科陳械、皇祐元年己丑科陳昌侯、重和元年戊戌科陳良才。五進士，都出生於東半島的陽翟社陳氏宗族，開基祖陳達之後；陳綱更寫下同安登科第之始，有「開同進士」之譽。

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朱熹擔任同安縣主簿兼學事，《泉州府志》載朱熹「蒞官以教養為先務，革弊興利，緩急有序；事無大小，必親自裁決，賦稅簿籍，逐日點對，以防吏弊」、「選秀民充弟子員，建經史閣作教思堂，訪求名士，日與講論正學，規矩甚嚴」，顯露出朱熹試圖以儒家的正統思想，在偏安江南一隅的同安縣，建立一個封建專制的理想國。在同安咸淳年間，同安包括金門，實行「經界」，即弓丈田畝，按實際田畝徵收土地稅，又將官馬配給民戶飼養；這些都是出自朱熹的意見。

朱熹任同安主簿，金門屬於他的轄區，曾來金門視學，並至豐蓮山謁唐牧馬王祠，留下〈次牧馬王祠〉詩一首；另傳曾講學於金門，立「燕南書院」於古區村後麓的燕南山。朱熹教化，影響所

及，南宋以後，金門文教日昌，進士名官輩出，享「海濱鄒魯」盛譽。
南宋金門，一個社會型態與人文氣候的形成。

元代興浯洲場

金門歷史推演至元代，竟然是一大片空白。

對照於北宋、南宋的金門氏族源流，一波波移入者莫不是「勤於開墾」、「開山海之利」的好風景；元代之後，金門的氏族遷入者，多係「避元兵追逼」、「隱居於此」、「避亂來浯」，如斯沉重的記載。

金門舊志，元代的文字紀錄，寥落星稀。

史略中，寫下：

宋末，元兵順江東下，帝昺溺海，一般志士移民，不甘臣虜，相率南奔。考各姓族譜，多於宋末元初，避亂來浯者。

元，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建浯洲場，征鹽。

皇慶二年（一三一三年），置管勾司。

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年），改為司令司。

大事記中，寫下：

元順帝時（一三五一年），有肥和尚，結白蓮社，纏紅巾。浯洲有陳坑土豪，入貲買帖為霸都元師。欲護家者，斂貲餽之，否則大肆焚掠。未幾，又有倭寇及廣東烏尾船之擾。

倭患、海寇，中國海疆波瀾迭起。金門形勢險要。兵家必爭。「巡海盜，屯要害」、「賊黨陷同安，引夷艘焚劫浯洲倉鹽，毀民舍，殺掠官兵」、「地瘠業薄」、「遍地飛沙」、「常苦旱」、「孤村野麓，十室九空」，「採木葉而葉凋，掘蕉根而根絕」、「奔潮逃廣。殆及過半」；史書上的農民苦狀，盡在宋末元初。

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金門繼五代後，續設鹽場征鹽，志戴「場轄十埕，埕分上下，上呈轄永安、官鎮、田墩、沙尾、浦頭，下埕轄斗門、南垵、保林、東沙、烈嶼」。

鹽場的關係，移民人口增加了鹽丁灶戶；一般移民並未中斷，但集中在元初和元末，有王姓遷來山后，何姓自晉江卜居陳坑後再往何厝與浦邊，呂姓從晉江遷往呂厝，李姓從南安遷小嶼，林姓有一支泉州遷烈嶼東林，張姓一支自安南肇基大嶼陽塘，梁姓一支遷入後浦再移山后，陳姓兩支遷至後山和埔後，黃姓兩支分別自同安、泉州遷往前水頭與東店，盧、薛兩姓從廈門遷入顏厝和薛厝坑。

元朝異族入主，在金門設有浯洲書院。士人恥於元室，不再過問功名，即連前朝進士也作了今朝隱士。

金門小嶼人丘葵，號釣磯，生於南宋，著有《易解疑》、《書直講》及《釣磯詩集》等，晚於朱熹一百多年，人稱朱熹四傳弟子；三十六歲時，歷經改朝換代。集道德、文章於一身的丘葵，元室幾次邀請於仕途，仍不為所動，曰「我生不辰逢亂離」，一生隱逸避世於小嶼島。

自宋以來，元朝是金門文獻記載最薄弱的一個朝代。致地方志難按事編年。歷史博物館的考古試掘，出土遺物中，元的遺留也不多，僅新塘村旱田內見元代青瓷。一九七八年，金城鎮東沙村村民王鴻湖，在東沙與歐厝交界的田間掘得兩根石柱，初步推論係元代金門奉祀牧馬監陳淵的東廟建材。剩下的，是一些元朝瓦片與鉛礦石，以及走過七百年風華後終歸寂靜的西園鹽場。

明代築金門城

「金門」，是在明朝誕生的。

仙洲、吳洲、滄浯、浯海、浯島、浯江，這些都是「浯洲嶼」金門過去的名稱。

明洪武初，金門仍屬同安縣，改鹽場為踏石司，再改為鹽課司。又在浯洲之南置永寧衛金門守禦千戶所。設有田浦、陳坑、峰上、官澳四個巡檢司。洪武二十年，置金門所城、廈門所城；金、廈同時建城，城金門為金門所，城廈門為中左所。明太祖朱元璋令江夏侯周德興刺福、興、泉、漳四郡，徵郡民為兵，五千六百名為衛，一千一百人為所；金門所千戶亦由周德興出任，取軍事形勢「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意，「金門」得名。

「金門」的命名，隱含著陽剛、威武的態勢，不再如「浯洲」的似水柔情。似乎注定了此後不歇止的鐵馬金戈：洪武二十一年，築城增兵；洪武二十三年，令濱海衛所，每百戶及巡檢司各置船二，巡海上盜賊；明正統十四年，沙尤鄧茂七作亂，賊黨陷同安，引夷艘焚劫浯洲倉鹽，毀民舍，殺掠官兵；嘉靖二十七年，海寇阮其寶，大掠小嶼，知府程秀民發兵攻之；天啟二年，紅毛夷據澎湖，出沒浯嶼、東碇諸地，海濱戒嚴，翌年紅毛夷登料羅，浯銅把總丁贊出汛，戰死；天啟六年，

鄭芝龍入金門，海寇劉香老駕小艇出沒金門劫掠；崇禎十七年，鄭彩、鄭聯據金、廈兩島；隆武二年，清破福州，鄭彩、鄭聯北迎魯王於舟山，鄭成功會明朝文武舊臣於烈嶼吳山，訂盟復明；永曆元年，楊耿據金門，縉紳多罹其毒，以決流毀埭田勒民……

明朝到明鄭，真是金門歷史上充滿血腥風雨的年代。志書上的大事記，總是盜匪、鬥爭與兵災。

亂世，卻也是移民的高峰期。

金門千戶所，有一批軍隊自大陸調來戍防；福建沿海一帶，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增加了以海營生的人口，金門頓成海角樂園；鄭成功以金、廈為中心的政權，吸引來一批擁護者。多種因素，在明、清之際，據載有七十個姓氏、一百二十三個支派遷徙到金門。

維持了二百七十多年的明代，儘管海上多事，卻也是金門科名鼎盛時期，共出了二十八名進士、九十五名舉人，一科出五進士，甚至一科出八名舉人，而有「八鯉渡江」的讚歎，說明了明代金門仍維持了崇文風氣。

崇文的風氣在明鄭之後，直至清世，有了重大改變，「鄭氏軍隊多年的駐守和經營，給金門留下了許多名勝古蹟，也對金門的社會和歷史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其中，金門社會風尚由崇文到尚武的改變應是最明顯的例子，」廈門大學歷史學者鄧孔昭在〈鄭成功對金門社會歷史的影響〉論文中，有其獨見，「經過南明和明鄭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之後，清代金門人官至游擊以上職位者急遽增加。這種現象，充分說明了金門社會尚武風氣的形成與興盛」。

明鄭，改變了台灣，也影響了金門。

鄭成功以金、廈為中心的抗清鬥爭，長達十五年時間；金門是他日後南征北討、持續抗清、驅荷收台的主要基地。金門人洪旭、周全斌、林習山、顏望忠、戴捷等人也當上了鄭成功鎮將以上的

部將，堅定追隨，是鄭氏收復台灣不可缺少的功臣。

永曆十五年，鄭成功率領臣民東征台灣的隊伍中，兩萬五千人中，金門人亦佔了極高的比例。台南安平是鄭成功最早落腳、開發之地，曾有「金門館」遺址，安平山仔頂的墳塚，地望都留有「浯江」、「烈嶼」，數目可觀；一部分是萬曆年間金門島民到台灣從事漁業或「番產貿易」的亡者，絕大多數是隨鄭氏金門來台的遺民。金門人與鄭氏、台灣的緊密關係，可資佐證。

令人不解的是，鄭成功是大陸、台灣人民眼中的「民族英雄」，神廟處處。金門人獨不拜鄭成功，唯一一座延平郡王祠，係中共文化大革命大肆摧毀文物時期，金門軍管當局為「復興中華文化」用以隔海對抗所建圖騰。金門人的「鄭氏情結」，民間說法是他划盡島上樟樹造船攻台，從此金門水土保持失敗，風沙滾滾，也才出現了鎮風煞的風獅爺；「鄭成功破壞金門生態環境」的說法，廈門大學歷史學者鄧孔昭提出質疑，他在〈鄭成功與金門〉（二〇〇一年，廈門大學）文中，「鄭成功修造船隻的木材一向取之大陸，做為海島的金門，當時是否生長著可供修船隻的大樟樹，大有疑問」；鄧再引明隆慶金門人洪受所撰《滄海紀遺》內載「論到艱苦者，惟十八都為甚。蓋此都飛沙積壓。下戶之民，無尺寸之田者，十有八九地，其生計所賴者，專在於漁」，直指至少早在鄭成功之前一百年，金門就已經是一個風沙肆虐、農業條件不好的地方，軍民只好大多以漁鹽為業，「所謂鄭成功為了造船征台灣，大量砍伐島上的樟樹，致使金門生態環境惡化的說法，並無史實根據，應予徹底糾正」。

明鄭時，也許金門已無樟樹可供造船；「鄭成功破壞生態環境」說法之外，那些不欲隨鄭氏東渡台灣者至後世金門人眼裡，不乏鄭氏在斯島只有軍事而無建設，最後還遺棄出走，情何以堪？金門賢聚籍的南明兵部尚書盧若騰就是不願跟鄭氏到台灣，寧願與魯王朱以海留在金門，盧為此一心結，作了首〈東都行〉詩明志：「浯島老杞人，聽此憂惇惇。到處逢殺運，何時見息兵。天意雖難

測，人謀自匪輕。苟能圖匡復，豈必務遠征。」

進士出身的盧若騰的詩，也反映了許多不忍辭鄉東渡的金門人心情。牽繫至今、失落香火，金門人與鄭成功的「情結」恐怕不止划樹一節，另有著解不開的人民與土地情結吧。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冬，清軍攻料灣；翌年，清水師提督萬正色率師攻金門，明鄭守將吳國俊迎降，鄭經退歸台灣。「明鄭以金、廈為中心的抗清鬥爭，最後以失敗而悲壯地畫上了句號」（謝重光，《金門史稿》）。

清代設總兵署

金門是在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才進入「清朝」的。

明鄭以金門、廈門做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行政中心設在廈門；金門則完全軍事化，是鄭成功指揮調度部隊的大本營。永曆十八年時，清軍即一度攻占金、廈兩島，並實施了遷界政策，把明鄭移民給遷到離海邊三十里的界內，致金門頓成空城、廢墟。永曆二十八年時，金門又被明鄭政權要了回來，一直到永曆三十三年。不過，當時明鄭政權中心已轉移到台灣，金門止於「反清復明」的象徵性跳板。明鄭遺民已很清楚，明鄭，回不來了。

康熙十九年，清軍正式入主金門島，仍然沿用明朝的舊制，隸金門於同安，置金門鎮總兵署，轄中、左、右三營，後來裁撤中營。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以後，實行復界，因遷界被遷離至內地的金門人在告別家鄉十九年後，才又逐漸回返、重建家園。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於金門置浯洲鹽場大使。雍正二十二年，金門設置縣丞署，建造衙

署，派一同安縣丞常駐金門。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設置金門通判署，改泉州府安海通判駐金，同安縣丞則移駐灌口。乾隆四十一年，通判移馬巷，金門田賦歸馬巷廳分征。乾隆四十五年，金門又恢復設縣丞，此後成為制度，但行政上仍屬同安縣翔風里，增為六都，即十五至二十都，另統有大嶼、小嶼、劉浦、倉湖、後浦、烈嶼等六保。

嘉慶年間，金門無新制，卻備受海寇襲擾，強化了防務。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艇匪竄入後浦港，文武倉促整兵，搬出巨砲於南門襲之。十年三月，海寇朱漬出沒料羅，廈門撥兵一百，往料金龜尾協防。十三年，海寇氣焰驟熾，金門籍的右營陳光求駕哨船在海上巡緝，並與總兵許松年截擊蔡牽等盜船。十四年七月，總兵許松年與大批海盜在東碇島水域交戰，燒毀七艘盜船，生擒六十六名盜匪。十五年正月，福寧總兵項統巡金廈，堵截洋盜張保存。三十三年五月，土匪林宰乘夜自龍溪運鹽船於料羅之烏屎礁，金門水域已成了各路海盜出沒的要塞。

道光年間，金門仍統六都，析十一保、一百六十六鄉。社會制度無多變化，盜匪之事卻是永無寧日。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五月，有一次大規模的會剿沿海匪鄉行動，由總兵龔振彪、兵備道周凱、提標中營參將楊俊傑及同安參將雙喜等共同組成會剿隊伍。十九年，鴉片禁嚴，金門海面常出現夾板船，提督陳化成襲之。二十年七月，夾板船近四十艘，入廈門之青嶼口，氣氛詭譎，金門宣布戒嚴。二十一年七月，英艦犯廈門，金門總兵江繼芸交戰中陣亡。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海澄人黃位作亂，率眾入廈門城，另移數十艘船轉進後浦，無軍隊守備下，金門情況危急，縣丞郭學典與呂紳林焜熿等率團練兵壯，全力戰守，金門才得以轉危為安。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裁金門鎮，改置協鎮副將及中軍都司。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法國兵艦進犯台灣，金門海上時間砲聲隆隆；為防外國勢力入侵，調



度湖北兵勇五百名駐守金門。二十一年七月，德國兵艦三艘停泊在後浦港，德國人上岸測量，並於山上插旗；由於不明其意圖，又受法國兵艦犯台影響，金門人心生懼怕，紛紛避走，至九月兵艦才駛離，島民始知德國本欲租借金門為商埠，測勘結果，金門四面受風，開港不易，仍改租青島。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後浦發生空前大火，延燒店屋四十餘家，災區頓為廢墟，所清理出敗瓦頽垣於城隍廟南邊堆積如山，日久不移，遂習稱為「木驢仔堆」，為這場大火留下印記。三年十月，民軍光復廈門，金門分縣陳國衡聞悉廈門軍隊將來金門，心生恐懼，連夜駭逃而去，致金門社會大亂，地方仕紳公舉都司饒肇昌成立臨時民政廳，暫穩住社會秩序。

從清朝各年代發生於金門的社會制度、社會事件來看，金門已是一個由文入武，充滿「兵事」的島嶼。明代金門，二七六年間共出了二十八名進士、九十五名舉人，文風鼎盛，為中國各邊際島嶼所罕見；清代金門，二六一年間，只出了六名進士、三十八名舉人，文風已明顯由強轉弱。這種現象可解析作明鄭以金門為中心與清政權對抗的結果，把金門帶入一個政治的「邊緣化」與「軍事化」之境。在南明和明鄭時期的三十八年間，參加抗清的隊伍、擔任游擊以上官職的金門人就有洪旭等十五人之多，進入清代的二百多年間，金門人擔任提督的有蔡攀龍等四人、總兵有許盛等四人、副將有許國桂等十五人、參將有許澤等八人、游擊有許華等二十六人。清金門鎮的設立，除正式營兵外，並就地募勇二千四百名，這又使得僅數萬人的島鄉處處皆兵。清代金門社會由崇文到尚武，廈門大學歷史學者鄧孔昭，分析其中第一個背景因素「是鄭成功及其繼承者讓清政府看到了金門戰略地位的重要，從而在這裡設置了金門總兵，從此金門就變成了軍事重鎮」（鄭成功對金門社會歷史的影響），二〇〇一，廈門大學）。

尚武的金門，並沒有隨著清代走入歷史而畫上句號。進入民國後，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造成兩岸分離的五十多年間，金門人不但被迫組織形同軍隊的民防組織加入民眾自衛隊，其從

軍、投入行伍數，更何止千計。

從唐代陳淵帶來中原氏族牧馬算起，至清末民初的一千多年間，金門移民與開發演進史，唐時有牧馬將士，元有鹽丁灶戶，明清有將士眷屬。這批不同背景、不同時期報到的外來人口，最後都成了金門人。其中，清代駐防的水師官兵，在協台時又將祖廟在金門新頭社的蘇王爺神像、信仰，給移奉到台灣，進而發展出「澎湖金門館」、「安平金門館」、「鹿港金門館」、「艋舺金門館」，以供奉蘇王爺神祇，也牽動了金門與台灣的連帶關係。

清代，是金門從人文走向軍事，從封閉島嶼移民出走的一個關鍵年代。

民國建金門縣

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中，民軍光復金門、廈門，金門紳商公舉都司饒肇昌為首，成立臨時民政廳之後，金門也隨即進入民國時代。

民國元年，革命軍李心田率部南下來金，駐浯江書院，命民剪去髮辮，佈告安民，社會局勢仍然混沌不明中，不時有內地的盜匪來襲，當年冬，就發生盜匪乘夜洗劫德興當舖，其中一人遭居民陳登求以毛瑟槍射斃的社會事件。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廢除清制，在廈門設立思明縣，隸金門於思明縣，派分治員駐金門理事。這時候的金門有一萬八千餘戶、六萬人以上，社會發展與財稅收入漸趨穩定，惟盜賊出沒，治安變壞；為求長治久安，金門旅居新加坡鄉僑黃安基、陳芳歲等號召一百二十三商號，聯名呈請在金門單獨設縣，呈文指出金門幅員廣闊、形勢險要、戶口眾庶、經濟富裕，基於民情風俗的需要等

支撐理由，急需設立一個簡縣。僑民倡議設縣的文書，要求福建按史許世英轉呈內務部、財政部批准。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脫離思明縣，金門縣成立，福建省政府派左樹燮首任知事，縣丞署更名為縣公署。金門縣轄區包括：金門、烈嶼，以及大嶼、小嶼、大擔、小擔、檳榔嶼、虎仔嶼、南碇、東碇、浯嶼、草嶼等散佈在周遭的島嶼，分六都、十保、一百六十鄉。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元月，呂紹熾接任金門知事，只做了三個多月；四月，王震豐新任知事。這一年，發生了數量龐大的土匪群分別自安海、同安來襲；八月攻西園鹽場辦事所，奪槍十餘桿，擄鹽場軍隊四名，十二月圍攻縣公署及商會辦事所。匪徒的作案動機，似乎不止於錢財，致地方多出了恐慌心理。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三月，錢鴻文接任知事。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五月，左樹燮回任知事。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二月，自稱東路討賊軍莊雪軒、許春草率眾入據金門，知事左樹燮赴廈門請求援助。九月，巢學厚新任知事，派警圍剿據烈嶼肆虐居民的同安土匪。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春，海軍司令楊樹莊率陸戰隊登入金門，派林梅貞新任知事；夏，陳淑潛新任知事；秋，陳鴻光新任知事。一年之內，三任知事離職，來去匆匆，縣政飄搖。倒是這一年夏天，新造金星輪啟航，便捷、改善了金、廈交通。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楊壽圖新任知事。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同安來的盜匪猖獗，金門一年間被盜匪勒贖者多達四十三案。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韓福海新任知事；八月，隨著金門縣公署改為金門縣政府，改任縣長，並於九月十三日令令教育局舉辦識字運動大遊行，同月又為加強治安措施，陸上組織馬隊巡邏，

海面令金星輪夜泊金門備警。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金門派李毛律代表赴京慶賀，縣民又於雙十節慶中齊聚縣城熱烈慶祝。十一月一日，福建省禁煙調查員來金門督導禁菸情事，當日焚毀煙具數百套。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金門縣長一年連四換，元月陳寶任、二月潘雨峰任、六月黃祖熙任、十一月李敬仲任，顯現金門政局極度不穩。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陳紹前新任縣長。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元旦，金門縣第一區運動會於金門公學舉行。四月，中國國民黨金門縣黨部發動抵制日貨運動，翁吉雲新任縣長。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三月，何純孝新任縣長。六月，海軍陸戰隊進駐金門。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元月，翁吉雲回任金門縣長。三月，後浦商人組織自衛隊，整設隘門防盜。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元月，成立禁煙督察分所，李世賡新任縣長。六月，成立保衛團一中隊，十二月，縣府構築自衛碉堡。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試行地方自治，劃歸後浦、古賢、古湖三保為第一區，劉浦、瓊山、陽田、汶沙、倉湖五保為第二區，烈嶼為第三區，大嶼為第四區，每一區設置區分所。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九月，鄭漢新任縣長。九月，開始征收田畝。十一月，廈門崧記建築公司承建後浦至官澳公路橋樑。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至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德本光信聯隊兩千多士兵登入，金門進入「日據時期」。日據期間，金門縣政府被迫遷往大

嶓島辦公，縣長也歷經了陳文照（代）、周秉彝、韓延爽、顏德桂（南安縣長兼）、葉維奏。日軍在金門的活動，包括：組織後浦地方自治維持會，日本台灣福大公司設金門出張所，強徵民工每日三千名開闢安歧飛機場，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由廈門公賣局收購加工，強徵五百名飼養騾馬戶的馬伕運送撤離物資。金門人在日據時代的活動，包括：設難民救濟會於廈門市，在大嶓年滿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男子參加自衛組織，於南安組成復土救鄉團。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二月，金門臨時參議院成立，聘議員十二名。四月，瓊林、小徑爆發鼠疫，死亡六十餘人。十一月，第一期應役新兵八十名，在縣府禮堂抽籤。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元月，第一屆民選鄉鎮長，選舉結果揭曉。四月，洪文舉新任縣長。八月，私立金中學復校。十一月，選舉出國民大會代表，王觀漁當選。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元月，國大代表王觀漁赴京出席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第一任正、副總統。四月，沈乃光新任縣長，應征役男共一百三十名分兩批入營。七月，葉忠熙新任縣長。十一月，國軍傘兵一中隊進駐。十二月，福建省主席李良榮來金門視察地方行政。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至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因著國、共戰爭，國民黨撤守，在金門成立防衛司令部，福建省政府自福州遷至金門運作，此一期間，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古寧頭戰役、九三砲戰等戰役。軍方在金門的重要活動，包括：撤銷金門縣政府改為軍管區，復刊前身為《無邪報》的《正氣中華報》，成立金門防衛司令部，發行「粵華」臨時流通券，成立金門行政公署，建莒光樓，太武山樹立「毋忘在莒」勒石，設立金門九龍江酒廠，撤銷金門行政公署恢復金門縣政府，廢「粵華」流通券改發行金門新台幣。軍方在金門的軍事行動，包括：古寧頭戰役，大二擔島戰役，突擊湄州島、南日島、東山島等。活動在此一時間的重要人物，包括：金防部司令兼福建省主席胡璉，金門行政公署行政長李德廉、沈敏，金門縣長楊潼、陳玉堂、田學信等。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年）至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年），金門進入「軍管時代」。四十五年七月十六日，金馬兩地區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依戰地政務實驗辦法，福建省政府所屬金門地區行政權移交該會，省府遷至台灣新店鎮運作；民國八十一年終止戰地政務實驗，金門軍管時期，長達三十六年。金門戰地歲月，民國四十七年爆發八二三砲戰，政委會疏散居民來台灣，改變了金門人命運至鉅。軍管期間的重要大事，包括：軍派縣長，八二三砲戰後中共對金門採「單打雙不打」，組織民防自衛隊，建戰鬥村、軍人醫院、小艇坑道，海岸佈雷，鋪設反空降椿、軌條砦，燈火管制，宵禁，發起「毋忘在莒」運動，創刊《金門日報》，成立物資供應處、鄉村文化工作隊，金門因而化身一座不折不扣的「戰鬥島」、「軍事島」，甚至連養鴿子、放風箏，持有收音機、照相機、籃球等俱列入「違禁品」的「禁忌島」。活動在此一時間的重要執行軍管人物，包括金防部司令劉玉章、胡璉、劉安棋、王多年、尹俊、馬安瀾、侯程達、夏超、李家駒、蔣仲苓、許歷農、宋心濂、趙萬富、黃幸強、李楨林、葉競榮等，政委會秘書長尹殿甲、柯遠芬、鄧定遠、王和璞、吳寶華、蕭政之、廖祖述、張其黑、方象球、林榮祖、曹興華、武士嵩、周孝友、張明弘、張人俊、李瑞華、黃偉嵩、陳興國等，軍派金門縣長孫通、柯遠芬、鄧定遠、程如坦、王和璞、王玉白、屠森冠、閔修篆、郝成璞、羅漢文、譚紹彬、石政求、谷鵬、倪慶裕、張人俊、伍桂林、唐雄飛、李清正、陳水在等。漫漫軍管歲月，徹底顛覆、改造了金門的原鄉文化生態。

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年）至民國八十九年（二〇〇〇年），是金門回歸憲政時期。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門解除戒嚴，終止戰地政務實驗，開放觀光、民選縣長、設置議會，福建省政府遷回金門、建國家公園，金門社會生機乍現，邁向「觀光縣，文化島」新時代。此一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陳水在，歷經軍派、官派、民選三個不同階段縣長任期，跨越金門解嚴前後，又為即將到來的金門、廈門小三通進行「破冰之旅」。

民國九十年（二〇〇一年）至民國九十三年（二〇〇四年），二十一世紀伊始，金門進入「小三通」金廈航道重開時期。九十年元月二日，天公作美，水波不興，金門「小三通」首航團一百八十名成員在縣長陳水在領軍下，上午九時乘「太武號」自料羅港出發，十一時五十五分自廈門和平碼頭登岸，完成兩岸隔絕半世紀後的「金廈首航」，陳水在有感而發：「金門、廈門兩地相距只有六千公尺的路程，足足走了五十二年，這個代價太大了！」自此，金門走入小三通年代。小三通之後，民國九十一年，李炆烽新任金門縣長，打出「觀光立縣，文化金門」，積極推動兩岸交流、文化園區、金門文學、詩酒文化節、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碉堡美術館、世界金門日、世界島嶼會議及世界文化遺產等等世紀島嶼文化工程，以期「讓兩岸認識金門、讓金門走向世界」。

島嶼的歷史出路

金門，一座難以描繪、定格的島嶼。

金門一千六百年，可概分為「難民時期」、「人文時期」、「軍事時期」、「開放時期」四大屬性。

明嘉靖乙丑以歲貢歷國子監助教的洪受，隆慶戊辰（一五六八年）書成金門最早方志《滄海紀遺》，自序「同安背山面海為縣治，而海中之山，可居者五，浯洲其一焉。浯之生齒，蓋在萬計也。我國家之建置：為千戶所者一，為巡檢司者四。其所以捍衛邊圉，尊厥民居者，亦云備矣。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教化涵濡，人材之生於其間者，昉荅辟、登科第、起歲貢、而育饗宮者，彬彬甲於上都矣。然民俗尚，多從簡樸，而無市井繁華之弊。其於不二之老，宏博之儒，貞在在可數焉。」

四百多年前的洪受，在勾勒「浯洲」金門的方志時，已感受到這塊島嶼，既是「海中之山」，又「捍衛邊圍」，其次「登科第」、「起歲貢」，最後回歸「民風俗尚，多從簡樸」。這種夾處在中原邊陲的島鄉身世，複雜與多樣，驚奇與敦厚。

四百多年後，再來看金門，明鄭以來的兵家之地，持續到一九九二年，金門解嚴、解除戰地政務，金門才勉強卸下戰地征衣色彩；又於二〇〇一年打開與廈門的「小三通」之門。然而，國、共冷戰對峙的局面依然存藏，台海是否再起波瀾、再掀風雲，金門是否完全擺脫戰地、戰爭的島嶼宿命？無解。

金門軍事之奇，「固若金湯，雄鎮海門」；金門人文之奇，「紫陽過化，海濱鄒魯」；金門閩南之奇，「中原文化傳輸台灣之轉繼站」；金門海外之奇，「南洋的僑鄉」。土地與海洋、人文與軍事、閩南與僑鄉等多層關係的錯綜盤結。定位金門，殊難。

地緣，血緣親十二海里處的中國閩南生活圈，當代政治、文化又與一百五十五海里外的台灣島形成共同生命體。金門籍的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楊永斌慨嘆金門人是「未淪陷的大陸人、講閩南語的外省人」，一語驚醒兩岸人；海洋大學教授楊文衡在民進黨《金馬經濟政策白皮書》研討會上發出金門人的「祖國迷思」：在兩岸之間擺盪，祖國究竟中國還是台灣？

當下台灣本土意識抬頭，「台灣第一」、「台灣優先」，甚且步步進逼的「台灣國」；這對游離在兩岸間的金門人而言，不只認同混沌，而且有著無從選擇的傷感。當「芋仔」和「番薯」在台灣喊的漫天價響時，身處「芋仔」與「番薯」交合出的閩南原鄉人，既是「番薯」，也是「芋仔」，有著「番薯」的歡喜心，亦有著「芋仔」的悲苦心。

定位金門，「戰地」太悲烈、「人文」太古老、「僑鄉」太沉重。

金門，終將走出土地的宿命、戰爭的悲情。尋找屬於自己的定位與方向。

監察院《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中，在「調查事實」中，就金門戰地文化的特色與價值，點出了金門必須保存、承傳豐厚閩南與戰地文化遺產，再綻放出歷史的光芒。調查報告寫道：

金門可稱是閩南文化之島，也是一座飽歷滄桑的島；金門的歷史及其軍事戰略地位，是無與倫比的。因此，自古以來不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且鍾靈毓秀，屏藩天造，雖數次歷經人為和天災的浩劫，仍然留下為數可觀的戰爭事蹟和可貴的文化資產。

而現階段的金門在兩岸對峙的歷史洪流中，歷經四十多年兩岸戰火的洗禮，透過時間的考驗、空間的改造以及人事的變革，綻放出歷史的光芒。然而，現代政經社會環境改變了當地居民的生活，使原本台閩一家的文化淵源，逐漸被漠視與淡忘；五十餘年來金門的戰爭氣氛，一時淹沒了金門的人文氣質。過去金門形象的拓展與發揚，大多是來自人文傳統與軍事角色的形塑，並如此深刻緊密的結合為一體；而金門未來的發展潛力，也許不再依賴「固若金湯，雄鎮海門」的軍事面，但卻更應傳承於文化上「空中起百代文章」的人文面。進而帶動金門整體政經發展。因此如何把握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具有面的價值與世界性獨特地位，將戰史、民俗、人文、古蹟構築融合出特殊迷人的特質，建構成未來觀光發展的主軸，顯為思考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重要課題。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已然為金門千年的歷史文化資產，找到了一種解讀方式：「將戰史、民俗、人文、古蹟構築融合出特殊迷人特質，建構成未來觀光發展的主軸」。

「金門該從文化角色上去加強，」文史學者、《金門學》叢刊總校訂龔鵬程教授，呼應了監察院調查報告的精神與內涵，「金門擁有與台灣不盡相同的閩南文化，又是僑鄉，與東南亞關係密切，這種文化上的特色，一直沒有適當展現。金門本身的特產，如金酒、陶瓷等，應可努力構成鮮明的

文化特色，成為文化產品；金門人在台灣與南洋五十萬的鄉親，也可以好好發展台灣與金門的文化關聯。在鄉土文化方面，金門可以以客家文化區的美濃鎮為學習對象。如何讓台灣對金門建立文化上的尊重、關懷、吸收與了解，可能是金門轉化其自身地位時，應予思考的方向。」

理解金門的歷史發展歷程後，龔鵬程強調了金門必須「真正深入本身的文化體質探索新的可能」，他說，這個挑戰是巨大的，但金門之榮耀與尊貴不也將由此顯現出來？

金門的未來在哪裡？千年島嶼所積累的歷史記憶，就是重塑「海上仙鄉」歷史出路的豐厚文化遺產。

第三章 燕尾與馬背

金門的閩南文化



遺世而獨立的閩南之島

經過一千六百多年歲月的淘洗、沉澱、積累，金門發展出人文與軍事交融的獨特島嶼氣質。

進入金門漫長的歷史時間，探訪歷史遺留下的地景空間；進行金門閩南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的監察委員黃煌雄、尹士豪，在報告書上寫下一筆讚歎：「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具有歷史價值與世界地位！」

單就閩南文化內涵的組成，監委將之歸為「閩南傳統聚落」、「歷史古蹟」、「民俗文化」以及「僑鄉文化」。

「位於福建南部的閩南地區，不僅有著獨特的地位，更以特殊的文化風貌形成包括台灣及金門在內的文化地域，在東亞獨樹一格。甚且，由於地處大陸與海洋交接處之沿海地區，除了閩南地區特有的本土文化，人民甚早就有往外拓展的精神與易於接納外來文化的包容心，因此也使閩南文化向海外擴張形成閩南文化中豐富的外來因子」。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傅朝卿，在「二〇〇三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閩南文化、地域性與文化遺產〉論文，從地域或地域主義的觀點來檢視閩南文化，作出對「閩南文化」的一種解讀方式。

林再復《閩南人》（一九八四）一書中的第三章〈閩南——台灣人的根〉文中詞釋「閩南」：「『閩南』這一名稱似乎甚為籠統，『閩』是福建的簡稱，而『閩南』則是泛指福建南部而已。實則一般所謂『閩南』乃指福建南部操『閩南方言』的諸縣，包括漳州府屬的龍溪、南靖、詔安、東山、平和、長泰、海澄、漳浦、雲霄、華安、龍巖、漳平、寧洋等十三縣，以及泉州府屬的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等八縣和廈門一市而言」。

林再復也在《閩南人》書中歸出閩南在歷史上可分為幾個時期：「蠻荒期」、「開創期」、「建

置期」、「繁盛期」、「近代期」。關於閩南人外移的原因，他也分析出「閩南原本山多田少，土地貧瘠，加上唐末以後人口的大量增加及佛教寺田的過度集中，形成地狹人稠，謀生不易的局面。這些過剩的人口，在外來條件引誘下，自然形成外移原因」。

舊屬同安轄，位於福建東南沿海九龍口外的金門，有著閩南的原鄉情境，也有著別於閩南諸域「遺世而獨立」的孤島特色；處在封閉型的孤島狀態下，他又寫下科第稱盛的「海濱鄒魯」人文之美，烙印下兵家必爭的「雄鎮海門」軍事之奇，同時因島民大量移民南洋反轉出「僑鄉」文化盛景。一九四九年以後，金門夾處在兩個政權形成的「小兩岸」之間，全面軍事化的結果，多出了戰地文化，卻更突顯了閩南文化中的生存韌性。地緣近大陸、治權歸台灣；在兩岸之間擺盪，意外造就了金門的國際能見度，二〇〇四年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擇定在金門召開。

蘊藏了太多樣的閩南身世形成語彙，致金門是一座不易描述的島嶼。龔鵬程以金門對照台灣，曰「金門的古老房舍、街坊、廟祠，色彩豐富、造型絕美；對歷史的關懷和對文字的崇拜，也是台灣社會久已佚忘的。至於整個社會坐者歌而行者舞，居習相親，穆然古風，更讓人歆羨」。

從金龜山遺址的發現，金門最早的人文活動遺跡可溯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史前時期，海岸、丘陵已出現聚落型態。東晉建武（三一七年），五胡亂華，中原紛擾，有蘇、陳、吳、蔡、呂、顏六姓避居而來。唐貞元，金門置牧馬區，牧馬監陳淵率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前來開墾，化荒墟為樂土。

自晉代出發，古往今來千餘載，金門現今保有金城、金寧、金湖、金沙及烈嶼五個鄉鎮、一百六十三個自然村、一百八十多個姓氏、一百六十二座宗祠。姓氏中，多為單姓的血緣聚落，傳續了閩南宗族或聚居的文化薪火。

朱熹與燕南書院的文化線索

檢索金門閩南脈絡，晉代的人煙、唐代的馬跡，終究是少了文獻、多了傳說的遙遠。

閩南文化的故事，宋朝可以是一個具象。

監察院閩南文化調查報告的歷史沿革中，注意到了「宋朝時金門人口漸多，有了乾納戶鈔；並為翔風里統於同安的綏德鄉，宋代大儒朱熹任同安縣主簿，曾（可能）渡海來金講學，設立了的燕南書院，以禮教民，號稱海濱鄒魯」。

朱熹到過金門？設立燕南書院？時間必須停留在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秋，同安縣來了位年輕的主簿官：二十四歲的朱熹。

出生於福建尤溪城外毓秀峰下鄭氏草堂的朱熹，字元晦，後改字仲晦，別號紫陽，乳名沈郎。朱熹天資聰慧，五歲能誦《孝經》；十四歲時父親朱松去世，遺命他向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求教，從而奠下學理基礎。十九歲時，朱熹中第五甲第九十名進士，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年）授官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主簿，遲至紹興二十三年蒞任。主簿是掌文書簿籍的官，縣主簿是諸簿目，為縣佐之一。朱熹又兼職工作量超過主簿的「學事」。《泉州府志》載朱熹「蒞官以教養為先務，革弊興利，緩急有序；事無大小，必親自裁決，稅賦簿籍，逐日點對，以防吏弊」，「選秀民充弟子員，建經史閣作教司堂，訪求名士，日與講論正學，規矩甚嚴」。在南宋趙氏王朝內外交困的時局、當時具有理學根基，小有文名的朱熹到任，不辭勞苦「勘地理、看風水，踏遍了包括金門在內的古同安山村海島」，祖籍金門賢聚村的前同安文化局長顏立水在文革「破四舊」後，踩著腳踏車進行文物普查時，統計出境內尚有三十多處朱熹遺跡。同安是朱熹出仕的首途，南宋風雨飄搖，「朱熹企圖以儒家的正統思想，在偏安江南一隅的同安縣，以建立一個封建專制的理想國」，顏立水

分析道。「簿之為官微矣」，但朱熹又心切要以自己的政績與學理來驗證「理學」對鞏固封建制度的功用。

朱熹抵同安，首創縣學，一年之後於大成殿後建尊經閣、立教思堂，又為深入民間，尋山問水，「包括當今的金門、廈門、龍海、集美地都是朱熹任同安主簿的文教區」，顏立水以同安觀點解析，「當時連地不足三十里，孤懸海中的金門島，也成了朱熹采風必到之地。」

朱熹未到同安之前的北宋（九六〇至一一二七年），金門已高中五位進士：淳化三年壬辰科的陳綱、大中祥符五年壬子科的陳統、慶歷二年壬午科的陳械、重和元年戊戌科的陳良才；都是東半島陽翟村陳氏宗社人。陳綱更寫下同安登科第之始。「北宋五進士已為金門打下文名小江山」，文史工作者楊郡指出，「金門土地荒瘠、耕稼不易，讀書涉水赴京求取功名是魚躍龍門的唯一途徑。」楊郡也發現，晚唐五代開創的書院教育，北宋時期中國境內即有包括「千年學府」的嶽麓等四十二所書院；縣學在同安，讀書人要溫故知新，非渡海不可，近如福建境內的溪山、星溪、雲根三所書院，離金門也有數百公里遙遠；島人期待島上能直接設書院的心願很可理解。地處邊界，未能單獨設縣，五代到北宋的兩百多年間，金門迄難圓書院夢。

朱熹動身前往金門視學之初，顯已對這座「同安海中山」乍起的文名和山川情勢有了概念。精易學的朱熹，更不會放棄觀風同安諸城風水地理的機緣。康熙《興地志》載「鴻漸高冠群山，涿州隔海望之，尤為竦秀」，鴻漸為同安中央山脈派系之一，民間相傳凡各鄉能與鴻漸山相照者，必人文蔚起，而有「天弧天角，龍躍渡江、鴻漸非即天弧天角乎？」明《滄海紀遺》載朱熹曾到鴻漸山大歎「鴻漸腦已渡江矣。」又註解「鴻漸反背皆是同（同安），乃向涿（金門）也。」楊郡和金門文獻委員張榮強都說朱熹「鴻漸腦已渡江」語錄是風水與人文結合的美麗詩篇。同安之大，卻由所屬金門孤島登科第之先，「金門對同屬進士出身的朱熹必有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吸引力，」楊郡解讀，

「因而才有人文與風水相論的讚歎之心、疼惜之情。」

同安於五代時閩王王審知永隆元年（九六八年）設縣，宋時金門為同安縣綏德鄉翔風里，朱熹淳同五年，「以他知南康、漳州每旬下鄉視學的情形而論，他定期或不定期以地方長官視察金門，在五年中次數一定不少，」曾編修《金門縣志》的郭堯齡，推估朱熹到過金門不止一次。

此日觀風海上馳，慙慙父老遠追隨。

野饒稻黍輸王斌，地接扶桑擁帝基。

雲樹蔥蘢神女室，岡巒連抱聖侯祠。

黃昏更上靈山望，四際天光蘸碧漪。

這是朱熹留刻在金門牧馬侯祠的一首詩〈次牧馬王祠〉。詩裡世界，印證他來過金門。

「朱熹第一次來金門是仲夏，」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系的金門高中國文教師洪春柳潛心蒐羅金門傳奇時發現民間的流傳，那時田地裡遍植花生、高粱，朱熹擔心百姓長吃兩種食物，必定多患癲瘋：「第二次再來金門，正是初冬，蘿蔔繁生，才欣然釋懷地告訴鄉紳，蘿蔔正可以化解花生和高粱的熱毒。」洪春柳採擷來的這個傳說，為朱熹到金門的時節作了個傳奇的註腳。

「金門西北的水頭距同安蔡厝水程六里，朱熹應是選擇這條水道往返，上岸後直接徒步三十分鐘至他謁金門的第一站，豐蓮山的牧馬王祠，」文字工作者楊郡無法判定朱熹首度造訪是紹興何年，但勾勒出了他走過的路線。

楊郡的模擬歷史現場是有根據的。朱熹到金門的三百五十年前，唐貞元的牧馬監陳淵率十二姓氏及將佐李俊、衛傑登臨斯土，方志載陳淵「化荒墟為樂土，是後耕稼漁鹽者，生聚蓋日益蕃焉」，陳淵死後，唐代金門子民在他牧馬的島西庵前村豐蓮山麓建牧馬王祠祭祀，規式構工精巧，中有蜘蛛結網樓，鄉人請旨敕命所在官司，封陳淵為福佑聖侯，其幽婚女子林氏為靈氏夫人。元代至元，

牧馬王祠獲賜額「孚濟」。

朱熹踏上金門，陳淵已是島民尊奉的「開浯恩主」，牧馬王祠自是他朝謁之地。或應王祠住持與地方父老要求，揮灑下風土感十足的詩：「此日觀風海上馳，慇懃父老遠追隨。野饒稻黍輸王賦，地接扶桑擁帝基。雲樹蔥籠神女室，岡巒連抱聖侯祠。黃昏更上靈山望，四際天光蘸碧漪。」牧馬王祠迭經唐、宋、元、明、清，多次翻修；朱熹的〈次牧馬王祠〉詩仍被保留，刻在正殿後方的壁面上，並且在明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年）金門守禦千戶所鎮撫解智重新立石的〈孚濟廟誌〉被記載下來，而為朱熹到過金門最直接有力的現場證據。但因該廟數度翻修，造成〈次牧馬王祠〉石刻毀損，今留存的墨跡為書法家張奇才重摹而成。曾擔任過金門金湖鎮副鎮長的陳臻超，是當今金門少數目睹過〈次牧馬王祠〉原跡的人。

金門高中中國文教師洪春柳串連了當時的時空背景後，在她的《浯江詩話》著作中，為〈次牧馬王祠〉作了番生動、圓融的意譯：

此日雲淡風清，但為了采風問俗，我卻登舟海上，一路奔馳，慇懃的父老不辭辛苦，跟著我這年輕的同安主簿東奔西跑。眼前的田野，稻黍豐饒，是皇上富庶的田賦，腳下的大地，日出日落，所照的盡是帝王廣大的基業。

密樹如雲，蒼翠地環繞著神女室，同巒連綿，團圓地圍住聖侯祠。黃昏夕照，我登上豐蓮山頭，四望天際海面，只見蔚藍的天光映照著碧綠的水波，碧藍相間，竟成了恍恍惚惚的水光一色。

朱熹的〈次牧馬王祠〉詩，「結構工整，敘情深入，洵屬名作」，著作《金門人文探索》的張榮強對照朱熹詩句，主簿同安與金門的密切地緣、文緣，這首詩應可確立出自其手筆。

當然，文史界也不免有人持疑，〈次牧馬王祠〉如係朱熹之作，為何不見收錄朱熹生前達四百多卷計四十九種的著作中，連朱熹主簿同安的文獻中也不見此詩？將〈次牧馬王祠〉列為朱熹「佚

詩」之一的已故中研院院士陳榮捷在《朱子新探索》分析道，「朱子曾游金門，不無可能。朱子佚詩不止一首，以〈次牧馬王祠〉詞氣觀之，或可出於朱子之手。」楊郡的看法則是，金門地處邊陲，文書記載不易，明隆慶始有方志《滄海紀遺》，且朱熹的〈次牧馬王祠〉詩看得出是詠地方名勝即興之作，為朱子著作所遺漏可以理解。金門民間稱朱熹為「朱聖人」，如沒有相當的根據，明永樂年間金門千戶下主管刑名之官的解智不可能，也不敢犯上，在一座聖侯祠偽造題句。楊郡解構這首詩最珍貴之處，提供了朱熹視學金門，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圖像，「尤其為設燕南書院拉開序幕。」

朱熹次牧馬王祠的豐蓮山到燕南山，相距僅幾公里，一路上的庵前、藥井、官裡、東沙、后湖、泗湖、昔果山等景點，都是島民口耳相傳唐陳淵牧馬區。

金門的開發，由東而西，又名太文山的燕南山是西半島地勢最高聳處，東海遠望，猶高過島東主山太武三尺，古諺用「玉柱雙擎」形之文、武二山相互輝映。

宋熙豐年間，同安設四都三十里，金門止於同安縣綏德鄉的一個里（翔風里），但已領十一保，一百六十七的村社，人口發展初具規模，才能在北宋的一百六十七年間產生陳綱等五名進士，然而島民苦無書院就學的困境，正如明朝國子監助教洪受在《滄海紀遺》志書中〈議浯洲書院宜興復〉，描繪「地瘠業薄，貧寒者多，鮮有能造學而受業者；加以風波之險，出入之際，往往為難；故有一年一至學者，或二、三年一至學者」。明代金門已歷宋燕南、元浯洲兩座書院，尚且讀書苦，當可推想南宋島上未立書院的光景。這種窘境下，不妨作如此的歷史現場虛擬：朱熹因視學而采風島上，「慇懃父老追隨」倡議建書院，朱熹從善如流，一路登上燕南山遠眺一衣帶水的金門形勢，喜極斯正是「鴻漸腦已渡江」之頂，預言「今日山林，他日儒林」，當即同意以官民合建方式立燕南書院，並允諾書院建成後，他來授業一段時日，開講《洛學》等當時為他專精的課程。

朱熹選擇燕南山興學的背景因素，另據一九九六年以《一九一一年以前金門與澎湖村落空間的

比較》論文獲成功大學建築所博士的吳培暉推測「燕南山附近乃金門之西南，接續晉唐時期的推論，書院的設立乃人口至一定程度後才可能產生，所以推測金門西南的開發歷時已久遠矣」。吳培暉又由人口發展推論至元代，因鹽場在東北部的西園設置，匯聚出人氣，使得元時司令馬公設置金門歷史上的第二座書院：浯洲書院。

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楊布生、彭定國夫婦在《書院與文化》書中，考據集理學大成的朱熹，「他一生曾在六十六所書院中傳道授業或題額作記」，是創建精舍和興復書院的積極份子。

朱熹二十四歲至二十八歲任主簿，同安為首仕之地。「燕南書院如果成立，將是朱熹七十一歲生命中第一座親自規劃、設立、參與的書院，「楊郡慨歎，「這座書院和他的〈次牧馬王詞〉詩命運一般，只在地方流傳，不曾見載於朱熹生平，也為難了朱子學研究者」。陳榮捷教授提出「燕南書院之說最可疑」，指「各地設立書院以紀念朱子者為數不少。後人號稱朱子所建，不知燕南書院是否如此」。他又質疑二十幾歲的朱熹，甚至未設「精舍前，即建立這麼一所書院？

燕南書院的環結就在於，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撐朱熹與燕南書院存廢於何時？屬性與格局如何？

朱熹任同安主簿，紹興二十七年秋滿五載。政治講學之外，「他的學術思想，在此期間，正是由禪學轉入儒學時期，」鑽研朱子生平的郭堯齡，看出朱子學說是在同安時期起了大轉變，棄禪崇儒之後，「在學問上豁然貫通，而歸於正。」

「同安是朱子學的開宗聖地，」著有《金門與同安》的顏立水強調，朱熹在同安前後五年，包括赴金門設燕南書院的地方政事，為後來朱子學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實踐的依據。

程、朱理學到了元、明、清三代已發展成中國官方哲學。即使燕南書院不存在、不是朱熹親設；「朱子教化金門」，歷八百餘年，島民朗朗上口。自宋以來，「金門士人論文章氣節，皆以朱子

聖賢之學為宗」，郭堯齡以宋末精研朱子學的金門小嶼隱士「釣磯」丘葵為例，學問受於南宋呂大奎，為朱熹四傳弟子，人稱泉南名賢，因峻拒元室出仕的風骨，影響所及，元一代九十年間，金門無科第可言。

朱子在漳州時揭示的古喪葬嫁娶禮俗、之後所訂立的白鹿洞書院學規，今仍為金門民間遵行。八旬老人張榮強還記得金門以往上山、下海的婦女，頭頂都要裹一條黑色或花色文圍巾，藉予防風沙吹打，此巾稱「文公巾」。

多年來致力於閩南語考釋的洪乾祐教授，注意到今天的金門居民大門所貼的春聯常寫「程箴」、「朱訓」四字，可見朱熹教化金門的影響程度。

朱熹也在金門留下豐富的民間文學。賢庵國小教師許丕石採擷鄉野傳奇，故老流傳朱熹在燕南書院講學之餘，某日步行到后湖與庵前之間一大片石礫與紅泥土混合的「赤仔埔」，不禁失色「此餓死人埔哇！」隨後入后湖村見一大海，乃點首微笑說還好友這個好風水的「金葫蘆」。果然，朱熹離任同安主簿四百四十四年後，后湖村出了個進士許澥，明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科張以誠榜二甲第一名，人稱「許同安」，著作《四書和喲鳴》、《易解》等，與朱子學理聲息相通，只活到三十七歲，島民以「會元傳臚」配祀於清乾隆四十五年建的浯江書院朱子祠裡。

從「赤仔埔」與「金葫蘆」的傳奇典故，可感應出風水地理結合人文發展的朱熹情結，是如何深繫民間。朱熹在金門人心中的感情地位超乎至聖先師孔子：建朱子祠，定期歲祭；一九六八年金門社教館不惜以兩萬四千元台幣從香港買回朱熹《太極圖說》原跡永久典藏。

朱熹留下的人文地標，燕南書院進入元代，士人遠離異族，不求功名，書院相傳廢於此際，改以元立的浯洲書院替代。明朝金門讀書風氣再起，萬曆一朝就中十五進士，燕南山下小小村落古區的陳昌文也於天啟二年金榜題名，壬戌科文震孟榜三甲第二八九名，今古區村陳氏祠堂前仍保有進



土旗竿座。

朱熹之前出進士五，朱熹之後出進士三十九，一以彈丸小島，自宋以來歷代出進士四十四，贏得「貴島」與「海濱鄒魯」美名；即連清道光三年的「開台進士」鄭用錫、道光二十四年的「開彭進士」蔡廷蘭，也都籍地金門。科甲之盛，獨步福建諸城，島民歸功於朱子教化。朱熹逝世，理宗嘉定元年賜諡「文」，寶慶三年贈「太師」，這也極可能是明代島民為感念「文公」朱熹，燕南另名「太文山」，用以和「太武山」文武二山對望的一個重要依據。

明末鄭成功以金門為反清復明基地，安溪籍部屬於燕南山頂建太文巖寺，奉祀北宋的清水真人。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重建太文巖寺，為一座南朝北燕尾脊殿宇，並將燕南書院遺址闢為第三進，闢為勸化訓民之所，民間仍習以「燕南書院」、「燕南院」或「燕南宮」相稱。一九二七年古區長老陳伯再、陳永全鳩資翻建，陳伯再同時以寺公兼私塾教師在燕南宮講學、授業，承傳書院遺風。

朱熹與閩地的地緣、與燕南書院的故事，八百多年來，感染著島民的人文情懷。

「知馬巷廳事具官黃家鼎，僅以羊一、豕一，致祭於浯江書院先賢徽國朱文公之靈曰，嗚呼！千古道統，刃自唐虞，禹湯文武，相繼都俞；雲霧四塞，莫破陽烏，憶公簿同，遺愛未渝。至今婦孺，飲食猶腴，況此浯江，公曾來居……」〈清黃家鼎祭朱子祠文〉，自清世傳到今，每年朱子誕辰，金門文武官員仍聚集浯江書院，祭祀朱子。

時間再回溯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金門重修朱子祀落成大典，專程邀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和他的夫人胡美琦女士前來共興盛舉。錢穆親題「朱子祠」門額，撰〈朱子生平〉、〈朱子學術〉木牌；錢夫人親繪朱子畫像懸於祠中。錢穆在〈朱子生平〉中記載朱熹「在同安前後歷五年，曾至金門，以禮導民」。接續在浯江書院首開的朱子學說講座中，錢穆又說了一遍朱子主簿同安縣，「在任

五年中，曾常常來金門講學，立燕南書院」，另外講了一段：「我們到金門來，是坐了飛機來的，當時朱子到金門是坐條小船的，不能說我們今天乘飛機來的人都比朱子進步了，這是人的事情進步，而人也還是一樣這個人。」保留在已故金門文獻委員郭堯齡《朱熹與金門》文獻檔案中的記錄，以及當年聆聽講座的前金城國中校長楊清國的記憶中，錢穆還強調自宋以來，金門文風鼎盛，民俗淳厚，守禮儀、重氣節，這與朱子的教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讀聖賢書，立修齊志」，朱熹墨寶，金門讀書人家，最愛懸掛在廳堂。

金門人對朱熹的崇拜程度，還在於多次翻修朱子祠。最近一次是二〇〇〇年，耗資兩千萬元重修。

發起重建燕南書院的聲浪，不曾間斷。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金門縣長陳水在一行上燕南山尋找書院遺蹟，舉目所望，除了山和草、風制石、雷達基地和戰備坑道外，別無所獲。陳水在登高一呼「只要找到書院的一磚一瓦，我們就向軍方把地要回來重建燕南書院！」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日，歲次戊寅正月初六，古區村長老陳永福等三十五人，結合金門愛心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許金龍、金城鎮長許金象，號召地方各界，向軍方齊討燕南山祖產，發起「重建太文巖寺」、「重建燕南書院」的社區再造。

在金門全力推動世界文化遺產之際，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二日，金門縣長李炆烽召開縣務會報，會中重提重建「燕南書院」與「太文巖寺」的可能性評估；先祖自燕南山古區村遷居水頭村的前民政局長、現任觀光局長陳朝金，主動向縣長提出可由他去找出地籍圖，了解地籍劃分、產權歸屬。

在李炆烽縣長主動指示評估重建「燕南書院」的同時；參與金門賢聚聚落保存計畫的文化工作者盧根，正在進行一條已荒蕪的「圳仔溝」古溪道重生計畫，該溪流自燕南山順勢流經古區、金門城、官路邊、賢聚、山前、金山池；盧根希望重生後的古溪道也能發展成「文學佈道」，讓朱熹的詩



文能映襯在道旁。

朱熹到過金門？是否親建燕南書院？似乎已變得不重要。因為他已「活」在金門人的文化、生活世界。一九九〇年秋季，在世界文化遺產重鎮中國武夷山舉行了紀念朱熹誕辰八百六十週年的國際學術會議，朱熹與金門的關係，也搬上了抬面討論；董金裕教授以〈朱子與金門的教化〉為題，結語時道「金門以此孤懸海外的區區小島，而能脫除蠻荒之羽，蔚成良好的風俗，並培養出良好人才，且在學術上有可觀之成果，雖然不是朱子親自施教所使然，但是間接受到朱子的霑溉，則不容置疑。朱子對於金門文教之興盛，確實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朱子理學文化被視作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遺產的重中之重」，這是二〇〇〇年中國學者黃勝科、方留章在武夷山「朱子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發出的聲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世界遺產委員會全會根據主席團會議補充審議的結果，在無一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將武夷山作為當年通過的僅有兩處世界文化遺產與自然雙重遺產之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通過理由包括「公元十一世紀產生的後孔子主義（朱子理學）相關的書院遺址」、「武夷山是後孔子主義（朱子理學）的搖籃」。

朱熹與同安，較武夷山更早的發跡之初人文脈絡，又從閩南金門發脈，台灣儒學發展，亦受朱子學影響最深。明鄭，輔佐鄭經的陳永華打下孔子廟與明倫堂的地基，儒學開啟了台灣教育的第一章。清康熙年間，朱子學的忠實信徒陳瓊來台擔任知縣，自費在台灣府學的學宮內新建朱文公祠；與陳瓊同一時期的福建漳浦人蔡世遠，在〈重修諸羅縣碑記〉千字文裡，導入了朱子學說。

閩為朱子學重鎮。從朱熹出生土地與學說成型的福建原鄉出發，經由朱熹與金門社會、燕南書院教育的歷史踏查，不止可為閩南文化尋出一個活水源頭，亦可為世界文化遺產與金門，多了項支撐的歷史背景。

進士輩出人文蔚起

「朱子主邑簿，采風島上，以禮導民，浯既被化，因立書院於燕南山，自從家弦戶誦，涵游聖經，則風俗一丕變也」，停格在金門方志及古籍《滄浯瑣錄》裡的一小節記載，為朱熹采風島上、設燕南書院、民風淳厚、文風鼎盛，留下了有力的記載。

朱熹在南宋開啟了第一座書院——燕南書院之後，元代、清代，金門再產生了三座書院：浯洲書院於金山鹽場之西，係元朝司令馬公所建，廢於明朝；浯江書院位於後浦西門，清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初建，乾隆四十六（一七八一年）年增建朱子祠，每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朱子誕辰，地方均定時祭祀；金山書院位於金沙尾（今沙美市場，已廢），建於清道光三年（一八三三年），由浯洲書院改建而來。

古浯江書院朱子祠內，有「五桂聯芳」匾，稱譽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己丑科蔡懋賢、蔡獻臣、陳基虞、蔣孟育、黃華秀五人同榜中進士的科名盛事；另有「會元傳臚」譽許癸、「探花宰相」譽林鈺。匾額中，道盡金門「一榜五進士、九里三提督」無地不開花的勝景。

如將祖籍金沙內洋東溪的「開台進士」鄭用錫、金湖瓊林社的「開澎進士」蔡廷蘭立列入，自宋朝淳化陳綱迄清光緒的李景銘，金門歷代出進士四十四：

宋朝（計六人）

- 1 陳綱：陽翟人，宋淳化三年（九九二年）壬辰科。荊湖制置發運史。
- 2 陳統：陽翟人，宋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年）壬子科。陳綱之弟。
- 3 陳械：陽翟人，宋慶歷二年（一〇四二年）壬午科。

4 陳昌侯：陽翟人，宋皇祐元年（一〇四九年）己丑科。

5 陳良才：陽翟人，宋重和元年（一一一八年）戊戌科。

6 陳樞：陽翟人，宋慶元二年（一一九六年）丙辰科。陳良才之孫。

明朝（計二十八人）

7 張定：青嶼人，明弘治三年（一四九〇年）庚戌科，錢福榜二甲第三十名。山東布政司參議。

8 黃偉：汶水頭人，明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年）甲戌科，唐皋榜二甲第四十三名。南雄、松山知府。

9 陳健：陽翟人，明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年）丙戌科，龔用卿榜三甲第一百六十二名。南安、廉州知府。

10 許福：後浦人，明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乙未科，韓應龍榜二甲第九十二名。江南、監察御史。

11 許廷用：後浦人，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年）辛丑科，沈坤榜三甲第一百五十七名。南戶部主事。

12 張鳳徵：青嶼人，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乙丑科，范應期榜三甲第九十七名。觀政御史台。

13 蕭復陽：沙尾人，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乙丑科，范應期榜三甲第一百五十九名。戶部員外郎。

14 蔡貴易：瓊林人，明隆慶二年（一五六八年）戊辰科，羅萬化榜三甲第一百四十六名。浙江按察史。

- 15 蔡守愚：瓊林人，明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丙戌科，唐文獻榜二甲第十三名。雲南布政史。
- 16 李璣：田墩人，明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丙戌科，唐文獻榜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都察院經歷。
- 17 蔡懋賢：瓊林人，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己丑科，焦竑榜二甲第五名。刑部山西司主事。
- 18 蔡獻臣：瓊林人，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己丑科，焦竑榜二甲第六名。湖廣按察史。
- 19 陳基虞：陽翟人，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己丑科，焦竑榜二甲第三十五名。廣東兵憲。
- 20 蔣孟育：浦邊人，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己丑科，焦竑榜二甲第四十五名。吏部侍郎。
- 21 黃華秀：西園人，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己丑科，焦竑榜二甲第九十名。浙江道御史。
- 22 蔡復一：蔡厝人，明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乙未科，朱之蕃榜二甲第二十七名。七省經略，五省提調。
- 23 張繼桂：青嶼人，明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乙未科，朱之蕃榜二甲第一百一十三名。華亭知縣。
- 24 許獬：后湖人，明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辛丑科，張以誠榜二甲第一名。翰林院編修。
- 25 張廷拱：大嶺人，明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辛丑科，張以誠榜二甲第一百名。僉都御史，大同巡撫。
- 26 劉行義：劉澳人，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庚戌科，韓敬榜二甲第一百二十四名。
- 27 林鈺：甌壠人，明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丙辰科，錢士升榜二甲第三十三名。東閣大學士。
- 28 張朝綱：青嶼人，明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丙辰科，錢士升榜二甲第一百二十九名。廣西副史。
- 29 蘇寅賓：蔡店人，明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己未科，莊際昌榜三甲第三十七名。湖廣布政

司參議。

30 陳昌文：古區人，明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壬戌科，文震孟榜三甲第二百八十九名。南刑科給事中。

31 蔡國光：瓊林人，明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年）甲戌科，劉理順榜三甲第一百九十五名。高安縣令。

32 龔天池：何厝人，明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丁丑科，劉同升榜三甲第四十四名。

33 盧若騰：賢聚人，明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年）庚辰科，魏藻德榜二甲第十八名。浙江巡撫晉兵部尚書。

34 張朝綬：青嶼人，明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年）庚辰科，魏藻德榜二甲第二十一名。南贛巡撫。

明朝武進士（計三人）

35 邵應魁：金門城人，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丁未科。廣東惠朝參將。

36 周文郁：金門城人，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己丑科。廣東部司參事。

37 劉捷：金門城人，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己丑科。

清朝（含蔡廷蘭計七人）

38 陳睿思：陽翟人，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丁未科，繆彤榜三甲第五名。戶部主事

39 張對墀：青嶼人，清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辛丑科，鄧鍾岳榜三甲第二十七名。

40 許履坦：後浦人，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癸卯科，于振榜三甲第四十九名。密縣令。

41 許琰：後浦人，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丁未科，彭啟豐榜三甲第四十五名。翰林院庶吉事。

42 鄭用錫：內洋人，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癸未科，林召棠榜三甲第一百零九名。禮部員外郎。

43 蔡廷蘭：瓊林人，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甲辰科，二甲第六十一名。江西知縣。

44 李景銘：古寧頭人，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甲辰恩科，劉春霖榜二甲第一百零九名。郵傳部總辦。

燕尾馬背·血緣聚落

來自各村各社，進士名宦輩出，金門享有「貴島」美名，與「富島」廈門相呼應。這股「貴氣」，也帶入了進士名宦家鄉的宗祠、聚落、門第、碑碣、陵墓、牌坊中。

象徵「地位」的燕尾屋脊、「厚實」的硬山馬背式；一九七六年到金門寫生半月的畫家席德進，回台北後，為李乾朗的《金門民居建築》（一九七八）作序，寫下了他的讚歎和遠見：「假如有一天金門不再是戰略要地，那數以千計的，紅磚、白花崗石砌成的，賢實而挺拔的房子，將可視為中國五千年文化所遺存的傳統民房的樣本，供作研究中國建築之實例。同時是一項偉大的文化遺產和觀光資源。若把金門闢為國家公園，它不僅吸引來全球人士觀光這個自由中國復國、建國的神聖基地，同時讓世人觀賞優美的中國民房——乃最後遺世的中國村落的面貌」。

一九六三年服役於金門的年輕詩人葉珊（楊牧），在《葉珊散文集》中，記載他「腳踏進一座荒涼的宗祠，「從班剝的黑漆大門和金匾上，我看見歷史倏忽和曩昔的煙霧」；來到「六合三十幢」接合的村莊，在黑夜裡用雙手觸摸許多花雕的牆陵；，葉珊心跳著給遙遠的友人寫信：「我終於看

見一座宋朝的村莊了！」那個「宋朝的村莊」，說的是山后。

畫家的激越、詩人的抒情。都是從金門的聚落發出的。

監察院的《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調查要旨第一項即設定在「瞭解金門閩南傳統建築、聚落之特色與歷史價值及有關單位保存維護之情形」，並列出其特色及價值：

四十餘年來金門基於軍事安全的理由，經濟發展受到相當的限制，都市化腳步緩慢，因此大部分都維持原來風貌，少有改變。現在金門地區有一百六十三個自然村，仍保存相當完整又深具文化意涵的閩南傳統聚落與古蹟。金門的民宅形式大部分是沿襲閩南系統式，即所謂泉、漳式樣的傳統住宅，少部分則是早期通商僑民所移植的南洋建築，及兩者混合體，建築物都十分精緻。

聚落、建築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留下來的具體構造物，也是歷史的見證，散發出躍動生命的光彩，不但體制具備，且具備其精緻特色。自明鄭以來台灣地區聚落建築物的建造都是頗費苦心的，大部分的材料都不遠千里從大陸運來，而且也從泉漳地區招聘工匠，尊稱為唐山師傅。從這些聚落、建築身上可發現中國文化之延伸，今觀台灣、澎湖與金門的聚落、建築，可謂同出一源。而金門的開發更可上溯至唐宋時代，所以金門地區聚落、建築的年代自然有比台澎更早者。

金門聚落中的傳統民宅與僑匯所建洋樓、學校等格局，具體保存了傳統宗族血緣社會之常民文化；由建築物與四周自然環境配合，也可看出早期聚落與民宅因應自然環境的空間法則。

民居聚落中，大部分以宗祠為中心，表現金門人對家廟的崇敬之情。金門有一百六十三個自然村落、一百多個姓氏，宗祠卻多達一百六十二座。《金門宗祠大觀》作者陸炳文眼中的金門「三多」，指的是「宗祠多」、「道路多」、「樹木多」；金門已成為閩、台宗祠密度最高的地區。台灣姓

氏源流中的五大姓陳、林、李、許、蔡，第一位抵台開基者，全是由金門徙來；因此，擔任過文建會主委的郭為藩直指金門是「台灣住民之鄉」。金門宗祠有大宗、小宗，或聯宗如六桂堂，有殿堂式、古厝式格局，也有洋樓式祖厝空間，色彩華麗、楹聯豐富，是血緣聚落所在共有記憶、共同資產。

監察院在金門閩南文化的巡查過程中，就傳統建築、聚落保存維護的情形、執行成效，特別挑選金門的七大傳統聚落作觀察，它們是金湖鎮的瓊林，金城鎮的歐厝、珠山、水頭，金寧鄉的南山、北山，以及金沙鎮的山后：

（一）瓊林

瓊林昔日因附近多樹林故稱「平林」，至明代瓊林村進士蔡獻臣入朝任官，御賜「瓊林」之名，其聚落採開放之空間並以「梳式配置」，景觀潛力甚佳。主要的資源特色如下：

1 典型傳統居民聚落生活型態的表徵：

整個聚落在配置上以各房宗祠為中心，依地形、地勢以格柵平面作有機式的自然成長，形成自然而嚴密的防禦性配置。

2 具金門獨特風俗文化的宗祠牌坊與風師爺：

村內有大小七座宗祠而著稱，其中十一世宗祠雖為最後一座興建之宗祠，但因材料講究，建築精巧，亦是最具特色的一座宗祠；而一門三節坊與欽旌節孝，更是傳統節孝典範的明證。

3 具有科甲聯登，一門顯貴的人文歷史：

瓊林村到處可見燕尾屋脊之官宅，除因人丁興旺宗祠眾多之外，以其在明清兩代科登受祿人數

之眾多，家廟內懸滿著「進士」、「文魁」、「五世登科」、「父子進士」、「兄弟文魁」、「三藩總憲」、「左參政」、「右侍郎」等顯赫匾額。

4 居安思危的防禦措施：

瓊林村內具周密的地下坑道，由清時防盜寇的侵擾，到一九六〇年代建設的戰地民防坑道，為村民提供避難及防禦的設施。

（二）歐厝

歐厝建築形式主要為一落四舉頭，建築面向則以宗祠所在之南北中央街道為主，多為清道光年間所建。主要資源特色為：

1 展現金門建築彩繪磁磚壁面特徵：

壁面除以傳統彩繪磁磚裝飾外，並運用拼圖方式構成一幅山水圖案，表現以磁磚裝飾建築物之獨特風格。

2 表現金門傳統聚落空間：

歐厝下社地區建築以梳式方式配置，形成整齊、寬敞之院前空間，可引入參觀活動並提供民宿服務，帶動聚落之再發展。

（三）珠山

珠山立莊至今已六百五十多年的歷史，聚落內幾棟主要建築：薛氏大宗家廟、頂三落、下三

落、大夫第、將軍第等，建築格式華麗。珠山有七座水潭，大潭、宮橋潭與其他重要建築是整個聚落社會歷史脈落的中心，且所有聚落之建築與主要空間均面向大潭，意謂象徵財源的水由四處匯入聚落中心，其完整且深具文化意境的傳統環境為其特色。

（四）水頭

水頭聚落因鄰近碼頭，處交通要津，居民出外經商頗多，致富後多匯款修建洋樓，早期大陸經商致富後所修建之西堂別業、十八間、黃氏家廟、黃氏小宗、黃氏三房家廟等，建築物展現另一種建築風貌。主要資源特色有：

1 「洋樓群」之典型代表：

水頭的洋樓大多建築於民國初年，包括三種風格：菲律賓華僑所建的為西班牙式、新加坡華僑所建的為英國式、越南華僑所建的則為法國式；洋樓群中以「金水學校」及一九三一年完成的「得月樓」最負盛名。

2 具池沼曲橋之勝的園林建築：

清朝康熙、嘉慶年間黃氏三房汝試公所建之書齋「西堂」，迄今已有三百八十餘年歷史，前有水池為鏡，後有山丘為屏，園景幽深寧靜，為金門唯一建有池臺亭榭的園林建築，已列為二級古蹟。

3 完整之建築群構成研究金門之「時光走廊」：

從農漁生產的閩式建築、象徵聚落精神中心的家廟、受西方及南洋影響的建築群落，且各類群建築極具代表性，組成金門地區建築發展史的「時光走廊」。

（五）南山、北山

南山、北山二聚落與林厝合稱古寧頭。

1 展現早期聚落街道空間與居民生活之關係：

南山、北山為金門發跡最早的聚落之一，聚落發展隨環境不同而多以沿岸平行方式配置，呈現軸線街道或集村方式發展，村中列為古蹟之建築典型及地標包括李氏「振威第」及村外之「水尾塔」。

2 憑弔締造歷史之古戰場：

南、北山二地經歷多次戰役，尤以近代古寧頭戰役與八二三砲戰影響最大，處處可見慘烈遺跡，可供人們憑弔古戰場及其歷史變遷之場所。

（六）山后

山后村以王姓、梁姓族人為主，其中民俗文化村位於山后村中堡，全村住宅、家祠及學堂共有十八棟採閩南傳統二進式建築為一雙落古厝，其主要資源特色包括：

1 展現完整古厝風貌：

一九七九年由金門縣政府訂名為「民俗文化村」，並將家族傳統共有空間開放參觀，包括文物、禮儀、喜慶、休閒、武館、生產等六個管及古官邸一座，為一完整之古厝風貌區。

2 建築學考究精美足以為典範：

民俗文化村的古厝講求構築的裝飾，尤以「光耀門楣」作為莊式的重點，從庭院樓閣的配置到壁櫺雕畫的取材，充分顯示了傳統文化及建築特色。

金門的傳統聚落，幾乎涵蓋一百六十三個自然村。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監察委員黃煌雄、尹士豪巡查金門的傳統聚落時，正是《文法資產保存法》修正案通過及文建會發佈《歷史建築登錄及補助辦法》的前一年。《文資法》律定「歷史建築指未被指定為古蹟，但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古建築物、傳統聚落、古市街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跡」。這個法源，讓多未被列為古蹟的金門傳統聚落，有了「再生」的契機。

黃煌雄、尹士豪委員就傳統聚落遭遇困難與待解決問題，提出幾個問題點，包括「許多珍貴古厝建築，無人居住使用，維護協調不易」、「一般居民多崇尚新式樓房，古厝生活空間不便」、「傳統聚落地處偏遠，相對發展不易，人口外流嚴重」、「傳統建築數量龐大，保存維護費用不足」。並提供了包括「繼續推動傳統建築維護保存獎勵補助」、「提供傳統古厝活化利用案例研究與規劃建議」、「繼續延聘專家研究繪製具金門特色新建築標準圖」在內的發展建議。監委也特別注意到金門國家公園提供區內民居建築改建樣式的「五套圖說」有所不足，被金門人視為將來的建築群恐怕止於「複製的聚落」，因此才建議多方延聘專家繪製具金門特色、多樣性的新建製圖，亦可避免閩南傳統建築與現代建築的不協調性。

監委巡察傳統聚落後，金門已組織「金門縣歷史建築登錄審查委員會」；二〇〇三年，金門地區經縣府公告的歷史有一百一十六處，其中傳統聚落與市街十二處、住宅建築（傳統民宅與洋樓）四百三十處、宗祠及宗教建築八十八處。數量居閩南之冠，「其意義不全然在數目字的多寡，更積極的層面是我們擁有如此豐厚、多元的文化資產，該如何來妥善的保存與維護，並經整修、活化與再利用」，即將改制文化局的金門文化中心主任李錫隆，道出了他保存歷史建築的用心，每年舉辦「歷史建築宣導與案例介紹」研習會、「影詠金門歷史建築」攝影比賽、出版《歷史建築與金門》及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編號
陵墓建築	集會、體育、娛樂建築	紀念性建築	產業建築	交通建築	衛生與醫療建築	軍事與警政建築	官署機關建築	宗祠及宗教建築	教育建築	住宅建築（傳統民宅與洋樓）	傳統聚落與市街	建築類型
1	2	0	0	0	0	1	0	27	2	120	7	金城鎮
0	0	0	0	0	0	1	0	15	1	108	1	金寧鄉
0	2	0	0	0	0	1	1	32	2	105	3	金沙鎮
0	0	0	0	1	2	0	0	10	0	40	1	金湖鎮
0	0	0	0	0	0	5	0	4	0	57	0	烈嶼鄉
1	4	0	0	1	2	8	1	88	5	430	12	總計

金門已登錄了一百一十六處歷史建築（如表）。
表：金門各鄉鎮歷史建築類型：

《金門歷史建築影像》等專書。

	O	N	M
總計	其他	遺址、遺跡	文化地景
195	35	0	0
127	0	0	0
148	0	1	1
54	0	1	0
66	0	0	0
590	35	2	1

資料來源：金門縣立文化中心（2003）

全國登錄歷史建築的總數量不過三百二十四處，可見金門建築獨具的多元、豐富與優越性。聚落也成了歷史建築最能突顯閩南生活文化的特色作品，它的價值正如漢寶德序李乾朗《金門民居建築》所說的，「金門的建築為什麼特別有趣？因為它是閩南建築的一部份。要研究台灣建築的來龍去脈，有必要自金門開始。雖然金門建築尚不能代表閩南的全貌，它已經給我們一種可以參考的標準，一種『正統的』建築環境的整體感受，可供我們比較研究」。

歷史古蹟文化遺留

傳統聚落在金門的存在，提供是人對閩南人庶民生活美學的解讀空間。

走出傳統聚落，「古蹟是歷史的活見證，也是歷史的目擊者」，監察委員走訪金門古厝，看到是燕尾的風華、馬背的厚實；換個場景，叩訪的，是金門歷史息息相關的古蹟，「這些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古蹟裡，有先民文化活動與歷史軌跡」。

一九八二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布以來，金門經由內政部審定的國家級古蹟計二十一處；另

縣定古蹟十二處。如以類別分類，牌坊三處，碑碣二處，祠廟八處，宅第八處，陵墓八處，衙署、橋樑各一處，其他（寶塔）二處。

表：金門地區公告古蹟一覽表

古蹟級別	年代	名稱	類別	位置地點
第一級	清嘉慶	邱良功母節孝坊	牌坊	金城鎮東門
第二級	清道光	瓊林蔡氏祠堂	祠廟	金湖鎮瓊林村
第二級	清嘉慶	水頭黃氏酉堂別業	宅第	金城鎮水頭
	明嘉靖	陳禎墓	陵墓	金沙鎮浦山村
	明嘉靖	陳健墓	陵墓	金沙鎮東珩
	明洪武	文台寶塔	其他	金門城南磐山
	清乾隆	金門朱子祠	祠廟	金城鎮珠浦北路
	明嘉靖	虛江嘯臥群碣	牌坊	金門城南磐山
第三級	清光緒	魁星樓	祠廟	金城鎮東門
	清道光	豐蓮山牧馬侯祠	祠廟	金城鎮庵前
	清乾隆	古龍頭振威第	宅第	古寧村北山
	清光緒	西山前李宅	宅第	金沙鎮西山前
	清嘉慶	邱良功墓園	陵墓	金湖鎮小徑村
	清道光	瓊林一門三節坊	牌坊	金湖鎮瓊林村
	明嘉靖	陳禎恩榮坊	牌坊	金沙鎮陽翟
	明永曆	漢影雲根碣	牌坊	古城村獻台山
	宋、明	海印寺石門關	其他	太武山頂
	清康熙	清金門鎮總兵署	衙署	金城鎮浯江街

用來表彰水師提督邱良功母親許氏節孝事蹟所建造的牌坊，刻寫著「誥贈振威將軍邱志仁妻，欽命提督浙江全省等處地方，統轄水陸軍功節制各鎮，加一等，記大功六次，晉封三等男爵世襲邱良功之母，誥贈一品太夫人許氏坊」。由四根泉州花崗石柱撐起的四柱三間三層牌坊，柱身兩面都刻有楹聯，前後立有四對雄雌石獅，最高處頂檐下石匾刻著「聖旨」，石匾下刻著「欽旌節孝」。構工精細、造型雄偉的邱良功母節孝坊，允為現存閩台地區第一坊。

瓊林蔡氏祠堂：

祠廟，第二級古蹟，建於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庚子。位於金湖鎮瓊林村。是三開間三進式的新倉上房二十一世宗祠。明隆慶萬曆年間，為十八都的平林里，出了四位進士：蔡貴易、蔡守愚、蔡獻臣、蔡懋賢，其中蔡貴易、蔡獻臣係「父子進士」；明熹宗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年），皇帝為表彰這個小聚落文風鼎盛，改「平林」為「瓊林」，人稱「御賜里瓊林坊」。瓊林蔡氏祠堂範圍涵蓋怡穀堂、大厝房十世、蔡氏家廟、新倉上房十一世、前庭房六世、藩伯等宗祠，家廟中的牌匾有「鄉賢名宦」、「五世登科」、「兄弟文魁」、「兩世文宗」、「三蕃總憲」、「兄弟明經」等，十一世宗祠內還有自瓊林遷澎湖的「開台進士」蔡廷蘭所提的碑記。

水頭黃氏西堂別業：

宅第，第二級古蹟，建於清嘉慶，位於金城鎮水頭村。西堂是水頭村人稱「黃百萬」的富商黃俊所建，又有「西堂別業」之稱。西堂的建築由門房和兩進宅院組成，牆外有架著曲橋的半月池，是金門少見具庭院恬適之趣的「別業」。西堂的建築採花崗石材仿木構做法，因而選用了許多大塊石料。被定位為「書齋」的西堂，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曾是金門「第二區第四國民學校」校

址。關於「西堂」得名的由來，至今仍有多种不同說法，嵌置於牆門石匾橫額，因陳秉橫氏的「西堂」、「丙戌荔月」落款，迄今仍無法解開「西堂」命名的由來與真正用途。

陳禎墓：

陵墓，第二級古蹟，建於明嘉靖。位於金沙鎮浦山村后宅黃龍坡山麓。陳禎，陽翟社人，明武宗正德十年（一五一五年）貢生，曾任廣東長樂訓導；生子二人，長子陳偉，號滄涖；次子陳健，號滄江，嘉靖進士。父以子貴，陳禎過世後，獲朝廷詔贈為刑員外郎。陳禎墓所在之黃龍山麓屬「仙人覆掌」吉穴，為金門四大風水之一。墓亭、墓桌、三道墓牆、墓手石獅、墓埕處石羊、石馬都保持完整，是明朝典型官墓。在同安現有一座陳禎之子陳滄江墓，另立墓道坊，坊頂嵌「恩榮」聖匾，石坊後方列一組石虎和石馬，墓誌銘還是享有「會元傳臚」之譽的金門進士許獬所作。陳禎、陳健父子一門顯赫跨金、同，有墓為證。（參考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一九九七）

陳健墓：

陵墓，第二級古蹟，建於明嘉靖，位於金沙鎮東珩村南郊。陳健於明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年）中進士後，先後出任江西南安、廣東廉州和廣西南寧三府之府，為官清廉，深受百姓愛戴，身後與宋氏夫人合葬於同安五顯后燒村西鶴山前。金門陳健墓，屬衣冠塚墓，俗稱「進士墓」，正身護牆、兩側身手石牆都係雙層打造，石材雕刻精緻、紋理清晰，可窺見明代石藝石雕風格。（參考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一九九七）

文台寶塔：

第二級古蹟，建於明洪武，位於金門城南磐山。金門歷史上出現了三座石塔，太武山的倒影塔、水頭矛山的矛山塔及南磬的文台寶塔；倒影塔於一九一八年的地震崩塌，矛山塔被國軍以成為共軍砲擊目標為由而拆毀，僅存文台寶塔。三塔都是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丁卯，江夏侯周德興設置守禦千戶所時所建。文台寶塔為六角形，基座以上分五層，以花崗石條打造而成，頂層塔檐下一塊條石上橫刻有「奎星聳照」，條石下一塊方石上則浮刻「魁星踢斗」圖像，另據傳也有「金星斗宿」字樣。這些另藏玄機的字跡是一九八六年左右才被發現；登文台而遙祭魁星？「金星斗宿」牌誌作為鎮煞？文台寶塔作為航海標誌，抑或抵禦倭寇？小小石塔，身世仍未解。（參考楊仁江《金門縣的古蹟》，金門縣政府）

金門朱子祠：

祠廟，第二級古蹟，建於清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庚子，位於金城鎮西門里珠浦北路。朱子祠建於浯江書院內。書院規模前為儀門，中為講堂，後為朱子祠，兩廂有十六間書舍，四周繞以圍牆。採重歇山式的屋頂造型係朱子祠建築最大特色，並以疊斗式為柱梁構造。文獻載朱子於南宋任同安主簿時到金門視學，立燕南書院，與金門淵源深厚，金門人建祠以祀朱子，備極尊崇。

虛江嘯臥群碣：

碑碣，第二級古蹟，建於明嘉靖，位於金門城南磐山。俞大猷，號虛江，晉江人，明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乙未，以武進士任金門千戶所正千戶，守禦金門。俞大猷率部隊兩千餘人，駐守金門，校場設在金門城北門外，駐防期間在南磬山頂觀兵之餘，以虛江別號自題「虛江嘯臥」石碣。俞氏離任金門二十二年後，門生楊宏舉在「虛江嘯臥」石旁加蓋「嘯臥亭」，並作〈嘯臥亭

記〉，曰「虛江為誰，都督俞公別號也。公曷以嘯臥於茲耶？遂記之，又從歌之曰：『嘯於斯，臥於斯，流芳百世肇於斯。』」俞大猷題「虛江嘯臥」石碣後，清世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再有「觀海」、「如畫」、「砥柱」等碑碣出現，形成虛江嘯臥群碣。毀於八二三砲火的砥柱亭，於二〇〇一年重建。

魁星樓：

祠廟，第三級古蹟，建於清道光，位於金城鎮後浦東門珠浦東路。魁星樓，又作奎閣，是清代科舉制度下，金門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丙申，監生林斐章捐千銀元建造，供祭拜魁星的產物。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顆，主文運。立於花崗石台基的金門魁星樓樓高兩層，屬正六角形平面檐攢尖屋頂的樓閣式建築，每面牆堵各開八卦形竹節窗。魁星樓見證了金門一段文風戴月。

豐蓮山牧馬侯祠：

廟祠，第三級古蹟，修建於清道光，位於金城鎮庵前村豐蓮山。陳淵是唐貞元率十二姓氏來拓墾金門的牧馬監，之後，島民尊為「開悟恩主」，奉為福佑聖侯，在其牧馬區之一的豐蓮山建祠祭祀。牧馬侯祠最早建於元代，獲朝廷賜「孚濟」，又作「孚濟廟」，現存於豐蓮山的牧馬侯祠是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癸卯重修而來，為三進縱深廟宇，兩側山牆高出屋脊，山牆內再有弧形上翹的燕尾翹脊，屋頂用筒瓦。祠內陳淵神像高一五〇公分、助靈夫人林氏神像高一四五公分。豐蓮山牧馬侯祠是金門多座牧馬王祠的祖廟；地方相傳，元代另有一座牧馬王祠位於金城鎮東沙村與歐厝村交界的「東廟」，東沙村民王鴻湖曾於一九七八年與楊樹清共同挖掘出兩根廟柱。

振威第：

宅第，第三級古蹟，建於清乾隆，位於古寧村北山。振威第即李光顯宅。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生於古寧頭北山村的李光顯，一門三豪傑，哥哥李光輝是台灣安平守備，弟弟李光寬是金門右營守備，李光顯在台灣林爽文之亂時奉命剿賊有功擢閩安協右營千總，官至廣東水師提督。振威第是李家三兄弟合力建造的三開間三進縱深宅第，每一進的硬上屋頂，採單脊式燕尾翹脊，建築背側立有花崗石雕鑿的鎮煞石散當。古寧村民習稱「提督衙」的振威第，一九五四年九三砲戰時遭砲轟的古寧示範學校曾借用作上課教室。

西山前李宅：

宅第，第三級古蹟，建於清光緒六年至十年（一八八四年），位於金沙鎮三山村西山前。李氏後裔李冊騫、李仕捷在新加坡分別開設「金振美號」、「金裕美號」的九八行，經商致富後，於清光緒返鄉建造前後兩座建築並列而成的李宅。門牌十七號的前座，是五開間三進式燕尾翹脊格局，由花崗石、紅磚、土塼及大木結構組成，門楣橫額題「山明水秀」，建成時有十六個房間，村人習稱「十八間厝」；門牌十八號的後座，是五開間兩進式燕尾翹脊格局，採花崗石門框，圓形雕花青斗石門簪，門楣橫額題「福星高照」，這棟有前後廳、東西廳、二櫺頭的建築，被當地人喚做「大六路」。西山前李宅是南洋客紛返鄉建南洋建築前夕所留下的華美閩南建築。（參考楊仁江《金門縣的古蹟》，金門縣政府）

邱良功墓園：

陵墓，第三級古蹟，建於清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己卯，位於金湖鎮小徑村。清嘉慶年

間，海寇蔡牽及賊黨勢力肆虐於浙江、福建、廣東一帶，金門籍的水師提督邱良功平定了海賊朱瀆，陞授浙江提督。又與王得祿聯手殲滅蔡牽；事平後，恩封三等男爵，照例世襲。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丁丑，邱良功於軍旅途中病故，朝廷加恩賜祭葬，諡剛勇，誥授建威將軍，子邱聯恩襲爵。邱良功墓園是金門現存佔地最寬、規模宏大的清墓，也是唯一清代墳塋規制，設有石翁仲和石獸。墓園正前方有四柱三間雙層石造墓坊，坊後左右兩旁各有安置嘉慶帝御製神道碑。

瓊林一門三節坊：

牌坊，第三級古蹟，建於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辛卯，位於金湖鎮瓊林村郊。這座由花崗石及青斗石雕鑿建造的四柱三間雙層石造牌坊，旌表道光年間平林（瓊林）蔡仲環妻陳氏（斗門人）、次子蔡尚聞妻陳氏（斗門人）、三子蔡尚神妻黃氏（汶水人）等三名女子年輕守節而建造。柱身陽面刻有江西知縣蔡廷蘭的題聯；陰面上有廣東水師提督軍門吳建勳、台灣安平左營遊府郭揚聲的題對。其中題聯者蔡廷蘭是明崇禎瓊林蔡鳴震遷澎湖的六世孫，道光中進士，譽稱「開澎進士」；祖先遷出家鄉近二百多年後，仍能跨海為十一世紀宗祠題記一門三節坊題聯，反映了清代金門出外人與血緣聚落仍保持濃厚的牽繫。（參考楊仁江《金門縣的古蹟》，金門縣政府）

陳禎恩榮坊：

牌坊，第三級古蹟，建於明嘉靖，位於金沙鎮陽翟會山寺右前方。陳禎，字應加，出生日不詳，是浯陽始祖陳達派下信房支派中巷房十八世，明正德貢生。陳禎之子陳健為明嘉靖進士，歷任南安、南寧知府。父以子貴，陳禎身後，君恩及身，誥贈刑部主事，在其家鄉陽翟社賜建恩榮坊，坊鐫「誥贈刑部員外郎陳禎」。花崗石打造的四柱三間恩榮坊，寬六公尺四五，高五公尺，坊上石龕

內鑲「恩榮」匾。樸實無華的恩榮芳，金門僅存的明代石造牌坊。

漢影雲根石碣：

碑碣，第三級古蹟，建於明永曆，位於金城鎮古城村獻台山上。魯王朱以海，字巨川，號恆山，又號常石子，乃明太祖朱元璋第九子荒王朱檀的第十世孫，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戊午；永曆十六年（一六六二年）壬寅，因哮喘病，薨於金門，得年四十五歲。魯王死後二百九十七年，其真塚於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因國軍在金門城東門外青山炸山採石始被發現，有遺骸一具不全、永曆錢三枚及寧靖王朱述桂所撰墳志，間接澄清了明史「成功沉王」的歷史公案，應證魯王喪失兵權後寓居金門的史實。朱以海於明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壬午被冊封為魯王時，冊封使者未及快馬飛抵，明朝已亡，此後輾轉東南沿海達十八年，再流亡到金門八年，三餐主食不離番薯，民間稱魯王為「番薯王」。魯王在金門時，於古崗南側、俗名東紅山的獻台山上一巨石間題「漢影雲根」，巨石面向處有明朝遺臣諸葛倬、吳兆煒、鄭纘祖、鄭纘緒等人的詩詠及詩前誌序「監國魯王遵澥而南，駕言斯島，揮翰勒石，為『漢影雲根』四箇字，意念深矣。倬等瞻誦之餘，同賦詩誌慨。永曆歲次甲武仲秋朔 恭題」，也因諸葛倬等遺臣詩詠的落款年代，推得「漢影雲根」於明永曆八年（一六五四年）甲午八月以前所刻；另在「漢影雲根」對向處、詩刻旁的另一石壁，題有草書「關沌」，此為明崇禎進士董颺先所提，從進士到隱士的董颺先係鄭成功夫人董氏西娘的叔叔。明監國魯王朱以海親題的「漢影雲根」原始碑碣已崩落、翻轉，「根」字亦不明原因消失，一說地震，一說採石工砌去，另一說係中共砲擊所致，後世之人又重新臨摹立「漢影雲根」於另一角。魯王、漢影雲根、漢影雲，消失的「根」字，在金門道盡南明失根歷史之重。

海印寺石門關：

第三級古蹟，海印寺建於宋代，石門關建於明代，位於太武山頂。海印寺所在的太武山，海拔二五三公尺，獨冠嶼上，狀若兜鍪，故以太武名，島人俗稱「仙山」；形如印章篆刻，又有海印之名。古人有詩「浯江斷嶼入海水，仙人倒地臥不起」、「要知海印分明處，一點青山下大江」；明洪武江夏侯周德興登太武山贊歎「帝典王猷，海外傳一肩行李；龍樓鳳閣，空中起百代文章」。太武山傳十八奇，海印寺與「海山第一」石門關，都是其中之奇。海印寺建於宋咸淳年間（一二六五年—一二七四年），主祀白鬚公樂山通遠仙翁；明萬曆八年（一五八〇年）庚辰重修；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時，重創海印寺，砲戰後重修的海印寺，供奉的主神已由通遠仙翁改為觀音佛祖，如來十八羅漢。海印寺左前方的太武山關旁有一圓拱石門關，走入拱形門洞可直通門後的千年古石室，形同出入的關口，而有「石門關」之名。石門關的橫額「海山第一」為明金門進士、兵部尚書盧若騰題，並留有「永曆十五年辛丑」；明正統結束，清軍入主金門時，時人忌諱盧若騰曾對抗清軍的敏感身分，乃將署名磨去。海山第一石門關是民俗學者林衡道視作閩、台僅存有永曆年號的石刻。

清金門鎮總兵署：

衙署，第三級古蹟，建於清康熙，位於金城鎮後浦浯江街。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庚申，金門鎮總兵陳龍，將總兵署從金門城遷至明萬曆進士許獬讀書之地「叢青軒」，康熙二十一年改為「總鎮署衙門」。民國以後，總兵署現址亦曾於民國四年金門設縣後作為縣公署，民國三十八年成為軍政中心，金門防衛司令部、福建省政府及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都先後以此作為辦公處所。總兵署佔地寬闊，庭中花木扶疏，並有株巨大又古老木棉樹。

盧若騰故居及墓園：

宅第，第三級古蹟，建於明、清，位於金城鎮賢聚。盧若騰，字閑之，一字海運，號牧洲，生於明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戊戌，金門賢聚村（今賢厝）人，明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年）庚辰中進士，初授兵部主事，崇禎帝亡後，隆武帝賜加兵部尚書銜，率師與清軍在溫州城巷戰，中箭傷，糧絕六月之久，又傳出隆武帝遇害，讓盧若騰下定決心回返金門賢聚故里，宅第取「留庵」，是盧若騰與監國魯王及王忠孝等明室遺臣時常聚會進行天地會組織活動之地。永曆十五年鄭成功自金門發兵攻台，魯王與盧若騰不欲同行，同年，盧若騰登太武山題「海山第一」。永曆十八年（一六六四年），鄭成功嗣子鄭經親赴金門邀請盧若騰赴台灣發展，卻在途中受風寒，客死澎湖，享年六十七歲，遺命自題其墓「有明自許先生牧洲盧公之墓」，初葬於澎湖太武山，再遷葬金門。盧若騰文武全才，是南明歷史的重要人物，被稱為是明朝最後一個兵部尚書；有《留庵詩文集》、《島噫集》、《島上閒情偶寄》等著作，也是金門歷史不可缺少的文人，今遺留在金門諸多民俗、史蹟，多出自他的品題，如品涿洲四泉：夏墅龍井泉、太武山蟹眼泉、金龜尾將軍泉、金門城華巖泉。他與太武山因緣深厚，於永曆十五年辛丑倡修海印寺題「海山第一」，也留下了〈募建太武山疏〉、〈建太武山碑記〉等重要文獻。盧若騰留庵故居位於賢聚村北隅，原宅部分受闢公路影響，已不完整，公路南側殘留盧若騰明崇禎中進士後返鄉祭祖所豎旗杆石板半截。盧若騰墓亦在村北，是盧若騰子盧饒研夢見父親曰「居外寒苦」，乃雇船至澎湖，歸葬故里，與盧夫人墓遙對，碑刻「有明自許先生牧洲盧公之墓」。

古龍頭水尾塔：

第三級古蹟，建於清乾隆，位於金寧鄉古寧國小南邊。戰亂與風害等因素，金門是一個辟邪信仰文化非常豐富的島鄉，辟邪物的種類繁多，村落有風獅爺、風制石、風咬雞令箭、石敢當、水尾

宮、水尾塔，民居屋頂處有瓦將軍、鉢、塔、八卦磚以及照牆、蚩尤偶像、虎頭碑、八卦圖、賜福板、善牌等。金門僅存的水尾塔，位於舊稱古龍頭的古寧頭北山村，是一座以石塊累疊成方形基礎，由下而上形成一尖塔狀，頂處置葫蘆形石瓶。水尾塔主要作為鎮水用，以保農宅、農作的平安，因此多建在海岸、河邊或池塘附近有水流沖煞之處。

蔡攀龍墓：

陵墓，第三級古蹟，建於清嘉慶，位於太武山武揚道。蔡攀龍於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戊午生於瓊林，一生經歷大小戰役八十三次。擔任過廈門提標千總、福建水師提督等武職。乾隆五十一年任澎湖右營游擊時，林爽文亂起，蔡攀龍率兵入台參與平亂，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林爽文亂平，居平台功臣之一。嘉慶三年卒於任上，享年六十一，第二年六月歸葬故里太武山徑林地帶。官至一品的提督蔡攀龍墓，別於清墓立石翁仲、石虎、石馬和石羊的風格，所立為雕工精細的石獅一對，另立八角形的石望柱一對，柱頂亦雕刻有雄雌石獅，是金門武官清墓保存完整的一對望柱。（參考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一九九七）

文應舉墓：

陵墓，縣定古蹟，建於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庚寅，位於金城鎮珠山段、大古崗北郊。文應舉，字君賢，號矛山，祖籍廣東，曾祖文際高歷官參將，父親文雄清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任金門鎮右營守備，舉家遷後浦城。清仁宗嘉慶初年，文應舉以外委從金門鎮總兵李南馨於深滬破謝心等賊，又圍獲賊艇於將軍澳，奠下文應舉於大洋屢敗海賊、盜匪的功績，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年）升廈門右營游擊，署金門鎮中軍左營游擊，再署右營游擊。赴金州，補天津大沽參將，遷廣

東海口副將，道光初擢廣東陽江鎮總兵，調瓊州鎮，結束戎馬生涯。文應舉故居位於後浦模範街與總兵署的叉路，原有三進厝落，人稱「文厝內」，一九四四年遭盟軍飛機炸毀。文應舉墓園位於大古崗東北的「烏鼠石」地勢，是採清式風格的三合碑，題刻聯句「四代衣冠皆宿將，兩朝劍笏舊勳臣」。文家後裔漂流四方。兩岸開放探親後，文家後代文安朗自福建建陽返鄉定居，看守「文厝內」。（參考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一九九七）

將軍第：

宅第，縣定古蹟，建於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癸未，位於金城鎮珠浦北路二十四號。「將軍第」主人是祖籍福建南安的李成金，因父親盧世憶到金門經商，自此落戶，長大後投身金門鎮標充伍，再隨部隊戍守台灣，追捕海盜有功，拔額外外委，管駕戰船，巡南北洋。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返鄉署理金門右營游擊，再升左營游擊、銅山營參將。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浙江黃巖改海門鎮署，蒞任苦心經營；同治十二年，授浙江乍浦協副將；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署溫州總鎮。光緒九年，中法兩國因安南發生衝突，對峙，海疆戒嚴，盧成金全力守備。光緒十年談和局成，見時事日非，引病歸。去官之日，軍民請立生祠，盧成金概之曰「無陷余罪，厚我多矣」。返鄉後，盧成金於後浦北門大井腳購地建三進新居，外牆用紅磚砌出雙喜圖案，額曰「將軍第」，過著退隱生活，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過世。

陳顯墓：

陵墓，縣定古蹟，建於明代，位於金湖鎮漁村段。陳顯，字光顯，號南海，陳坑社人，明太祖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壬子經魁，是明代金門中舉的第一人，歷任汝州（河南臨汝）、隰州（山西

隰縣）、德州（山東德縣）等三州之知州，再調直隸北平州。太宗（明太祖）為燕王時，廉其才，辟掌書記，知燕王有異志，趁與燕王對弈時諷諫，後稱病告辭。靖難初，燕王遣使召顯，顯夜沐浴，具衣冠再拜而死。故老相傳，陳顯因不附和燕王篡位，任內吞金而死，諡希文，祀忠義祠。陳顯墓在下坑村東之南濱海處，朝南面海（料羅灣），墓前一巨石形如蟹殼，有著「螃蟹穴」風水說，民間傳說陳顯的棺木將下葬前，風水師告之陳夫人「若葬前可出三宰相，葬後可得萬人丁」，陳夫人選葬後；爾後陳顯出生的聚落果然發展出萬人丁，香火鼎盛，但後來包括他的四個孩子都遷徙他鄉；俗傳是因為棺木下葬後石鳴三晝夜後裂開，靈穴已被破壞，縱有萬人丁也將出走外移。陳顯墓墓碑下刻「南海夜台」，墓道碑則係清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聖旨欽旌賜陳顯「忠臣」匾懸掛於下坑陳氏祠堂後，由曾孫陳沁所刻。陳氏祠堂有欽旌「志堅金石」橫匾。（參考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一九九七）

西山前李氏家廟：

廟祠，縣定古蹟，建於清代，位於金沙鎮西山前。山前是一座達六百年以上歷史的古村落，因地處五虎山支脈的面前山及柳眉山之南而得名；始祖李顯宗於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與兄德宗，隨母自小嶺坑尾遷居金門山西後保，兄弟長大分道而行，李顯宗先後移居山柄溝墘、山前桂林，昌繁成族，乃以「桂林衍派」為分堂號，傳至七世，李子蒂分居金城賢聚聚落旁的石獅山山前，村名仍以山前名，民間習稱金沙山前為後山前、金城山前為前山前。十五世，族裔分衍於以東的柳眉山前，另成一聚落，形成明顯的二甲頭，族人自稱東、西厝，因甲頭給山谷隔開，族人只得將之區分東山前、西山前兩個自然村。西山前李氏現僅存十戶人家，後裔多分居官澳、田墩、山后、何厝、沙美及古寧頭北山的順堂，為金門李氏大宗，每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散居各地的裔孫

均返鄉於李氏家廟祭祖「甲頭」，以紀念先祖移居日。西山前李氏人丁雖少，卻因赴南洋經商致富發展出民居少見的五開間雙落大厝及五開間三進「十六間厝」，合稱「西山前李宅」列為國家第三級古蹟；華麗古厝外又有初建於清代、一九五九年重修，構工精巧的李氏家廟列為縣級古蹟。該鄉在金門歷史上亦出文武名宦；李揮於明崇禎年間由吏員任廣東瓊州府同知，李耀國於清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任澎湖右營守備，率兵勇征討台灣朱一貴之亂，因傷而死，升銅山參將，諡從三品銜的懷遠將軍。（參考《金門縣金沙鎮志》二〇〇二）

東溪鄭氏家廟：

祠廟，縣定古蹟，建於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戊申，位於金沙鎮大洋村東溪十四號。鄭氏因鄭成功在金門十五年反清歲月的史緣，佔了一段重要史頁。縣志載「鄭：周厲王少子友之後，望出滎陽。唐末有鄭露者，自河南播遷來閩，卜居莆田，後裔繁衍閩中各地。金門鄭氏有五系：明洪武間，有進士鄭文隆者，自福州南台來活，總理浯洲場鹽引，遂定居焉，是為吳坑之鄭。明末有鄭懷仁者自漳浦溪口避亂來活，卜居內洋，是為內洋鄭氏，派下分居東溪、東沙尾。溪邊鄭，其始祖名芝松，明嘉靖間漳州遷來，派下分居峰上村。後浦之鄭，清代先後來自南安石井，與延平郡王鄭成功同支，分居南門、北門。大嶺田墘之鄭，來源未考」。東溪鄭氏族人稱太高祖的鄭懷仁派，也是許多澎湖鄭、台灣鄭的始祖，清乾隆初鄭彩遷澎湖西嶼，鄭國慶入墾苗栗後龍，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鄭崇廣與鄭崇和兄弟率族人徙苗栗後龍。其中鄭崇和再遷新竹市耕讀，次子鄭用錫於清道光成就出「開台進士」美名，侄子鄭用鑑亦享文名入列鄉賢祠。鄭家已成新竹望族及台灣大家族，在新竹市北門亦留有鄭氏家廟及鄭用錫「進士第」。鄭用錫雖出生於台灣，但與金門的聯繫並未斷線，中舉後曾返鄉祭祖、探親，並至文台寶塔一遊，寫了首〈凌虛台〉五言絕句：「拾

級共攀躋，層塔百尺稀。無疑無地險，直欲與天齊。海氣收偏近，山光望轉低。孤鴻明滅外，指點夕陽西」；清道光鹿港金門館及金門孚濟廟重修，都有鄭用錫的題記；擔任金門館董事，並捐銀三十兩，還在館內親植一樹。初建於道光的鄭氏家廟，仍保有傳統落地祖龕於大殿中，堅硬的青溪石、大門入口的一對石鼓、簷下頂上的一對石獅，靜靜細說鄭氏的一個半世紀風華。

黃偉墓：

陵墓，縣定古蹟，建於明代，位於金沙鎮太武山北麓。金門有句俗諺「文章許鐘斗，人品黃逸叟」，許鐘斗指才氣縱橫的進士許癩，黃逸叟就是「品德完人」黃偉。字孟偉，號逸叟的黃偉於明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戊申生於金沙汶水頭（今後水頭），武宗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年）甲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治獄以「清、慎、明、恕」著稱，累升至廣東南雄知府，「省徭役、明禮教、禁游女、禁淫祠」，遇事無所顧避，因道推薦，改知松江府，曾上疏斥張璁行事妄誕不經；張璁即將將入相之際，吏部侍郎霍韜以「公向書論張公，吾已為解，渠亦雅慕，公宜一謁之」，力勸黃偉前往拜謁，偉託詞墜馬傷足，即日繳還除書歸。回金門，黃偉以養親講學正家為務，晨起與子具衣冠到家廟焚香祭拜。婚嫁喪葬事，黃偉盡格舊俗，以禮教於鄉，鄉里民風丕變。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年）泉州大饑，黃偉亦全力投入賑災。按史李元陽告諸生曰「莫道誦法孔子，但能誦法黃逸叟先生須可矣」。一生清官自持的黃偉，與朱鑑等十人同列「溫陵十子」，蔡元偉品評「皆無愧完人也」。黃偉墓地處太武山北麓，穴稱「飛鵝落田」，名列金門四大風水之一。覆斗式墓龜，墓塚前石欄有浮雕麒麟，墓塚後護牆雕飾如意蓮花，墓園亦有石虎、石馬等，墓道碑原立於斗門村邊古道，碑文為「中順大夫松江府致仕知府黃公暨安人陳氏墓道」，一九八七年的土地重劃使景觀改變，墓道碑已不在路旁，漸被樹叢遮掩。（參考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一九九七）

慈德宮：

祠廟，縣級古蹟，建於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丙子，位於金沙鎮後浦頭。慈德宮境主是「人品黃逸叟」的黃偉，被以「黃府大王爺」主奉，八月十五日聖誕，同日建醮，又奉朱府二王爺、朱府四王爺、黃府三王爺、白府五王爺。慈德宮所在的後浦頭村開基始祖來自同安金柄，明初先抵西半島金城境內的水頭村，再東移至金沙的後水頭村、後浦頭村。慈德宮初建於清光緒丙子年，由後浦鄉人黃卓科捐資興建，歷經多次翻新，最近一次是一九八七年。廟宇構築華實，有精緻的交趾燒壁飾圖案。官至松江知府的境主黃偉，慈德宮以「松江續著」崇之，境內子民習以「不可先生」稱黃偉，原因是黃偉在府衙時，每遇興誦，常告誡以「不可」止訟。（參考楊天厚《金門寺廟巡禮》，二〇〇一）

黃汴墓：

陵墓，縣定古蹟，約建於明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年）丁亥，位於金沙英坑石鼓山腳。黃汴，字梁甫，是明正德九年進士黃偉之父，汴父以子為貴，誥封為南京刑部主事。黃汴墓所在地英坑，古時有作鷺坑者，五虎山雄勢峙村北，右郊係突起的花崗片麻岩，因其形勢得名「英巖」，巖前有英巖廟，岩體前低後高向西低伏，形似伏兔，這裡就是「伏兔望月」名穴所在，黃汴及金沙蔡店出生的萬曆進士蘇寅賓的墓園都位於此風水勝境。有單間的浮雕牌樓，墓前石馬、石筆、石坊俱在，墓龜雕飾精美，但墓前的望柱與四柱三間沖天式牌坊已傾倒。黃汴、黃偉父子墓與陳禎父子墓都是金門現存較具規模的四座明墓，陳禎父子墓有墓亭，但雕飾少；黃汴父子墓無墓亭，但墓龜等雕飾語彙頗豐。對照解讀，可管窺明代匠師的用心與風格。（參考《金沙鎮志》，二〇〇二）

浦邊周宅：

宅第，縣定古蹟，約建於清嘉慶乙丑年至癸酉年之間，位於金沙鎮浦邊九十五號。浦邊周宅係清水師副提督周全斌族裔周氏所建。周全斌，字邦憲，金沙浦邊人，富文才武略。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壬辰，鄭成功取海澄後，全斌投謁，獻策「…今且固守各島，上踞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澳之侵，興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取漳泉以為其業，由汀邵福興水陸並進，則八閩可得矣」，鄭成功聽了，大悅，授房宿鎮。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壬寅，清兵破金門、廈門兩島，海師多歸降清朝，周全斌亦率部自鎮海衛歸清，獲封承恩伯。康熙四年，施琅統帥攻台，總督李率泰推薦周全斌任副統，中途遇風險，無功折返。周全斌在金門歷史上是很難定位的一名武將，他曾是以金門作反清基地的明鄭之臣，且在永曆十七年（一六六三年）與清將馬得功在金門烏沙頭（古寧頭港外烏沙山）發生激烈海戰，雖敗馬得功，周全斌帶領的兵士亦傷亡慘重，烏沙頭也成了周全斌所領陣亡將士的兵塚，惟遺跡已難尋。浦邊周宅，應係周全斌後裔於嘉慶乙丑年（一八〇五年）至嘉慶癸酉年（一八一三年）之間，由周文或其長子周弁鳩資興建，建地面積達八七八平方公尺。浦邊周宅為三落加落歸的傳統閩南式建築，材料講究、構工精細，第一、二進廳堂樑上綴以精緻花鳥，屋前兩側所圍欄杆式石板具防海盜功能。是一棟可表現武將家族宏偉之氣的建築。

觀德橋：

橋樑，縣定古蹟，建於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庚戌，位於金沙鎮高坑。金門在一九一五年、中華民國四年正式設立縣治，之前隸屬泉州府同安縣轄。明洪武二十年，設守禦千戶所於金門

城。千戶所來往縣城之間的道路，先經由陸路從金門到官澳巡檢司，過海後再循陸路到同安縣城，這一段官府文書傳遞與官員往來的路稱作「官路」或「官道」，路面較一般小徑寬。今官道已不復存在，僅殘存一些牌坊、路碑、墓道碑，也有被保存下來的清代橋樑觀德橋與觀瀾橋，它們全係石造橋樑。橫跨在金沙高坑村郊一條溪溝的觀德橋，由石材築成，長約五公尺、寬二公尺，橋旁立石碑刻「觀德橋」，上刻「道光庚戌年桐月新建造觀德橋，瓊林社誥封武德尉騎蔡行獻立」。由四塊厚實花崗石砌成、頭尾兩端各有不同造型的觀德橋，是一座保存頗完整、見證古官道歲月的清代石板橋。（參考黃振良《江山何其美秀》，二〇〇一）

楊華故居：

宅第，縣定古蹟，建於清朝嘉慶年間，位於金寧鄉湖下村一一四號。「緝盜樹績」的楊華，《金門史蹟源流》載「字良淵，號鳳山，湖下人。初為廈門營外委，從征林爽文，前後八戰，獲賊最多，升福建水師提督中營千總。仁宗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升海壇守備，先後擒盜百餘，奪船八。後奉檄護送琉球貢船，於五海洋擒盜蔡老等；後又於白犬洋誅大盜陳阿包，補閩安左營都司；擒盜陳才，獲盜首許跳，補狼山左營游擊。累遷京口副將，嘉慶十四年升蘇松鎮總兵，署江南提督。乞休歸，卒於家」。楊華生於清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卒年八十二。故居位於湖下西隅，三落大厝加左邊護龍格局；故老傳嘉慶帝賜建。俗稱「提督衙」的楊華故居，有許多建築上的特點：門廳作三川脊，正堂及後堂係一條龍式燕尾脊身，脊上有其他宅第少建的龍隱。裝飾亦頗細膩，有木雕窗及磚雕巧工。楊華墓位於湖下西北，一九六七年曾遭盜墓，人曰緝盜將軍地下有知，作何感想？嘉慶帝十四年的誥封四道，曾保存於楊府。（參考黃振良《江山何其美秀》，二〇〇一）

烈嶼吳秀才厝：

宅第，縣定古蹟，建於清光緒初，位於烈嶼上庫二十五號。「吳秀才厝」的主人吳家正，烈嶼上庫村人，清末秀才，家族亦曾在陵水湖一帶經營鹽田，所產的鹽運銷內地。經商致富的吳家，今留下來的吳秀才厝，仍是烈嶼鄉規模最大的古厝。這是一棟二落大厝掛雙護龍的建築，門口有院牆環護。吳秀才厝的木雕，被視作是最精華處，前落樑上的兩隻鳳雕，金門其他建築罕見，後落正堂前以四片雕木隔扇門為壁堵，四片門堵是完全相同的四幅蟠龍圖，上堵分別雕有四種不同的吉祥花；前後兩落的脊肚，都有許多泥塑。吳秀才厝，見證了烈嶼這座島外之島的風華歲月。（參考黃振良《江山何其美秀》，二〇〇一）

活化史蹟開創新意

從大金門到小金門，從邱良功母節孝坊到吳秀才古厝，從國家級古蹟到縣級古蹟，「以金門縣三十三處古蹟，僅一人兼辦，加上工程事務相關經驗不足（民政職系），致計劃項目之提報與執行難臻周延」。監察院的《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巡查委員黃煌雄與尹士豪，一方面驚豔於豐富的歷史文化史蹟無所不在，每一塊石頭可能都藏了一個遙遠的故事，卻又更驚愕於龐大古蹟群行政「僅一人承辦」（民政局蔡元友）這個數字。

金門古蹟文物被破壞的速度，歲月的累積，可能已超過被保護的程度。

「國軍拆毀五大名寺太文巖」、「國軍拆除明朝矛山塔」、「楊華古墓被盜」、「浦邊村清代金魚缸遭台灣攝影家搬走」、「文台寶塔遭人潑漆」、「復國墩文化遺址被破壞」、「黃偉墓道碑古道在土



地重劃中消失」、「拆除雄獅堡驚見黃氏招娘允宜旌表牌坊石」、「許獬會元館明清試卷遭遺棄」；以及小風獅、瓦將軍、蚩尤偶像等造型的辟邪物，總是莫名自屋頂、牆角消失。引號內引號外的事件，有些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有些剛剛發生。幾十年前的文化事件簿依然記憶鮮明，譬如名寺、古塔遺址一夕間消逝，那是多麼一股記憶不能承受的巨痛。

長達一千六百年的歷史，短短三十六年的戒嚴軍管體制造成的封閉島嶼，軍事需要與文化浩劫的例子不少，但也因觀光客進不來的「流量管制」，金門生態環境、聚落空間、史蹟文物，得以保持一個較原始、原味型態，賦予外界的神秘面紗印象。

一九九二年底戰地政務終止，金門脫離軍管區。在未及規劃、準備下，迅即開放觀光，一批批「三天兩夜」的人潮像冰雹般打落在每一個景點，亂了金門人的生活步調，卻也暗喜著終於可以「當家作主」了。

金門人「當家作主」的十年間，「沒有增加一間飯店，沒有增加一個床位」，二十多年前以「陽午」筆名寫出不少好詩如〈同安渡頭〉的金門縣議會副議長許永鎮，用最簡單的方法作在地觀察，「十年來，每天還是維持兩千名的台灣觀光客在金門活動。」

數字背後的解讀，可以是機場設施的不足、觀光硬體設備的不夠。最接近事實的仍是，止於好奇走馬看花一探戰地面紗的「單次」旅行。金門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未能導入觀光介面作永續觀光基礎，三十三處島民引以為傲的古蹟，能被旅行業者排入觀光行程的，「幾乎只有一座邱良功母節孝坊，而且還是利用早上帶團吃廣東粥、逛大陸街時，順道看看這座一級古蹟貞節牌坊。」從事導遊的陳小姐，如是說。

「三九九九」元就可以包飛包吃包住玩金門三天兩夜。削價競爭的結果，業者誰在乎一座瓊林蔡氏宗祠？誰在乎一塊漢影雲根碣？誰在乎看朱子祠？誰又有心去造訪台灣欠缺的明墓、清墓、恩

榮坊？

「觀光」隱然在金門打了一個結，可解又難解。在「三九九九」數字下的叫價觀光，失落了文化品質，也失掉了未來。

觀光打了結。「文化」也出狀況。

「浯江溪加蓋！」作家丘秀芷為文「這是我認識的金門？」傷了多少人的心，埋葬了多少人的記憶，一條古溪道就這樣不見天日。地方主政者加蓋的理由只是溪流又乾又臭，加蓋還可作為停車場。忽略了，停車場可以不蓋，生態文化不能破壞。溪流，是可以整治的。

「浯江書院朱子祠變作替代役處所！」議會內，議員許玉昭沉痛質詢。莊嚴、肅穆的國家二級古蹟金門朱子祠區域內，軍管時代在入門處加蓋水泥辦公室已夠礙眼，卻又在軍管結束後一度「閒置空間利用」讓替代役男進駐按表操課。這又是一種不太協調的畫面。

「文化局有必要嗎？」一位金門議員的「大哉問」。閩、台二十五個縣市文化中心，包括五千人口的馬祖，都早已完成改制文化局計劃。就剩「最有文化」的海濱鄒魯金門和「最多雨」的雨都基隆，至二〇〇三年底還在原地踏步，比看誰會是最後一個末代文化中心？

「複製的聚落！」著有《浯土浯民》、《浯江三部曲》，服務於金門縣政府計劃室的陳榮昌，看到金門現代聚落面貌都長了同一張「台灣臉」，不禁慨然發出「複製的聚落」，但也不失幽默本色，「二百年後，它們也是古蹟！」

「沒有文化敏感度，台灣來的建築師比八二三砲戰還可怕！」二〇〇三年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黃煌雄主持的論壇場合，建築學者傅朝卿冒出一句撼動全場的「名言」。

「城隍爺換新裝！」三百年歷史、「一邑之主，燮理陰陽」的浯島城隍廟，也在多年前拆除舊衣，換上台灣建築師重新量身定作的新衣——台灣廟宇。

「金門一年倒下一百棟古厝！」複製的聚落、台灣來的建築師、穿新衣的城隍爺；還來不及思索找答案，瓊林出身、拍攝《島鄉顯影》的攝影家蔡顯國，發出了走過、對焦一個個聚落後的驚人數字。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蔡顯國的數字也許渲染了些。「向金門國家公園申請待修復的房子一百多件，每年卻進行不到十件」。這個有根據的數字來自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報告的學者帶點急切。

「傳統的建築壽命一般來講大概是八十年左右，經過八十年你一定要予整修，」出生於金門陳氏大宗之一陳坑社的行政院六組組長陳德新，發現到了家鄉的一個大難題，「還有建築新舊夾雜的問題，尤其是老房子沒處理，新房子又蓋了，傳統聚落這現象非常嚴重，造型跟傳統建築是非常格格不入的。」

三年前，監察院「如何維護並承傳金門的閩南與戰地文化」諮詢會議上，陳德新拋出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愈來愈急迫，因為時間無情，房子老化了，等待機能重整。

不僅止於古厝和聚落，也是生態與古蹟、歷史民俗的金門文化大課題，如何守住、持續、活化那一筆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監察院的《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中，關於金門歷史古蹟部分，特別勾勒出它的特色與價值：「綜觀金門的古蹟，擁有諸多特色，與金門的歷史息息相關，相互輝映，這些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古蹟裡，有先民文化活動與歷史軌跡，易言之，各個古蹟皆有尊嚴，因為它們忠實記錄了歷史。古蹟的保存維護正可將先民努力的成果與漫長的生命串連起來」。

巡查委員黃煌雄、尹士豪，在調查報告中也就「活化史蹟、營造文化與生態結合的生活空間」等七大內容，提出了觀察與建言：

(一) 古蹟周邊環境的配合美化與整建措施：國家公園範圍內目前有十一處經文化資產保存法所

指定之二、三級古蹟，金門國家公園計劃並配合劃設為史蹟保存區，原則上將配合古蹟主管機關金門縣政府之維修保存計劃辦理周邊環境景觀美化與必要之整建。目前已配合辦理瓊林家廟廣場美化與導覽步道整建約六百公尺、前水頭西堂別業周邊及導覽步道七三六公尺、蔡攀龍墓園周邊綠化等，未來並將陸續配合文台寶塔、古寧頭水尾塔、邱良功墓園等古蹟修護後辦理週邊公共設施整建。

(二) 活化史蹟、營造文化與生態結合的生活空間：以南明魯王墓公園為例，自縣政府移交國家公園管理處維護管理後，除加強當地植栽美化以繼續供縣府舉辦春秋二祭外，並清理周邊土地權屬、修復原有登山步道，將該處轉化成居民及遊客可以日常踏青、賞景的好去處，計劃將聯結山下縣政府正整修之古蹟邱良功墓園，並繼續協調金防部研究開放無愧亭（胡璉將軍紀念亭）至太武山公墓間登山步道並向上聯結既有之太武山登山步道，整建一兼具南明（魯王墓、鄭成功觀兵奕棋處）、清代（邱良公墓）、及國共對峙時期（太武公墓、胡璉亭、毋忘在莒勒石）等一連串寓歷史意義又能深度體驗金門原生植栽與特有生態環境的步道空間。

(三) 重視考古遺址保存工作：金門國家公園成立之初，曾連續三年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仲玉教授等合作調查，對於早年文獻所載「復國墩貝塚遺址」進行考證，卻發現復國墩遺址可能已遭新近民宅及海水浴場設施興建所破壞，但另外發現金龜山與浦邊兩處史前遺址。此顯示國內進行重大公私工程時，務必事先做好有關文化資產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以免考古遺址遭受破壞。目前內政部已完成《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劃（第一至第五期）》，刻正廣續辦理第六期普查工作；俟完成後，國內將有一套完整之考古遺址資料，對於都市計劃檢討訂定及重大工程建設之環境影響評估，將有較詳細的資料參考，可大量減少現代化建設與文化資產保存之爭議與困擾。

(四) 加強古蹟保存與都市計劃相互調和：古蹟的保存維護與地方發展是可以相輔相成，並行不

悖的。以往在都市計劃更新或是興建重大工程時，由於欠缺歷史人文意涵，致使都市計劃未能考量古蹟保存，古蹟因未受到充分保護而遭破壞。因此，協調都市計劃單位，重視古蹟保存與都市發展能作整體規劃、相互調和，確為當前古蹟保存重要的課題。

(五) 借重民間力量參與古蹟保存：鼓勵企業界對古蹟認養或由民間團體建立第三人監督管理維護工作，借重民間的力量參與保存工作。

(六) 加強地方政府與私有古蹟所有權互動關係，輔導地方政府積極與私有古蹟所有權人互動與溝通，俾強化其古蹟保存觀念與榮譽感，並加強私有古蹟日常管理維護工作。

(七) 輔導地方政府辦理古蹟參觀活動，加強宣導民眾認識古蹟：舉辦古蹟參觀活動，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所熱衷愛好，對古蹟宣揚頗具正面意義與功能。內政部訂頒《內政部發揚民俗及文物保存補助要點》，鼓勵並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類似活動，以擴大成效。

傲視閩、台各區域的史蹟與文化條件，是金門推動閩南文化成為「文化珍型」、走向「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推力，前提卻必須是文化視野的拓展；「金門要變成一個博物館系統，變成世界遺產，就必須具備一種永續發展的視野，」二〇〇三年底，陳其南到金門作「社區總體營造與世界遺產」專題演講，被問到金門未來的希望，「金門得以立足在這些資產上，不僅只是加以保存而已，而是要力求轉化後的再利用，讓古蹟展現生機，讓傳統開創新意！」

「醒來吧，沈睡中的在地知識分子！」出自陳其南教授的另一句有力。一座處處燕尾與馬背的閩南島鄉。金門，該是喚醒文化自覺、重建土地自信，燕尾向上飛、馬背向前行的時候了。

第四章 原鄉與異鄉

金門的僑鄉文化



離鄉與返鄉

二舅蓋了大房子

古厝依然在秋夜裡沉睡

「你爸每次還鄉

我們總愛在夜裡納涼

剝花生，飲高粱

倦了，就倒在簡陋的庭院裡

醉眼看星星。」

二舅回憶說

「你爸走了？」

二舅一臉茫然

後悔年頭

沒下南洋

古厝沒有夢

院子裡有父親回鄉的

歡樂，在二舅的

記憶裡

寒川〈古厝〉(之二)

一九五五年，九三砲戰後一年，五歲的寒川（呂紀葆）與父親離開金門家鄉，赴南洋發展。二〇〇二年中秋節，五十二歲的寒川，離鄉四十七載後，首度返鄉，回到出生地榜林村，激動之餘，一筆寫下〈古厝〉，又在〈古厝〉之外剖白心情：「風獅爺高聳在碉堡上，它是金門的象徵，猶如魚尾獅在獅城。我不能想像父親每次回鄉，迎面見到這尊風獅爺時會是怎樣的一種心境反應，風獅爺是金門的鎮風驅邪物，可是風獅爺卻改變不了金門人必須離鄉背井的厄運」。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八日，原居印尼，現居澳洲的紐西蘭華文作家協會會長黃乃強（游子），結束了在台北故宮召開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大會後，在六十四歲這天終於返鄉祭祖。在鄉親楊媽輝的陪同下，看到水頭村老宅長滿了雜草、人去樓空，神情激動之餘，忽然想起印尼的童年，有回問及母親老家還有誰在住？「祖厝無人住？草在住！」母親激動的回答聲中，閃動著淚光；〈家鄉的祖厝草在住！〉幻化作黃乃強返鄉的第一首詩。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六日，「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在金門召開，當日遠航的早班機〇五一班次，載回了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王柏林。王老先生是創建山后中堡（今山后民俗村）的王國珍曾孫、王敬祥長孫。一九九〇年三月，日本神戶大學《社會學雜誌》刊載了王柏林的一篇文章〈金門山后鄉王家三代記：一個移民神戶華僑家族的傳記〉，其中一段寫道「：在我腦內縈繞不去的，是想回金門島去拜訪。而台灣當局，對於故鄉金門的參訪，已漸漸開放。照這樣的看來，期待金門會有一點一點慢慢的改進。我的希望是今後有朝一日，能帶著祖母陳善娘的骨灰回到金門島，與祖父王敬祥合葬在一起。而且能去拜訪一下山后鄉的海珠堂，聽說日出聞名的景點極為有名，並且也能順便祭拜一下，說明我是王家第四代，以滿足我小小的心願。」（江柏煒〈迢迢歸鄉路〉，《金門日

報》，二〇〇四年二月六日）。在江柏煒的牽線，黃煌雄委員等人的協助下，日本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館長王柏林終於返鄉，在「閩南文化與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神戶的金門華僑家族〉專題演講，也在族人的陪同下，回到山后中堡祭祖。

寒川、黃乃強、王柏林，一個榜林、一個水頭、一個山后，這些「南洋客」都是從異鄉回到了原鄉。

卻也有更多未曾歸返、終老異鄉的故事。以處處充滿洋樓空間的水頭村為例。赴印尼峇里吧板經商致富的黃輝煌及黃廷富，各別在一九三一年匯一萬餘銀元建得月樓及番仔樓。在印尼從事土產買賣的形成鉅富的蔡開國、蔡清竹叔姪，一九二五年匯銀信予前水頭族人建一中西合璧的兩落大厝。耗資白銀二萬餘元，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落成的金水小學，也是一群旅居印尼峇里吧板的黃嘉平、黃獻量等鄉僑集資建校而來。他們，實現了「衣錦還鄉」，卻失落了「落葉歸根」。

數以萬計的出洋客，在金門的閩南文化、戰地文化之外，又用血淚寫下僑鄉文化。

他們的故事，明末清初，即已開章。

落番下南洋

明朝嘉靖、隆慶以後（一五二二至一五六七年），由於倭寇已經剿滅，海上交通恢復通暢，福建沿海與安南、暹羅、呂宋、婆羅洲、爪哇等地來往頻繁，泉州即為當時對外貿易的大港，金門居民當然也不例外，有不少人遠渡重洋，此由當時已移植島上的南洋產物，如番薯、貝多羅花等，可為佐證。

到了明朝末年，顏思齊、鄭芝龍縱橫海上，金門人來往澎湖、台灣、日本者，絡繹不絕於途。滿清入關後，鄭成功一度占領金門，作為反清復明的軍事據點。後來追隨他東渡台灣的金門移民雖不少，但由於島上連年受到戰火波襲，加上清兵攻占金門、廈門兩島後，進行焚屋毀城，金門島民不甘辮髮投靠清廷，紛紛成群結聚遠避南洋諸邦。這可算是金門人第一次向海外大規模遷徙。

清道光二十二年間（一八四二年），中國海禁大開，位於對面的廈門在鴉片戰爭後，成為五口通商的商埠口岸之一，交通方便，金門島民遠渡南洋謀生者，如過江之鯽。

金門人移民海外的原因，除了避亂外，主要還是為了謀生。金門島上土地貧瘠，風多雨少，居民雖兼業農漁，即使終歲勤勞，猶難足溫飽，每遭旱遇潦，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所以年滿十六、七歲的男子，大多相率離鄉，遠渡重洋，另謀出路。

關於金門人大量移民南洋的背景因素，洪乾祐在《閩南語考釋：附金門話考釋》（一九九一，文史哲出版社）一書中，曾以金門話中的「去三兩年仔，就著倒來」及「落番」兩句，有著深刻而生動的剖析。

首先，就「去三兩年仔，就著倒來」，洪乾祐詮釋道：

金門的情形和福建內地相似。從古以來，除讀書人留鄉寄望功名，許多年輕的男人在家種田，雖勉強養活家口，一生都在貧窮的邊緣，所以非到南洋去不可。賺錢所得，寄回家家，或在故鄉蓋起高樓大厝，光耀門楣。當要下南洋時，為減輕負擔，已婚的不敢攜帶家眷。古時相距數千里的水路旅程依賴帆船，後來纔有西洋人的機器船，太平洋上風大浪高，危險大航期長，父母妻孥送到金門著名的古渡「同安渡頭」，面對茫茫的大海，常常是一家人要哭腫眼睛的。不知道今日一別，能否再相見？故行前拜神乞符求保佑是難免的。一去幾年幾十年，極少回來，父母時時盼望家書寄到，以慰老心。年輕的妻子從此空閨獨守，丈夫已有成就也不便搬眷，因古禮教作人媳婦就是要奉侍公

婆、照顧田宅祖墓、養育子女成長的。所以送別時，旁觀的人眾多，風俗保守含蓄，妻子總是掩面哭泣，不好意思和丈夫話別。此情此景，何等悲淒。父母便向兒子說：「去三兩年仔，就著倒來！」意思是訓勉兒子必須下決心吃苦奮鬥，早發財，早榮歸，以光宗耀祖。並不是真的叫兒子兩三年內一定回來，而是一句慣說的勉勵話。

其次，就金門人耳熟能詳，講了幾百年的「落番」一語，洪乾祐也有精闢地闡述：

中國人自古瞧不起文化比自己低的四周異族，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此閩南人叫南洋各地的土著為「番」。金門屬閩南地區，土地貧瘠，住民生活困苦，地理上比較接近土廣人稀、土產豐饒、尚未開發的南洋群島，因此明朝時已有人到南洋謀生。鴉片戰爭之後，清廷不再閉關，但對僑民是採取不禁止也不保護的政策，晚期雖在僑居地設有領事，僑民極少受益。金門人大量湧向南洋，出去時大都受雇給荷蘭、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熱帶作物栽培業當工人，耕作、採收、晾曬胡椒、咖啡、橡膠、煙草等，換取工資。省吃儉用，一面積蓄，一面寄錢回鄉安家。當地的土著習慣懶散，工作不出力；華僑吃苦耐勞，作事勤奮，故深受西洋雇主的歡迎。等待積蓄漸豐，然後辭去工作，自資開店營業。

四百多年來金門人大量移民海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北婆羅洲、印尼等南洋島群，及至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香港、日本等亞洲國度，都有金門人的蹤跡。據各會館的統計，在以南洋為主，一、二代的金門人，超過二十五萬人，新加坡一地就佔了十餘萬人，倍於金門原鄉六萬人口數。金門人已在南洋建立「第二鄉」。

一、新加坡

土地面積六百四十七平方公里，略大於金門的新加坡，總人口數四百萬餘人，其中不包含三、

四代的金門僑民就佔了十萬多人，致金門鄉社四處林立，包括金門會館、浯江公會等大大小小的鄉社高達三十五處之多。

商業上的吸引力，新加坡在十七世紀成了金門人出鄉關、赴南洋的第一站。金門人遠渡南洋，來到新加坡應肇始於一五七二年間，迄今已達四百餘載。選擇出走的理由，按《金門日報》前總編輯、現文化中心主任李錫隆所著的《金門島地風采》一書所歸納的四個原因為：一、清朝初年，鄉人不甘辮髮事仇，遠避南洋，赴新加坡者多；二、道光年間，海禁大開，廈門為五口通商，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前往南洋的鄉人，多如過江之鯽；三、同治年間，金門災害頻仍，連年荒欠，鄉人南渡海外者甚多；四、民國六年至十八年，南洋群島商業如日中天，鄉人相率前往創業謀生，人數甚多。

從新加坡口述歷史館及國家檔案館所保存的文獻得知，具金門血統，一八三九年在福建出生的陳泰（陳清泰），十餘歲時隨父母南來新加坡，一八七九年四十歲的陳泰和鄉人張友、黃文元合股購得一艘重一〇三噸，取名「金耀興」的輪船，一八八二年，他成了「金耀興」號的唯一船主。陳泰因向清朝政府捐了一大筆錢，而被封為「中憲大夫」和「通奉大夫」。陳泰與金門的關係密切聯結，始於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和多位鄉人在新加坡建「浯江孚濟廟」，及今新加坡金門會館前身，陳泰是八位創辦董事之一。

金門人南來新加坡縱有四百多年歷史。但能夠追溯的「古人」中，也僅限於一百五十多年來的人物，陳泰之外，尚有李仕捷、黃良檀、陳芳坑、黃安基、陳芳歲等人。李仕捷為西山前人，清道光年間來到新加坡經商，清光緒二年向當地政府申請建廟，以故里孚濟廟為名。清咸豐年間，後浦頭人黃良檀遊荷屬壇仔坡低，荷官以該地所產鹽田歸其專賣，設鹽公司，通商往來於峇眼、曼加麗、石瑪叮宜等埠，專收鹽利。湖前人陳芳坑，清同治年間來到新加坡，與英商貿易，初在小坡開

洋行，再設機器場、船號，擁資數百萬，是英政府殖民新加坡時少見的華人殷商。後浦頭人黃良檀公子黃安基，一九一四年出任新加坡金門會館總理時，與湖前人陳芳歲等百餘人，共同倡議，促成金門正式設立縣治。陳坑人陳景蘭，清末遠渡南洋，發跡於荷印勿里洞和新加坡，一九二二年籌設金門輪船公司，川行於金廈。

金門水師官兵移防台灣，早期在台灣安平、鹿港、艋舺等地建有「金門館」，該館除作為「班兵伙館」（卓克華考據），另在於奉祀金門的守護神蘇王爺，這種「人神共處一室」的會館，有別於在台灣或海外的各種同鄉會所。在新加坡，也有一座歷史悠久的金門館，奉祀的雖不是蘇王爺，卻也是金門島上的神明「開悟恩主」陳淵，新加坡金門會館的前身喚作「孚濟廟」。

建於清光緒的新加坡金門館，最早位於士敏街，一九八六年初再遷移至新加坡慶利七十二號，為一棟三層樓格局的現代化大廈。

迄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新加坡金門會館，從《新加坡浯江孚濟廟碑記》文字記載可見金門僑民的一段移民史。

二、馬來西亞

清道光，古寧頭人李煌即率先移民來面積三十二萬平方公里的馬來半島，南渡雪蘭莪吧生坡，以操舟為業。李煌因購得軍需品供應蘇丹，協助平亂，獲蘇丹頒贈勳章，並以禮相待，使金門移民在華夷雜處的混沌社會，得以相安無事，奠下金門移民勢力在大馬壯大的基礎。

如果說，「估俚間」（舢舨同業組織）及「九八行」（土產出入口商號）是新加坡金門商族勢力凝聚的一大特色；那麼，「金」字商號則是馬來西亞金門商族的有力圖記。馬來半島有五萬餘金門人；所經營，其中多集中在吧生坡的商號中，多慣用「金」字命名，藉以直接說明是金門人開的店

或公司。金僑的原鄉情，也盡鏤刻在「金」字商號中。

回溯金門人移民馬來半島一百五十餘年來，在吧生地，著名的「金」字號就有李朝第的「金長發」、楊誠財的「金合記」、葉漢水的「金振和」及陳金杯的「金聯發」等。

祖籍古寧頭北山的李朝第，先是選擇菲律賓為移民的第一站，旅菲兩年後，因思鄉情怯，折回金門，開了家金怡義的雜貨店。一九三七年再南渡馬來半島，落腳於吧生坡，任金長發枋廊書記，學得商務經營竅門，他才脫離金長發，於一九六六年自創金怡成有限公司及金洲火鋸有限公司等，從小規模的「金」字號出發，遂又拓展出李朝第實業有限公司、東方金融有限公司、有利磚廠有限公司、錫礦有限公司及丁加奴藤場有限公司等龐大事業體，李朝第也擔任過吧生雪蘭莪金門會館主席。

出生於金寧湖下的楊誠財，父親出洋，在祖母的撫養下成長。和大多數準備南渡的鄉人一般，楊誠財在家鄉新婚不久，就隻身一人遠渡重洋來到馬來半島的柔佛州峇都巴轄，投靠其母舅陳烈，在母舅的雜貨舖當學徒，有了點積蓄，才自行開了家金合和的店面，直到有了父親的消息後，楊誠財又趕到吧生坡的直落先弄與父親會合，父子倆在那裡經營起金順利雜貨店，後改營金合記羅厘運輸業。楊誠財也是靠「金」字號起家，再擴充出楊金記五金店、聯記炭窯公司及楊金記木炭廠等關係事業，搖身一變成了大馬的木炭業鉅子，並榮獲雪蘭莪蘇丹殿下封賜勳銜及彭亨蘇丹殿下封賜太平局紳勳銜。

一八九六年出生於金城庵前村的葉漢水，母親早逝，父親負笈南洋，在叔父嬸母的扶養下撐過了童年歲月。十六歲時，葉漢水決定走一段萬里尋親路，渡海來到馬來半島，在吧生坡找到父親後，葉漢水於親族所經營的金合發商行掌理火柴產銷業務，一九二一年抽離出金合發，自創金振發，專營長柴地基，一九二九年創金振發和枋廊，從此，擴營火柴事業，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

的短短四年間，葉漢水所屬的金振和火鋸連開一、二、三廠，分別位於武吉增江、直落八碑及那美士，並廣植膠園千餘畝，成了大馬木材巨擘。

出生於金沙洋山社的陳金杯，弱冠之年遠渡馬來半島，經營店面生意開始，一九二一年創金聯發，專營長柴、火柴、地基柴，打下事業根基後，陳金杯火鋸廠應運而生，在述網埠設第一廠，又在雙溪拉弄開第二廠，為紀念出生地，一九六〇年，陳金杯臨終之前，把事業體統一命名為金源發火鋸有限公司。

以「金」字號崛起於大馬的李朝第、楊誠財、葉漢水、陳金杯等商族，都已先後作古，他們飲水思源，結合鄉情與商情的「金」字號，卻已然根植於馬來半島。

三、印尼

印尼，位於赤道以南，由一萬八千多個島嶼組成，土地總面積一九二萬平方公里，人口數二億餘人，華裔人口佔五百萬人，金僑萬餘人。

金門人遷居印尼各群島，文獻記載始於清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因清廷海禁解除，大量金門移民湧向東南亞各域；民國以後，來到明顯排華政策的印尼金門人在比例上少於新加坡，致印尼出現第一個金門同鄉會遲至一九三九年，且初期參加的會員僅三十人而已，此後又陸續發展出「印尼金門會館」（一九五三年）、「印尼金門互助基金會」（一九八六年）兩大印尼本島主要鄉社組織。印尼其他島嶼還有「印尼泗水金門同鄉會」、「印尼三馬林達金門同鄉會」、「印尼峇里吧板金門同鄉會」。

金門鄉社，在雅加達金門館存在之前，僅能寄身在印尼僑聯總會及雅加達福建會館，之後，又有一些區域性的金門鄉社零星分佈，包括棉蘭金廈同鄉會、峇眼亞比金門會館、北干峇汝金門同益



社、峇里吧板金門會館、峇里吧板金僑商會、峇里吧板金水同鄉會、三馬林達金門工會、高踏峇汝浯江會所等；乍看之下，印尼金門鄉社林立，實則多在印尼動盪的政局下存活不久，多必須與其他福建籍人士的會館，像南安會館、永春會館、玉融工會等相互連結，彼此守望相助，共同度過一段鄉事不彰的黑暗期。有組織粗具規模的印尼金門互助基金會，成立時間雖短，卻已是金門人在失去同鄉會館精神依託二十七年之後，才又重新塑造的鄉情會所，對散落在印尼島群的金僑而言，自有一番鄉情意義。

四、汶萊

歷史上，隋唐稱「渤尼」的汶萊古國，曾扮演了向中國朝聖稱臣的角色，宋、元兩朝，汶萊也作為中國和東南亞的貿易集散地。十五世紀化身成為回教王國，由蘇丹統治。十六世紀初葉，汶萊逐漸顯現了自己的國力，一度征服了婆羅洲和馬來亞部分島群，不再作歸順國。十六世紀末葉，以英國、荷蘭、葡萄牙等為首的外國勢力入侵，汶萊國力由盛而衰，一八八八年拱手成了英屬殖民地，至一九八四年才宣佈獨立。

面積五七七〇平方公里的汶萊，人口數三十五萬，卻擁有四萬金門人，幾乎是另一個「金門島」（金門本島現有人口數也僅六萬人之譜）。汶萊和金門的關係始於一八三五年，列嶼后宅村的張芬等族親集體遷居汶萊，此後近一百六十年間，持續有金門人落戶於汶萊島，但仍以烈嶼鄉人為最，在汶萊金僑中，烈嶼鄉人超過四分之三，另有後浦、榜林等地姓族遷來。

汶萊盛產石油，排名全球第七位，石油帶動了汶萊各種產業的發展，成為富庶之國。金門人勤奮、肯拚能衝的性格，在汶萊產業佔盡優勢，歷年來產生了極可觀的殷商。在各行業及民間社團表現傑出的人士亦可觀。他們也是推動汶萊建國的功臣。

一九一八年，歲次戊午端月十五日，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的漳枝路，鄉僑建了一座騰雲殿，初名寺，一九六一年，歲次辛丑年遷建，改寺為殿。近一世紀載來，騰雲殿迭經三次修建，每一次都有旅汶金門人熱烈參與，像納閩坡、林夢坡等邑商無不大力獻出金條，或作芬捐、白米捐、香油捐。第二次重建委員會委員包括了烈嶼旅汶富商林德甫，出任過騰雲殿第九屆董事會董事長。歲次丙寅年三度重修時，除鋪砌義大利花崗石，亦邀請烈嶼籍名畫師林天助以中國戲劇小說古裝人物為內涵進行彩繪，騰雲殿得以有新的視覺震撼，也注入了原鄉鄉情。

五、菲律賓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六日，旅居菲律賓的金僑王金涯等一行三十九人組團回到久違的金門家鄉探訪，成了金門解嚴初，規模最大的一支東南亞返鄉團。金門人在菲律賓的故事，也再次被記得。

金門人客居東南亞地帶，分佈最廣的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與汶萊，總人數超過二十萬人，面積三十萬平方公里，人口八千萬的菲律賓的金門人分佈較少約五千餘人。值得玩味的是，由七千一百個島嶼組成的菲律賓，該島的依里岸市共有一千一百多位華人，金門人就佔了一千人，自成「金門部落」生活文化特性。

金門人移民菲律賓。因缺乏史料可考，迄無正確年代記載，一般推測應在十九世紀末葉。菲律賓各島上的金門人以經商為主，且活躍於各商社，另一種聯繫菲僑鄉情活動的是同鄉組織，目前菲律賓同鄉會有旅菲南島金門同鄉會、棉蘭佬金門同鄉會等處。

菲律賓島上的金門人以古寧頭、珠山、後浦遷來居多數。

菲律賓島上的金僑人總數雖不及其他南洋群島，卻極熱中參與各種工商社會活動，對鄉社及文教工作的投入也頗積極。菲律賓由眾多小島連綴而成，盜匪猖獗，謀生不易，在斯島落地生根，要

有異於常人的勇氣，惡劣的生存環境下，仍造就了不少豪門之家，像菲律賓賓南島的卡加淵底澳洛市的林長庚於十九世紀末從金門後浦頭遷居菲島，一家誕生了林克凱、林克強、林克山、林高茂等南島鉅商，且多方捐獻菲國農村校舍十多所，用以興學，對菲華教育貢獻很大，也寫下金門人在菲島的發跡傳奇。

六、中南半島

中南半島地處中國以南，包含了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度。散居在中南半島的金僑，其中越南一地約兩千餘人。一九七五年越南、高棉相繼淪入共黨之手，越、高金僑亦多相率逃亡，也有改往北美洲發展者，致該地金僑資料殘缺不全，查證困難。至於寮國、柬埔寨、緬甸的金僑屬零星分佈，約千餘人。

中南半島國度中，華人聚居，屬越南與緬甸。唐高宗在越南設安南都護府，越南因而被喚作安南，且越南北邊與中國的粵、桂、滇三省份接壤，與中國唇齒相依，往來密切，歷代均為中國藩屬，迄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淪為法屬殖民地後，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才逐漸斷層、疏遠。

華僑移民越南，可推溯至明末清初，明室不保，數遺軍南渡入越，於斯建立明鄉會館。在西貢河與中國河南岸發跡，部分金僑亦追隨福、泉、漳、潮、廣、瓊、徽各府人士在越南建立七府公所，該公所於一九五四年改為中華理事總會，後又發展出福建會館、漳泉二府會館，金僑也多數加入這些會館。迄一九七〇年，「金門旅越同鄉會」成立，同時在西貢興建一座「金門牧馬侯祠」作為同鄉會館。

位於中南半島西部的緬甸，東北與雲南邊界犬牙交錯，漢和帝時屬中國附庸，清朝末葉為英人併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緬甸始獲獨立。金門人移民緬甸，多數是清末由泰國、馬來西亞轉入，

以仰光為主要聚集地，其次為望賴、勃生、毛淡棉、東吁、直塘、瓦成、葛禮瓦等處。

一九四六年，緬甸有福建同鄉會，鄉人多以此會所為鄉訊託付所在；一九六二年，「緬甸金門同鄉會」正式發起成立，金僑才有一個真正的同鄉會所。

中南半島的金門人，多經營工商事業，行業遍及土產、漁業、食油、橡膠、布料、建築、電器等，其中越南因氣候溫暖，物產豐饒，為全球三大米倉之一，金僑亦多從事食米業買賣。緬甸一地，最具規模的一家火柴廠，則是由金門塔后人陳廷捷所經營；頗負盛名的華僑公學及華夏學校，係金門人許太白所創辦。

七、泰國

泰國原稱暹羅，面積五十一萬平方公里，位於中南半島中央地帶，人口六千餘萬。屬熱帶性氣候，物產豐富，稻米為主要生產作物，首都曼谷為世界三大米市之一，另外盛產椰子和樹膠。

宋朝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年）開始，中國與泰國的門戶打通，中國人不乏移民泰境者，多分佈於曼谷、泰南、清邁、宋卡和曼谷等地。

金門人何時移入泰國，缺乏史料記載，一般推測應是在十九世紀末葉南洋移民熱潮結束之際，部分鄉人轉移入泰國謀生。迄今沒有金門同鄉會組織，在泰國的金僑人口數無從完整調查，從該地的福建會館找線索，粗估在千餘人之譜。

泰國境內的曼谷、合艾、董里府等地均建有福建會館，汶水頭人黃景瓜曾任泰京福建會館主席。另在泰南素叻府萬崙埠內有一座順福宮，係金門後浦東門人氏許東昇由金門城厲王爺分爐而建，距今一世紀。順福宮在民國初年一度遭回祿之災，許東昇的兒子許嘉文再予重建，許嘉文和安歧人吳炳煌都擔任過素叻府福建會館的理事長，順福宮與福建會館是金僑唯一能夠託付鄉心的所

在。

金門人在泰國幾乎都是從事商業活動，活躍於泰國政經社會者，早期有黃景瓜、許東昇，近期有曾任亞東關係協會駐泰秘書李金塔等人。

八、日本

日本、中國毗鄰，自古以來交往頻仍，明嘉靖年間中國海域出沒的倭寇，即來自日本的海寇。明末清初，明鄭以金門廈門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清兵攻入金、廈二島，義民不甘清帝統治，開始漂流海外，其中不乏移民向面積三十七萬平方公里的日本謀生。

明朝末年，日本元和年間，日本長崎境內發生著名的基督教與天主教之亂；華僑不願捲入這場宗教流派之爭，多自建佛廟，蘇浙及北方人興建福壽寺、廣東人建聖福寺、福州人建崇福寺、涪漳泉人建福濟寺，在日本合稱為四大唐寺。這四大僑團，後來多發展成商務局會及鄉社組織。

千餘金僑在日本僑務參予過程裡，扮演以小搏大的角色。始於清道光年間，金門新頭人陳發興在長崎建造了八閩會館後，首任主席陳世望亦是金門人（陳興發之長子），另外，陳世科則擔任神戶商務總會的董事主席。

清末民初，在日本僑社膺任要職，還包括山后人王國珍擔任神戶閩越會館總理及商會總理，山后人王重山及英坑人黃進勝也先後擔任福建公所理事長，古崗的董運籌、英坑的黃信堅則分別出任福建公所秘書及董事，另有山后的王奕金擔任神戶華僑公會董事，當時金門人極活躍於日本社會。

金門人移民日本始於明末清初，亦對日本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卻又在日本逐一顯露出侵華的野心後，移日浪潮倏然而止。

受日本侵華的影響，當今落戶於日本的金門人多為其先人於清初隨移民浪潮所留存的根源。民

國以後，罕有金門人移往。金門人在日本，分佈於東京、大阪、神戶及長崎等地，多數從事商業活動，行業包括金融、貿易、航運及林業等。

歷來旅日金僑名單中，可以發現金沙山后村王氏族人佔了一大部分。明治年間，王明玉和王敬祥父子在孫中山先生逃亡日本時，成功掩護並協助其革命。孫中山先生並委任王敬祥為中華革命黨神戶大阪支部長，致山后王家在日聲名大噪。王敬祥除出資助建晉江至安海公路，並在家鄉大手筆興建「山后厝」安頓其族人。目前王家在日本的產業，由族人王柏林掌管，王柏林現任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館長，曾在下山手路經營一家損害保險代理店，亦擔任中華同文學校的副理事長，華僑子弟，都可以進入這所涵蓋小學到中學，同時傳授中日兩國語文的學府，使中華同文學校畢業生能直接進入日本的高等學校。王氏家族對日本社會及華僑教育的貢獻迄今未衰。

旅日金僑早期透過福濟寺、八閩會館及福建會館來聯繫鄉誼，近年成立有「日本金門同鄉會」，會員雖不多，卻已使得金僑建立一座鄉心託付會所。

洋樓空間打造僑鄉文化

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號稱「不平等」條約，迫使廈門開港、五口通商，也開啟了中國與西方殖民地南洋的貿易往來；一八七〇年代的清同治年間，閩南一帶發生罕見的大旱，稻穀雜糧嚴重歉收，金門遽增的人口與生產量遞減，供需失衡，導致過剩的勞力紛取道赴南洋謀生，歷史記載當時的鄉僑已高達十餘萬人之譜。

幾乎戶戶、村村有人遠征南洋或鄰近國度，艱苦打拼、奮鬥有成後，一九八〇年代起，僑匯集

成龐大的經濟體，金門的道路、學堂、宗祠，甚至公廁的修築、打造，都少不了僑匯，接續是民居建築，也開始有僑匯的灌注。

洪乾祐《金門話考釋》中，亦有著對「僑匯」與僑鄉建築的描述：

金門人在南洋經商致富後，有搬遷家眷去團聚，有就地娶華僑或土著女子成家的，有匯款故鄉建築洋式樓房或舊式大屋，都能夠光耀門楣，庇子蔭孫。古來金門的富僑當推水頭鄉二位姓黃的，清末時期各擁有資財號稱「百萬」，故事流傳百年之久。那時的百萬墨西哥洋銀，相當於今天的新台幣六十億，在百年前的農業社會是天文數字。所以「落番」一詞，就是「下南洋」，在金門是講了幾百年的話，但從今以後逐漸成為歷史名詞。

僑匯形成了閩南獨特的僑鄉文化，表現在建築空間。劉浩然在《閩南僑鄉風情錄》（一九九八，香港閩南人出版公司）寫道：

閩南僑鄉一帶住宅建築，從其用材、結構，形式以及規制格局等方面，有著濃厚傳統風俗影響的遺跡，同時有受當地建築材料所致約所影響，至於房屋的佈局及風格等方面，因閩南對外交通貿易發展甚早，中外人員往來頻繁，所以多少受著外來建築思想的滲透和影響，凡此種種，形成閩南僑鄉住宅建築諸多方面的特點，同時也相應地流行起一些相關的儀俗。

劉浩然的「多少受著外來建築思想的滲透和影響」，在金門的「洋樓」身上，發揮到極致。

畢業於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的徐志仁，在《金門洋樓建築》（《金門學叢刊》KM017，一九九九年，金門縣政府）一書中，概述「金門洋樓是早期金門僑鄉赴洋發展，賺取僑匯，進而對僑鄉聚落空間所做的一種空間改造行動」；又緒論「金門洋樓，是一種結合了南洋殖民樣式與閩南傳統民居的中西合併樣式建築。海外金門鄉僑基於『光宗耀祖、衣錦返鄉』的心態，透過僑匯回饋金門僑鄉

的一種空間構築行為。這種藉由僑匯所進行的聚落空間改造，其影響是多面向的，還蓋住宅、學堂、槍樓、祠堂、教堂等」。

一九九二年八月至一九九四年四月，徐志仁走訪，調查、統計出「金門洋樓現況」，包括金城鎮四十七棟、金寧鄉十二棟、金沙鎮五十三棟、金湖鎮十二棟、烈嶼鄉八棟，總計一百三十二棟。就這些洋樓群的座落位置、堂號、興建年代、高度、建築類型及用途，列出簡表如下：

表：金門洋樓現況簡表

編號	行政區	座落位置	堂號	興建年代	高度	建築類型	用途
1	金城鎮	珠浦東路13號後	？	？	二	五腳氣洋樓	住家
2	金城鎮	珠浦東路43號	西河衍派	一九三八年	二	三塌壽洋樓	住家
3	金城鎮	珠浦東路44號	穎川衍派	一九三三年	二	出龜洋樓+後落	住家
4	金城鎮	珠浦北路30號	？	一九三四年	二	五腳氣洋樓	教堂
5	金城鎮	民族路66號	弘農衍派	百餘年？	二	五腳氣洋樓	已拆
6	金城鎮	民族路180巷18號	？	約一九三六年	二	五腳氣洋樓+二樺頭	住宅
7	金城鎮	民族路180巷20號	高陽衍派	約一九三五年	二	五腳氣洋樓+二樺頭	住宅
8	金城鎮	民族路210巷12號	廬江衍派	一九二〇年？	二	五腳氣洋樓+左突歸	住宅

28	金城鎮	大古崗 94 號	豸龍衍派	一九三八年	二	五腳氣洋樓+後落	空屋
27	金城鎮	大古崗 93 號	豸龍衍派	一九三八年	二	前迴向+三塌壽洋樓	住家
26	金城鎮	大古崗 92 號	豸龍衍派	一九三八年	二	三塌壽洋樓	空屋
25	金城鎮	大古崗 69 號	豸龍衍派	一九三三年	二	前迴向+三塌壽洋樓+後落	住家
24	金城鎮	大古崗 54 號 古岡學校	豸龍衍派	?	二	五腳氣洋樓	空屋
23	金城鎮	珠山 82 號	河東衍派	一九二八年	二	前迴向+五腳氣洋樓+更樓	空屋
22	金城鎮	珠山 43 號	河東衍派	晚於一九二八年	二	一落二樑頭+左護龍番仔厝	住家
21	金城鎮	珠山 31 號	河東衍派	一九三〇年	二	雙落大厝(前落塔樓)+左護龍	住家
20	金城鎮	珠山 28 號	河東衍派	一九三〇年~	二	(一落四樑頭)+右護龍塔樓	空屋
19	金城鎮	珠山 7 號	河東衍派	一九三一年	二	五腳氣洋樓+後落	空屋
18	金城鎮	歐厝 50 號(順天商店)	渤海衍派	一九一六年	二	五腳氣洋樓	店面
17	金城鎮	浴井 4 號	延陵衍派	一九三一年		雙落大厝+左護龍塔樓	空屋
16	金城鎮	庵前 37 號	渤海衍派	一九二一年左右	二	五腳氣洋樓	炊食
15	金城鎮	吳厝 2 號	延陵衍派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	大九架番仔厝	住家
14	金城鎮	模範街 1~40 號	?	一九二四年	二	五腳氣洋樓	住家
13	金城鎮	浯江街 53 號 浯江中心	南洋衍派	一九二一年左右	二	出龜洋樓+後落	旅館
12	金城鎮	光前路 43 號	弘農衍派	一九二〇~三〇年	二	五腳氣洋樓	倉庫
11	金城鎮	光前路 29 巷 5 號	穎川衍派	一九三三~三五年	二	出龜洋樓+雙護龍	旅館
10	金城鎮	民族路 266 巷 7 號	高陽衍派	約一九一二年?	二	?塌壽洋樓	住宅
9	金城鎮	民族路 214 號	高陽衍派	一八九三年	二	雙落大厝(前落塔樓)+左突歸	住宅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金寧鄉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金城鎮
下埔下9號	後豐港7號	水頭？號	水頭？號	水頭金水國校	水頭得月樓	水頭143號	水頭74號	水頭63號蔡宅	水頭49號	水頭44號	水頭42號	水頭39號	水頭38號	水頭32、34號	水頭6號卓齋	水頭4、5號	金門城148號	金門城36號	金門城35號
廬江衍派	敦煌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榮陽衍派	紫雲衍派	濟陽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穎川衍派	穎川衍派
一九二四年	一九三七年左右	早於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二月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六年左右	一九三五年左右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三年	一九三四～三五年	一九三四～三五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四～三五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二一年前後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三七年
二	一	一	一	一	四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五腳氣洋樓+二樓頭	大九架番仔厝	大九架番仔厝	三塌壽洋樓	一(回字型)	檜樓	大九架番仔厝+四樓頭	大九架番仔厝	雙落大厝+右護龍塔樓	(一)落四樓頭+左護龍塔樓	三塌壽洋樓+右護龍	三塌壽洋樓	一落二樓頭+左護龍塔樓	大九架番仔厝	大九架番仔厝+左迴向+檜樓	大九架番仔厝	雙落大厝+右護龍塔樓	出龜洋樓+尾二樓頭	一落四樓頭+左護龍塔樓	五腳氣洋樓
住家	餐廳	空屋	空屋	空屋	空屋	住家	住家	住家	空屋	空屋	空屋	焚毀	空屋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空屋	空屋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	49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金寧鄉
浦邊 74 號	浦邊 35 號左側	浦邊 35 號	浦邊 28 號	浦邊 22 號	浦邊 18 號右側	浦邊 15 號	斗門 2 號	中蘭 23 號	上后垵 34 號	昔果山 25 號	下堡 87 號	下堡 3 號	北山 1735 號	北山入口	南山 36 號	湖下 86、87 號	湖下 46 號	湖下 45 號	湖下 44 號
廬江衍派	廬江衍派	廬江衍派	廬江衍派	廬江衍派	廉溪衍派	廉溪衍派	穎川衍派	太原衍派	西河衍派	延陵衍派	六桂衍派	六桂衍派	隴西衍派	隴西衍派	隴西衍派	弘農衍派	弘農衍派	弘農衍派	弘農衍派
一九二四年	?	一九二四、二五年	一九二四、二五年	一九二四年	?	?	一九四六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四七、四八年	一九二一、三三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三一年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落四樑頭+左護龍塔樓	五腳氣洋樓	洋樓(二廳四房)	五腳氣洋樓+後落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二樑頭	雙落大厝(前落左右側建塔樓)	五腳氣洋樓+二樑頭	一落四樑頭+左護龍塔樓	五腳氣洋樓+二樑頭	大九架番仔厝	出龜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	五腳氣洋樓	雙落大厝+左護龍塔樓	前迴向+出龜洋樓+後落	雙腳大厝+左突歸塔樓	五腳氣洋樓+後落	五腳氣洋樓+後落	五腳氣洋樓+後落
住家	空屋	空屋	住家	住家	空屋	空屋	住家	空屋	空屋	住家	住家	住家	空屋	空屋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69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洋山37號	洋山8號	英坑23、24號	後水頭12號	後浦頭90號左側	後浦頭90號	後浦頭8號左側	沙美三民路38、42號	沙美信義街11、13號	沙美仁愛街11、13號	沙美勝利路1號左側	沙美鎮公所	后宅4號	后宅1號右側	后宅1號	劉澳21號	劉澳1號	浦邊99號	浦邊89號左側	浦邊89號
清河衍派	清河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紫雲衍派	清河衍派	清河衍派	清河衍派	清河衍派	太原衍派	太原衍派	太原衍派	彭城衍派	廬江衍派	濟陽衍派	廬江衍派	廬江衍派
一九三三～三五年	一九二一～三一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四～三五年	一九二五年後	一九二五年	?	約一九一〇年	晚於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一年左右	一九二〇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五年	約一九四七年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五腳氣洋樓	五腳氣洋樓	一落四樑頭+前迴向塔樓	一落四樑頭+前迴向塔樓	一落四樑頭+右樑頭塔樓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	五腳氣洋樓	五腳氣洋樓	出龜洋樓+後落	五腳氣洋樓+二樑頭	大九架番仔厝	出龜洋樓+後落+左護龍	出龜洋樓+後落	一落四樑頭+左樑頭塔樓(二樑)	五腳氣洋樓+二樑頭	?塌壽洋樓	五腳氣洋樓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空屋	住家	倉庫	住商	空屋	空屋	住家	辦公	住家	空屋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空屋	空屋

108	107	106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89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碧山69號左邊	碧山58號睿友學校	碧山29號左側	碧山14號	東肅13號	東肅12號	東肅11號	西山前29號(蔣姓)	西山前13號	青嶼24號	官澳193號	官澳190號後側	官澳172號	官澳101號	官澳55號	官澳51號	官澳7號	吳坑3號	吳坑1號	洋山57號
穎川衍派	穎川衍派	武功衍派	穎川衍派	古榮衍派	古榮衍派	古榮衍派	樂安衍派	隴西衍派	清河衍派	弘農衍派	弘農衍派	弘農衍派	弘農衍派	隴西衍派	弘農衍派	穎川衍派	榮陽衍派	榮陽衍派	穎川衍派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〇年	一八九〇年左右	一八九〇年左右	一八九〇年左右	一九二七年	晚於一九二七年	一九三二年	?	約一九一二年	一九二一年左右	一九一二~三年	一九三四年夏	一九一二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三〇年~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出龜洋樓+尾二樺頭	一(校舍)	三塌壽洋樓+後落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三塌壽洋樓	一落四樺頭+前迴向塔樓	雙落大厝+左突歸塔樓	前迴向+?塌壽洋樓+右護龍	五腳氣洋樓+二樺頭	五腳氣洋樓+雙護龍塔樓	五腳氣洋樓+二樺頭	五腳氣洋樓+後落	前迴向+五腳氣洋樓+後落	前迴向+五腳氣洋樓	五腳氣洋樓+後落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	三塌壽洋樓+後落
空屋	空屋	空屋	祠堂	空屋	住家	空屋	住家	空屋	住家	空屋	空屋	空屋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空屋

128	127	126	125	124	123	122	121	120	119	118	117	116	115	114	113	112	111	110	109
烈嶼鄉	烈嶼鄉	烈嶼鄉	烈嶼鄉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湖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金沙鎮
西方13號	西方13號	黃厝37號	東林49號	小徑13號	溪邊73號	下湖35號	東村31號旁	湖前24號	山外57號	山外50號	塔后22號	成功槍樓	成功陳景蘭洋樓	成功8號	瓊林126號	東溪2號	大地12號	陽宅祠堂（永昌堂）	陽宅浯陽小學校
西河衍派	西河衍派	敦煌衍派	西河衍派	濟陽衍派	榮陽衍派	河東衍派	河東衍派	穎川衍派	穎川衍派	穎川衍派	穎川衍派	？	穎川衍派	穎川衍派	濟陽衍派	穎川衍派	延陵衍派	穎川衍派	穎川衍派
？	？	一九三三～四三年	一九三一年	約一九三〇年	？	一九四九年	？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〇年	約一九二五年	？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一年左右	一九三八年	約百餘年	約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六年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落四櫺頭＋左突歸塔樓	五腳氣洋樓＋二櫺頭	一落四櫺頭＋右護龍塔樓	三塌壽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櫺頭塔樓	五腳氣洋樓＋前迴向	五腳氣洋樓＋二櫺頭	？	三塌壽洋樓	雙落大厝＋左突歸塔樓	出龜洋樓＋後落	雙落大厝＋後落番仔厝	槍樓	五腳氣洋樓	雙落大厝＋左護龍塔樓	五腳氣洋樓＋後落	前迴向＋三蓋廊＋右護龍塔樓	雙落大厝＋右護龍塔樓	五腳氣洋樓＋前落	五腳氣洋樓（校舍）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空屋	住家	住家	店面	公用	槍樓	空屋	住家	住家	住家	住家	空屋	空屋



132	131	130	129
烈嶼鄉	烈嶼鄉	烈嶼鄉	烈嶼鄉
四維53號	四維22號	東坑51號	青岐122號
豫章衍派	豫章衍派	京兆衍派	敦煌衍派
砲戰以前	?	約百餘年?	一九三三~四三年
二	二	二	二
五腳氣洋樓	五腳氣洋樓	五腳氣洋樓+二樓頭	一落四樓頭+左護龍塔樓
住家	空屋	空屋	空屋

資料來源：徐志仁《金門洋樓建築》（金門縣政府，一九九九）

金門在一八九〇年左右即已出現洋樓建築，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達到最高峰。

一九九四年，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接受文建會的委託，進行《金門與澎湖地區傳統聚落及民宅之調查研究》，分析指出，一九三〇年代以前，金門至少五十個聚落有洋樓建築，總數一百三十一棟以上，其中較多的是水頭十五棟、後浦十四棟、浦邊十棟、官澳七棟，這些洋樓的空間使用絕大多數是民居，計一百二十七棟，佔總數百分之九六·九五；少部分是學堂，計有金水國校、古崗學校、睿友學校、浯陽小學校等四棟；另有槍樓，計水頭得月樓、陳坑槍樓等兩棟；祠堂具洋樓形式者，有陽翟（陽宅）永昌祠堂、碧山陳氏小宗宗祠。

江柏煒在〈親族鄰里相守望，古厝洋樓互生輝：金門傳統聚落與民居之美〉（《金門人文采丰：金門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一九九六）一文寫道：「洋樓的形成，主要是僑民希望用不同的空間語彙表現他們逐漸竄升的社會地位，他們在南洋看到了英、法等殖民者所興建的一些建築，輾轉將設計藍圖、繪製或照片攜回金門，加入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本地的匠師，在一連串的消化及重新理解中，揉合了地方特色，營造了洋樓建築」。

以《『洋樓』：閩粵僑鄉的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論文取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學位，現任教於國立金門技術學院的江柏煒，在〈親族鄰里相守望，古厝洋樓互生輝〉文中，對「橋匯經濟影響下的洋樓建築」，進一步介紹、分析了洋樓的三種形式，包括「二樓式洋樓」、「大九架番仔厝」及「其他類型」。其中以二樓式洋樓為數最多，形式上是正面築有廊道的作法，可進一步分為「五腳氣洋樓」、「出龜洋樓」、「三塌壽洋樓」。「五腳氣」在南洋華人社會稱「五腳基」，在金門至少有六十棟以上；「出龜洋樓」正面外廊中央突出，皆為三至五開間，金門至少有十一棟；「三塌壽洋樓」形式接近「出龜洋樓」，正面外廊兩側有對稱突出，使平面呈『凹』字型，金門至少十四棟以上。「大九架番仔厝」的類型，屬二落大厝修正版，主要是由前落加上「一落二擡頭」的後落所組成，兩進之間有天井，都是一樓高。「其他類型」方面，以「槍樓」為代表的包括女兒牆在內、高一·二六公尺的水頭得月樓及陳坑槍樓，興建之初的功能是以料敵、預警、防禦為主。江柏煒指出「洋樓雖為外來影響下的產物，但其內部空間組織仍受到漢人宗法倫理的制約，如廳堂的安置，甚至在營造風水上亦與傳統民居一樣，必須接受一些禁忌的約束，如『退水』或『退丁』等」。

台北縣藝術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副教授李乾朗，二〇〇三年四月在「台灣世界遺產」講座中，特別介紹了金門的傳統建築與洋樓。他說，金門的民居看似凌亂，箇中卻奧妙無窮。建築方式無論隨著歸鄉僑民引進洋樓概念呈現中西合璧的變遷，或是為增加使用空間所拼組後的新、舊民居錯落，金門每一棟房子的背後——「風水」與「倫理制度」，是一路走來不變的深層意涵，也展現了梳式佈局的建築美感。

《中國時報》駐金門特派員李金生，著有《雞奄山頂談珠山歷史》、《烽火紅樓模範術》、《金門水頭》、《金門聚落映像》等膾炙人口的文史書，在最新一本《金門歷史建築的故事》（二〇〇二，金門縣立文化中心）書中，調查、介紹了十一棟有風格、特色的洋樓（部份資料為作者所加）：

(一) 成功村陳景蘭洋樓：

舊稱「陳坑大洋樓」，建於一九二一年，有延伸活動空間的五腳基外廊，曾是九三砲戰爆發後，金門中學遷校之地。該洋樓恢宏典雅、風華一時，現今乏人管理、岌岌可危。

(二) 前水頭黃廷宙碉樓：

一九三三年農曆十一月初三，前水頭村發生一起大劫案，在印尼經營「忠和合記」商號致富，人稱「黑面富仔」的黃廷宙，其子黃炳和與另外三人遭土匪綁架至內地，並要求高額贖金，當年在珠山發行的《顯影月刊》載「四人被拘禁匪窟百餘日，各方開費需白銀六、七千元之多」，黃廷宙交付贖金，兒子獲釋之後，乃在二落大加蓋一座檜樓，四周都有槍孔，以防禦性建築對抗來襲盜匪。

(三) 前水頭得月樓與中界洋樓群：

建於一九三一年的得月樓，地下一層，地上四層，樓高十一點二六公尺，已成為金門洋樓群體的地標。以「近水樓台先得月」而得名的得月樓，起造人黃輝煌為水頭長房五樹派下十九世，早年因印尼峇里吧板發現石油，隨鄉人前往，而後經商致富，匯白銀一萬二千餘元返鄉興建得月樓和樓旁的番仔厝、前方四十二號的三塌壽洋樓。知名作家公孫嫻（查顯琳）於一九五〇年代駐防金門任砲兵指揮官時，寫了篇〈得月樓〉的小說，有一段現場與文學的細緻、生動描述：「人影閃入樓內，我的情感也像斷了線的風箏，輕輕跌進門檻。這種窮鄉僻壤的島上，很少有這種高樓；而高樓建築的宏偉，放在任何大都市中都不遜色。尤其是頂上數蓋的琉璃瓦，和寬敞的涼台，還有那騎樓，都是用青石洋灰凝成，不止堅固而且高聳，在這一帶村居的矮房中間，巍峨兀立，氣慨真有點

直冲霄漢。但是，它本身若干地方證明，這座樓已瀕臨危運，和金門所有民間建築物一樣，多半都有半個世紀以上的年齡了」、「我想起寫在得月樓壁上的『身在金門何處？心在得月樓頭』兩句不通的句子，我心中如有所失，一遍一遍的背誦著」（公孫嫵《夜襲》，一九六〇，光啟出版社）。

（四）後浦陳詩吟洋樓：

金沙鎮高坑人陳詩吟，一九〇三年先赴新加坡，再轉往印尼，經營進出口生意有成，一九三二年偕珠山社出生的夫人薛賢珍返鄉，在後浦南門的魁星樓旁建造洋樓，房子蓋到一半的翌年，陳詩吟因病辭世，由夫人與姪兒陳文藩合力完成建厝大業，而留下「廿五年賢珍造」的紀念碑石。陳詩吟洋樓建築立面有繁複圖案和西式山頭，柱頭上有吹號的「印度兵」，山頭下方有「憨番扛厝腳」的泥塑作品，裝飾元素大量運用，異國風味濃郁。

（五）後浦許文言洋樓、楊開盤洋樓與鄧長壽洋樓：

在未開放觀光、沒有旅館的軍管時期，這三棟洋樓曾作為來金門勞軍的藝人及差假官兵住宿之地。位於後浦光前路、浯島城隍廟旁的許文言洋樓，是旅居新加坡鄉僑許文言於一九三四年間所建，屬「出龜」式二層樓仔厝，兩旁個加建一樓護龍，現作為金滿樓旅館。位於許文言洋樓後方的楊開盤洋樓，屬五腳基二層番仔樓，是旅居香港鄉僑楊開盤所建，年代與許文言洋樓相當。位於清金門鎮總兵署旁的鄧長壽洋樓，是一白色系、出龜的二層樓仔厝，旅居新加坡鄉僑鄧長壽於一九二一年建造。

（六）山外陳期宰洋樓：

壁面上依稀可見「消滅朱毛」、「軍民團結」等愛國反共精神標語的陳期宰洋樓，立面鐫刻「蕃仔樓」，一旁門樓書「金門」二字，是旅居新加坡鄉僑陳期宰於一九三〇年所興建的出龜大洋樓，戒嚴、軍管時期作為軍方招待所，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蔣中正總統曾於洋樓廣場點、閱官兵。據李昂《施明德前傳》載因為參加「高雄等地軍官學生台灣獨立運動事件」，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在小金門當兵被捕的少尉施明德，被送到大金門「一幢雙層建築的招待所」，住入一約六坪大小的房間，從此「展開施明德一生中二十五年又五個月牢獄囚禁的序幕」。施明德的「一幢雙層建築的招待所」，指的應就是山外陳期宰洋樓。一九九二年戰地政務終止後，陳期宰洋樓搖身一變為「京城天下」、「君臨天下」KTV夜總會，鶯飛燕舞，香氣勾串。

（七）湖下三間樓仔：

金寧鄉湖下村通往慈湖的路上，可觸眼到三間連續彎拱門的五腳基樓仔厝。湖下村楊英舉、楊清庵、楊鴻禮，三位村民於一九四五年合開「金合發公司」，專門經營油坊，又進一步合資造船，載貨來往於金門與廈門、漳州、石碼之間，經商致富後於一九四七年開始興建比鄰而居的三間樓仔厝，卻別於「僑匯」背景的洋樓。三間樓仔厝係聘請福建南安大師傅陳南山及金門在地工匠楊家作等人興造，所需石材、木料、磚料，均由楊氏自家船隻前往石碼載運。一九四九年國軍進駐，青年軍一度占用湖下村三間樓仔。

（八）北山古洋樓：

古寧頭人李金魚赴菲律賓馬尼拉經營椰子貿易有成，一九二八年返鄉在北山老家建雙層大洋樓，由南安師傅與本地工匠、土木師合力興造。一九三七年日據金門，李金魚在「走日本」逃難浪

潮中回到菲律賓僑居地，老母與弟媳卻堅持留守古洋樓。一九四九年古寧頭戰役，北山古洋樓遭登陸共軍占據為指揮所，國、共兩軍爆發激烈槍戰，槍林彈雨的烙印仍清晰可見，二〇〇二年北山古洋樓主人李再添與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達成維修協議，屋主同意給該處三十年建物使用權，讓島民、遊客能長期見證國院登陸殲滅戰的歷史現場。

（九）珠山薛永南兄弟洋樓：

位於金城鎮古崗村和東沙村之間的珠山村俗名「山仔兜」，一九二八年雞奄山下闢建珠山公園，在公園巨石鐫刻「珠山」二字。珠山公園建成的同一年，珠山村旅居菲律賓僑鄉薛永南、薛福緣、薛永浪三兄弟，薛福緣為首，以三兄弟名義在龜山麓建造這座大洋樓，三月十九日開工，同年九月底即建成，一九三四年又在大樓後方原本只是一道圍牆處增建二層「更樓」，用以防患日益猖獗的盜匪。一九九七年，珠山是全國社區總體營造的聚落之一，重現珠山風華歲月；二〇〇〇年五月三十日，監察委員黃煌雄全省走透透作「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來到珠山巡查，之後在調查報告書肯定珠山「：是金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第一村，曾經名噪一時，居民『用心和雙手』全力參與及投入各項活動，復古的『珠山燈節』，全村總動員打掃：佈置牌樓、花台、炮燈、宗祠精心佈置成花燈展示館，及珠山公園綠美化、上雞奄山為花草澆水，村民薛少樓老師願意提供具有歷史文化指標的文化資產——薛永南洋樓給金門縣政府，供做地方文化活動空間（建於民國十七年，八十九年已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予以整修及規劃）等等，可見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已在當地發酵且烙印」（監察委員黃煌雄、郭石吉、林時機《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二〇〇一，遠流出版公司）。

（十）古崗村董允耀洋樓：

位於金門島西、金城鎮的古崗村是一歷史性的聚落，南明監國魯王朱以海、進士隱士董鵬先等都曾寓居於此，延平郡王鄭成功夫人董氏西娘亦古崗人，一九六三年建朱璧輝煌的宮殿式建築古崗樓於古崗湖畔作為蔣中正總統行館。當今拍有《單打雙不打》、《解放戰地》等紀錄片的知名導演董振良，也是古崗人，曾於二〇〇三年中秋節回到古崗村舉辦「一種凝視——金門影展」，著名詩人鄭愁予還特別蒞臨頒贈電影獎座。聚居董氏的血緣聚落古崗村，在雙峰巖宮下有一幢興建於一九三三年的白色系大洋樓，為三塌壽的番仔樓，前方另有一樓的迴向及人字脊的二導水「龜頂」屋頂，洋樓主體的大門和後門各加裝一道防盜的「輪錢門」。洋樓的主人董允耀十多歲時先是在家鄉賣豆腐，後跟隨家人赴印尼泗水做小工起家，再與人合夥經營船行，累積財富後匯錢回家蓋洋樓。氣勢宏偉的董允耀洋樓，是金門早期的洋樓代表作之一，戰地政務時期曾為「成功隊」蛙人部隊借住過，也在冷戰砲擊時挨過多次共軍砲火。

（十一）浦邊村碧月軒洋樓與何詠大洋樓：

西半島的金城水頭村是洋樓聚集地，多達十五棟；東半島則以金沙浦邊村最多，計有十棟。浦邊村門牌三十五號的「碧月軒」、二十八號的「何詠大洋樓」，各擁地號而居，也各擁一段兄弟出洋故事。碧月軒的主人何懷與大洋樓的主人何詠，是一對兄弟，兄弟同行赴呂宋島謀生，經營餅干、布行生意，成就事業後，何懷於一九二四年間匯款白銀七千元建碧月軒，何詠則是連同討媳婦的錢在內，以白銀一萬三千六百元建一閩南二落大厝洋樓，而當年大師傅的工資也不過一天白銀一、二元。建成後的洋樓，其中一棟題刻「大夫第」，係前清先祖捐官後興建，另一棟堂號「廬江衍派」，向子孫交代何氏的發源。兩棟兄弟洋樓，在戰地也免不了被「軍管」的命運，有長時間被阿兵哥借用。

從李金生《金門歷史建築的故事》所列舉的十一處洋樓空間與故事，不難看到僑匯興盛時期下的金門洋樓，格局多元、內涵豐富，「僑鄉文化」因而有了具體表徵。

一九四九年兩岸隔絕後，也隔斷了「僑匯」，中斷了金門人的經濟來源主脈及洋樓空間的持續。

胡璉《金門憶舊》刻繪出「僑匯」斷層的金門社會面：

民國三十九年底到民國四十年初，正是金門兵荒馬亂，攻守難測的時候，戰地指揮官一心一意的注視敵情，整備戰力，根本談不到關心民瘼，造福地方。有一天政工人員報告說：「幾個老年男女上吊死了。」初以為是軍紀有關，下令徹查，結果是僑匯未到，無以為生，乃厭世自殺。不能不問，乃查根由。原來金門僑匯，向由廈門轉來，現在廈門淪落，勢必經由香港；香港到金門，匯兌不通，必須經由台北轉匯。這一個新的系統，一刻建立不成，僑人匯款到港，便託在港親友設法轉交金門。這些人良莠不齊，利用混亂時機，把受託人之款轉入高利貸途徑。亦有由港走入地下錢莊，而台北的錢莊無法流通到金門。因而僑信已到，僑匯卻無法到僑眷手中，尤其舊曆年關，告貸無門，飢寒交迫，所以自尋短見。金門防衛部和福建省政府乃向台北發出請求，希望解決此一重要問題。中央政府俯允了，而且也訂出辦法，以利僑匯，可是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進而深入調查，發現還有比率問題。原來當時通貨不斷膨脹，官價與黑市相差很大。僑人匯來一元美金到台灣銀行，僑眷僅得八元台幣，若由地下錢莊黑市匯兌，一元美金便可獲得台幣二十幾元。所以台灣銀行雖然敞開了大門為僑眷們服務，可是僑匯仍然形成問題。

僑鄉文學獨樹一幟



鄉僑、僑匯，形成了金門原鄉獨特的社會、經濟生態，營造了洋樓空間為特色的僑鄉文化；在金門出洋客的異鄉，則建立了自己的經濟體系與宗社組織，在文化與文學領域，也發展出別於其他文類的南洋「僑鄉文學」，在異鄉為原鄉發聲。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以一八一九至一九九〇年為時間點，蒐集、出版一一七五位對新加坡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藝術、宗教等領域卓有貢獻的《新華歷史人物列傳》，福建省金門籍已故人士計二十四人入列，他們是：王丙丁、王維桓、馮振漢、許允之、楊本盛、楊喜娘、吳秉璋、陳國礎、陳泰、陳清吉、陳清華、鄭古悅、林則揚、林衡南、施祖賢、翁贊商、唐逢祥、洪絲絲、胡少炎、黃肖岩、黃慶昌、黃英偉、董光純、薛永黍。人物中，有企業家、政治人，亦不乏文化、文學、藝術創作者：著有《本草歌訣》的吳秉璋（一八九四年—一九六八年），合著有《橄欖》的陳清華（一九一〇年—一九八二年），著有《閩南方語考證》、《告海外金門人》的林則揚（一八八八年—一九四八年），著有《異鄉奇遇》的洪絲絲（一九〇七年—一九八七年）。其中出生於金門、畢業於廈門集美中學的陳清華，一九三〇年代即有作品散見中國各報刊；原名洪永安，在金門讀過五年私塾的洪絲絲，南來後，以十年時間投入長篇小說《海外春秋—異鄉奇遇》寫作，描述百年來百萬契約華工血淚史。

新華歷史人物中的文學創作者，用行動、用文字，記錄別於原鄉金門的另一種土地與文學經驗，自成「僑鄉文學」，牽動、鼓舞、延續了南洋金門籍創作者。

當代南洋的金門籍作家，有出生於金門者，有第二代移民者；即使出生於金門，多係童年時期與父母移民南洋，嚴格來說，缺乏具體的金門生活經驗，卻因在南洋，受之於父母的影響、鄉社活動經驗，或透過來往族親的傳述，返鄉祭祖探親的印象，他們的筆下不乏「原鄉」畫面與「異鄉」情境，形成別具風格的作品。

依出生年代排列，南洋的金門籍作家與作品，計有：

薛殘白（一九二一—二〇〇二）：原名薛前璧，生於金門珠山社，一九二七年定居星洲，一九三三年逃難至蘇門答臘散失所有文稿。郁達夫在南洋時兩人過往甚密。曾在吉隆坡任《馬華日報》副刊編輯、主編新加坡《星期六週刊》，薛氏缺乏個人著作出版，但不失他在南洋文藝界與鄉社的影響力，新加坡金門會館的《會館大廈落成暨成立一一六週年紀念特刊》、《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出版大工程，他都擔任編重任。度過十七載的金門土地，薛氏止於一九三五年回去過一趟（當年金門的油印刊物《顯影月刊》曾有報導），回來後，因在《星期六週刊》為文強烈抨擊國民黨政府與金門政策，而被列為「黑名單」，此後不曾再踏回金門。薛氏八十歲時有〈重逢曾聖提〉詩一首，詩句中的「親愛的孩子呀！為什麼這樣遲到？為師的墓志銘，正待你的動筆」。透顯出原鄉老人的異鄉流離、等待之情。

李金昌（一九二五—）：生於金門古寧頭，亦名李曼陀，一九四五年日軍強徵五百金門馬伕，一路流竄至廣東汕頭，李氏亦是其中一員，自此別鄉，輾轉落腳印尼泗水，老來將這段經驗書寫出《金門憶昔：日軍強徵馬伕》，一九九九年由印尼祖國文藝協會出版；二〇〇一年底返鄉發起、建造「日軍強徵金門馬伕殉難紀念碑」及「馬伕淚碑」。現為印華作家協會副主席的李氏，雖係傳統讀書人的文字表達，仍然有力地向世人展現他與原鄉一段悲劇年代。

關新藝（一九二七—卒年不詳）：本名王裕煌，生於金門後浦城，一九三七年，日軍占據金門，九歲的他同祖母、母親及妹妹，自後浦同安渡頭航向廈門，再搭安順號南來新加坡投靠父親，一段小小渡旅，一生的轉折點。在新加坡，關氏從事過演藝工作、方言廣播節目主持人，也嘗試劇本、遊記、小說創作，作品有《廈門滑稽》、《關叔話舊》、《中國行》等二十種。關氏五十九歲時出版《中國行》一書，記載他到廈門望金門，想起這裡就是他離開金門取道赴南洋的門戶，他寫下「我曾踏過這兒的泥土，正好半個世紀，我又重踏上這塊土地」。淡淡的原鄉記憶，長長的歷史重

量，在關氏的筆下散開。

黃東平（一九三五—）：祖籍金門，出生於印尼曼丹哥打峇魯市，十歲時隨父母回到原鄉，在金門中學讀到初一時，因日據再逃難至香港，之後折返印尼。特殊的「原鄉」與「異鄉」經歷，滋長了黃東平的創作能量，自一九六五年起，他陸續寫出百餘萬字的「僑歌三部曲」小說：《七洲洋外》、《赤道線上》、《烈日底下》，一九八四年起再完成《短稿一集》、《短稿二集》，內容有華僑社會生活背景、有閩南家鄉瑣記，其中《赤道線上》於一九八六年在中國重印，暢銷各省。黃氏的土地與文學質感俱豐厚，晉入東南亞的華文文學主流，亦為南洋金門籍作家代表人物。

王里（一九三五—）：本名許智榮，祖籍金門，出生於新加坡，畢業於南洋大學物理系，以獨幕劇與與多幕劇創作為主，作品有《生日》、《虎子》、《把國旗掛起來》、《歸來》、《懸崖》、《過去的年代》、《雨過天晴》等，文學中有著濃厚的家、國意識。一九九三年為紀念抗日英雄林謀盛，編出《林謀盛烈士》多幕劇，由創藝劇團演出。

謝進保（一九三八—）：生於新加坡，曾主編《文學》和《蜜蜂》月刊，擁有《撕票》和《後庭花》兩部長篇小說。謝進保欠缺金門原鄉印象，致作品中較難捕捉到「原鄉」與「異鄉」的文字元素。

馬田（一九四〇—）：本名陳來華，祖籍金門下坑，生於新加坡，十九歲時開始寫新詩、寓言、散文，曾獲「星馬文藝創作比賽」詩歌組及散文組優秀獎，出版《多情的小伙子》及《南飛的箭》詩集。馬田也是一位業餘的文物收藏家，做為新加坡的第二代金門人，仍有著鄉情的觸動，收藏品中頗多金門先民來星洲的老照片、店家招牌文物等，像一塊書有「匯價公平、回文快捷」專收漳泉金廈銀信的信通分局招牌，也成為他的鄉情典藏。一九八〇年，馬田遊廈門鼓浪嶼，一時詩心與鄉心浮現，寫下〈遙望金門〉，有著「不要讓，相思漂白了鬢／淚，浸痛了鄉親的眼」的鄉情詩句。

流淌。

方然（一九四三—）：本名林國平，祖籍金門后壠，出生於新加坡，祖父與父親都自金門來，詩人妻子辛華也是金門人，這些因素，深化了方然的「原鄉」情。擔任過磚窯廠工人、碼頭工人等基層工作的經歷，豐富了他的文學素材，湖南作家周瑟瑟形容他有著「深深的歷史使命感和民眾意識」。創辦、主編《赤道風》文學季刊的方然，詩與小說創作俱擅長，著有詩集《岩下草》、《方然詩文集》、《那落葉包裹著的》，散文《天不再藍》，小說《黑馬》、《大都會小插曲》等。方然的詩文中，頗有「原鄉與異鄉」的心情對比，例〈悼牛車水〉出現了「南渡之帆／載一船船／離鄉辭里的飢腸／渺茫中／存斬棘墾荒之微望／橫街陋巷／像一張張／沾滿塵煙的蛛網／交織著／無盡歲月之滄桑」。

東瑞（一九四五—）：本名黃東濤，祖籍金門，生於印尼，現居香港。童年時期在印尼度過，少年時期在廈門求學，青年時期移居香港，做過送貨員、裝配工、印花工、打蠟工等粗活行業，之後從事文化出版事業，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形容他「生命中洶湧著的是一個活人的熱血之淚」。東瑞的創作多元、產量亦多，文學質感強的著作有《瑪依荷莎畔的少女》、《天堂與夢》、《少女的最後一吻》、《出洋前後》、《旅情》等。在《旅情》書中的一篇〈表妹自海峽那邊來〉，東瑞刻繪出模糊的原鄉身影，卻是深刻的原鄉衝擊，他寫道：「突然接到一封信。信封貼著香港郵票，發信地址卻是金門。：儘管三十多年我不大提起家鄉，遇到同事或朋友問籍貫，我總會含含糊糊地說福建，再問下去，就說廈門——反正都是『門』。在可怕的歲月裡，籍貫有時也會闖禍的」。

黃念予（一九四五—）：本名黃尚文，出生於新加坡，祖籍金門。一九六〇年代，就讀中學時的黃念予，已開始接近文藝創作，常有詩作在《南方晚報》晚園副刊發表。一九八三年，黃氏將過去累計的百餘首新詩，結集《微塵集》出版。

莊淑昭（一九四六一）：筆名莊敬，祖籍金門，出生於新加坡，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及愛荷華大學藝術雙碩士，身跨藝術與文學創作，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即有文藝作品在港、台發表，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山水溫暖》、《老樹昏鴉》、《吹皺春水》、《早茶時候》、《也是懷舊》等。莊淑昭以散文、小品見長，作品中透露出「原鄉」金門的線索不多。

邱少華（一九四六一）：生於金門城，一九五四年金門九三砲戰爆發後，在父親帶領下赴新加坡定居。畢業於南洋大學生物系的邱氏，早年涉及木材、火鋸、咖啡製造業等企業，之後鍾情於文學與書法藝術，亦鑽研佛理與老子學，著作頗豐，書法作品《行書元曲》，書論《牛犢耕字》、《行云流水集》、《邱少華談書法》、《道德經新講》、《智慧之窗看老子》，散文《墨海寄餘生》、《寂寞之道》等。一九九九年，他在《仙洲夢土》文中，寫下「在那個憂患重重的砲火年代，九歲的我，隨著家人，從金門城啟碇，南渡新加坡。如今旅居新加坡四十多年了，思鄉之情絲毫未減。兒時的記憶，桑梓的親情，常常在夢裡出現。過了知命之年，更有一股濃烈的鄉愁，很想攜硯歸里，釣水耕山」。

寒川（一九五〇—）：本名呂紀葆，又名呂基炮，出生於金門榜林村。一九五五年，五歲的寒川隨家人遠渡新加坡，畢業於南洋大學中文系，曾與友人創立「島嶼文化社」、主編《源》雜誌，現任職新加坡人民協會。寒川是南洋的金門籍作家作品中，「原鄉」情懷表達最濃烈的一位，二〇〇〇年出版的詩集《金門系列》、「原鄉」與「異鄉」氛圍全面凝結。一九八〇年，寒川寫下題為《童年——金門》的短詩：「北望，在南中國海頂端／隔著長長三十年的記憶／去國之後，就不再是短暫的投宿／成長、生根，甚至於／結豐厚的果實／從未懂得金門的月光／過往，是如何地照耀在／自家的庭院上，屋後許是山／屋前許是一脈河水緩緩流過／他都記不起了／幾年後，當他故居重遊／一街衢的熱鬧／究竟非他夢寐嚮往的地方／他的童年／埋入了歷史……」之後，他開始有計畫地書

寫，包括《回鄉系列》、《文學回原鄉》在內的金門風、土、人、情。活躍於新加坡文壇與金門鄉社的寒川，以詩見長，主要詩集有《火中的詩》、《紅睡蓮》、《山崗的腳步》、《島嶼五人詩集》、《在矮樹下》、《樹的氣候》及《金門系列》等。五歲離鄉，五十二歲才返鄉的寒川，卻能在詩裡「回鄉」，營造出醇厚的原鄉詩韻。一九九六年，寒川偕馬田、方然、芋華等詩人與來自金門家鄉的文友在新加坡進行鄉情與文學的對話、交流，隨後發表〈文學回原鄉〉一文，希望能結合「原鄉」金門與「異鄉」南洋的金門籍作家，整理、出版一套《涸島文學》，向世人述說、展現一座島嶼獨特的土地氣候與文學聲音。

黃梅影（一九五一—）：祖籍金門，出生於新加坡，以忒筆、亦昀等筆名發表作品，畢業於南洋大學，曾留學加拿大。在創作領域，黃梅影寫過評論、散文、小說，一九八一年在《南洋商報》舉辦的金獅獎文藝創作比賽中，以〈生命的關卡〉、〈書城夢魘〉分獲散文及小說獎，也曾以書評文字評論過台灣出身的作家蓉子、柏楊、丹扉、白先勇、三毛、陳若曦等人的作品，建立起她與台灣等海外的文化連繫。「原鄉」金門的色調，則較少在她的筆下游移。

黃美芬（一九五三—）：祖籍金門，出生於新加坡，任職新加坡山野美容美髮學院院長。一九六六年間，新加坡《聯合早報》副刊的《四面八方》欄位上，開始出現黃美芬的小品，閩南家鄉風土、南洋生活抒情，在其文字中娓娓細述，至一九九八年結集出版散文作品《一生心事只求聞》，書中〈能飲一杯無？〉〈鄉宴〉等篇章，「鄉情就像儲存多年的老酒，甘醇馥郁，不管何時何地，喝它一口，嘖噫留香，陶而不醉」、「一瞻祖父的家鄉風貌，似陌生又似舊時相識」、「上一代南來落戶，開枝散葉；下一代回鄉尋『根』。『根』就是這麼一回事，你我不曾相識，彼此談起老祖宗，談起上一代，他們又似曾相識，似乎又靠的那麼近」、「斟一杯家鄉高粱，月下共把盞」，文思中，寫下了父執輩的「原鄉」事，也填入了她的「返鄉」情。

芊華（一九五七—）：本名黃明貞，祖籍金門後浦城，出生於新加坡，與同屬金門籍的詩人夫婿方然共同經營《赤道風》文學雜誌，著有《綠的希望》散文集。芊華的筆下，「原鄉」質感細膩、真摯，〈大海情〉裡「話說二十年前吧。我們一家人坐船隨爸爸回金門的鄉下探親，偏遇風濤漫捲，墨藍墨藍的海浪，連綿不絕的咆哮，天昏地暗把人折騰，暈的暈，吐的吐，船顛簸的有如晃蕩的秋千，全船的命運都交給了掌舵人」，〈番薯情結〉裡「番薯、番薯干、番薯簽都是父親的最愛。番薯彷彿連接故鄉的臍帶，父親可以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覆述著番薯的故事」。父親說不完的家鄉事，僅有兩次台灣海峽搖擺的返鄉記、皮囊中一張老祖母老屋前留影的照片，它們孕育了芊華的番薯情結，在樸實無華的筆觸中包藏著。

網雷（生年不詳）：本名蔡世居，祖籍金門，生於馬來西亞柔佛笨珍，自幼年起定居新加坡，畢業於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專科。現任商團執行秘書。網雷於一九九一年與四位文友合集《故鄉的懷念》，一九九六年出版散文集《湖畔晨曲》，一九九八年推出詩集《我們隔得那麼遠》。同時是作曲家的他，曾在詩句中自述「我來到人間／在四十年代中期／那戰亂的歲月／法西斯滅亡前夕」，隱約透露了詩人、歌者失去國界的流離書寫。

上述南洋地帶十七位當代金門籍作家外，已故者，在印尼有著作《井瀾痕詩鈔》的王碧雲、古典詩創作者黃啟堂；在菲律賓有著作長篇小說《落日故人情》的翁華壁。此外，在新加坡非文學的領域，亦頗多金門籍作者，包括著作《范仲淹研究》、《詩經史料價值研究》、《南洋與中國》的新社社長陳榮照博士，著作《新加坡古跡》的許永順，著作《音樂、舞蹈、戲劇》的陳漢榮，以及曾獲兒童讀物徵文比賽優勝獎的陳世俊、業餘從事文藝創作的小學華文教材編寫者陶怡等人。

南洋的「僑鄉文學」根植於另一塊土地上，可說是金門島嶼與懷鄉文學的另一種延伸。科第廢除，進入民國以後，因盜匪、兵災之禍頻仍，加之於一九四九年國共和談失利，國軍撤

守金門，實驗戰地政務，實施戒嚴、軍管，幾次戰役，凸顯了金門的戰地、軍事角色，卻淹沒了金門「海濱鄒魯」的人文特質。

當代留在原鄉金門的文人，受制於軍管牧民教化及島民大量離鄉背井使然，強調文宣、心戰功能的「戰鬥文藝」成了文人與作品的「主流」。翻渡台灣海峽、謀食於紅塵煙囂的旅台文人，「懷鄉文學」又成了創作「主流」。

文學博士龔鵬程於一九八七年論金門的文藝作者與作品，強調「還沒有發展出一個類」（楊樹清《渡》，一九八七）：

鄉土文學興起的懷鄉散文，基本上常是對都市生活厭煩後的逃避和悔懺。描述原本歆羨都市，北上求發展的嘉南高屏地區青年，追戀故鄉之純樸與貧困，又不能且不願真正歸去。這些散文裡，往往會交揉著一些社會寫實的精神和浪漫的農村緬懷，人物與語彙亦大體自成一型。相較之下，台東花蓮的青年作家、金門澎湖的作者們，便還沒發展出一個類。在這幾十年的大變動中，在這與台灣本島，特別是西部北區都會的生活接觸中，我們感覺金門的聲音太微弱了。雖然它們在歷史和現實上都那麼重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金門解嚴、終止戰地政務實驗，逐漸脫離戰地體質，人民的政治禁忌也逐步消失，島嶼活力、社會生機乍現，文史工作者與文史著作大量出爐，又因著《金門學》、《金門文學》叢刊的全面性整合出版，把金門的鄉土文獻寫作推向高原期。但觀察解嚴後十年來的金門文學發展，以書寫金門土地特質、擁有文學著作出版者，洪乾祐、黃克全、陳長慶與吳鈞堯的小說，林媽看、陳亞馨與石曉楓的散文，張國治、許水富、洪驛與歐陽柏燕的詩，楊樹清的報導文學，是少數勉強能晉入台灣文學「主流」邊緣的金門籍作家。出生於金門、旅居美國的作家吳玲瑤、張讓，已自成一家，但非以金門為書寫主軸。這意味著，金門在文史外仍未發展出一個文學的

「類」，仍充滿變動性、可塑性。

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前，金門人以南洋為移民地，八二三砲戰後，轉以台灣為遷徙地。民初至一九五八年前，移民南洋地帶的金門人，頗多經商有成，如新加坡大華銀行集團主席黃祖耀、東風集團主席林蔭華、太平洋機構主席張允中、印尼咖啡王國締造者黃啟堂、丁香大王黃木榮、汶萊不顯甲必丹林德甫、拿督王金紀，馬來西亞丹斯里拿督楊忠禮等，都是出生於金門、知名於南洋的大企業家。企業以外的文藝領域，創作者與創作量俱可觀，單新加坡一地，一九九四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與新加坡文藝協會聯合出版《新華作家傳略》，收錄二〇六位新華作家，其中原籍金門的作家佔了十二位，他們是：馬田、王里、芋華、許乃炎、邱少華、歐冰冰、鄭安倫、莎士碧雅（許永順）、郭史翼、黃念予、黃美芬、寒川。

楊松年教授為《新華作家傳略》作序，題為〈新馬文學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文中，以「戰前的新馬華文文學」、「戰後至新加坡獨立時期的新馬文學」、「新加坡獨立後的新馬華文文學」為時間點立論，點出：

新馬華文現代文學，與中國新文學幾乎同時起步。七十多年來，在許許多多文學作者的努力之下，新馬文學可以說取得了碩果豐盛的收穫，成為在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外的東南亞的華文文學中心。

依此觀察，戰前、戰後至新加坡獨立後的新馬華文文學發展，來自閩南金門的移民，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文人中，也參與推動這段歷史，且未失落對「原鄉」金門的記憶與書寫，儘管「原鄉」的色彩稱不上濃艷、「金門」的聲音也頗微弱，但站在「金門」場域觀看金門籍作家與作品，創作內容多少有著金門鄉情、南洋鄉事的交揉，「原鄉」與「異鄉」的遇合，文人們尋求唱和之心也不難洞見，補了東南亞華文文學多元發展下空白的一小角。獨樹一幟。

新加坡是金門移民者的大本營，也是金門籍作家的基地，走出這裡，大馬、印尼、菲律賓、香港等域的金門籍作家與作品，能見度並不高，僅見黃東平、李金昌、東瑞、翁華璧等有較突顯的成績。因此，觀察金門籍作家在東南亞華文文學的表現，現階段，新加坡仍是中心位置。

佛光大學創校校長龔鵬程在論述金門文學外，亦參與推動《金門學》研究、出版，他指出：「金門長期與南洋互動的關聯，在這個新海洋時代，也是應予特別注意的。：通過金門，我們更可以看見南太平洋複雜的政經文化族群國際關係」。依此論述看待南洋地帶的金門籍作家，以及他們筆下的金門與南洋，也具有一定的互動與關聯基礎，是島嶼的，也是文學的。

旅居美國的作家王鼎鈞在《左心房漩渦》書中，寫道：「啊！故鄉是什麼，所有的故鄉都是從異鄉演變而來，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長期生活在南洋的金門籍作家，金門曾經是他或他祖輩的土地與記憶的「故鄉」，但也可能化作了文化與心靈的「異鄉」。這種蘊含在生命流脈裡土地與文學血液的糾葛，卻也有可能生發「原鄉」與「異鄉」交織、碰撞出的火花，為東南亞的華文學，提供另一種文化記憶與「僑鄉文學」新的探索方向。

監察院體檢異質文化的閩南原鄉

監察院《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中，就「先民移民南洋對金門閩南文化維護之影響」，提出「金門鄉僑遠赴外洋謀生，基於光宗耀祖的心情，將所賺取的僑匯匯回金門，用以贍養僑眷，及建設僑鄉的一種空間改造行動。藉由僑匯，將南洋殖民建築樣式移植回金門，並與閩南地方傳統建築結合成了獨具特色、中西合併的『洋樓建築』。至於近年，鄉僑之貢獻，則多著

重在獎學興善，對於家鄉的回饋仍極盡用心」；「鄉僑對金門閩南文化之影響，可見諸僑匯所興建之洋樓，其始建於民國初年，係各類南洋殖民建築語彙的融合，再加上中式文飾、傳統建築形式等多重建築工法的整合呈，一種異質性『金門閩南文化』」。

關於洋樓建築之史料保存現況，監察院指出「近年來自開放觀光以後，許多優秀的學者紛紛來到金門一窺其神秘，開啟了金門建築與民俗學研究之風，經由專家學者與各主管機關（金門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重視，致力於推動洋樓建築之研究、設計與修護，已獲致重要的成果，史籍成冊，廣見流傳」。

自十九世紀中葉清廷被迫五口通商以來，金門與廈門一樣，從此開展了僑匯文化的序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已針對現存傳統聚落內較具特色的僑匯建築進行協調維修保存工作。監察院就「僑匯文化探索發揚與代表性建築再利用」，以水頭村、珠山村、山后中堡文化村等三個聚落舉例探討：

（一）前水頭金水國小及得月樓洋樓群：水頭作為金門對外通商口岸，以其特殊地理位置，是僑匯文化的代表性聚落，而金水國小及其後方得月樓洋樓群又是其中具典範性的建物。主要係當地移居印尼的僑民捐錢興建，在金門僑匯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金門國家公園成立之後交由該處管理。管理處接收之後，斥資整修，使其得以原貌再現；目前暫由銘傳大學認養作為金門分校臨時校舍之用。金水國小校舍作為金門第一所大學，也是高等教育在金門落地生根開始，是地區教育史上的一座新里程碑，更是當年僑民興學地方、繁榮鄉里精神的再現與發揚。至於位於後方的洋樓群共計五棟，在地方人士奔走與管理處多方聯繫下，已順利取得其中五七與四一七地號兩棟建築管理及使用權利，並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修復完工，計劃將繼續與其他三棟業主協調修復完成後，結合前述金水小學與周邊空地整體規劃，未來可作為金門僑匯文化中心或社區藝文活動場所，甚至可考慮配合陳列展示引進遊客參觀，同時由社區提供民宿服務，以帶動聚落之再生發展。

(二) 珠山大夫第與薛永南洋樓：大夫第屬較早期的僑匯建築，經考證係前清時期菲律賓僑商返鄉「捐官」興建的「官邸」，是一規模宏大、建置完整且負盛名的雙落雙護龍傳統閩式建築，其區位恰在規劃中的停車場附近，位於聚落外緣，目前已整修完成。遊客往來聚落之間參觀，難免對居民生活有所影響；此地如能規劃成一服務展示場所，未來可由此進出聚落核心，不但可減少遊客對居民的干擾，亦可結合周邊建築整體作一規劃利用。至於薛永南洋樓目前已辦妥地上權設定，並完成整修維護工程細部設計，依村民討論將來可作為珠山民俗藝術展示館。除了例行性的靜態展示外，同時著重傳統建築工匠技藝傳承的教育功能作為社區學習中心，此館將來不但成為傳統建築史料館，更是傳統建築技藝中心。屆時會有其他相關藝文活動在此配合舉行，銜接過去辦過的燈節等多次活動，都是為了能讓社區更有文化，並維持這股力量接續發揚。

(三) 山后中堡文化村：山后中堡合計十八棟雙落式傳統閩南建築群，堪稱金門最具規模的「僑匯社區」，係由旅居日本神戶地區的僑領王國珍、王敬祥父子倡議，並於一八七五年間開始捐資興建，歷時二十六年方完成今日呈現之規模，戰地政務期間以其建築考究精美，足為閩南聚落之代表，遂成立「金門民俗文化村」，並以其中五棟無人居住宅第併同公共使用之王氏家廟與私塾海珠堂作為陳展空間。金門國家公園成立初期，民俗文化村組織已儼然解體，展品由社教單位收回各家戶前庭院或隘門間多已搭起棚架設攤，販售各式商品及小吃。為避免情況繼續惡化，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一方面加強疏導協調居民自行拆除違章棚架，一方面輔導以社區為主體成立一公益之文教基金會來統整聚落內相關議題，其間除了一般公共設施與環境改善外，並已具體協助基金會完成了舊馬廄、家廟與海珠堂整修。舊馬廄並轉型作為公共廁所、基金會辦公室及社區聚會與溝通會談場所。



僑鄉文化獨具海洋精神

金門以一彈丸之地，自古以來即寫下人文傳統與軍事力量，深刻緊密盤結為一體的島嶼驚奇；又在當代時空，憑藉著「六亡、三在、一回頭」的海洋性格，以土地韌性在南洋殺出一條血路，致金門成為不折不扣的「僑鄉」。

欲探究金門「僑鄉」的深層性，恐怕要從許多學理的論點著手，惟獨胡璉將軍從「高粱酒與地瓜干」的角度切入金門人移民南洋的特殊與成就面。他在《金門憶舊》書中寫道：

福建省的人，好以富貴貧賤四字形容廈門、金門、平潭、東山四個大島，金門居然取得一個貴字。凡到過金門的人，也會驚奇金門村落之命名，與他地之張莊、李寨、趙樓、王屯等等者不同。金門有榜林，也有瓊林，更有無地不開花之西洪、官澳等等。故老相傳金門科甲鼎盛，顯宦輩出，故省人以貴字許之。厥後由於一次鼠疫，死亡甚多，同時政治上也起了變化，島人乃相率遠走他鄉以謀發展。巨商富賈，代替了當年的翰林進士。金門人的得志則行道為官，世亂則求富積財的聰明智慧，表現無遺。陳國礎在新加坡的金門僑民群中，稱黃祖耀、鄭樹顛、蔡普中、歐毓章等為當地金門人的四傑。他們在華人社會中是銀行家、企業家，聲勢赫赫，無人不知。筆者在幾次南洋島群的旅行中，吉隆坡、吧生港全是金門人的天下。沙勞越、婆羅乃、沙壩等地的華人世界裡，可以說衣食住行都在金門僑民的營業範圍之中。同屬炎黃子孫，何以金門人的活力竟然超乎其類，既可登科甲之名，又可獲工商之利，處處出他人頭地？幾經研究，發現食物乃是最大原因之一。蚵蠣加髮菜，與地瓜磨粉對稱拌合而成的主食品，不但使金門青年男的強毅勇敢，女的慧美嫵淑，而且給予他們一種力爭上游的衝勁。代代相承，脈脈相傳，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種氣質，一種精神。

又從金門處處可見的「南洋厝」、僑匯行、學府學堂等等現存的地標物，以及城隍廟的新建工

程，無一不烙印了鄉僑的心力與血汗錢。在那段憂患重重、多災多難時代裡，如果抽去了金僑所發揮的一股支撐力，今日金門的景況，恐怕是塊更蕭條的島嶼罷。金門人即使不以鄉僑自負，但卻無法抹殺鄉僑曾是高過政治之力維繫金門島生計，持續未來發展契機的最大力量來源。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日，台灣總統大選與飛彈公投，藍、綠大對決後不到三萬票勝負差距的干戈擾攘中；三月二十三日，金門縣長李炆烽自「戰地」抽身，率二十三人訪問團直奔南洋五國，拜會各地僑社，為「世界金門日暖身」。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號召五十萬在台灣、大陸、南洋鄉親返鄉的「世界金門日」，李炆烽間接宣示了金門已逐漸脫離封閉型嶼型態，走向世界。民間力量的有效凝聚，且在兩岸小三通之際，金門獨特的鄉僑結構與僑鄉文化自有扮演新世紀文化角色的誘因，島內鄉親與海外金僑們重新看待家鄉文化的未來，進而產生返鄉的熱望，搭起一座「金橋」，共同打造出一塊有活力的僑鄉化島嶼。

從戰亂、流徙，回歸清平的閩南原鄉之境，從南洋金門籍詩人寒川沉重的〈古厝〉到方然舞動的〈海上今夜且泛舟〉，點出了鄉僑與僑鄉間的新島嶼之夢：

馬伏淚濺古寧頭

料羅灣有成功守

俱往矣 猛回首

一笑釋恩仇

兩岸不再砲聲稠

海上今夜且泛舟

第五章 砲火與戰場

金門的戰地文化



戰地雷殤

這次的砲聲來自深沉的內部
而外面

是正在漲潮的沙灘

海的舌頭一路舔了過去

及至碰上一枚地雷

突然在歷史的某一章節爆炸

至於誰是那埋地雷的人

迄今已無人追究

當史家擲筆而起

只見血水四濺，一滴

飛入對岸鼓浪嶼的琴聲

一滴，已在太武山頂風乾

洛夫〈重回金門〉（節錄）

八二三砲戰後的翌年，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歲的湖南籍詩人洛夫，被派赴金門當中尉新聞連絡。白天負責接待中外記者，晚上駐紮在太武山武揚坑道。這是一個長約兩百公尺，貫穿太武山的隧道。為了避免暴露駐軍的位置，隧道內經常不發電。晚餐後大家除了在黑暗中聊聊天之外，便是睡覺。剛開始，洛夫很不習慣這種戰地生活，經常失眠，在黑暗中瞪著眼睛胡思亂想，有時在極

靜的時刻，各種意象紛至沓來。八二三砲戰週年的前夕，洛夫在武揚坑道寫出長詩《石室之死亡》的第一行「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正在一面思索，一面斟字酌句的修改中，戶外突然傳來一陣砲彈爆炸聲，震得石室一陣搖晃。坐在洛夫對面的上尉軍官嚇得躲到辦公桌下去了，這時的洛夫反倒靈感驟發，面對死亡的威脅，只顧低頭寫詩，寫出《石室之死亡》長詩的第一節：「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著橫過他的脈管／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寫戰爭，也寫死亡意象的《石室之死亡》，是洛夫的成名作，並由美國舊金山朗道出版社英譯本。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洛夫在離開金門四十年後，重返金門，在金防部政戰主任歐復興少將引領下，回到太武山武揚坑道，當年在砲彈咻咻中寫下《石室之死亡》的現場。金門行，觸目到碉堡、坑道、軌條砦，以及遍佈海岸的地雷，處處砲火後的冷戰遺留，洛夫心有所感，繼《石室之死亡》後，再寫下〈重回金門〉。

洛夫〈重回金門〉詩中「海的舌頭一路舔了過去／及至碰上了一枚地雷／突然在歷史的某一章節爆炸／至於誰是那埋地雷的人／迄今已無人追究」，有著戰爭的殘酷與戰後的蒼涼景象，更深層處，是死亡與重生、戰爭與和平的意象。

「誰是那埋地雷的人」？「迄今已無人追究」？

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國府監察院監察委員黃煌雄、尹士豪，與協查秘書、調查官成其動，一行人來到金門，進行《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的調查案。

「地雷」是戰地的象徵，也是最殘酷的武器。監委的介入金門排雷計劃，再一次突顯了金門長期扮演軍事角色下的冷戰遺留的一種對待方式。

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管制地雷會議於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破裂，會議提前一天結束。會中未能修正一九八〇年國際管制人道武器公約達成協議。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三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在記者會上說：「中國和俄羅斯是阻撓國際地雷會議進展的兩個國家。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中國、俄羅斯、美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有責任共謀解決之道，以免每年都造成數以千計的人因地雷爆炸死於非命。」

正當聯合國地雷會議在爭議聲中破裂，地雷生產、使用、危害世人性命，引發全球矚目之際，也勾起世人投射對長期處戰爭狀態下的金馬軍事地雷遍佈隨著兩岸關係和緩、金馬角色重整而計劃逐一排除的關切。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出版的九一〇期《時報周刊》深入採訪報導金門地雷爆出的堆問題，縣長陳水在接受訪問時指出：「目前金門雷區的分佈，大約是大金門海岸線的十分之七及小金門的十分之九，另外，還有一些重要軍事據點的四周，也埋有地雷；，由於早年台灣的海軍隊必須換防，有些部隊佈了雷，不久又回台灣，佈雷的資料也沒有清楚交接，甚至早就弄丟了。因此，今天就算要除雷，恐怕連確實的雷區分佈和數量，軍方都很難搞清楚。」前金防部司令葉競榮也在受訪時表示：「地雷在金門島沿岸除了石頭、礁岩區外，能埋的都埋了。而佈雷最多的地方在沙灘較多的北海岸。從海邊往內陸約二百公尺到三百公尺縱深，尤其軟土地帶，都可能有地雷，比較危險。」

又據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李秉成在《金門報導》社區報導〈地雷不死〉一文調查指出：「置於古寧頭李光前將軍廟，亦即沙崗農田上的地雷區，於今已二十多年，佔放面積軍方有案可稽，已造成古寧村民的『不定時炸彈』，為保障金寧鄉古寧頭西浦頭、安岐一帶耕作農民、行人，尤其最重要是高級長官及來金門參觀旅遊之嘉賓生命安全起見，該地農民特別提出把地雷搬走的呼聲」。證諸以上的報導，以及歷來金門遭地雷炸傷炸死的統計資料，不難發現地雷存在於金門的嚴重性。誠



如《時報周刊》所言：「儘管金門已開放觀光，但近四十年的戰地政務，卻『種植』出了多得數不清的地雷，這些地雷殲敵效果並不顯著，反而誤殺了不少自己人，今天，它們成了金門人心中的痛，並且也是金門觀光事業的瘤」。

國際間紛紛譴責地雷使用所產生的後遺症，聯合國特別召開地雷會議，綠色和平組織成員也在維也納和平公園放置數百枚假地雷，以抗議未能就全球禁止使用地雷達成協議。估計遍佈世界各地的地雷，每年造成兩萬人受害。就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國際地球會議首日，澳大利亞公司當日也來到金門了解有關因歷次戰後及軍事背景所遺留下的地雷及排雷問題，縣長陳水在表示，在軍方同意下，現置於明顯地點之地雷應先予排除，而後如軍方同意配合地方的開發計畫，泗湖、后湖地段的海岸排雷問題亦將會配合實施。陳縣長希望澳大利亞公司與金防部先作資料的提案及企劃案，再依據企劃案展開排雷工作。

地雷被聯合國視為「不人道武器」，現今世界六十四國中埋有一億一千萬枚以上的地雷，並且每年還以二百萬至五百萬枚的速度增加中。聯合國召開地雷會議，要求全面禁絕使用，卻遭到中共和俄羅斯的阻撓。

就在國際一片排雷聲中，國防為因應政經環境及民間輿論，一九九六年元月至四月間，責由陸軍總司令部就金門地區全面清查勘測，在戰備需求考量下，檢討無戰術運用雷區，計有金門李光前將軍廟附近六座廢雷推、雙乳山與後盤村二區及九處據點前射口等，列為非計劃的雷區。一九九七年起，排雷工作在金門展開；陸軍總司令部工兵署主導下，先後以公開招標方式委由英國廓爾喀公司及法商舒飛瑪航太公司，進駐金門排雷，也為廢雷、未報雷做最終處理。

這是一樁怵目驚心、高難度挑戰的行動計劃。

一九九八年元月至二〇〇一年五月，金門身陷在一片掃雷的氣壓中。國防部主導的李光前廟雷

堆、雙乳山雷區、後盤村雷區、金西地區M10據點等六處雷區、烈嶼地區L28據點等三處雷區，以及金門縣政府主導的水頭商港排雷區域、台灣電力公司主導的塔山發電廠冷卻水排放管路排雷區域，涵蓋了金門西半島及烈嶼，清出的地雷、彈藥種類，無奇不有，戰防雷、殺傷雷之外，也清出傳爆管、引信、榴砲彈、迫砲彈、反坦克火箭彈、火箭彈、膛線彈、子榴彈等。

黃煌雄與尹士豪委員，巡查、體檢金門地區的地雷與排雷工作，作出了一份見證戰地歲月的《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調查報告，列舉出四項調查意見：

一、應詳實清查金門當地雷區，建立雷區基本資料，使之具有公信力：金門扼守漳泉門戶，位置險要，在國共軍事對峙的年代裡，四周海岸線佈滿了各式地雷，防止共軍登陸，其中多為人員殺傷雷及戰防雷，地雷群密度相當高，有些在海水的長年沖刷下，已經裸露在外，民國（下同）六十六年間，軍方於實施雷區保養後，即未再埋設。近因政經環境改變及考量民間需求，國防部及陸軍總司令部曾於八十五年間責由工兵署，指導金門防衛司令部（以下簡稱金防部）進行全面清查勘測，然早年數設之雷區，因時間久遠，受地貌改變、潮汐衝擊等影響，致使原有之計畫性雷區，多已移位及遭深埋，且與當年設置地點之雷籍資料不符。據金門縣政府表示，該縣九十年二月辦理金門水頭商港排雷時，曾向軍方索取該地區之相關雷區資料，但軍方指稱因地雷埋設時間久遠且受潮汐及海岸線改變等因素影響，故無法確切判定雷區實際位置及範圍，所以提供之雷區位置及範圍圖僅供參考，實際範圍應以專業人員現地探勘為宜。職故，基於雷區資料正確與否，涉及相關警示措施是否周妥，影響民眾安全至鉅，軍方允宜再對金門當地雷區作全面性清查，建立雷區詳實基本資料，使之具有公信力，俾金門民眾能確實配合有關單位對雷區之管制，避免誤觸之情事發生。

二、為配合金門地方發展及開放觀光，軍方應檢討雷區存廢，並有計畫的逐年執行排雷工作：早在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十六日，金門即實驗戰地政務，將軍事政治結合為一體，而隨著台海兩岸的

情勢轉變，金門前線已終止戰地政務，回歸憲政，並開放觀光，惟金門海岸四週遍佈雷區，嚴重阻礙地方發展，軍方雖曾於八十七至九十年度先後執行內陸無戰術運用價值雷堆、雷區清除，及海岸據點九處雷區排除，並同意以個案檢討方式，開放地方自行委商排除。然據《中國時報》九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刊載聯合國統計，全球約有一億一千萬枚地雷，分佈在亞洲、中南美洲和非洲等七十多個發展較緩慢的國家和地區，因為戰爭而名揚國際的金門，也是其中之一，國內伊甸基金會亦指出，聯合國的統計資料顯示，全球每二十二分鐘就有一人因地雷的引爆喪生，或造成身體的傷殘，而埋設於海岸、橋樑和道路的地雷，每年二萬六千人因誤觸而喪失生命。故為充分表達國軍關懷地區民眾多安全之誠意，並紓解民眾多年來心理疑慮，軍方允宜考量戰備需求及國防預算支應能力以及金門地方發展，賡續檢討已無戰術運用價值之雷區，有計劃的逐年編列預算排除，俾能在兼顧國防安全與地方發展之前提下，共謀金門之繁榮進步。

三、軍方應與國際排雷組織加強聯繫，俾易獲致排雷相關資訊及方法上之協助：金門地區軍方排雷，在基於考量工兵部隊任務繁重，民間技術純熟之保障軍民安全之前提下，係委由英國廓爾喀公司及法商舒飛瑪航太公司施作；金門縣政府辦理水頭商港排雷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金門塔山電廠排雷，則均委由祖樹企業有限公司及該公司所代理之英商貝爾克專業排雷公司施作。雖然上開公司均為有專業證照且具經驗之公司，排雷期間亦無傷亡情事發生，惟鑑於軍方日後仍將賡續進行排雷，或協助金門其他單位個案排雷，故在相關之規劃、技術、預算編列及發包方面，宜更積極進行資料的收集與了解，諸如可經由國內近幾年來積極參與國際反地雷組織具有國際反地雷組織會員身分的伊甸基金會，向獲得一九九七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反地雷組織瞭解當前國際排雷的趨勢與要求，做為排雷的參考，使排雷工作能更為周全與符合效益。

四、對於雷區警示標示應加強，金門地區誤觸地雷的民眾，軍方及金門縣政府應積極協助爭取

補償：據金防部表示，防區第一線海岸現有雷區，尚有戰術防禦價值，目前均由該部依據責任地境，賦予各守備分區負責列管，除定期派員實施巡察外，並使用刺絲、木樁、螺旋樁架圍籬加以區隔，且於木樁、螺旋樁頂端漆上紅色油漆實施標示，另於雷區周邊掛色紅色倒三角形「雷區」警示，以防杜民眾進出及誤觸。惟自「精實案」推動以後，兵力略減，是否會有部分雷區無人管理，或警示標誌毀壞、脫落情事發生，加之金門日益開放，民眾活動力已大增，部分佈雷的海邊，甚至是民眾下海採蚵、釣魚及走私的途徑，故軍方允宜切實加強雷區的警示標誌，俾免不必要的傷亡產生。至於金門過去誤觸地雷的民眾，多年來未受到政府的補償，惟查《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業於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十一月四日施行，依據該條例規定，金門地區人民，因國軍軍事勤務傷亡或財務損害者，得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金錢補償，由本人或死亡者之遺屬向金門縣政府提出之，經調查、鑑定後轉送國防部所設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委員會審定，申請補償金之權利，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經過二年而消滅。再查，國防部為辦理後續相關撫恤工作，於上開條例訂頒之同時，特將「雷傷害」納入規範，凡金門地區民眾，民國三十八年至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戰地政務終止期間，因誤觸地雷致傷亡者，均可檢具相關資料向金門縣政府提出申請，經轉送補償委員會審議符合規定即可辦理補償。準此，為期政府德政能真正落實，國防部、金防部及金門政府允宜加強宣導積極協助民眾申請，並盡速依規定完成相關調查、鑑定及審定作業，使受地雷所傷民眾皆能及時獲致應有之補償。

監察院的《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調查報告，突顯了金門過去的戰地、戰爭與戰亂的軍事色彩，也為戰地政務終止，卸下戰地征衣，走向開放觀光的金門，寫下了「遠離戰爭，追求和平」的歷史期待。這種期待，轉化成文學、藝術語言，是詩人洛夫〈重回金門〉裡「飛入對岸鼓浪嶼的琴聲」，是詩人詹澈〈站在地雷上的高粱〉裡「站在地雷上的高粱／以鬚根裹住戰火／芒穗搖曳金黃

的酒意／以無數個彎腰的問號向天地祈求和平」，也是大陸爆破藝術家蔡國強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一日在尚留地雷的區域進行「金門碉堡藝術館」的行動來源。

因為《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的調查觸動，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監察委員黃煌雄與尹士豪又來到金門，接續進行《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案。

從戰地雷場進入戰爭之島。從戰地之島形成戰地文化，這是金門一千六百年歷史歲月最沈重的一章。

千年島嶼・戰火之重

「金門可稱是閩南文化之島，也是一座飽歷滄桑的島；金門的歷史及其軍事戰略地位，是無與倫比的。因此，自古以來不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且是鍾靈毓秀，屏藩天造，雖數次經歷人為和天災的浩劫，仍然留下為數可觀的戰爭史蹟和珍貴的文化資產」；監察院九十年度調查報告《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關於戰地文化的特色與價值，作出「無與倫比」的評點，但也觀察出「五十餘年來金門的戰爭氣氛，一時淹沒了金門的人文氣質。過去金門形象的發展與發揚，大都是來自人文傳統與軍事角色的形塑，如此緊密地結合為一體」。

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的結果，國民政府遷台，國軍撤守台海，十萬大軍駐防金門，是當代金門完全「軍事化」的重要時期。

追溯歷史，東晉建武（三二七年）年間，五胡亂華，中原氏族蘇等六姓為避秦而逃居金門，其背景因素也脫離不了戰爭與戰亂。只是，逃居之地是「海上仙洲」，而非「海上長城」。

東晉寫下戰火與開發同步的第一章。

唐代，牧馬監陳淵率十二姓氏帶來牧馬的「達達的馬蹄」；陳淵帶來了移民，也帶來了將士，並建立了營寨。

五代時，天下戰雲密布，大批北方人和江淮人民難逃入閩，王審知父子建立閩國政權。相對安定的福建與金門，並非始終屬於王氏的閩國王朝，後晉開運二年（九四五年），南唐中主李璟滅閩，閩亡，立國十三年。

南宋，寧宗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金門的料羅灣，出現了泉州知府真德秀的戰船。

明代，太祖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置金門守禦千戶所及峰上、官澳、田浦、陳坑、烈嶼等五處巡檢司。金門已在軍事與防禦的建置中。

明鄭，金門是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據以抗清的軍事鬥爭中心。天啟六年（一六二六年），鄭芝龍來到金門、廈門樹旗招兵；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年），清兵入閩，鄭芝龍降清，鄭成功密帶一旅退守金門，會文武舊臣於烈嶼，在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前，定盟恢復大明江山，從此開啟鄭成功在金門十五年的軍事歲月。

清代，聖祖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清破金、廈兩島，焚屋毀城，實施遷界；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清兵正式入主金門，置金門鎮總兵官，轄左、中、右三營；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撤金門鎮，改置協鎮副及中將都司；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民國誕生，民軍光復金、廈，成立臨時民政廳。

打開金門千餘年的歷史記載，總也少不了戰火之重、流離之傷。金門的人文與軍事，幾乎雙軌運行。金門的島嶼基因圖譜，絕對隱藏了濃厚的軍事圖像。戰火與戰地的島嶼特質，進入民國以後，依然揮之不去。

一九三七，日據金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吉星文發出第一槍，盧溝橋事起。大東亞戰爭爆發。十月二十六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德本光信聯隊兩千多兵士，在聯隊長友重丙帶領下，兵分三路，自水頭、金門城、古崗臨海處，強行登陸金門。土地含大小嶼一七八平方公里，只佔福建全省面積千分之一的邊陲島金門，距七七事變才三個月，就已是省境第一個被日軍占領之地。

日軍攻占金門首日，即行大開殺戒，進入金門城，刺死躲在廁所的村民洪水俊。來到古崗村，開槍射殺拔腿駭逃的耳聾青年董騰。行經泗湖社，砍斷沿江小學校長張維熊養女的雙手雙腳。轉進縣城後浦，姦殺十九歲的陳姓少女。頃刻間，硝煙瀰漫、草木皆兵。縣長鄭漢見苗頭不對，連夜乘搭金星輪潛逃至大嶼島，後遭福建省政府處決。金門陷入無政府狀態。

金門「原住民」，多係歷經東晉、南宋中原離亂，自內陸蹈海避秦於斯，繁衍成族。期間，迭經康熙二年，靖南王耿繼茂攻陷金門，明延平郡王鄭成功之子鄭經退保台灣；清兵入金門，毀城焚屋，島民攜手逃往內界。金門一度化為廢墟。康熙二十二年以後，島民才又逐漸回返重建家園。

距金門首次廢城已二七四年。這一次，一九三七年十月，為了「跑日本」，五萬多人的島嶼，一夕間，跑了三萬多人。潮水般湧入就近的大嶼、同安、廈門等內地。金門縣政府亦被迫遷往大嶼辦公。困守本島者，不及五分之二人口。多為老弱婦孺。

不甘為日軍所治，紛浮海泛舟逃居內地的島民，更多是從廈門太沽碼頭轉搭船舶取道轉往新加坡、印尼等南洋群島投靠族人。新加坡金門會館副主席陳國民追述道，七歲的他，一路跟隨鄉人從金門、廈門、同安馬巷，然後坐船到印尼加浪岸找從事土產買賣的父親陳永福。新加坡麗的呼聲華

文電台方言節目主持人王裕煌依稀記得，九歲時與祖母、母親，一個小他五歲的妹妹，從後浦同安渡頭航向廈門，轉搭「安順號」南渡星洲。

逃出金門，台灣路遙迢，又不能也不願前往南洋者，只好順著三百年前祖先的來時路，回到祖籍地依附宗親。更多是在陌生的內地另起爐灶。

廈門島東南方沿海的小小村落黃厝及思明區的何厝，兩村分別正對小金門的黃厝與金沙鎮的何厝。共同的地名和過去聯姻的血親關係，一時間都成了鄉親的收容所。

同安蔡厝和金門蔡厝、瓊林村，同為六氏祖蔡大田所拓墾而來。同安蔡厝族人發揮了鄉誼，接濟搭船逃難而來的百餘族親。

同安東園村、後塘村也湧入了金門青嶼、賢聚村的張氏、顏氏族人。日軍未切斷金門水域前，兩地家廟都保持清明祭祖、收村丁款的習俗。戰火下的竹筏渡。失落的神壇。

南安，鄭成功故鄉，和金門也發生了連帶關係。一九三九年四月，王觀漁、許順煌、何克熙、張榮強等金門讀書人，在南安組織「金門復土救鄉團」。當時，日軍在金門設置警察本部出張所。時任南安縣立國小校長的張榮強回憶，復土救鄉團多次翻渡回金門展開襲擊行動，其中一次是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擒殺日軍派任的沙美區公所警察科長郎壽臣。復土救鄉團，內地金門人收復「失土」的希望所託。

永春，金門人另一抗日據點。福建省政府新聞顧問的許少昆回想，日據時，他年僅四歲，因父親許長坤任職於金門縣保安連第二連連長及後浦聯保主任的特殊身分，是日軍亟思逮捕的黑名單。許長坤乃帶著妻小避居永春。

從永春到德化、寧洋等地，也都設有金門難民救濟會。

溯自明洪武二十年即被納入金門縣轄的大小嶼島，距金門最近處不到三公里。地理上，大小金

與大小嶼構成了完整的金門縣；歷史上，金門是大小嶼人的母島與母縣。

大東亞戰爭下，大嶼是福建少數未被日軍占領之地。金門縣政府快速地搬遷來大嶼田墘村辦公。一批金門原鄉人追隨而來。與大小嶼人共同成立抗敵後援會。大嶼小學校長鄭曼如，銜命接後援會大嶼島宣傳隊長一職。

日本據金八年，切斷了過去與大陸的臍帶，出現第一時期的兩岸「兩岸人」。

留在島鄉之人，日本行政公署命種植鴉片，砍伐林木防禦工事，強徵民工築安岐機場。

一九四五年五月，軍國主義所發動的大東亞戰爭已瀕臨失敗。駐守金門的日本海軍第九師團的殘部德本光信聯隊一千多人，在德本少佐帶領下，五月十五日起，竟又強徵金門島上五百名馬伕與騾馬。三天內分三批乘三桅杆帆船，在海澄縣南太武山麓的港尾鄉白坑村靠岸。歷十四天，經閩南沿海五縣開拔二九六公里一路流竄到廣東汕頭與日軍第九師團會合。抗日末期，強徵馬伕事件，又無端為金門在大陸製造了五百個生死未明的故事。

國史館口述歷史重現日據

日據金門八年間，由於島民為「跑日本」而流散各地，致出現了歷史記載的斷代層。二〇〇三年，國史館推出《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一）（二）》口述歷史文獻，藉由張炎憲、黎中光、卓遵宏、董群廉等人作訪問，董群廉、陳中禹紀錄，受訪的五十四個個案中，除了觸及一九四九以後的戒嚴面，也不乏涉及、切片了日據時期的金門社會剪影。

張奇才（一九三七年生，原籍福建省惠安縣，曾任漁民輔導員）：「據長輩說，日據時期日本留在金門的軍隊不是很多，大約只有一連的憲兵，這些少數的軍隊用來維持地方治安。日據時期的治安很好，聽說那時捉到小偷就先剝去小指頭，並吊起來烤打、灌水。他們在各區設立分駐所，利

用金門本地的一些順民及無賴蒐集各種情報，當時中國政府時常派遣情報人員潛入本地從事破壞及暗殺行動，本地的愛國人士也常加以掩護，我岳父那時即是從事地下工作，他的商船即是負責運送這些情報人員……」。

黃平生（一九三九年生，金沙鎮西園村人，曾任戰鬥村警員）：「我民國二十六年（戶口登記為二十八年）出生，在家排行老大，有三位弟弟，一位妹妹。出生不久日軍即占領金門。據長輩說，日軍駐守金門的數目不是很多，聽說才數十人而已，但因我的年紀太小，對日軍的印象不是很深。日本在金門強迫百姓種植鴉片，我雖未實際參與種植，對鴉片的長相亦一無所悉，但小時候的確曾吃過鴉片籽，那時鴉片籽拌糖，用來包潤餅（春捲），鴉片籽是炒過的，味道蠻香的」。

洪福田（一九二一年生，烈嶼鄉青岐村人，曾任副村長、民伏隊隊長、鄉長）：「那時候金門還沒有設立中學，小學畢業後，因為沒有學校可就讀，於是跟隨本村吳秀才的女婿讀了兩年的書，他的女婿是一位私塾老師，人稱『黑皮仙仔』。民國二十六年，日本鬼子打到金門，我父親為逃避日軍，帶著我和三哥一起到廈門避難，暫住在黃德生老師的家。黃德生老師在廈門因地頭較熟，因此由他介紹我到鼓浪嶼永源中學寄讀。待金門的局勢已經穩定，父親急於返家照顧奶奶，我就跟隨父親回到小金門，在中學附讀只有幾個月時間」。

李炎傑（一九三三年生，古寧頭南山村人，曾任護路隊）：「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開打，日軍很快的在金門登陸，那年我剛好虛歲七歲。那時傳言日軍登陸後會大開殺戒，居民大為驚恐，有錢的人家紛紛到內陸避難，或遠走南洋，沒錢的人家亦設法躲藏，記得當時代我和家人就躲到現在慈湖旁的草叢中，幸好日軍上岸後，並沒有如傳言一樣殺人，所以鄉人才陸續返家」。

李金純（一九二三年生，古寧頭北山村人，曾任民防隊員）：「我民國十二年生，是土生土長的金門人，家住古寧頭北山村，家中以務農為生，金門氣候因為較為乾旱，田地大部分為旱田，主

要的農作物有地瓜、花生、大麥、小麥等；為方便犁田馱重，那時候代養了一頭騾。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日據末期，日本強徵騾馬三百餘匹，連同飼主三百餘人，馱運輜重向從大陸撤退。我因養騾馬，也在被徵召之列，那時我花費了幾兩黃金，雇請了一位村民頂替，才得身免，但平白損失了一頭騾」。

李天平（一九三二年生，古寧頭北山村人，曾任任務隊員、民防隊員、自衛隊員）：「我七歲那年，日軍就占據金門作為兵源轉運站。那時我們還住在外婆家，因為廈門也被日軍占領，以致所有的外匯全部斷絕，原本倚恃外匯過活的僑眷全陷入了困境。抗戰期間，大陸對金門和廈門實施經濟封鎖，那時有錢也買不到東西……」。

李清泉（一九一七年生，古寧頭南山村人，曾任村代表、民防隊員）：「：因為駐紮在西園與官澳交界處的日軍，受到中國游擊隊的突擊而遭受到嚴重的傷亡。日軍於此一事件之後，指派壯丁看守海岸，防備中國游擊隊再度來襲。當時南山分為三保，按壯丁，以六人一組，輪值看守二間更寮，更寮都在海邊的高地，稱為守望……」。

李堯民（一九一七年生，浙江省平陽縣人，曾任任務隊員）：「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日軍強迫民眾構築五里埔（東西村）機場，我那時約二十二、三歲，也受迫參與興工，不過做沒多久就停工了。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日軍又開闢安岐機場，強徵全島壯丁挖出填土……」。

楊永和（一九三五年生，金寧鄉中堡村人，曾任民隊員）：「湖南高地在日據時駐有一連的砲兵，連部設在湖南村，日軍伙房的班頭很喜歡吃甘藷，每次拿著『紅鰍』跟金門百姓交換甘藷，想換『紅鰍』的人很多，必須認識而且有交情，靠交情才換得到……」。

許加壯（一九二九年生，金寧鄉榜林村人，曾任民防隊員）：「日本占領金門時，我只有八、九歲，因為年紀尚小，所以日軍早期在金門的情形並不清楚，只知道早期軍營在中正堂（金門中學

現址)。不過日本管得很嚴，日據期間的金門小偷比較少。日本來了三、四年後，開始強迫民眾種植鴉片，種植的面積要登記，收成後再將鴉片繳給行政公署。到了晚期，本村和下堡都進駐了百餘名日本兵，他們強占民房，強迫原住戶搬出，不過這已是他們撤出金門之前不久的事了」。

(以上口述歷史取材自國史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董群廉訪問記錄，二〇〇三)

一九四九，古寧頭戰役

金門脫離了「處處鴉片花」的八年日據時代，只得喘息了四年，又陷入另一波更巨大的島嶼驚濤駭浪。

一九四九年，草木皆兵，改造金門命運的關鍵年代。

翻閱《金門縣志》的大事記，找出一些風雨欲來的線索：

元月十二日，本年度征兵配額一百零八名，在金門縣政府大禮堂抽籤。

二月一日，縣長葉忠熙辭職，新任縣長楊潼蒞縣履新。二日，金星輪復航。

三月，第二屆民選鄉鎮長，金城鎮許乃協，沙美鄉張榮強，大嶝鄉洪安鎮，烈嶼鄉王秉垣當選。

四月十五日，南安縣沿海住民入侵本縣轄地大小泊嶼採石，本縣提出交涉。

五月四日，土共偷襲大嶝鄉公所，燒毀案卷，劫掠武器；八日，轉攻駐嶝鹽警，蓮河鹽兵馳援，駐金傘兵部隊一營支援收復。十七日，廈門警備總司令部宣布宵禁，並登記民間槍械。二十七

日，議長林清池請辭，大會改選許允選繼任。同月，本縣為適應戰時需要，成立軍民合作站，由議長許允選任總站長。

九月三日，國軍二十二兵團駐防金門，兵團司令李良榮來金佈防，兵團駐金門城，由第二十五軍守備本島，第五軍駐防烈嶼，積極構築工事。同月，縣長楊潼辭職，省府派陳玉堂接充。

十月十八日，福建綏靖公署代理主任湯恩伯將軍偕中委雷震來金視察。九日，十二兵團增防金門，司令官胡璉抵金。十日，共軍三團，由蓮河以小型汽船及木筏在大嶼北面強行登陸，與我守軍發生激戰；十二日，大小嶼陷，十七日，廈門淪陷，國軍主力集結金門，湯恩伯率部駐金。

「解放上海後，為了給解放台灣打下基礎，黨中央決定解放金門。這是台灣的門戶」，來自中共內部的最高機密，為一場即將到來的戰役，埋下了殺機。

十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時十分，一場激戰五十六小時，撼動兩岸、震驚中外的「古寧頭戰役」，在金門開打。

「古寧頭戰役」的發生與結果，兩岸各有不同的解讀；即連參戰的國軍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官方與民間，也存在著官方說法與百姓說法。在此，我們依據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版的《金門縣志·反共兵事》的材料，呈現這場戰鬥的經過：

十月二十四日入夜以後，中共二十八軍主力第一梯隊所屬步兵三個加強團，另一個營，暨其戰鬥支援部隊，分乘各型船隻兩百餘艘，自蓮河、澳頭、大嶼等地發航，並在對岸三十七門砲火掩護下，向金門島進犯。二十五日凌晨二時十分，共軍部隊接近金門島北海面，駛入國軍有效射程時，守軍二〇一師鄭果將軍部六〇三團，即予猛烈射擊。當時共軍渡海係徵用民船，防護無力，因此在海中即遭受重大傷亡，共軍仍不顧損害，分別於嚨口、東一點紅附近及古寧頭地區登陸，突襲國軍陣地。此時共軍通信尚未建立，指揮掌握異常混亂，乃至盲目奔竄。迄三時三十分，共軍已竄進西

山、觀音亭山、安岐及浦頭之線。

當時前線司令李良榮將將軍，判明中共採中央突破戰法，乘共軍立足未穩之際，斷行逆襲，遂令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負責指揮反擊任務。即以一一八師李樹蘭將軍部（欠三五二團）配屬戰車第三連，反擊竄擾西山、觀音山、湖尾、湖南等地共軍，另令十九軍軍長劉雲瀚，以十四師羅錫籌將軍部，阻擊由安岐、浦頭南犯共軍。此外戰車營之戰車兩排，第十一師劉鼎漢將軍之三十一團、及十八師之五十二團，統由十八師師長尹俊將軍指揮，率向瓊林集合待命。

四時許，開始逆襲，第一一八師附戰車兩個排向安岐方向攻擊。七時許，負責指揮反擊之高魁元軍長，決心轉運兵力，原駐沙美之一一八師第三五二團，及戰車第一連（欠一排）協同攻擊，部隊向觀音亭山右側進攻。由火力戰而至短兵相接，一時殺聲震耳，戰況益趨激烈。斯時，共軍既成混亂狀態，國軍隊乘勝占西山、湖南、觀音亭山、湖尾、安岐等處。除就殲者外，俘共軍一千三百人。另向安岐及一三二高地進犯共軍，已為十四師擊潰北竄。

九時許，十八師尹俊師長所指揮之第三十一、五十二兩個團，以主力由瓊林沿岸，向頑守嚨口之共軍攻擊，另以一部沿海岸進發，協同戰車第一連第一排，包圍共軍後方，並破壞燃燒戰船，斷絕共軍回航增援，激戰一小時許，再克嚨口，頑抗的共軍三百餘人，全部就殲，旋乘勝向觀音亭山以北海岸推進。

十一時三十分，林厝共軍以千餘人增援浦頭，時國軍沿海進攻之部隊，期以制敵機先，乃於十二時許攻占浦頭東地，第一一八師之三五三團，及十四師之四十二團，則分為東南及正南向浦頭與安岐之共軍圍攻，國軍空軍亦臨空助戰，共軍除就殲外，計俘七百餘人，但尚有少數殘眾逃竄林厝頑守。國軍四十二團團長李光前、三五三團第二營營長陳敦書，亦於攻擊行動中陣亡。

國軍既克浦頭後，再向林厝及其東北高地共軍圍攻，激戰至黃昏，仍無進展，國軍乃調整部

署，一面防共軍增援，一面準備再予攻擊。

二十六日三時左右，共軍二四六團約一個營及第二五九團七連，於古寧頭海岸附近登陸增援。國軍乃令第十八師三五四團，及戰車兩排、山砲一連，向林厝及古寧頭之共軍圍攻，並令第十四師四十一團及二〇一師第六〇一團之一個營，由湖下增援，固守南山以西陣地之二〇一師六〇一團第三營則側擊古寧頭共軍，經徹夜攻擊，共軍據村莊仍作困獸之鬥。

國軍於稍作整備後，六時三十分，攻擊再度開始，第五十四團首先攻占東海岸共軍陣地，進逼林厝東北端小高地，第三五四團在戰車掩護下，進逼林厝東南高地，第三五二團，於林厝南端，發起衝鋒，白刃相搏，一時前線戰況，達到激烈頂點。

十一時三十分，共軍禁不起國軍衝擊，紛紛逃竄北山、古寧頭等處，殘餘共軍均消滅或被俘，至此攻克林厝，國軍遂再進擊古寧頭共軍。

此時，奉命接任金門防務的胡璉將軍，因赴台公幹，二十四日晚由基隆乘艦返金，在途中始悉金門發生戰事，二十六日晨，船停泊水頭，上午胡將軍登岸後，逕赴高魁元軍長設於湖南高地之指揮所，瞭解戰況後，乃親自指揮，重新調整部署，令十九軍固守克復之線，以十八軍負責攻擊，展開掃蕩。

二十六日下午四時，一一八師及戰車兩個排，猛攻據守北山及古寧頭之頑強共軍，五時三十分，再協同第五十四團衝入北山東北共軍堅強據點，將殘軍驅迫至海岸而聚殲。另國軍三五二團早於三時許，已攻入北山村莊內，將殘軍驅於東北一隅。黃昏後，五十四團及三五四團沿海守備，阻共軍增援，並以三五三團接替三五二團繼續攻擊。迄二十七日晨間，徹底摧毀共軍核心陣地，其突圍之一股殘軍，於北海岸為國軍三五四團殲俘殆盡。又竄匿古寧頭以北斷崖下沙灘之殘餘共軍千餘，亦在國軍一一八師及十四師各一部所圍攻下，同時悉數殲滅。

國史館口述歷史回到古寧頭

古寧頭戰役，國軍與共軍激戰五十六小時，終分出勝負，國軍計俘共軍團長以下官兵七千餘人，連同殲滅的共軍共兩萬餘人。擄獲山砲七門，火箭砲十二門，重機槍三十二挺、輕機槍三百一十挺、步槍及手槍七千四百餘支，另有為數眾多的通訊器材及彈藥。

古寧頭戰役被視為典型的「海島防禦殲滅戰」，是國軍戡亂戰役由敗而勝的一役，為台灣作為復興基地奠定下轉危為安的基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的蔣經國日記記下「金門登陸共軍之殲滅，為年來第一次勝利，此真轉敗為勝，反共復國之『轉捩點』也。願上帝佑我中華，使我政府從此重振旗鼓，得以轉危為安，轉禍為福，幸甚幸甚！」

古寧頭戰役的民間生態，國史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一）（二）》口述歷史文獻裡，透過卓遵宏、董群廉的訪問，可找到一些珍貴的百姓說法：

李清正（一九四四年生，古寧頭南山村人，曾任軍派金門縣長）：「民國三十七、八年大批國軍駐金門，大部分的軍隊都借住在廟宇，祠堂及民宅，我們家大宅就住滿了部隊。古寧頭戰役前後，情勢非常緊張，戰前就有訊息說：『共軍要攻打金門』，當時我年紀還小，記憶不是很深刻，只記得跟隨著父母親逃避戰火，過著逃難的生活。依稀記得大戰的前一天就有砲擊聲，家父帶我們疏散到西浦頭的外婆家，第二天當戰事擴及西浦頭時，我們全家又從西浦頭逃到后湖的姑媽家避難。后湖距離古寧頭戰場較遠，緊張的心情也才稍為穩定，後來我們在姑媽家住下來，大約經過半年的時間才遷回南山」。

陳水在（一九四六年生，金寧鄉人，曾任金門第一、二屆民選縣長）：「古寧頭戰役前後，金門的處境其實非常危險。當時中共陳毅部隊已經攻陷金門縣所轄的大嶼、小嶼二個島嶼，並在十月

十七日攻陷了廈門，正準備對金門進行大規模的攻擊，形勢對中共非常有利。國軍面對險惡的環境，於是在全島沿著海岸線大肆興築防禦工事，但當時國軍沒有鋼筋，也沒有水泥，於是就地取材，在全島拆除無人居住空屋，取得石塊、樑柱，也強拆住戶門板來做碉堡的建材」。

鄭慶利（一九四〇年生，金門城人，曾任金城鎮長）：「民國三十七、八年間，國軍在大陸戰場失利，紛紛撤到金門，那時金門的部隊番號繁多，有空衛、天馬、軍官隊、游擊隊，還有一些不知名的部隊，系統很不一致，有些部隊還臨時拉攏來的，看來好像都沒整編好，以致沒有統一的指揮，軍紀非常渙散。金門當時沒有碉堡、沒有軍營收容這麼多突如其來的部隊，他們借用民房，那時一般士兵睡在大廳，打通鋪，中間只留一走道，每一間大廳都住十多位，廂房也都被占：。」

陳永財（一九三八年生，金湖鎮人，曾任金湖鎮長）：「記得戰役後的一段時間，當時傳聞國軍準備要撤離金門，而且準備把島上的任務隊及少年部全部帶走。那年我剛好小學畢業，考上初中，人都還沒有入學，謠言滿天飛，我的父母都非常緊張，害怕我被捉走，特別要我藏在後山的一棵大樹上」。

李炎傑（一九三三年生，古寧頭南山村人，曾任護路隊）：「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凌晨，共軍從壘口至安岐一帶海岸登陸，槍聲響起，村民也紛紛逃離，我和家人躲到村郊的山井裡，據我所知，躲在附近山井的村民就有四十多人；原駐守南山村的『青年軍』也被迫到湖下村。戰爭即起，胡璉兵團剛好趕到，部隊立即投入戰場，從海岸線、湖南高地、西浦頭等地反攻。天亮之時，退到湖下村的『青年軍』又配合胡璉兵團的部隊從西浦頭反攻，胡璉兵團的其他部隊亦由湖南高地及海岸線向安岐方向推進」。

李金純（一九二三年生，古寧頭北山村人，曾任民防隊員）：「：戰爭平息，我才攜眷回家，看到家園已經殘破，滿目瘡痍，村內房舍到處是彈孔，幸好父母沒有受傷；進入社口，沿途仍有許

多死屍尚未掩埋。那時各鄉鎮、各村里徵召而來的壯丁，有的將死屍拖到古井、糞坑、草草掩埋，有的逕行在田中的凹溝覆蓋沙土。這次埋屍任務，我因為剛好避難他鄉，所以沒有參與這次任務」。

李天平（一九三二年生，古寧頭北山村人，曾任民防隊員）：「民國三十八年中以後，國軍陸續進駐到金門，國軍逐步在海岸線構築碉堡，那時金門缺少大塊的石頭，那時規定每一位壯丁要繳若干立方的『紅逮仔』（紅色小鵝卵石），以備和水泥攪拌，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

李堯民（一九一七年生，浙江省平陽縣人，曾任任務隊員）：「九月初三晚上（初四凌晨），共軍在東、西一點紅之間登陸，青年軍從海岸線撤到村裡，我去幫青年軍提運裝備，在檜林彈雨中，我的眼睛被火砲擊中，負傷後乘隙跑回家裡療傷。待巷戰告一段落，國軍清理戰傷時，逐戶搜屋，我在屋內被發現，竟被指為共軍，幸好家父在日本投降後回到金門，他出面極力為兒子作保，使我免去一場牢獄之災」。

張寶順（一九三五年生，金寧鄉嚨口村人，曾任護路隊員）：「民國三十八年農曆九月三日晚上（四日凌晨），共軍在北海岸登陸，在我們村莊附近的船隻共有三艘，在宮廟的東面有二艘，在宮廟的西面有一艘。宮廟中原住有一排的青年軍，激戰中排長被打死了……」。

許明良（一九三〇年生，金寧鄉后沙村人，曾任民防隊員）：「開戰的那晚，我們全村的男丁全被部隊召集，負責運送彈藥。那時金門還沒有任務隊或民防隊的名稱和組織，凡是成年男子全被抓去扛彈藥。我們后沙村那時居民還很多，人口數不像現在這樣少，全村十六歲以上的男丁大約有六十人左右。那時以甲為單位，由甲長負責召集，每一甲十六歲以內的男丁全部集中在一棟屋子，然後由部隊派人帶隊，開始搬運彈藥」。

（以上口述歷史取材自國史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董群廉訪問記錄，二〇〇三）

一九五〇年，大擔島之役

大擔，現改名大膽，位於烈嶼西南，與廈門海岸形成等邊三角形，面積僅零點三九平方公里。為控制廈門港交通之據點。自共軍在古寧頭之役挫敗後，自認以大部隊行動，絕不可能攫取金門，於是便想以出其不意方式，企圖爭奪此一戰術據點、進而擴大進犯金門、台澎，以達其所謂「血洗台灣」。所以當時共軍喊出口號說：「要保證放響進攻金、台的第二砲，堅決打下大擔」。八十六師一個團長曾向上級保證：「祇要兩個連的兵力，便可打下大擔」。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九時卅分，共軍二十九軍八十六師二五八團，一個營兵力，另加重機槍與六〇砲、八二砲約五個排，共約七百人，分成兩個突擊連與兩個預備連，每連又分第一、二突擊排，及預備突擊排，分乘機帆船三十餘艘。以白石砲台、溪頭、塔頭、浯嶼等砲二十餘門，轟擊四小時後，自廈門大學地區登航，分由東西兩側在大擔腹部登陸。進行「兩側撕開」戰術，企圖占領大擔。

二十一時四十分，先頭共軍，已於北山高地南端海灘登陸，旋即攻占北山高地。共軍主力則於二十一時四十分，在南山高地北端海灘登陸，並攻占南山高地之一部，雙方激戰至二十七日七時，國軍守軍七十五師史恆豐營長，依當時狀況判斷，共軍後援船團已受潮汐之限制，無法適時增援，即決心抽調所有兵力，斷然對共軍發動攻擊，激戰至十時四十分，盡殲共軍，規復全部陣地，而登陸共軍非死即俘，鹵獲武器械彈甚多。

此次戰鬥中，有共軍三十餘人，乘船向二擔進犯登陸，當船甫抵灘頭時，大擔島守軍三位戰士，突攜衝鋒槍跳出戰壕，大呼繳槍，因此全船共軍毫未抵抗，即束手就俘。

二十七日中午左右，仍有大木船五艘，向大擔增援，守軍不待其靠岸，即行射擊，共軍船乃倉皇回返廈門。

大擔島之役，除沉海者外，計殲共軍二百餘人，俘共軍營長鮑成以下二五二人，戰利品甚多。

一九五一年十月，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巡視大擔，以守軍光榮勇敢之戰績，乃題贈：「大膽者，方能負起反攻復國之大擔」，因此，「大擔」乃改為「大膽」。（取材自《金門縣志》）

一九五四，九三砲戰

一九五四年秋，中共在東南亞會議召開前夕，欲對與會各國施予壓力，影響該會議之討論內容，企圖於金門地區以奇襲性火力，轟毀停泊於水頭海面之海軍艦艇，以壯其國際聲勢。

時在福建地區，以其砲兵第三師，暨軍師直屬砲兵團、營、高砲第十六團，廈門要塞砲等火砲一百餘門，按外線作戰態勢，分置於廈門東海沿岸、蓮河、深江、大嶼、小嶼等處。

九月三日下午三時，共軍向大小金門，開始猛烈射擊，並向水頭等地奇襲射擊。時金門防衛司令劉玉章將軍，即令砲兵部隊斷然反擊壓制。當天射擊連續二小時，至晚八時許，仍有零星砲戰，大小金門沿海各村落，均遭落彈，達五千發以上，揭開國、共隔岸砲戰序幕。

砲戰開始後，蔣中正總統指示前線司令劉玉章將軍，要盡量將人員與彈藥轉入地下，以策安全，並加強武器裝備，爭取主動，重創共軍。九月十五日，國軍砲兵火力能量倍增，至二十二日已集中大量砲兵，分別於金門中部、西部等地進入陣地，並配合海、空軍，向大嶼、蓮河、廈門等共軍砲陣地，施行摧毀性射擊，此次共軍損失慘重，自後僅有零星砲戰。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十

八時十二分，對岸共軍巨砲百餘門，又突向小金門熾烈射擊七十九分鐘，落彈九千餘發。國軍砲兵即予反擊壓制。

「九三」之役，在砲戰開始半月間，共軍射擊達八千七百六十七發，金門除水頭碼頭及少數民房遭損外，僅傷亡軍民十餘人。

金門防衛部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發表砲戰三週年戰果統計，共殲官兵二千四百人，制壓共軍巨砲四百四十七門次，破壞其砲位九十座、軍事建築四十八處、軍車七輛、斃驟馬兩匹，擊傷（沉）共軍帆船一五〇艘。三年來，共軍向金門島群射擊五萬二千九百二十三發。民眾死亡六十一人，輕傷一二八人。毀損民房一、七七四間。（取材自《金門縣志》）

國史館口述歷史細說九三

國史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一）（二）》口述歷史文獻中，董群廉亦訪談了部分見證九三砲戰的金門人，重建一段砲火記憶。

溫仕忠（一九二六年生，祖籍廣東省博羅縣，曾任村指導員）：「四十三年『九三砲戰』受損最大的地區應該是水頭碼頭。自三十八年國軍進駐本島，水頭成為海軍臨時停泊海口，並設碼頭以利靠岸停泊，物資起卸亦以水頭為主，中共為切斷我海上補給線，封鎖我海軍碼頭，水頭在敵火襲擊下，損失慘重，此後金門對台航運及物資起卸遂改在料羅、新頭。此次砲擊除了水頭以外，以砲陣地密集地區受損較重，例如珠山、古崗、金門城等村莊房屋損毀甚多，百姓亦有傷亡。當時我的重要工作是巡查各村的民方衛兵，調查及護送傷患等業務。金城東西里因地下水位較高，無法深挖防空壕，民眾避難，都用沙包疊成矮牆，或用大汽油桶填沙架成防空屋，再堆上蚵殼，用以臨時避難。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向城廂射擊，金門高中有三位老師在南門街上被砲擊，死狀非常淒慘；

東門大華菜館亦被中共火砲擊中，造成三死一傷」。

黃錫安（一九四八年生，金城鎮水頭村人，曾任機動隊副中隊長）：「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三日發生『九三砲戰』，砲戰當日學生剛好返校『報名』（註冊），突然間砲聲大作。最初，中共是砲擊水頭碼頭，因為水頭碼頭停泊許多軍艦。我們小朋友聽到砲聲都非常驚慌，也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措施，只聽大人說中共開始砲擊金門了，我就跟著堂哥和堂哥的舅舅，三人漫無目的往後跑，那時的觀念只覺得跑的愈遠愈好，也不知道要先回家去告訴家人，沿路我們經過官路邊、珠山，最後到小西門找姑媽。家裡也在找我們，找不到也很著急，最後還是舅舅回去水頭告訴我雙親。那天晚上，父親也到小西門跟我們會合，那時大人也沒有砲擊的常識，以為砲彈不會打那樣遠」。

符文敏（一九二七年生，原籍江西省都縣，曾任村指導員）：「：經過九三砲戰的洗禮後，防空洞挖較大，可以在裡面煮飯、可以打地鋪睡覺。挖防空洞以自然村為單位，而且要比賽，以人頭計算為單位，有五人洞，二十人洞，都是利用山丘地勢，除能預防空襲，也為預防砲戰」。

洪福田（一九二一年生，烈嶼青岐村人，曾任副村長）：「民國四十三年，鄉公所尚未建防空洞。『九三砲戰』時，我們向野外的田埂疏散，我和戶籍員躲在一個小小的散兵坑，文教課和建設課也各有自己的散兵坑。一般民眾也都向山上、野外疏散，我因公務在身，無法照顧到家人，所以那次砲戰我的家人只好躲在家中的床下，幸好那時候的火砲的威力還不是很大，所以沒有家人受傷。不過，這次砲擊的落點集中在羅厝、湖下及九宮和水頭之間的水域。三十四師的師長剛好巡視防區，坐車行經東林往湖下的上坡處，就遇到砲擊，結果直接命中座車，幸好他聞砲聲出口就立刻跳車，沒有受傷」。

楊水和（一九三五年生，金寧鄉中堡村人，曾任民防隊員）：「我一生中遇到許多次砲戰，不過其中二次比較深刻。第一次是九三砲戰，砲戰期間西堡、中堡落彈很多，部隊剛好在吃飯，造成

多位戰士死傷，東堡百姓死了二、三人，西堡也死了幾個人；很多房子受損，我們這棟房子就是在九三砲戰中彈。砲戰不久，村指導員立即集合民防隊，帶到壕溝內待命」。

王珠盤（一九一八年生，金寧鄉西浦頭村人，曾任民防隊員）：「民國四十三年年的砲戰，陸陸續續打了半個月之久，這是中共火炮第一次對金門進行大規模的砲擊，我們稱它為『九三砲戰』。金門面對這種新的情勢，防砲成為當時的重點工作，上級要求百姓都要有合格的防空洞，我們家就在屋內，在床舖底下挖了一個足以容納全家人避難的防空洞……」。

（以上口述歷史取材自國史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董群廉訪問記錄，二〇〇三）

一九五八，八二三砲戰

一九五八年七月，共軍沿海機場完成，江西鷹潭至廈門鐵路通車，因此共軍調動頻繁，顯示將有進犯金門態勢。自七月十七日起，全島軍民進入備戰狀態。八月五日，國防部下達進入警戒備戰令。十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抵金，轉達總統備戰指示。二十日，總統率高級獎領親飛前線，巡視大、小金門防務，指示作戰機宜，並勉前線將士：「今日是打勝仗好機會：金馬部隊有打第一次勝仗的任務」。

據當時情況研判，金門當面共軍：陸軍有福建軍區所轄之第二十八軍（欠一師），第三十一軍及廣州軍區所轄之第四十一軍支援砲兵第三師、第二十二火箭砲兵師，廈門、汕頭海防兩個砲兵團、防空軍第六十三高砲師，及第六十四高砲師兩個團、不明番號之砲兵兩個團、公安軍第一師及不明

番號之三個公安師等，總計兵力約十八萬九千五百餘人，火炮三六九門。金門對岸中共海軍，有廈門、汕頭兩個巡防大隊所屬之砲艇三十一艘，魚雷快艇二十七艘，陸戰第五師及登陸戰車第二團（欠一營）。鄰近金門之共軍噴射飛機場，有連城、福州、龍岩、惠安、沙堤、龍溪、澄海等處。螺旋槳機場，有馬尾、廈門等處。另距金門二百里半徑以外之機場，有路橋、寧波、杭州、上海、南昌、廣州、新城、平潭圩等處。以新城機場對台海威脅最大。

金門防衛部司令胡璉所指揮之部隊，除司令部及直屬部隊外，另配屬若干步兵師及獨立戰車部隊與有關海、空軍單位，並火炮若干門，兵力至為堅強。防衛部劃金門地區為若干守備區，另設外島守備隊。除若干地區配合海軍艦砲管制組，或戰車部隊及各種砲兵外，以若干步兵、戰車及裝甲砲兵等為預備隊。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金門對岸之廈門、大嶼、小嶼、深江、蓮河、圍頭等地，共軍巨砲三百四十門，向金門島群瘋狂奇襲，在兩小時內，落彈五萬七千四百餘發，自是連日砲戰，激烈空前，迄十月六日，先後四十四天，共軍向金門島群發射計四十七萬九千五百五十四發。除八月二十三日最初兩小時外，九月十一日六時至翌日六時最為猛烈，一晝夜間計發射五萬八千七百六十發，亦為共軍連續射擊最多之一次。

共軍砲擊金門，為集中優勢火力，行奇襲性之摧毀，與封鎖國軍海、空運輸，以期長久圍困，迫使國軍自動放棄金門。故自砲戰開始，以迄九月上旬期間，中共對金門工事陣地及民間鄉村，均作猛烈破壞，續以強烈之砲火轟擊機場、碼頭，斷絕海空補給。此時，蔣中正總統權衡戰局，洞燭共軍策略，決定全力打破封鎖，親往台灣南部指導反封鎖進行，終於使用水陸戰車及空投突破封鎖，運補成功。同時蔣中正總統蒞澎湖督導新式武器運金，增強戰力。電勉小金門及落彈最多之大二擔島守軍。



十月六日以後，國軍參戰之大口徑火炮大為增加，而共軍亦相對增砲至五六一門。十月六日「停火一週」，繼又「停火兩週」之後，即提出所謂「雙日停，單日打」。十月二十日「停火」期中，突又恢復射擊，計先後四天，每天在二千至一萬發以上不等。十一月及翌年一月，又四次猛擊，其中兩次均在三萬發以上。擾射金門島群，迄一九七八年底截止，長達二十載，金門島土地共落彈九十七萬多發。（取材《金門縣志》）

國史館口述歷史重返八二三

國史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一）（二）》中，就八二三砲戰期間，金門人的親身遭遇與感受，卓遵宏、董群廉等進行了口述歷史訪問，還原砲火記憶。

顏忠誠（一九三八年生，金城後浦人，曾任金防部司令，現任福建省主席）：「我回到金門時剛好遇到八二三砲戰，本人是在砲戰中九月二十日搭乘搶救患的飛機（C-46），由尚義機場（機場尚在修築中）到台北，而且是敵人砲擊機場時逃難的，也因為遇到砲戰，所以到後來分科時我就選擇了砲兵官科，因為我覺得砲兵是和敵人最先接戰的軍種」。

王延卿（一九三三年生，河北省黃岡縣人，曾任金門自衛總隊總隊長）：「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我剛好駐防金門，曾身經歷這場戰役，當時擔任觀測官，駐地就在古崗，這種戰役非常艱苦，當時古崗、鵝山和小金門落彈最多，因為這些地區砲陣地都很密集，砲戰中被敵人砲火反制的結果，這些地區受災也最為嚴重，到處都是斷垣殘壁，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特別是小金門的洪山，幾乎被打平了，因為這裡到處是砲陣地……」（訪問／記錄：董群廉）

梁振瑛（一九三〇年生，祖籍河南鄭州，曾任金門自衛總隊副總隊長）：「那時我們連部設在湖下的一棟洋樓，八月二十三日傍晚，我們整連集合在洋樓前的操場吃晚飯，突然在小金門這個方

向看到很多濃煙，緊接著是一連串的砲聲，原來砲戰已經開始，我們飯也沒吃，立即進入掩體部。此後二、三小時，砲聲隆隆，砲擊未停……」。

董巖山（一九四七年生，金城鎮小古崗村人，曾任金門物資處處長）：「……畢業後參加金門地區的會考，考上金門中學的初中部。金門中學在八二三砲戰時，為了逃避戰火，學校遷台，學校寄讀在台灣各公私立中學。很幸運的在我小學畢業那一年，金門中學又在金門復校，我是金門中學復校的首屆初中部學生……」。

許明鴻（一九四八年生，金沙鎮后沙村人，曾任民防總隊副中隊長）：「砲戰期間，金門的民防隊都要輪流到碼頭擔運物資，我父親自然也不能例外，據家父轉述，那天他們正卸貨時就遇到砲擊，他趕緊跳到海中。事後，其他隊員對他說：『你跳到海裡，砲彈如果也落到海裡，照樣會死傷呀！』家父回答：『碼頭上什麼掩蔽也沒有，還能躲到哪裡呢？』老實說，家父能平安回來，真是天大的幸運……」。

黃平生（一九三九年生，金沙鎮西園村人，曾任戰鬥村警員）：「砲擊打了四十四天才宣布停火，很多民眾利用停火期間遷居台灣。我們家那時沒有錢，在台灣又舉目無親，所以根本不敢遷台，恐怕遷台後的生活沒有著落，哪知道政府會發錢給遷台的民眾，而且是每口三千元。其實當時有些遷台戶就說：政府叫我們去，應該不會讓我們餓死吧！怕什麼？如果要保命，就要跑呀……」。

楊福水（一九五〇年生，金寧鄉湖下村人，金門日報社經理）：「八二三砲戰時我已經八歲，記得那時砲火猛烈，全家在炮火下，日以繼夜的趕挖防空洞，我們從大臥室往下挖，挖得很深很深，然後挖到屋外，形成二個出口，避免房屋坍塌，洞口被堵住被活埋；地下室的坑道還算寬敞，可以打地舖睡覺……」。

邱仕財（一九二五年生，湖北省浠水縣人，曾任副村長）：「民國四十六年我調小金門后頭

村，四十七年剛好遇到八二三砲戰：那時民防隊員的任務很重，每一民防中隊輪流負責灘頭擔運工作。那時對小金門強力運補，要的運補方式是用飛機來空投，每遇飛機在天際出現，中共火炮立即射擊，直到飛機消失才停歇。小金門的民防隊則需在砲火下撿拾空投包裹，戰時民防隊執行任務和部隊是一樣的，不能推拖延誤，否則軍法審判」。

李增華（一九五〇年生，古寧頭人，曾任戰鬥村警員）：「我是金門古寧頭人，因為古寧頭戰役家園毀於砲火之中，父親舉家遷至金城，我就在搬到金城後不久出生。在我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那時我大概只有八、九歲，當天中共的第一波的砲擊只瞄準太武山的金防部，在那好奇的年齡，只看到火炮一顆顆的劃過天際，一條條的火舌把整片天空映得通紅，我剛爬上樓頂觀看天空的奇景，等待砲口轉向，才知道戰爭已經開打，在家長的拉扶下，趕緊躲到附近的防空壕，這個防空壕其實是沒有覆蓋的戰壕，我和家人在這裡躲了好長時間，因為中共砲擊連打了四十四天」。

李天送（一九四七年生，古寧頭南山人，古寧國小教師）：「還好在『八二三砲戰』之前已經歷過『九三砲戰』，官方在『九三砲戰』之後，強制規定每一個村莊的民防隊都必須挖掘防空洞（壕），所以『八二三砲戰』時百姓並沒有造成嚴重的傷亡。百姓都躲在簡易的防空洞（壕），那時的防空洞大都是土洞，我家的防空洞是水泥的，不過水泥很薄，幸好那時砲彈的威力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厲害。但也有不幸的，例如我小學四年級的老師翁金象就在八月二十三日那天被砲彈擊中，當場死亡……。我本人親身經歷過二場戰役，我個人的領悟是：戰爭非常的殘酷和可怕，它可能造成家庭的妻離子散；即便能脫離出戰區，逃難的生活也是痛苦……，我個人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不要再有戰爭發生」。

（以上口述歷史取材自國史館《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董群廉訪問記錄，二

〇〇三)

一九六〇，六一七砲戰

「六一七」、「六一九」砲戰，係指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所發生之砲戰，即連續三天之一次砲戰。

此次共軍瘋狂砲射，是衝著美國艾森豪總統訪華的示威行動。於六月十七日下午九時以後之五十餘分鐘內，向金門島群瘋狂射擊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七發，平均每分鐘發射約六百二十七發，為「九三」砲戰以後，共軍發射密度最高一次。國軍未予還擊。

六月十八日零時開始，對岸共軍再度向金門島群擾射，至零時四十五分停止，共計發射五萬四千六百十八發。

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時，共軍向金門島群開始全面濫射，至九時十分暫停，九時二十分又繼續射擊，九時四十分暫停，十時零五分，再繼續濫射，十時二十分停止，三次共發射八萬八千七百八十九發。

共軍向金門島群開始全面濫射後，金門戰地最高指揮官乃令前線砲兵部隊予以還擊。

國防部於「八二三」砲戰九週年前夕發表統計：自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止，共軍向金門島群射擊八十七萬九千七百六十八發。據當時金門政委會統計：九年來遭共軍砲擊死亡民眾一三七人，內男性八十人，女性五十七人。重傷一八二人，內男性一一一人，女性七十一人。輕傷二七〇人，內男性一六一人，女性一〇九人。房屋被毀八千二百一十八間，內全

毀四千三百六十間，半毀三千八百五十八間。

國防部於「八二三」十九週年紀念日，發佈共軍自「八二三」砲戰以來，金門島群落彈九十六萬七千六百四十二發。

金門縣政府於「八二三」十九週年前夕，發佈砲戰以來砲災統計，計民眾被共軍砲擊死亡一百六十二人，重傷二百二十七人，輕傷四百零九人，房屋全毀四千五百九十四間，半毀四千四百二十五間，其他損害較小者或牲畜等未計。（取材自《金門縣志》）

戰地史蹟目擊歷史

明鄭遺跡

明鄭在金門多達十五年反清復明歲月。鄭成功在金門留下的著名軍事遺跡計有，（一）烈嶼會盟處：昔日會盟地稱作吳山，今為城仔頂。（二）國姓井與萬人井：國姓井在烈嶼田村，據傳鄭成功在會盟前先於湖井頭登陸，再進入田村，因士兵乾渴，乃揮劍指地，掘井得泉。萬人井又稱神井，在二擔島，也有類似國姓井的傳說。（三）太武山成功洞：此洞又作延平帥府，為鄭成功俯瞰沿海形勢及奕棋之地。（四）點將石：在水頭村矛山下海灘，潮漲時沒水，退潮後出現，鄭成功利用此灘頭點名訓話。（五）後浦及金門城：後浦即金城，今為金門縣治及商埠，鄭成功在後浦南門濱海處造船。金門城為金門所城，有東南西北四個城門，一度給荷軍占據，鄭成功運用兵法退敵，而為鄭成功東征驅荷的第一站。（六）鄭軍銅砲：在烈嶼東南岸大山頂及金沙的浦邊村都曾發現過鄭軍銅砲，長一四七公分，口徑七．五公分，係鄭成功船隊進出所使用的禮砲，現移至莒光樓廣

場。(七)夏墅崗：這裡是鄭成功在金門觀海練兵的重要地帶。夏墅地處金西一個小高地，也是靠海的村落。從地理因緣來看，夏墅崗對望金廈海域，鄭成功的故鄉福建南安也在夏墅崗的視界內，或係鄭成功選擇此地作為觀兵地的另一種感情因素吧。鄭成功當年以重兵駐守金門，凡沿海沿灣均為訓練水師基地，有事出征，無事操練，夏墅崗居於險勢，一覽八荒九垓，而成為主要的指揮所。

西園抗日紀碑

一九三七年，日軍占領金門，翌年在金沙鎮西園村重修新式鹽田二十二副，重新運轉一九三三年即已停工的西園鹽場，所曬之鹽，作為中國境內及東南亞的軍需，並雇用西園村民為鹽工。一九四二年五月，鹽民深受一日軍請來的台灣籍日本技師凌虐，金門人在南安組織的「金門復土救鄉團」乃將技師綁入內地斬首示眾，日軍震怒之下，以串通之嫌，拘捕所有西園壯丁嚴刑逼供。有些男丁禁不起苦刑，被迫招認參與其事；日軍局將承認者押至廈門交由日籍軍法官審問，惟途中已有人被沉溺於海。最後的結果是「承認者槍殺，翻供不認者釋回」，同年農曆七月底，這些無辜受牽連、傷痕累累的村民才給日軍送回後浦大校場，由家人領回。「西園鹽場事件」，殉難者多達二十五人。一九九七年九月三十日，一座「西園抗日紀念碑」在西園村郊落成，用以紀念那一段日據時代的悲情事件。(參考黃振良《金門戰地史蹟》，二〇〇三)

日軍強徵金門馬伕殉難紀念碑

一九四五年五月，駐守金門日軍大撤退前夕，強徵金門騾、馬戶五百餘人，為其運補，隨日軍從金門的同安渡頭搭船至福建海澄縣，往廣東潮州、汕頭，一路流竄，路經漳浦時遭到盟軍飛機掃射，人、馬死傷慘重。十月間，日軍戰敗投降，流落異鄉的馬伕僅三百餘人得以歸來，另兩百餘人

埋骨異鄉。當年的馬伕、客居印尼泗水的李金昌，連署一百五十三人，發起建造「日軍強徵金門馬伕殉難紀念碑」於金門石雕公園內，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金門縣長陳水在舉行揭幕儀式，為那段慘痛歷史留下見證，向殉難者表達無限哀思。紀念碑由金門籍藝術家張國根雕塑，主體雕刻是一位馬伕牽著一匹騾馬，馱重物走在崎嶇的山嶺中，透顯出人、馬心力交瘁以及無奈、飢貧交迫情境；石雕中的主人赤著雙腳、衣衫單薄，右手挽著馬韁，左手撫著鬃毛，將頭靠在馬頸上；蒼涼與荒蕪的時代悲愴，盡在其間流淌。「日軍強徵金門馬伕殉難紀念碑」外，李金昌等人亦在他的古寧頭家鄉雙鯉湖畔立有「馬伕淚碑」，情境同樣哀婉動人。

古寧頭戰役刻痕

古寧頭，舊名古龍頭，是金門西北部突出的一個島角，三面環海，地勢平坦，東南與浦頭、安岐、湖尾接壤；西北是海岸峭壁斷崖；東北與官澳、馬山相對；西南與烈嶼、廈門隔海對望。這個李氏宗族聚居、面積不及五平方公里的聚落，在鄉人李怡來的記憶中，「原本是島上最大的鄉村（包括南山、北山、林厝三大自然村），這裡前後三江襟帶，南北二山相向，風景美，村舍櫛次，人煙稠密，山有田園可耕，海有魚蝦牡蠣可採，又有良好港岸可停泊船舶，居民大多從事耕稼漁鹽，勤勞淳樸：」（李怡來序李福井《古寧頭歲月》，一九九九）。這樣一個與世無爭、安居樂業的血緣之鄉，卻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激戰中，被徹底改變了原鄉生態。「在連續五十六個小時的保衛戰中，村人備受蹂躪，有的父母兄弟、嬌兒愛女被炸死了，有的在斷垣破壁下，血肉模糊的慘景；，特別是村內的廬舍，幾乎都在這次浩劫下，變成一片廢墟」（李錫隆《金門島地漫步》，一九九八）。一夕震驚中外的「古寧頭戰役」，是軍方光榮的戰記，卻是古寧頭人悲情的圖記。烽火的刻痕，依然留在古寧頭的臂膀上。

(一) 北山斷崖處：古寧頭戰役，共軍原本的作戰計劃是選在金門島中間最狹的海岸登陸，亦即金沙的中蘭至後沙間的海岸，如此可切斷金門東、西半島的聯繫，順勢攻向太武山取得制高點。可能係共軍的船伏不諳金門水道水性，或因強勁的東北季風吹向，致共軍的戰船轉了個彎，偏西而行至囑口、安岐、古寧頭地帶，最後被迫在北山海灘的峭壁斷崖處登陸。北山斷崖處，意外目擊了歷史現場。

(二) 湖南高地：古寧頭戰役中，共軍登陸之初的主力集中南、北山一帶，再進逼安岐、西浦頭；卻在國軍的力守下，無法再往非第一線的湖南高地一帶挺進，湖南高地反而成為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的前進指揮所，又在金防部司令胡璉及時趕到下，一舉收復安岐、西浦頭，扭轉大戰的情勢。今湖南高地已成古寧頭戰役重要景點，以「古寧頭戰役第十八軍前進指揮所」之名立碑及浮雕戰場，永久保存。

(三) 北山洋樓：共軍登陸古寧頭後，旋即占領了北山村東北處的一棟洋樓，作為向前挺進的臨時指揮所。國、共兩軍亦在洋樓發生激烈巷戰，洋樓身上彈痕累累，迄今依然鮮明。北山洋樓主人的身世、行蹤成謎，據古寧頭南山村佬李清泉為國史館作口述歷史的說法，「這棟洋樓原為當地一位華僑所有，因日本攻打金門，屋主逃難走避南洋，這棟洋樓遂被徵用為分駐所」。

(四) 李光前廟：參與古寧頭戰役的十九軍所屬第十四師，編制較晚，自大陸撤守金門，下船時還遭上級官長斥問「前線需兵，為何讓民伏先行下船？」然而，該軍四十二團團長李光前，卻成戰役中最動人的一幕。李光前帶了三個營，由林厝村通過一條長長的隘道，向距離五百公尺處、共軍占領的北山村進攻，卻給在北山洋樓高處的共軍以六挺重機槍封鎖住入口，再以交織火網掃射李光前的部隊，致第一營士兵死傷慘重。李光前部隊所使用的武器因收繳自廣東叛變的保安團，腐陋不堪用，一營五挺輕機槍，有二挺打不響。眼前火力無法壓制共軍，李光前身先士卒，以白刃衝鋒而

上，奈何換來以身殉國。李光前身後，國軍立「李光前團長殉國於此」碑石，民間建「李光前將軍廟」，以「萬府興公」崇祠。作家水晶遊金門、訪古戰場，寫下一段動人的文字，「我替李將軍的牌樓（正中有一枚青天白日的國民黨徽）拍了照，又在那頗為簡陋的神龕前佇立良久，很想口沾一詩，可惜詩興雖有，詩才卻無，只好用散文『以茶代酒』，聊表敬意……。我想吟哦的是：耶穌、西門慶、李光前都歿於三十二歲，一種奇怪的巧合。三人一死於『道』，一死於『慾』，一死於古寧頭之役（偶然）。古寧頭是反共戰爭中，唯一一場戰勝敵人、勝果輝煌的戰役。李將軍不前不後，像命中注定的，選取了十月中的這一天在古寧頭之役陣亡，所以在青史上留了名」（水晶，〈啊，金門〉，二〇〇〇）。

（五）無名英雄像：在伯玉路與榜林村入口處的圓環，矗立了一座「無名英雄」塑像，造形單純，半世紀來，已是金門的另一座地標。很少人知道「無名英雄像」的靈感來自古寧頭戰役，「無名」的主角是蔣經國先生，建造者是伯玉路的「主人」胡璉將軍。曾兩度入主金門防務、經歷古寧頭與八二三戰役的胡璉（伯玉）將軍，一九七六年出版《金門憶舊》時，正式公開藏了二十二年的「無名英雄像」身世，他寫道，「二十多年以前，金門將校何故以蔣經國將軍作為金門無名英雄的典型？起因是古寧頭之戰的第二天，蔣將軍當時並無任何名義和官職，當然談不上責任。嚴格的說，他僅僅是一名黨員，隨侍在總裁 蔣公左右，可是他到了前線，不但深入戰地，而且撫慰軍民於槍林彈雨之中，前線官兵深受感動，不一日便達成了滅共殲敵的任務」。建於一九五三年，一名荷槍士兵造型的無名英雄，挺立於三丈五尺高的座台之上，「莊敬純一，威武肅穆」，在胡璉將軍的構思中，無名英雄像和金門的陣亡將士墓、無愧亭、莒光樓等建築體都有著配合當時國際情勢，國軍大舉反攻之先，「把金門建議成一座精神堡壘」。無名英雄的像座作三角形，底座是十二道光芒的國徽；又於像座鐫刻「把思想變成信仰，把意志變成力量，把理論變成行動」，三句話出自時任總政治

部主任的蔣經國先生發動國軍「克難運動」後對政治作戰人員所作的訓詞，胡璉說，「我們把這三句話和無名英雄像連結在一起，很顯然是推崇蔣將軍是無名英雄的典型」

(六) 金門精神堡壘：原立於金城東門圓環旁，現已移至尚義機場一帶的「金門精神堡壘」巨幅浮雕，有著與「無名英雄像」共同的歷史背景。座高七公尺，寬十六公尺的精神堡壘，建於一九六七年，堡壘的正面，是一幅描繪古寧頭大戰的巨幅浮雕，並由當時服役在此的五位預軍官謝孝德、余秉中、林源全、黃鉅太、許和義等所設計，他們均畢業於師範大學藝術系，以延長半年退役的時間完成此巨雕。整個精神堡壘，以灰色大理石（花崗岩）為牆基，正面純白色，繪製浮雕，以古寧頭戰役為主題，畫面以太陽，山嶽（太武山）為背景。宏偉動人的畫面，全部以純金色的浮雕方式呈現，而此項浮雕藝術，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算是一幅巨大的浮雕作品，畫面的頂端砌以古代牆頭的型式，堡壘的背側，均塑雕以金色的垂直的紋路，極盡陽剛與陰柔調節的色感，為古寧頭戰場作史。

(七) 古寧頭戰史館：古寧頭戰役後，軍方在古寧頭北山村濱海處構築軍事據點，有垛式的堡壘，有通往各海岸射口的堡內坑道。據點入口處的城牆刻有「古寧頭戰場」，一度是古寧頭的軍事標幟。一九八四年，軍方將「古寧頭戰場」改建成「古寧頭戰史館」，仍是仿古城堡型式，並於城牆兩邊浮雕古寧頭戰役，正前方立三勇士塑像，兩側置戰事遺留「金門之熊」兩部M5A1戰車，廳牆環掛著由顧重光等畫家共同創作十二巨幅油畫，栩栩如生呈現古寧頭戰役畫面。

大二擔島軍事地景

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丙子冬，一場大火燒掉了福建榕城（福州）火藥庫的五十萬斤火藥。福建的官員聞悉台灣北部生產硫磺，乃請出從浙江前來八閩遊歷的郁永河渡海前往。郁永河

在《裨海記遊》載，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一行人離開榕城南門，行經思嶺、莆陽道、沙溪，二月初二到了廈門，等待海上風浪平靜後，二月十九日，十二艘採礦的船隊才從廈門港出航，航行二十公里後來到「大旦門」，他們決定依山泊宿大旦門，至二十一日清晨才駛出大旦門，眼前所見汪洋「一望蒼茫，淼無涯矣」，船到金門料羅灣時，十二艘採礦船只剩三艘，從金門渡黑水溝到澎湖的行前，郁永河寫下「千里萬里祇藉一帆風耳」。走出郁永河的《裨海記遊》，回到現實，那座郁永河停泊三天兩夜的「大旦門」，就是昔日金門的大擔島，今日的大膽島。位於烈嶼西南方，與廈門海岸形成等邊三角形，橫亙在大海中的大、二擔島，「懸崖絕壁，驚濤拍岸，龍盤虎踞，形勢十分險要。島上崗巒起伏，怪石崢嶸，易守難攻，是個防務堅強的前哨堡壘」，曾於一九七八年登上大擔島採訪的現任金門文化中心主任李錫隆，以多種形容詞，形之於面積僅零點三九公里的大擔島。這座小小島，因著清代即已設寨，又在一九五〇年爆發國軍與共軍的浴血之戰，因而形成金門古、今重要軍事遺留。

（一）明鄭萬人井：大、二擔島號稱兄弟之島。二擔島在大擔島西南側，面積僅零點二八平方公里，止於大海中的土坵或礁石，在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無法找到它的位置。二擔島上雖小，但有一座古井，名為「萬人井」，據稱是明鄭駐守金門時的遺留。隆武二年，鄭成功率文武舊臣會盟於烈嶼吳山，訂盟復明。在清兵追殺下，明鄭兵士自廈門來到金門，途經二擔島時，明鄭兵士已人困馬乏、飲水斷絕，傳說中鄭成功登二擔島「由腰間取出佩劍，擲向岩之上，大叫『出水』，鄭氏收劍歸匣，岩中汨汨流出清泉」，一口泉井的湧現，解決眾人所需，如天降神跡，亦使鄭軍軍心大振，安抵金門、克取台灣，後世將這口井取名「萬人井」，國軍駐守二擔島後在井旁立石，刻寫「神泉英雄淚，氣節民族花」對聯及「飲水思源」四字。二擔島「萬人井」的遺跡，雖然裝填了民間傳說，但已使得這塊島嶼的軍事化圖像，推向明鄭時期。

(二) 閩南保障石碣：明鄭在二擔島上的「萬人井」，是一種傳說與傳奇的歷史陳跡。清代在大擔島上的「閩南保障」石碣，已是軍事化的具體呈現。清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紹安人沈廷耀任左營守備期間，在他守備的區域之一大擔島題「閩南保障」。清朝擺脫明鄭金門的糾葛，於清康熙十九年正式入主金門，仍沿用明制，隸金門於同安，置金門總兵官，為強化金門的防務，從各地調撥水師駐紮後浦，同時將金門的防衛力量伸及大擔島，置有後砲台與前砲台兩座。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改置金門協副將，下轄中、左、右三營。當時的水師，中將兼管游擊，守備專鎮左營，駐防後浦、大擔等小島，派防有十數人的「汛」。沈廷耀於雍正任左營守備，又於乾隆九年任中營守將。在巡防大擔島時書「閩南保障」。

(三) 鳳崗石碣：大擔島有「閩南保障」石碣，亦有「鳳崗」石碣。「鳳崗」題字人是清乾隆癸亥施必功。在縣志有限的記載中，施必功，晉江人，乾隆二年（一七四四年）任右營守備，乾隆六年任右營參將。與沈廷耀是同時期的武將，也都協防過大擔島，一留「鳳崗」，一留「閩南保障」，突出了大擔島的海疆之重。

(四) 島孤人不孤石碣：大、二擔島地處廈門港進出的航道上；軍事上的封鎖廈門，即不能作為進攻台灣的集運基地。明、清史上的鄭成功、施琅都是以廈門為出發站而進取台、澎。大擔位處要塞，鄭成功、施琅都前後登島屯兵。國、共分據兩岸，一九四九年共軍攻打金門失利後，改變戰略，改以攻取金門周邊的大、二擔島。一九五〇年七月下旬，中共二十九軍八十六師二五八團第二營等四個連，共五百餘人，號稱「敢死營」，與國軍七十五師二三五團第二營，史恆豐營長所部一營人中的兩個半連，展開生死殊戰。血戰一日，包括共軍營長包成在內，全部被殲，生俘二百多人。大擔島戰後，蔣經國先生到斯島巡視防務，以「有大膽者方能擔雪恥復國之大擔」激勉守軍士氣，並於島的花崗巨石題「島孤人不孤」，石旁築「介壽亭」，另一塊石頭由反共義士合題「自由屏障」。



大擔島自此進入愛國、反共語言豐富的島外之島，也因為蔣經國的「有大膽者方能擔雪恥復國之大擔」一句精神訓詞，原來的「大擔」島，改名為「大膽島」。

（五）賴生明與莒光樓：「莒光樓」與太武山「毋忘在莒」勒石是五十年來，人們記憶最鮮明的金門地標，郵政總局以「莒光樓」圖版發行的郵票有四十七種之多，發行總量超過十八億枚。座落於金城東郊高地的莒光樓，構設於一九五二年，竣工於一九五三年秋天，樓高三層，雕樑畫棟，金碧輝煌，可遠眺金、廈海域。莒光樓作為「英雄館」，源本於古代麒麟閣，「紀功而且獎勵後進，氣勢必須壯觀，建築必須宏麗，不能遷就，不能寒愴。何況記名記事的英雄人物，是在我們的最高統帥總統 蔣公，頒給金門的『毋忘在莒』四字哲訓下，立功得名的。莒光樓，既已為莒之光，安可不為人樓互映而光芒萬丈」，胡璉在《金門憶舊》中，提及莒光樓的緣起，又提到「莒光樓」三字的題名人是賴生明，這也是富有『身教』的意義。賴生明是江西人，立功的年齡是十八歲左右，立功的地點是大擔島，立功的時間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在絕對多數的敵人，登陸成功，滿島都發生激烈戰爭的時候，營長為了安定島的另一端守軍官兵的信心，命賴生明乘夜暗穿越敵人群中，到那一連告訴連長說：『沉著應戰，攻擊敵人，營長必來救援』。賴生明揸了一枝卡賓槍，混過敵人區域，找到連長，達成任務，回報營長，因此而使我軍打了勝仗」。從莒光樓建造者胡璉的說法中，可以窺見莒光樓的命名來自「毋忘在莒」，它的內涵卻是作為「英雄館」，他找來「大擔島戰役」的傳令兵賴生明作為「莒光樓」三字題名人，在他心中，賴生明是英雄，頗有「人樓互映」之意。因此，莒光樓可視作是大擔戰役的另一種紀念性建築。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莒光樓五十年，胡璉將軍的公子胡之光教授與賴生明的遺屬，慨然捐出他們的文物，包括派令、勳章、褒狀以及胡璉收藏的幾大本金門一九五〇年代老照片，供莒光樓永久典藏，將軍與小兵永留英雄館，也算是再一次歷史的因緣際會。

九三砲火遺留

一九四九年「古寧頭戰役」、一九五〇年「大擔島戰役」，共軍以強勢的火網，卻沒能拿下金門。金、廈水域與台灣海峽風平浪靜四年後，一九五四年七月起，中共黨中央又重提「解放台灣」，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斗大刊出「一定要解放台灣！」試圖在萬隆會議召開前，對與會各國施壓，尋求國際輿論支持「解放台灣」。只是，這次的「解放」方式不採人海戰術的奇襲，而以密集砲火封鎖金門。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下午三時，共軍位於廈門、蓮河、深江、大嶝、小嶝等地的砲兵對金門連續兩小時的射擊，目標對準水頭港的軍艦及軍事設施，國軍砲兵部隊亦施以反擊壓制。砲戰當日，下午三時至晚間八時，大、小金門的沿海及村落，五小時內共落彈五千發以上，從而掀開兩岸隔海砲擊的序章。九三砲戰持續約十五天之久。此後三年間，兩岸仍有零星的砲戰發生，特別是八二三砲戰前一年，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共軍在七十九分鐘內向金門猛烈射擊了九千多發砲彈。九三砲戰的規模不大，卻是兩岸冷戰砲擊的第一章，歷史意義重大。金門建立的九三砲戰史蹟不多，砲火的傷痕，刻寫在人民與聚落間：

（一）**烽火聚落：**中共發動的九三砲戰首日，衝著出入水頭港的軍艦，但亦重創水頭所處金烈水道另一邊的烈嶼九宮碼頭及羅厝、湖下等地，其次大金門的聚落，「九三砲戰發生的當時，國、共兩邊的火砲射程都不太遠，換句話說，當九三砲戰發生時，金門島上落彈的範圍，僅在北面海岸附近的聚落，當時尤其以位在金門東北、西北兩塊突出部分，落彈量較多，如東北角的官澳、西園、英坑、後水頭、劉澳、浦邊及其周邊的小聚落，以及西北角的古寧頭南山、北山、西浦頭、安岐一帶，還有西部海岸的前水頭、金門城區一帶，位於金門蜂腰的中蘭、瓊林、後沙幾個村落，落彈量很少，至於距離海岸較遠的村落，根本就見不到砲彈」（黃振良《金門戰地史蹟》，二〇〇三）。

(二) 古區村：九三砲戰期間，造成金門聚落最大的悲劇，莫過於島西的古區村，二十六戶人家有二十五戶全毀。奇怪的是，這個中外戰史少見的「亡村」案例，竟未在縣志與金門砲戰文獻上出現隻字片語記載。九三砲戰時名為「古坵」的古區，村民劫後重建家園，也僅獲政府的兩包水泥補助。這個位於燕南山下，南宋朱熹設燕南書院講學的人文聚落，一九四九年國軍進駐，翌年拆毀位於古區山麓主祀清水祖師的金門五大名寺太文巖寺（又名文山寺、燕南宮）構築工事，之後又將大批火藥存放在村內的民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農曆八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九三砲戰零星的砲火又掃向西半島。官路邊社山間的雷達區首當其衝。三時零三分，中共一枚砲彈擊中位於下古區、國軍十九軍借用民間蔗糖廠存放的彈藥庫，引燃彈藥庫內存放的硫磺、雷管、水雷彈等火藥，頃間轟然巨響，彈藥庫被炸成三丈四深度的坑洞。綿延一公里的古區建築物全被夷為平地；只有一戶位於燕南山麓的門牌一號「穎川衍派」二合院的古宅因遠離爆炸中心，得以保住。古區彈藥庫爆炸日，是中共發動九三砲戰的第十三天。村民已有警覺心，兩百多位村人事前已疏散至鄰近的珠山、古崗、歐厝、東沙、上后垵，或就近在村外的防空壕內躲避。但仍有三、四戶人家留在村內。爆炸時，住家離爆炸點僅一百多公尺的陳水成、董秀錦的家族十四口全被壓在斷垣殘壁內，久久未見國軍展開救援行動。兩名看守彈藥庫的十九軍庫員兵陳忠義與古育輝不知去向。此際，三位村人陳永傳、張金輝（打石龍）及二十三歲的文山村榮譽幹事陳振裕，由外頭搶先趕抵村內爆炸現場救人，一口氣救出了包括陳永念、陳永念的小孀吳甜在內的十二位傷患。陳永念的兒子陳水成因傷重身亡。村人陳永木追憶彈藥庫爆炸時，他躲入村郊大路街的土壕內，差點被坍土活埋；另一村民陳世榮所養的馬匹，駭逃到三公里外的歐厝村。陳世榮的長女陳碧玉揹著三歲大的弟弟陳永明，一路朝向后垵村逃難。整個村落陷入混沌狀態。砲火暫時平息後，傍晚，紛紛自外返鄉的村人，眼見這座開基三百多年的明朝村落已化為平地，連奉祀歷代列祖列宗的陳氏宗祠也難逃浩劫。

他們只能向湧入古區村那些隨美軍顧問團駐金門的大批國外各通訊社記者，指著猶冒出硝煙味的毀屋進行無言的控訴。中共砲彈與國軍彈藥庫的「交互作用」，炸掉了古區村，村人生命財產的損失難以估計。諷刺的是，村民僅獲得唯一一筆來自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救濟：每一戶人家在劫後獲補償兩包水泥進行災後重建。因外國媒體爭先報導這一場烽火劫，許多村人的照片都上了國外報刊。古區這個夾在海峽兩岸間的小聚落一夜知名於國際。同時，造就了一位知名全國的人物陳振裕，他因冒險救人，入列一九五八年第一屆全國好人好事代表排名第一，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赴光復大陸設計委會晉見陳誠副總統，獲頒一塊「忠誠勇毅匾」。陳振裕回到金門後，司令官胡璉特在簡單重建後的古坵燕南山麓廣植百株氮樹（俗稱肥皂樹），另請來九甲戲班在村內公演三天，為飽受砲火的古區人「壓驚」。毀於九三砲火的古區，重建後四年，因地處軍事要塞，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四十四天內再度遭受猛烈砲火襲擊，落彈千餘發。雖未二度亡村，但處在顛盪、不安、恐懼的村民多往台灣、南洋遷徙。過去千人聚落的「古區」現在是不滿百的「古坵」。古區後麓的燕南山書院遺跡址也成了雷達站軍事重鎮。半世紀來，金門戰史及地方志或因「軍事機密」刻意不提古區事件的隻字片語。古區在地及出外人的心裡上早有著「亡村」的悲愴感，乃決定從被炸時的「古坵」恢復古地名為「古區」，盼能改改村運。一九九五年清明祭祖日，古區村人陳永芬、陳永明、陳永棧、陳永國、楊樹森合力敲掉「古坵」路碑，回復了千年前的古地名「古區」，藉予宣示「古坵已死、古區再生」！

（三）金門中學：「青年英雋，勵志金中，德智體群，我學所宗，肩起時代使命，不畏艱難任重，聽砲聲亂轟，打開了我們的心胸」，金門中學的校歌，歌聲背後，是「聽砲聲亂轟」的一段悲情往事。金門中學於一九五一年秋，當初金和金東兩所私立學校合併成。首任校長傅允。一九五四年的九三砲戰，由於金門中學白色的建築物，人稱「白宮」的中正堂目標顯著，是中共砲擊的目標

物。十一月十八日，來自廈門的砲台朝向金門中學所處的城區砲轟，造成三位教師劉照、羅莎、孫效鵬及學生黃成本中彈身亡。常為港報撰稿的羅莎，被炸時的口袋內還留有七十元港幣。此一砲火造成的不幸事件，迫使金門中學從金城郊區的校址遷校至金湖鎮陳坑社的陳景蘭洋樓上課避難。四年後的八二三砲戰，金門中學面臨更大的遷移，當年十月，全校學生九二一人，搭乘軍艦疏散至台灣，借讀於各省立中學。一九五〇年八月，金門中學原址復校，卻已當了一批從此客居台灣，再也回不來的流亡學生。

八二三烽火史蹟

「你們還活著」？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砲戰爆發，不久後，遠在十餘海里外的美國軍艦急電金防部司令胡璉，未及回答下，美軍又來電報：「不必回答，我已見到你們的反擊砲彈，長虹破空，落到彼岸，英雄朋友，引以為榮」。陰雲籠罩的金門天空，中共以六百多門大砲，第一波就打中太武山金防部水上餐廳正用餐的三位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當場陣亡；兩小時內，落彈五萬多發，都是一五二、一七二口徑以上的加農和榴彈。這個駭客行動，震驚國際，迫使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政府作出表態；面對各國記者，國務卿杜勒斯指著背後高掛的世界地圖，但又找不到金門的位置和標示：「我們對於金門、馬祖對面中共軍力的增強，確實感到關切。這表示他們或將企圖或以武力攫奪金門、馬祖。此等島群我等均知一直在中華民國手中。過去四年內，金門島群與台灣間的相互依賴關係，益為密切。任何人若認為中共企圖用武力征服此等島群，僅僅會引起一項有限度的軍事行動，那將是十分危險的想法。我想那種行動，恐將構成對該地區的和平之威脅」，八三當天，杜勒斯致函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代理主席摩根，表達了美國政府對台灣的嚴正關切。美國政府的強烈反應，中共的砲彈打得更起勁，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

名義發射到金門的宣傳單大言「金門敵軍已被我一場砲擊，其死傷總數在三萬六千以上」，他用的是數學上的概算，五萬餘砲彈對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門島群所可能造成的結果。八二三砲戰從八月二十三日打到十月五日，四十四天之中，金門落彈總數量為四十七萬九千五百五十四發，「九一二」當天六時至翌日六時，落彈五萬八千七百六十發，為單日落彈密度最高紀錄。以金門島群土地面積與落彈密度為比例，較諸二次世界大戰的硫磺島之役落彈量，超出二十七倍之多。十月六日，中共國家主席毛澤東親筆擬「停火令」，措辭「讓國民黨軍隊休息休息，補給補給」，再於十月二十六日發佈對金門「單日射擊、雙日停火」，自此至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止，金門面對中共「單打雙不打」砲擊長達二十年歲月，總落彈量計達九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隨著中共與美國宣布建交，才全面終止了冷戰砲擊。八二三，金門島嶼命運的轉捩點。八二三留下的土地傷痕與戰地史蹟，有榮光，卻有更多傷痕：

（一）料羅灣：詩人葉珊（楊牧）筆下的料羅灣「我像在夢中夢見一個更奇的夢，車子又一迴轉就失去了它，第二次迴轉，我看到料羅灣的漁舟」。我在吉普車上看它如貓咪的眼，如銅鏡，如神話，如時間的奧秘：」（葉珊〈料羅灣的漁舟〉，一九六三），竟是一種文學抒情中的歷史之殤。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率文武大臣在料羅灣祭江，隨後由此出發直驅台灣。八二三砲戰，料羅灣是國軍運補、搶灘之地，中共砲擊金門就是要壟斷金門海空補給線，致料羅灣首當其衝。砲火下的料羅灣，最常看到的畫面是，中型補給船在中美聯合護航艦護航下，進行搶灘作業，軍民滾抬著油桶，扛著一袋袋郵件，一包包大米、麵粉、乾糧，一下臥倒，一下滾進。八月二十四日傍晚，中共以魚雷快艇八艘，襲擊國軍艦艇，波及毫無武裝的台灣航業公司所屬台生輪，致台生輪觸雷沉沒，船上軍民無一生還。一九六〇年代初，日本紅星石原裕次郎與台灣女星王莫愁合演《金門灣風雲（金門島之戀）》，一對異國鴛鴦在金門砲戰中分離的淒美愛情故事，料羅灣是電影情節的主要背

景。

(二) 正氣中華報社：八二三時，《正氣中華報》是金門當地的軍報，也是僅有的報社，前身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創刊於江西南城第十二兵團軍《無邪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金門復刊。八二三的砲火下，《正氣中華報》在金門復刊。八二三的砲火下，《正氣中華報》位於後浦北門街一棟日據時代官署留下來的舊式建築物，仍然每天持續出報，記者甚至直接到報社頂層觀察砲火動向及螺旋槳飛機空投物資的情形。八二三砲戰打到第二十三天，九月十五日上午，時任國防委員會副秘書長的經國先生特地趕到報社慰問員工。一九五八年十月，因《正氣中華報》在砲火中持續採訪、出報的精神，繼張季鸞在中國創辦的《大公報》之後，獲美國伊諾大學頒贈「社會服務及領導獎」，蜚譽國際。新聞，是戰時最重要的精神食糧，戰地記者更是新聞前線的最前線，八二三砲戰期間，九月二十九日，八位中外戰地記者隨著國軍運輸艦搶灘登陸，不料水鴨子中彈沉沒，除了日本記者奧戶忠夫及《青年戰士報》嚴重則因抓住浮物得救，其他六人都悲壯殉職，他們是：日本安田延之、韓國崔秉宇、《台灣新生報》徐博九、《中華日報》吳旭、傅資生、魏晉孚。

(三) 仁慈之家：方濟會士羅寶田，一九〇九年生於法國，一九三〇年發大願，到中國服務，一九五四年九三砲戰當年的聖誕節選擇到金門傳教，並於翌年建立一所擁有二、三十張病床的仁慈之家。八二三砲戰爆發時，羅寶田神父正在沖繩島領取救濟物資，聞訊後，火速趕回台北，隨軍艦回金門救治傷患，但他搭乘的軍艦因砲火猛烈襲擊，兩度搶灘登陸不成，羅神父情急之下縱身跳海，冒險游泳登上料羅灣海岸，回到仁慈之家，無日無夜地投入傷患搶救及發放救濟物資，還因此被流彈所傷。羅神父的事蹟感動了蔣中正總統，特頒光華獎章。一九八七年六月號《讀者文摘》以〈勇者的風範：不屈不撓的神父〉為題推崇介紹羅寶田神父。一生救人無數，在金門行醫四十年，被譽稱「金門洋菩薩」、「金門史懷哲」的羅寶田神父，一九九四年元月二十七日發生車禍，元月二十九

日病逝於金門花崗石醫院，享壽八十五。羅神父和仁慈之家的砲火故事，永留金門人記憶深處。

（四）南雄八二三砲戰勝利紀念碑：一九六八年，八二三砲戰十週年，位於金湖鎮下莊一隅的南雄營區，在南雄文康中心操場旁建造一砲彈造型的「八二三砲戰勝利紀念碑」，彈形背面的正中央處有個大「V」字，註記「MEMORIAL」、「23AUG.1958」，高六米的砲體，碑座處有許多名將所題精神標語：蔣堅忍「威鎮台海」、俞大維「我武維揚」、夏超「確保金門勝利十大保證」，另於碑座右側書「領袖訓示：精誠團結，同仇敵愾，刻苦耐勞，冒險犯難」。

（五）鵠山八二三砲戰勝利紀念碑：地處金門環島東路上的鵠山砲陣地旁的圓環內，金防部樹立了方形的「八二三砲戰勝利紀念碑」，兼具堡壘功能，碑名前身係是一九八三年八月的「八二三砲戰勝利二十五週年紀念碑」。該碑最突出處是最頂點各有一枚國徽造型面向四方道路，另有碑誌記載建碑緣起。對照於南雄紀念碑的拙趣，鵠山紀念碑造型多出設計質感，亦不失簡潔明快。

（六）烈嶼勝利門八二三砲戰勝利紀念碑：大金門有座八二三紀念碑，小金門（烈嶼）湖下村的入口處築了一道「勝利門」，門內有座「八二三砲戰勝利紀念碑」立於國徽線條的圓型台座上，紀念碑也是一顆砲彈造型，較接近於南雄那座。「八二三砲戰時，烈嶼受戰火蹂躪摧殘更是嚴重，從南太武山起，由廈門島白石砲台到五通道一帶，都是密密麻的砲陣地，射程都涵蓋著整個烈嶼島，所以烈嶼落彈最多，在四十四天激烈砲戰中，金門落彈四十七萬九千餘發，有二十六萬餘發砲彈是落在烈嶼，小小烈嶼島，就承受了半數以上的砲彈，至今事隔四十幾年，到處仍可見戰火留下的艱跡」，烈嶼鄉公所秘書呂合成，在《烈嶼的烽火歲月》（林馬騰，二〇〇三）口述歷史中，道出了烈嶼人的烽火宿命，對照於一九八六年軍方在勝利門所立的「八二三砲戰紀念碑」，竟是「勝利」中的悲情氛圍。

（七）八二三戰史館：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砲戰，國、共兩岸各有各的解讀，也各有各的紀念

館。金門的紀念館以「八二三戰史館」命名，位於金湖鎮太湖旁的中正公園園區內，大陸的「八二三炮擊金門」紀念館位於同安區的英雄三島觀光園區內。金門八二三戰史館建地一百七十坪，將八二三戰役相關史蹟，以圖表、照片、文件複本、遺物、靜態和電動兩模型，分出十二個單元供人參觀，在館的大門兩側牆壁鐫刻五百八十七位殉職官兵姓名；館外周邊草坪，左側陳列當年參與戰鬥的國軍F八六軍刀機、一五五加農砲，右側陳放海陸兩棲登陸運輸艇。

（八）蔣經國先生紀念館：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蔣經國先生過世，金門人為感念他生前對金門建設的貢獻，以及八二三砲戰期間多次進出金門穩定軍心民心，特選在中山林區內建四合院式的「經國先生紀念館」，一九八九年十月建成。館內兩側陳列室，展示了經國先生的遺物和巡訪金門時留下的影像。紀念館前方一百公尺處是經國先生平民化塑像，著輕便夾克、戴鋼盔、持手杖，面露笑容坐於山石間。經國先生在三十九年內，先後巡視金門達一百二十三次，停留三百五十二天，根據已故前中央社駐金門特派員郭堯齡的回憶，八二三砲戰期間，經國先生曾坐軍艦，靠近料羅灣後，改以水陸戰車登陸，也曾搭軍機，在機場上空彈片，或在黑夜砲擊中乘成功艦巡訪大擔島，「更有次救國團金門支隊會議，蔣副秘書長兼救國團主任，對戰地青年幹部講話，距會場不到五十公尺處連落三發，破彈打穿會場屋頂脊背，滾熱彈片落於院中，咯咯作響，滿室灰塵滾滾，這時蔣副秘書長仍在鎮定地講話，急壞了兼支隊長柯遠芬將軍……」（郭堯齡《金門紀實》，二〇〇二）

（九）俞大猷先生紀念館：一九二六年生於浙江紹興的俞大猷，二十四歲獲哲學博士學位，學貫中西，熟知兵法，精研彈道、軍事之學。俞大猷擔任國防部長的時間點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四年，十年間，讓他經歷、參與了九三砲戰與八二三砲戰兩大戰役，進出金門數百次，也在八二三前夕駕偵察機飛往大陸沿海，更在八二三砲戰當天於太武山水上餐廳附近遭中共砲片傷及，仍然留在岩棚下沈著鑑定彈道，留下佳話。俞大猷以九七高壽，一九九三年七月八日在台北去世，遺囑交代

家人骨灰撒在金門海域。軍民為感念俞先生，在八二三戰史館斜對面建「俞大猷先生紀念館」，館內陳列俞先生相關文物，另立半身塑像及蜡像。

戰地文化的記憶與保存

伴隨著古寧頭戰役，大擔島戰役、九三砲戰、八二三砲戰而來的烽火連天，金門處處戰役史蹟，金門是一座活戰場，也是一座活的戰爭博物館。

八二三砲戰以後的兩岸冷戰對峙，又為金門留下諸多戰役史蹟外的軍事構築，形成獨特的「戰地地景」、「冷戰文化」。地景的背後，扣合的主題就是「反共」。作家水晶初訪金門，就給金門「徹底反共」與「徹底擁蔣」的強悍圖象給震住，他說「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個像金門這樣反共的地方！」

小說家陳映真解構金門的「反攻歷史」，他的觀點是「對台灣而言，『八二三砲戰』是國民政府抗共黨的『光榮戰役』。但從戰後世界看，金門是國際冷戰和國共對峙的最前線，而所謂前線，所謂金門，更是長年肩負著『堅強戰地』的神聖使命。然而，八二三以及隨後長達二十載的『單打雙不打』的漫長砲火，卻是金門這片土地與人民，佈滿瘡痍與血淚，難堪回首的『反攻歲月』……」（陳映真〈反攻歷史〉，二〇〇〇）

長達二十載「單打雙不打」的反攻歲月，金門冒出了大量而奇絕的「冷戰遺跡」。

冷戰砲擊下的防空洞文化

「前線戰地，防範對岸大陸砲擊、空襲的防空洞自然是少不了的。散佈校區的幾座防空洞，便也成了學生追躲的理想場所。土堆得高高的，像座大墳堆的防空洞上頭的野草，經年蹂躪，面積逐年縮小。…」金門籍小說家黃克全，以一篇〈洞中的臉〉，輕描淡寫出冷戰砲擊下金門戰地的其中一景：防空洞。

經過古寧頭戰役，九三、八二三砲戰，金門人也被也被推入一個「軍營化」的前線戰地生活空間。整座島嶼，草木皆兵。

軍方，忙著各種防禦工事的構築。海岸，佈滿地雷、鐵絲網、軌條砦、壕溝，也自堅硬的花崗岩層開鑿出諸如翟山坑道、九宮坑道、塔山坑道、漁村坑道等鬼斧神工、運補用的小艇坑道。陸上，依然少不了雷區、彈藥庫、戰壕、機槍堡、雷達站、反空降樁、反空降堡，甚至，完全埋藏在地下的太武山擎天廳電影院、花崗石野戰醫院；「走到坑道裡，假如沒有人領路你準會迷路的，彷彿走進了八陣圖」，著有《女兵自傳》的謝冰瑩，一九六一年為文〈兩個金門〉道出她的金門印象：一個在地上，一個在地下。

民間，也處在一個「戰鬥化」的防衛狀態。事實上，早在兩岸未分離、對峙的一九四八年，金門人就已意會到一個「武裝島嶼」的降臨。當年十一月，中央已撥款秘密預建金、廈沿海內陸線之「袋形陣地」二道永久碉堡，位於金沙鎮西部、東北部沿海；一九四九年三月，又續建十四個排、連、營性質的第二期永久碉堡。金門人力也投入了這些碉堡的施工。一九四九年國軍進駐後，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三年間，金門人身處在「民防組訓與動員」時期，先後歷經「金門縣民防指揮所」、「金門縣民防總隊部」、「金門縣民防指揮部」、「金門縣民防總隊」、「金門縣自衛總隊」等民防、自衛組織的變革。

民防隊的任務除了例行性受訓、演習外，也必須支援軍方開坑道、挖線溝、戰壕，或參與民間

的戰鬥村坑道如瓊林坑道、後浦坑道、頂堡坑道、成功坑道的打造；另外，也得在所屬的「戰鬥村」內「挖防空洞」。國史館董群廉在《戰地金門史話》（二〇〇三）描述「防空洞的構建」：「經過『九三砲戰』的洗禮後，官方有了觀念上的改變，官方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一定會有更激烈的砲戰發生，因而於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份起下令全面性的挖掘防空掩蔽部，以自然村為單位，利用地形構築，有平坦、窪溝式及山坡式，能容納各該村之居民與物資……」。從此，「防空洞」在金門進入「全民運動」。

一九五四年九三砲戰前後的「防空洞」只能稱作「防空壕」，防護抗力，不盡合乎標準。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後，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與美國駐華安全分署合作，訂立緊急計劃，籌措鋼筋、水泥等建材，大幅構建學校及民間防空（砲）洞。金門縣政府統計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四年，金門五大鄉鎮計有三、〇三九座防空洞，總容人量五八八七〇人（如表）

表：金門縣歷年構建民用防空（砲）洞調查統計表

年度	金城鎮	金寧鄉	金湖鎮	金沙鎮	烈嶼鄉	合計（座）
四十六年	二〇五	二〇一	一三四	一八九	一二一	九四〇
四十八年	三六	三〇	一二	三三	一八	一二九
四十九年	三一五	二五五	一五九	一五五	一七五	一〇五九
五十三年	一〇四	五四	三六	五一	五六	三〇一
五十五年	三八	一二	二〇	一八	六	九四
五十八年	二四	一五	二一	一七	一五	九二
六十一年	四五	二九	三〇	四〇		一四四

總容人量	一六八六〇	一〇八八〇	一〇九七〇	一〇九六〇	九二〇〇	五八八七〇
六十三年	八一	六六	五四	六二	一七	二八〇

資料來源：《金門縣志》（一九七九年）

「防空洞」的正確說法是「防砲洞」。它的構築從「土洞式」，歷經「隧道式」、「鋼筋水泥式」及「兩用堡式」等幾個階段變異。八二三砲戰以後建的防空洞容量也分出A、B兩種，A洞可容納五十人、B洞可容納二十人。政府補助經費亦分等級，A洞可獲補助二百包水泥及一點八噸鋼筋，B洞則減半；政府也會視每個村落所受砲災輕、重，予以建洞數量及規模的補助配置。

防空洞也有一套構築與管理辦法，八二三砲戰後，一九五九年國防部在《金馬地區戰地政務實驗法令》下訂定「金門地區民眾防空壕洞構築注意事項」，規定包括：壕洞構築由當地縣政府統一辦理；當地最高司令部應派專門技術人員協助設計；按實際需要調派民防部隊分批輪替完成，必要時由防衛部調派部隊協助之；壕洞位置應在民眾住所院內或接近地點；容量配合需要，不可過大，儘可能一戶一座為原則，數戶共用一座時應特別注意出路；材料以鋼筋水泥為原則。

金門人在砲擊歲月下的成長記憶中，可能居家地下室就是一座防空洞，可能四、五個人家以鄰為單位挖一座四、五公尺深的防空洞，或是整個村落男丁總動員合力開挖一、二座可容納五十人的「公共防空洞」。躲砲擊的夜晚，防空洞是安全庇護所，也是交換鄉訊、聯絡感情的所在，有驚嚇，有笑聲，更有娃兒伴隨哭聲而來的「洞生」。

三千多座列檔的防空洞世界，目擊見證了長達二十多載冷戰砲擊下的另一種「戰地文化」。

反共愛國精神標語的時代

林保寶在《牆上烽火：金門馬祖反共愛國精神標語》（二〇〇〇）書中，直指「『反共、愛國、精神標語』其實有它獨特的時代背景，甚至已成『戰地文化』」；他在金門五大鄉鎮所調查的標語內容，包括了「消滅朱毛」、「打回大陸」、「反攻大陸」、「收復河山」、「還我河山」、「反共抗俄」、「保密防諜」、「中華民國萬歲、有金馬才有台澎」、「有台澎才有大陸」、「石池雷湯衛寶島，屏山面海護神州」等等。

林保寶亦邀來作家羅蘭、聖嚴法師、金門縣長陳水在、連江縣長劉立群從不同場域來解讀標語，產生了一些有趣的思考，「以現在的心情回顧從前，你會發現，在過去某些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標語有喚醒民眾，集中力量，團結民心的作用」（羅蘭）；「以當時台灣是大陸的六十分之一，小小的一個島嶼是無法跟大陸比的，台灣能撐下來，就是靠這些標語為我們建立信心的。：反共、精神標語等於是『咒語』一樣的！用標語給自己打氣。我同情而且尊敬那個時代」（聖嚴）；「現在金門村落裡老房子牆上仍可見標語，我們已經不是拿來振奮人心或想提醒人們，而是把它當成『歷史痕跡』來看。我們以文化的角度、歷史的角度來看，在追憶、紀念或保存五〇年代的東西，而不是著眼於現實的角度」（陳水在）；「標語所代表的任何階段，都是馬祖珍貴的歷程。每則標語都要把它放入當時的時空背景作考量。標語有它的時代意義，就好像蔣公早年給馬祖『枕戈待旦』四個字。今天不管環境變化如何，我覺得『枕戈待旦』用在商業上，用在我們自己的作為上，都還有很深的含意，因為我們人不可能一輩子都平平順順，一定要在憂與喜之間磨練，所以人隨時都該『枕戈待旦』（劉立群）。

標語，也有其時代性，也有「階段性」，一九五〇年代偏「殺朱拔毛」、「反共抗俄」，一九六〇年代偏「軍民合作、軍政一體」，一九七〇年代偏「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一九八〇年代偏「實現

三民主義」，一九九〇年代已「崇法務實、勤勞儉僕」。

過去，軍權獨大，在自己的碉堡、營舍外，又任意在民宅、古厝的牆面上噴寫標語，破壞建築體美觀，人民敢怒不敢言；解嚴、小三通以後，軍方又為向彼岸表達「友善」之意，磨去不少標語，形成另一次破壞，屬於戰地文化記憶保存的破壞；二〇〇一年，立法委員陳景峻、陳學聖聯合召開「政治標語的新生命：搶救戰地歷史文化記憶」的記者會，搶救的，一個時代，一種記憶。

軌條砦的美麗與哀愁

金門沒有火車，金門紀錄片導演董振良卻拍了一部《火車在海邊游》，描述金門與大陸小三通後仍然存在的非法「小額貿易」的種種情節與情境，畫面中出現了遍佈在海岸邊用火車鐵軌裁切成的一截截鐵柱，末端削成尖狀，「鐵柱的長度隨當地的海水深度的不同而有差異，從一點五米至二米不等，每截約呈五十度角，斜插在水泥漿灌鑄的底座上，後移放在海岸沙灘外的泥灘上，每根鐵柱向前，如同一管管高射砲一般，射向海灘外的天際」（黃振良《金門戰地史蹟》，二〇〇三），這種用在卡住敵船，具反登陸功能軌條砦，被稱作「軌條砦」或「鬼條柴」、「鬼條材」，在金門北海岸處處可見，多已走過四十載「反攻歷史」。

這種獨特的戰地景觀，如同愛國反共精神標語般，也面臨被拆除命運；金門縣政府以「國防科技以及戰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軌條砦已逐漸失去其功能，且會造成民眾傷害」等理由，二〇〇三年先行拆除了計畫開發水域活動區域之歐厝海灘、料羅海灘及峰上、溪邊等海灘之軌條砦。此舉引發金門居民少有的憤怒之聲，一位署名「中山郎」的鄉親以〈軌條砦的美麗與哀愁〉為文投書《金門日報》言論廣場：「觀光局正在沿海拆軌條砦，朋友爭相走告這個消息，問我怎麼辦？語氣中有的焦灼，有的無奈，更多的是不捨不解。這些軌條砦在烽火的年代，堅強無畏的，樹立在金門沿

海，擋住前方大海的驚濤駭浪，換來後方的風平浪靜，有情有義的金門人，眼看著這些共患難的史蹟就要消失了……」（《金門日報》，二〇〇四年二月三日）。一篇搶救軌條砦、搶救戰地記憶的投書，喚起漠然已久的金門人的熱情，回應接連而來，迫使縣府對發佈新聞稿對外「細說端詳」：「請鄉親不要誤會，本府係將軌條砦作有計畫遷移集中排放，並非『拆除』，目前新頭海灘、成功海灘已完成遷移，歡迎縣民前往觀看，有關西北海岸等等則仍將予保留，未來將可結合潮間帶生態之旅，供遊客觀賞體驗」（《金門日報》，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三日），一來一往之間，官方的《金門日報》發表社論表達了「平情而論，金門走過戰爭歲月，『軌條砦』成功地扮演守護神角色，就像古時候的『萬里長城』，以及德國的『柏林圍牆』與兩韓的『板門店』，同屬軍事戰役遺址，為歷史作見證，也是觀光客憑弔和爭先留影的背景，實是發展觀光的無價之寶，因此，妥善的維護與規劃，應是當務之急」（《金門日報》，二〇〇四年二月十六日）。

軌條砦的存在與遷移過程，得見金門人對待戰地文化保存與維護的失落與希望；軌條砦的美麗與哀愁，也如金門作家林媽看獲時報文學獎鄉鎮書寫獎作品〈穿越鐵蒺藜與軌條砦〉中的描寫：「看那海浪飛濺著礁石的岬角，一座座堅固的水上碉堡，射口伸出巨大的砲管，時時刻刻瞄準著這一條藍色古道……而，我們不想再有岸與岸的距離，四千個島民要延展成一座橋。……因為，祖先千百年來所居住的島鄉；生而邊緣，死也邊緣！」（《中國時報》，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二日）

碉堡藝術館的兩種解讀

走過反共愛國精神標語，穿越鐵蒺藜與軌條砦。中國爆破藝術家蔡國強要「反攻」戰地金門？二〇〇四年的金門，非常文化。

八月，「大膽離島高峰會」計畫在大擔島召開。九月，「金門碉堡藝術館」開展。十一月，

「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開議。十二月，「世界金門日」、「鄭成功文化節」同步進行。

琳瑯滿目的文化節慶，華人藝術家蔡國強領銜主演的「金門碉堡藝術館：十八個個展」未演先轟動，他結合了譚盾、林煌嶽、李錫奇、李明維、張永和、王文志、王德愉、汪建偉、沈遠、吳東旺、曾力、費大為、劉小東、謝素梅、Ying Bo（銀波）、垠凌等十八位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領域的華人藝術家，將以繪畫、攝影、裝置、影像、聲音、戲劇、行為藝術等改造閒置的金門碉堡及軍事設施，包括南山陣地、塔上砲塢、古寧頭慈湖大碉堡，甚至民居內，都在展演範圍，屆時將可看到譚盾用聲音玩裝置藝術，垠凌進行情色革命玩弄碉堡空間；其中一處留有地雷的三角碉堡，可望成為世界上唯一展場充滿地雷的展覽。

「國際上有很多現代文化的著名展場都是由昔日的軍事要塞改造而成；威尼斯雙年展利用了原來的海軍基地和軍火庫作為展覽場地。而文化和政治的衝突之地也常常成為當代藝術重大展覽的發源地，如伊斯坦堡雙年展處於歐亞大陸的連接點」，在《金門碉堡藝術館：十八個個展》企劃書中，點出了「軍事與藝術」、「戰爭與和平」的世界語言，「金門地處政治戰略的特殊位置，有大量的軍事設施，在軍事對峙和緩、戰備工事閒置的今天，恰可將其轉化為另一種資源，成為發展地區獨具特色的文化旅遊」。

「軍事碉堡與砲陣地在金門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見證了金門走過烽火歲月，」金門縣長李炆烽陪同蔡國強一行人走訪南山排陣地、慈湖大碉堡、塔山三砲堡進行踏勘、測繪後，有感而發，「碉堡藝術館能成功籌設，將象徵金門已從戰爭跳板的角色，蛻變轉型為文化交流與藝術能量薈萃的中心」。李炆烽盼各界能共同支持這個劃時代的新構想，讓碉堡藝術館能成為金門戰地文化的具體呈現。

「讓兩岸認識金門，讓金門走向世界」，是李炆烽的施政口號。

「遠離戰爭，走向和平」，是金門碉堡藝術館的行動精神。

就在蔡國強與李炆烽等人一頭熱栽入碉堡的空間革命中，一份由黃克全、董振良為首，金門縣紀錄片文化協會、金門在台灣文化聯盟、台澎金馬非戰區行動聯及全國文化創意產業資源監督團隊共同發起的「我們反制金門碉堡藝術館展覽」聯合聲明，也隨之爆開來，聲明稿以「蔡國強『中國集團』、『反攻金門』搶資源」為反制理由之一，「策展單位是中國籍藝術家蔡國強的個人工作室，在十八位受邀參展藝術家，竟然只有李錫奇一人具金門背景，多數是中國旅居歐美與日本的藝術工作者。難道，其他金門藝術家只有十八分之一詮釋戰地歷史的地位？難道，中華民國的國防部與防衛能力，就要被以爆破裝置藝術諷諫政治擅長的蔡國強，給破功了嗎？」聲明稿的最後，「所有的本土藝術、文史與創意工作者也要團結打拚，保衛自己的資源與產業，絕不要讓『中國集團』的『反攻金門』計畫成真！」

「金門藝術家就只有十八分之一詮釋戰地歷史的地位」？「中國集團反攻金門」？多重的一擊，是金門人對待戰地文化的一解嚴、覺醒，或者是人心的繼續戒嚴、封鎖？

「碉堡藝術館」事件，聽見終結反攻歷史後的戰地角色與戰地文化的兩種解讀。

面對金門，戰爭與和平

作家水晶造訪金門，寫出〈啊，金門〉，一開始就引西洋文評家的話「這本小說一般人常聽人說起，可很少會去讀它；譬如說，像《戰爭與和平》」。水晶說「這樣的說法移用到金門身上也很適合，因為經常聽人說起，可從來不曾讀（看過）。：奇怪，住在台灣島上的人，對於脣齒相依的金

門，感到如此親切，卻又如此陌生，令人不可思議！）監察委員黃煌雄、尹士豪，也有著水晶「不可思議」的疑惑，在《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中直指「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認知不夠，自戰地政務解除以後，歷年來資源投入付之闕如，顯有未當」，進而提案糾正行政院。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中，對戰地文化的維護與承傳，提出新思維與新作法，諸如：

教育部、文建會及金門縣政府推展鄉土教學落實金門閩南傳統建築、聚落、史蹟及民俗文化傳承已略具成效，但各機關於推動閩南文化鄉土教學之過程中，如能進一步思考與金門戰地文化結合，將有更大的發展視野與格局。

金門許多現存的戰地文化觀光點，都是從觀光價值考慮，目的是供觀光客欣賞，但從人類學的觀點而言，這些都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留存於古蹟、民宅及公共設施牆壁上的反共精神標語，是金門戰地文化的一項特色，這些反共精神標語的特色在於它的時代意義，並和整個環境息息相關。反共精神標語是以前戰爭時代的產物，是反共抗俄的標誌，可是反過來看，它正提醒我們「和平」的重要，及避免再發生戰爭的重要意義。

如何保存金門戰地文化相關題材與史蹟，巧妙地將戰史、民俗、人文、古蹟構築融合出特殊迷人的特質，發展成未來觀光的主軸，顯為中央與地方權責機關思考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重要課題。

金門戰地文化如能進一步含括戰地文學，當更能豐富戰地文化之內涵。

金門在歷經四十多年兩岸戰火的洗禮，留下許多戰壕、碉堡、防空洞、坑道、戰備工事、軍營、反共標語等戰地史蹟文物，所以金門近代因軍事戰略地位而隨著歷史形成的戰地文化，是無與倫比的。金門可稱是閩南文化之島，但也是一座飽經滄桑的島。金門獨特之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非

常值得作為鄉土歷史的戶外教材、傳統聚落觀光遊憩地以及學術研究的對象。但審自八十一年（一九九二年）解除戰地政務以來，金門縣政府與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獲行政院有關經費補助情形（詳如下表）：

行政院補助金門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推動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保存維護情形表				
補助項目	金門縣政府（補助金額千元）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金額千元）	
	八十九年度以前	八十九年度	八十九年度以前	八十九年度
閩南傳統建築聚落保存維護		一四、九九七	五九、三八三	五八、六一〇
歷史古蹟保存維護	二三〇、六九六	三五、一二〇		
民俗文化保存維護	三四、八八二	七八、八〇〇		
鄉土教學	五、二五〇	一四〇〇		
戰地文化				
合計	四〇一、一四五千元		一一七、九九三千元	

二機關約各獲補助經費四〇一、一四五千元及一一七、九九三千元，但補助範圍僅限於閩南文化之保存維護，項目包括閩南傳統建築聚落保存維護、歷史古蹟之整修維護、民俗文化活動之舉辦與鄉土教學之推動，歷來無任何專門科目經費投入金門戰地文化之保存維護，充分顯示行政院對金門戰地文化之特殊意義認知不夠之事實，此種輕忽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心態，顯有未當，亟待檢討改善。

從《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一路走進《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對監察委

員黃煌雄、尹士豪而言，雙軌進行的兩個調查案，卻有一條共同戰地背景的發展主軸。監察院要追究的，不是洛夫詩中「誰是那埋地雷的人」，也不是「反攻歷史」中的政權；而是，全面性調查戰地文化形成的背景與內涵，因為「過去金門形象的拓展與發揚，大都是來自人文傳統與軍事角色的形塑，並如此深刻緊密地結為一體」，藉著調查報告的具體呈現戰地文化的特殊性，喚起政府、國人能重新看待這塊幾被台灣主體遺忘的邊陲島嶼，讓金門人真正深入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的文化體質中，探索新的可能，兼為整體閩南文化的保存、發展，通過金門，找到更寬廣的空間。

二〇〇三年，作家龍應台引起廣泛討論的《面對大海的時候》，提及「二〇〇二年我看見金門的許多防風林仍舊用警戒線圍起，警告的牌子上畫著骷髏，寫著『地雷』。馬祖有些海灘上還牢牢插著看起來極其險惡的防止登陸的銳利木樁。」又延伸寫道「：只要我們繼續把海岸與『軍事重地』聯想，只要刺刀的陰影、孤立的不安，危險的暗示，仍然在我們心裡存在，只要把大海依舊想像成一個堵迫使我們成為孤島的巨大黑牆，我們就會繼續地遠離大海，背向大海……」。

「綠島是綠島。大海是大海。中國文化是文化。讓我們心靈解嚴吧。」龍應台《面對大海的時候》，一個複雜而簡單有力的歸結。

長期戰地化、軍事化的背景，所產生的標語、碉堡、火藥庫、雷區、軌條砦，讓金門充滿警戒、台灣充滿困惑，大陸充滿敵意，造成兩岸的對立與不安，我們只能「背對大海」，而不能「面對大海」。

戰地的解嚴、威權的鬆綁，透過戰地文化的體檢與理解，金門正在終結冷戰糾葛，回復坦磊清平之境。一如洛夫〈重回金門〉詩的後半部，踩過地雷之島後的醉入酒鄉：

秋天，我又回到這醉人的酒鄉

昨夜拒絕有砲聲的夢

卻無法拒絕隔壁的鼾聲
更不可能拒絕酒瓶，拒絕秋風中
木麻黃的寂寞
十月，沒有銅像的島是安靜的
砲彈全都改製成菜刀之後
酒價節節上漲
這是可以理解的
在親朋好友的宴席上
我終於發現
開酒瓶的聲音
畢竟比扣板機好聽

第六章 島嶼與遺產

金門與世界文化遺產



閩南文化最後一個基因庫

「金門堪稱閩南文化最後一個基因庫！」

「沒有文化敏感度的建築師所蓋的房子，比八二三砲戰還可怕！」

「浦邊周宅的重修，她彷彿從一個『樸實的少女』變成了『貴夫人』！」

「金門是整個美蘇防線的最前線！」

「金門政治上屬台灣，地理上屬大陸。金門人是未淪陷的大陸人，講閩南話的外省人！」

「金門是一塊番薯島，黃種白仁心赤赤！」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距離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監察委員黃煌雄、尹士豪來到金門進行《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案，已整整三年了。經過三年醞釀、半年籌備，定名為「二〇〇三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十二月六日至十二月八日，終於在閩南原鄉金門熱鬧登場。一場論壇、七場演講、五十二篇論文，八十八位學者、一百三十三位學員，有人從瑞典越空飛來，有人從廈門坐船渡海而來。客居日本神戶、仍是中國籍的山后王家族人王柏林老先生，更是東繞西轉，才折回他夢中的土地，首次返鄉。

閩、台歷來最大規模的閩南文化研討會。

與研討會同一天，成千上萬的鷓鴣翱翔在金門的天空，為「二〇〇三年金門鷓鴣季」拉開序幕；另一個場景，聖祖貢糖廠伯玉新廠開幕，動用十多名師傅，經過三天兩夜的烘焙，完成豬腳貢糖、素食貢糖，兩個創下紀錄的「世界貢糖王」。

鷓鴣紛飛、貢糖飄香，「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就是在這種獨有的生態與產業之島氛圍下舉行的。

一手催生，專程自台灣趕來與會、主持「金門文化論壇」的黃煌雄委員，看到這樣的盛會，聽到「金門是閩南文化最後一個基因庫」，內心百感交集。這場研討會，沒有他和尹士豪委員的牽動，大概很難實現。緣於三年前的調查案，踏遍半個金門島，為閩南與戰地文化找到了座標與出口，隨後在監察院召開「如何維護並傳承金門的閩南與戰地文化」諮詢會議，收集到許許多多熱絡的聲音，其中之一是希望有一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聚焦金門，黃委員作結語時，望著在座、任期剩十個月的金門縣長陳水在，「我想縣長任內可以試著促成第一屆金門學的國際研討會議活動，若需要文建會幫忙，我也很願意push一下，我覺得剩下十個月很趕，可能來不及，除非在座各位趕快組織起來，第一屆很慎重，既然要辦國際性，就要有國際性人物參加，十個月的確很趕，最好把它當作陳縣長的最後獻禮」。「金門學研討會」終究未能在十個月內舉行，卻在三年後改以「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面貌呈現。三年的人事風景變遷太大，曾說出「人會死，文化不會死」，並以「文化立縣」自許的陳水在縣長已然暫時退隱政治江湖，參與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調查案的尹士豪委員在清明前夕、二〇〇三年四月三日，積勞成疾而去，再也無法現身他心心念念的島嶼。

三年來，最可貴的是《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乙案調查意見，已取得具體成果，諸如金門縣歷史建築審查委員會已完成一百一十六處歷史建築審查及公告，另制訂「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勵辦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已完成僑鄉文化相關史料，在修護後的水頭洋樓展示「出洋客的故事」，並委託專業機構進行水頭聚落重要歷史風貌用地建物實地調查測繪；內政部全額負擔金門轄內第一級、第二級古蹟暨國定古蹟修復經費，第三級縣定限定古蹟則補助百分之八十費用；金門縣政府已核定通過第一家民宿夏興客棧申請案，逐步落實以傳統閩南建築發展「民宿」觀念，並計畫無償供地蓋「閩南古厝」，另以博物館觀念來經營金門，興建中的「金門文化園區」，即朝此方向進行；為向國際市場行銷推介「金門」文化特色，交通部觀光局編印有中、英、日

文摺頁，僑委會製作《聚落文化之美：金門》光碟；金門縣政府體認民俗文化的普遍存在，和存在於四〇年代至七〇年代之間的「戰地文學」創作，對於金門完整的歷史記載佔有重要的一頁，已先行對金門本土作家的作品完成第一輯十冊《金門文學叢刊》及《金門新詩選集》出版，爾後將強化戰地文化與文學的整理、出版；文建會已補助金門縣政府辦理「歷史建築百景微選活動」、「聚落印象導覽活動」，未來將繼續補助金門縣政府辦理自然環境及歷史建築講座、研習活動；文建會已推動「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登錄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並提撥二百五十五萬元予金門縣立文化中心主辦、國立金門技術學院承辦「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

透過監察院《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的放送與回音，金門模糊的島影，漸漸清晰。

現在，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學者與論文、觀眾與對話，繼續為千年島嶼，尋找歷史的缺頁，蓄積文化的能量。

傅朝卿〈閩南文化、地域性主義與文化遺產〉：

「……以文化來掙脫政治的桎梏，建立一個閩南文化為主體性的文化遺產地域網路，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一種另類思考。閩南文化的未來，並不在於它保守的留存，而是它如何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份」。

魏健峰〈《金門》的英譯探討——傳播的角度〉：

「金門從上一世紀中葉受到世界矚目以來，愈來愈多的學者投入對金門的研究，這類新的刺激也豐富了金門的文化內涵，具體成就如《金門學》叢刊的推出。最近文建會及樂山文教基金會為推動台灣加入『世界遺產』行列，特別選出包括金門在內的十二處作為『世界遺產潛力點』，這是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核標準選出的。二〇〇四年金門縣政府主辦『世界島嶼會議』，屆時將有眾多的海

內外學者專家與會。凡此皆反映出金門文化遺產逐漸受到金門島內外的重視，金門處於如此美好的時空背景，我們建議以 Quemoy 替代 Kinmen，強化我們的文化溝通能力，以期在跨文化傳播 (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學術研究上更容易與世界接軌，並對金門走上國際舞台的過程有所助益」。

方鳳玉、邱上嘉〈金門地區『五方』之初步研究〉：

「誠然，在金門人的心目中，每一個聚落（自然村）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防衛團體，大抵是以庄廟為中心，『五方』作為聚落邊界的守衛單位。依此，『五方』除了具有崗哨、駐防與鎮守之意外，還具有守護神的象徵，扮演著防止魍魎邪魔入侵，與居民生活的場域息息相關，並具有守護整個聚落的功能與意義」。

黃奕展、蕭永奇〈從族譜看金門金沙溪周圍居民的變遷〉：

「我們永遠無法還原金沙溪當年的風貌，但金沙溪的風光卻記憶在我們的族譜中，也因為如此，我們與地區對族譜關心者，將成立『金門縣宗族文化研究協會』，期望經由族譜整理研究，保留先民的遺跡，發揚珍貴的宗族文化，使散居在台灣、大陸、南洋等世界各地的鄉親，重新認識金門固有的文化內涵」。

黃振良〈戰地管制對金門文化層面影響之探討〉：

「五十年的戰地管制，已經削弱，甚至割斷了僑民們與金門原鄉的聯繫，因為半個世紀的戰地管制，已經讓新生的金門後裔認不得歸鄉路，當年離鄉的僑民，心中放不下的是『我的家鄉在金門』，而今，金門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島嶼了，但是可曾見到一群海外遊子在遊覽金門」？

李仕德〈明清之際中荷交往史上的金門〉：

「明清時期金門為前往東西洋最重要的出口港，當時許多海圖針經多所記載由金門地區前往西

洋、東洋之針路可以證明之，及一六〇二年荷蘭成立聯合東印度公司企圖向東方發展貿易，在荷蘭人抵華之前，閩海的金廈海灣為其最熟悉的少數中國地方之一，而金門正好位於此一地區最突出的起飛點位置，因此成為早期中西交接的場所之一。當荷蘭人入據台灣後，其與明朝政府和鄭成功父子三代的恩怨情仇，許多事件的發生都以金門為場域，荷蘭人為了自由貿易問題，多次在金廈海域與明朝或明鄭衝突，十七世紀時兩度在金門的料羅灣及烏沙頭海域爆發中荷海戰。早在荷蘭據臺灣之前，烈嶼先民早已頻繁往返於臺海兩岸，及荷蘭人在臺南築城，前往臺灣捕漁兼營商業的戎克以大小金門為多，金門也因而成為早期開闢臺灣的先驅……。

林蕙玫〈有形的軍事遺址／無形的戰地記憶：試論金門的戰地歷史場所與記憶〉：

「一個曾經遭受彈砲近二十年威脅之下的大小金門島嶼，且在國、共對峙近四十年間而留下了歷史戰役遺跡：軍營、碉堡、坑道、壕溝、海防哨站等的防禦措施；作者將諸戰事中與金門島直接相關之空間發展的戰役——『古寧頭戰役』及『八二三砲戰』作為主要探討的對象。金門島上『有形的』戰役史蹟與軍事地景，其與人民『無形的』戰地記憶所衍生的矛盾與衝突，將經由本研究提出兩者之間的拉扯關係，進而探討延續與保存歷史記憶的可能性；尤其金門走過了三百多年生存在台海恩怨的縫隙之間，且見證了巨大的改變，由漫天烽火の歲月到如今需要面對的觀光問題。經由本文將針對國外曾有類似的案例為主，並相互對照，以提供金門的戰役資產保存些許思考的方向：」。

陳威志〈文化產業在金門：兼論國家公園的政策及角色定位〉：

「鎖島四十五年，使金門的時空凍結，同時間的台灣在遭受國際化的影響及現代化的迷失下，傳統文化及空間不斷的流失；當步入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全球區域性地方主義重新抬頭時，台灣已然回頭不及，而金門卻因為鎖島的歷史背景，而成為現階段台灣地區同時保有傳統文化、空間、生態與戰役史蹟的特殊地點。對因為這些多樣化的文化、空間與生態，金門提供了台灣與中國所無法

擁有的另類場所、異質的文化地點，而這些特質也使得金門在這個訴求文化消費的年代得以充分的提供文化產業生根發展的可能性及滋養的沃土。近十年來的熱錢流入，加上台灣與廈門的建設刺激，金門的文化沃土正在跟著時間競賽、流失，過度的開發、建設與短視，正將這個島嶼的文化競爭力逐漸削弱，文化產業的根基也愈來愈貧瘠，因此文化產業的生存是否會在未來的幾十年裡走向滅絕，金門國家公園在這波文化的潮流中，是淹沒在大時代洪流裡，抑或是另一條支流，引領著金門走向永續文化產業的另一個思維方向」。

走向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投向閩南、聚焦金門。眾聲喧嘩中，它投射出一個重要方向，是傅朝卿「如何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份」，也是魏健峰「與世界接軌，走上國際舞台」。

「將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登錄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這一句有力，來自監察委員九十年年度調查報告《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

監察委員黃煌雄與尹士豪在深入調查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的豐富面後，終於為這塊長期被台灣主體視為邊陲的島嶼，找到了新的座標、新的出路。在調查意見中，指向「行政院宜責成外交部、交通部、文建會等部會配合向國際行銷推介，將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登錄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由於受限於我國並非聯合國之會員國，以致目前暫無法依聯合國「世界文化及自然資源保護協定」之規定，將金門閩南文化、戰地文化申請列為世界文化及自然資產之保障。但行政院當思考如

何促使我國從加入聯合國外圍組織做起，由外交部、交通部、文建會等部會以國際行銷方式，積極將金門閩南文化、戰地文化推介出去，使國際間能具體認識金門的文化特色，進而肯定與接納。一旦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能看得成準世文化及自然資產的地位，且進一步登錄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那對整個金門不管是發展文化觀光，或是安全保障都是非常具有正面意義與價值。例如日本京都在戰爭時期是不能被轟炸的，或是最近阿富汗破壞佛像行為受到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正是地區文化價值受到世界肯定與保障的實例，足作為我國未來推動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保存維護之參考與努力目標。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具體而明確的把金門推向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路前進，其立論基礎在於金門閩南文化、戰地文化乃至僑鄉文化，不管是從學術價值來看，或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甚至是从廣義的文化發展來看，都是非常具有價值的；金門所具有的獨特價值與地位，是最的寶貴資源，也惟有妥善開發、運用此一珍貴資產，才能將島嶼推向兩岸與國際。基於金門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發展理念與實踐方向，調查報告提出「行政院應以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為主軸研訂金門整個發展政策，並擬定施政計畫，逐年編列預算，在行政院專責單位或協調會報負責下推動，進一步形成國家的生命力，以帶領金門開創出新的發展」。

黃煌雄、尹士豪所主動調查的《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乙案，厚達一百零七頁、七萬餘字，是金門有史以來，唯一一次有來自中央的官員，將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揉合成一體，進行總體檢，寫出「萬言書」。這份完成於二〇〇一年的調查報告，扣合金門與世界文化遺產的推動；往後幾年間，對金門島內對外發生了極大的文化刺激、鼓舞作用。

世界文化遺產的目標設定下，打開了金門人的世界視窗。告別過往的悲情島嶼訴求，李炷烽接替陳水在，主政金門，政見之一是規畫興建「閩南聚落特別區」，二〇〇一年底就任金門縣長的口號

是「讓兩岸認識金門，讓金門走向世界」，在此準則下，金門的大型活動，既投身兩岸，也放眼世界，「詩酒文化節」、「搶灘料羅灣」、「莒光樓五十年」、「鷓鴣季」、「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大膽離島高峰會」、「鄭成功文化節」、「碉堡藝術館」、「世界島嶼會議」、「世界金門日」，已舉行過，或行將拉開序幕的活動意涵，跳脫了封閉型島嶼格局，擴大、延申至兩岸與世界的參與；「金門土地不大，但卻有大時代樹立大格局的契機；金門歷史久遠，但在新世紀與新時局來臨的同時，卻有著開創新氣勢的能力」，李炆烽就職演說中的一句，語意並不很順口，甚且還有點拗口，話中卻隱含了金門要放寬歷史的視野、必須走出去的深意。

世界文化遺產的指定標準

二〇〇一年，監察院《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首度向行政院傳遞出金門可登錄成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後；二〇〇二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陸續徵詢國內外學者專家、縣市政府與文史工作者提報台灣具「世界遺產」潛力點名單，並召開評選會議選出包括「金門島與烈嶼」等十二個潛力點：玉山國家公園、大屯火山群、太魯閣國家公園、棲蘭山檜木林、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卑南遺址與都蘭山、金門島與烈嶼、淡水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金瓜石聚落、台鐵舊山線、阿里山森林鐵路、蘭嶼聚落與自然景觀。

金門，列入「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兼具自然地理景觀、動物、植物、人文史蹟等多樣性島嶼生態，人文史蹟中的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特色，十二個潛力點僅有。

「世界遺產為人類共同的財產」，一九八八年十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發行的

《信使》(The Courier) 楊堯「世界遺產的普世價值」。「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台灣對於『世界遺產』的保護與繼承工作，自不能置身事外，目前我國雖非聯合國之締約國，無法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相關工作，然『世界遺產』是人類文明進化過程之象徵，對全人類而言，是無可取代的，當一個國家某處具有世界遺產內涵與條件時，其即是『世界遺產』，不論身處哪一個國家，該地人民必須承繼這些珍貴資產，並予以保護」，文建會主委陳郁秀〈登錄世界、看見台灣〉(二〇〇三)文中，詮釋了「世界遺產為人類共同的財產」。

要登錄為世界遺產，有一套嚴謹的審合標準與登錄程序。

聯合國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條約》執行行動綱領中，對「世界遺產」的審核標準，有清楚的描述：「世界遺產委員會」亦定期更新審標準，以順應、符合「世界遺產」的新觀念。

文建會出版的《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二〇〇三)專書中，登載一九七八至九九七年文化與自然遺產審核標準的演變的兩份表格文件，分別是「世界文化遺產的指定標準」、「世界遺產登錄程序」：

文化遺產審核標準：

任何文化資產若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必須符合相關條件，而且至少需擁有一項「執行行動綱領」第一款規定之標準：

古蹟：建築，不朽的雕刻及繪畫，遺跡，碑文，穴居，以及綜合歷史、藝術、或科學，具有傑出的普世價值古蹟。

建築群：在歷史、藝術、或科學上，一群單獨建築、或接連式建築因其建築物、同質性、及地理景觀而擁有傑出的普世價值。

古蹟及遺跡：從歷史、美學、民俗、或人類學角度出發，由人類創造之經典之作，大自然之鬼斧神工之作，以及具有傑出的普世價值遺跡。

根據以上對古蹟、建築群、古蹟或遺跡的定義，當它們被申報成為「世界遺產」時，必須符合《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條約》的規定。「世界遺產委員會」並會檢視它們是否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或一項以上的審核標準，並通過真實性（authenticity）之檢驗，才會將它們列入具有傑出的普世價值。這些條件都列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執行行動綱領」中。每個被申報的資產應是：

- （1）代表人類創造力之經典之作；或
- （2）在某段時期或者某種文化圈裡對建築、技術、紀念性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之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促進人類價值之交流；或
- （3）見證現存或已消失之文明、文化傳統的獨特或稀有性；或
- （4）可作為一種建築類型或建築技術構造物或景觀之傑出典範，展示出人類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或
- （5）代表某一種或數種文化的人類傳統聚落或土地使用模式，提供傑出的範例，特別在難以抗拒之歷史潮流而處於消滅危機的場合；或
- （6）具有傑出普世價值的事件、生活傳統、思想、信仰、藝術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繫。（這個條件只有在特別情況下，而且必須符合其他文化或自然資產審核標準，「世界遺產委員會」才會考慮將符合這項標準的資產列入「世界遺產」的名單中。）

自然資產審核標準：

根據《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條約》第二款的陳述，符合以下規定者可視為「自然遺產」：

(1) 自然景觀從美學價值及科學角度而言，擁有傑出的普世價值。其景觀應包括地形和生物發展、或是相同類型的集體發展。

(2) 因地質、地形、以及劃分明確的區域成為瀕臨絕種物種的棲息地。從科學或保育角度而言，具有傑出的普世價值。

(3) 從科學、保育、及自然美的角度而言，自然景觀或劃分明確的區域，具有傑出的普世價值。

根據以上對自然遺產的定義，當它們被申報成為「世界遺產」時，必須符合《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條約》的規定。「世界遺產委員會」並會檢視它們是否符合以下「執行行動綱領」中其中一項、或一項以上的審核標準，以及以下實況條件，才會將它們列入傑出的普世價值典範。自然遺產應是：

1 代表地球演化各主要發展階段的傑出例證，包括生命的記載、地形發展中的地質演變過程或具有主要的地貌或地紋特徵。

2 代表陸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動植物群演化及發展的重要過程的典範。

3 具優越的自然現象或稀有的自然景觀和美學價值的地區。

4 最具價值的自然和生物多樣性生態棲息地，包括從保育或科學角度看，符合普世價值的珍貴瀕臨絕種物種。

世界遺產登錄程序

一、遺產所在國

在正式申報前，需先將文化或自然遺產地列入該國的「傑出的普世價值遺產預備名單」。選擇其中的遺產，申報登錄「世界遺產名單」。成為遺產所在國的條件是必須加盟世界文化與自然資產保護條約，並誓言保護其文化及自然遺產。

二、世界遺產中心

檢查登錄所需文件是否完備。世界遺產中心成立於一九九二年。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辦理所有世界遺產相關事務的主要中心及協調機關。

三、ICOMOS及／或IUCN

非政府組織應邀針對會申報的遺產，對其遺產保護及管，進行考察，並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專業評估報告。評估申報資產是否符合「傑出的普世價值」。兩個非政府性組織是專業技術性問題的顧問團：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會（ICOMOS）和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

四、世界遺產委員會常務理事

針對新申報遺產地進行審查。提出對申報遺產地的推薦，或要求遺產所在國提出更詳盡的資料。世界遺產委員會常務理事是由世界遺產委員會中七名成員組成。其任務是替委員會做預備工作。

五、世界遺產委員會

決定新申報遺產地的是否登錄在世界遺產名單上；或是延後決議，等待更詳的資料；或是拒絕

新申報遺產地的登錄。世界遺產委員會是由二十一位簽約國代表組成。其任務是指導「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聯合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巴黎通過、推動，至二〇〇二年六月止，締約國達一百七十二國、七百三十處世界遺產地，包括文化遺產五百三十六處、自然遺產一百四十四處、複合式遺產二十三處；「其中人文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複合遺產是當今世界遺產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的泰山即是一例，其被中國歷代皇帝視為朝聖宗教地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說明其為極珍貴的文化遺產；另，其複雜的岩石屬中國東部最重要的古代變形系統，可作為認識評價其他地質方面的重要，如此兼具文化與自然景觀的地域應視為寶貴的世界遺產」（丘如華〈世界遺產面面觀〉，文建會《世界遺產中區巡迴講座》，二〇〇三）。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制訂於一九七一年，卻緣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戰爭、自然災害、環境災難和工業發展的結果，已威脅著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鑑於此，而有隸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立，「依公約目標，是為保護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建立一個以現代科學方法制訂的永久性制度；並為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紀念物、建築群、場所、自然面貌和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提供緊急和長期的保護」（丘如華〈世界遺產面面觀〉）。

世界遺產的分類與內容，在「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以及兼具兩者特性的「複合式遺址」中

的有形文化遺產之中，另還有著「無形文化遺產」。在文建會二〇〇二年策畫的文化論壇「世界遺產系列講座」中，樂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丘如華以「世界遺產面面觀」為題的講座，特別提醒了「無形文化遺產」的概念：

二〇〇一年五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秘書長松浦晃一郎先生將韓國人率先提出的「口述與無形人類遺產」(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觀念納入世界遺產的保存對象，特別是針對亞洲的文化價值，使許多瀕臨失落的語言、戲劇種類、特殊的文化空間、宗教祭祀路線與儀式，再度受到重視，而被納入文化資產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〇〇一年公告了十九種「口述與無形人類遺產」，它們具有特殊價值的文化活動及口語文化表述形式，包括語言、故事、音樂、遊戲、舞蹈和風俗等，例如摩洛哥說書人、樂師及弄蛇人的文化場域；日本能劇，中國崑劇等。

金門島嶼潛力點與世界遺產

二〇〇二年初，文建會徵得各界擬出台灣具「世界遺產」潛力點名單後，隨後召開評選會議選出十二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十月份再邀請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會副主席西村幸夫、日本ICOMOS副會長杉尾伸太郎與澳洲建築師布魯斯·沛曼等教授來台灣探勘被選出的遺產潛力點，三人反覆討論與研商，決定依潛力點目前具有條件的完備性，提出一個三階段推動方案，第一階段：太魯閣國家公園、棲蘭山原始檜木林、卑南遺址(範圍涵蓋都蘭山與遺址間的區域)、阿里森林鐵道；第二階段：金門島嶼、大屯火山群、蘭嶼、紅毛城及其周邊文化歷史建築、金瓜石聚落、彭

湖玄武岩、台鐵舊山鐵道；第三階段：玉山國家公園。

二〇〇二年十月，文為會邀來探勘台灣的世界遺產力點的澳洲建築師、史蹟維護專家布魯斯·沛曼（Bruce R. Peltman），與樂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丘如華一行人，在文建會專門委員黃素絹陪同下，到金門島嶼展開世界遺產潛點評估時，對於金門特殊的景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交揉的特色，尤其曾夾處在「共產」與「民主」間，留下深刻印象，布魯斯·沛曼認為「戰地文化」可以是金門叩關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突顯特色；他期望大家對金門的閩南式建築及軍事遺留等文化資產，必須建立正確的文化資產保存觀念，更得有一些基本的保護措施，才能讓金門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長久保存、永續生命。

從評選作業到推動的過程，金門島所具備的條件，一直被視為是台灣十二處潛力點中，最有可能叩關聯合國世界遺產之門。

文建會就金門島為世界遺產潛力點所作「闡述理由」中，分別從「潛力點重性」、「比較評估」、「選定標準」等三個面向，來扣合世界文化遺產的認定標準：

2.1 潛力點重要性

2.1.1 本區域各島面積狹小、地勢低緩、河流短促、海岸曲折。本島以瓊林至尚義一線分成東西兩部，東半部大量露出花崗片麻岩，西半部則紅土層為主體。各島沙灘、岩岸交錯，沙岸發育良好，岩岸則呈現豐富多變的天然地形景觀，極具環境教育之價值。

2.1.2 金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歷史發展留下豐富的古蹟文物、傳統聚落、戰地文化及自然資源，該區在一九九二年解除戰地政務後，便著手研擬規劃國家公園之構想，並於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正式成立金門國家公園，是台灣首座以維護歷史文化資產、戰地文化為主，並兼具自然生態保

育功能的國家公園。

2.1.3 金門作為保障國家安全之第一道防線，長期的戰備使金門島上處處是防禦工事，從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到蔣介石的「反共復國」，一次次的戰火洗禮，皆在此地留下深深的歷史痕跡；冷戰時期，作為民主世界與共產政權的最前哨，金門實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2.2 比較評估

金門與一九八七年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霍洛科傳統村落相較，霍洛科傳統村落位於匈牙利諾格拉德地區，距首都布達佩斯東北約一百公里，歷史悠久，被認為是匈牙利國內最美麗的村落。霍洛科村人按照傳統的建築方式，用泥和稻草混合建成牆壁，再用石灰把牆壁塗白，房屋走廊並以精心雕刻的木頭圍成。這些木屋多次遭受火災，雖然政府禁止村民再造木屋，但每次火災後，村民依然在原址重建。

金門早期移民聚落多以水源充足、地利較豐及避風禦寒等實際生活需要為原則，作為選擇聚居地的基本條件，石材與磚材混合使用的牆面，是當地特殊的牆面類型，瓊林聚落可作為金門聚落特色的代表之一。

瓊林為典型傳統民居聚落生活形態的表徵，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目前大部分仍保存完好，堪稱金門地區傳統聚落保存的代表。村內有大小七座宗祠，不管從人文歷史演變、聚落紋裡或建築環境來看均值得保存，村內居安思危的防禦共產世界入侵的戰地民防，於爭戰歷史上在在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也是金門登錄成為世界遺產的重要優點。

2.3 選定標準

2031 從西元四世紀初，中原世家大族移居於此開始，其後陸續有唐、宋、元、明、清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駐軍於此。金門地區的文化、經濟與政治歷史與一千五百年來的移民活動，密不可分。金門地區的移民在此地留下許多豐富的文化遺產，如建築群及「固若金湯」的軍事工事、宗教信仰、婚喪節慶禮俗等。藉由這些文化遺產可建構出一條「時光走廊」，感受先民生活脈動，符合世界文化遺產認定標準第二項。

2032 金門的傳統聚落及居民佈局的根本精神是宗法倫理的體現，宗法倫理是抽象的支配力量，具體落實則要透過「空間」的營造來強化，這種空間思維營造出金門傳統聚落型態，即使是受到外來影響而興建的「洋樓」，其內部空間格局仍受宗法倫理的制約，表現出「傳統為主，外來為輔」的營造思想。這些傳統聚落，如今因受到難以抗拒的現代化潮流影響，處於脆弱的狀態，符合世界文化遺產認定標準第五項。

「文建會在徵選世界遺產潛力點時，金門因擁有豐富人文背景、精緻閩南建築、優美僑鄉文化、特殊戰地景觀等條件而入選，」用情於金門作為世界遺產推動工程的金門文化中心主任李錫隆，有著充滿文化自信的解讀，「我們正處於閩南文化的關鍵位置，匯集著台灣、福建與南洋等地的焦點，成就為獨特的區域性，又深具規模與價值。」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起，金門文化中心策辦世界遺產系列講座。

曾在金門服役半年，一九七八年以《金門民居建築》一書成為金門建築經典著作的李乾朗，二十五年後重返金門，提到「遺產就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東西，包括祖厝、土地、錢財」，又提到戰爭雖然是很悲慘的事情，但是有時候能改變一個地方的交流歷史，「以金門來講，明朝的時候有個鄭成功在這裡，把樹木都砍光了，去造他的艦隊。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有國軍在這裡，不斷的造林，讓金門變成了海上公園，所以一個軍事行動，可以使得一個地方的人文歷史，完全改觀。如果沒有這

個戰地背景，也許今天金門的面貌不會是這個樣子」。

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接受金門國家管理處委託進行《金門島史前遺址調查研究（一）》計畫的陳維鈞，慨嘆「金門地區有人類活動的記錄，遠超過歷史文獻所記載。數十年來，因為金門地區特殊的歷史背景，考古學研究可以說是處在剛開始的階段」。

著有《金門戰地史蹟》等書的金門采風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黃振良，分析了金門「時代性的島嶼戰地景觀」：

1. 地表上的景點：包括島上各重要路口的機槍堡、重要據點碉堡，還有田野間到處可見的反空降樁、空曠地面的反空降堡，以及分佈在大小金門各角落的幾座紀念館、精神堡壘，每座紀念館或堡壘都有一段歷史，也都是兩岸互動的一頁歷史。

2. 海岸邊的景觀：包括海岸線外圍泥灘上層層的軌條岩，海岸邊軍區排雷後的雷區和鐵絲網，還有並非自然成長的荊棘和瓊麻，各重要據點四周的戰壕，都是防止敵人登陸的重要設施。

3. 地表下的坑道：包括漁村、水頭、翟山、九宮四個較大的海岸小艇坑道，紀錄了小艇部隊在敵人砲火下從事外島運輸補給的故事。中央坑道的偉大工程，不只是人為力量的說明，也是為戰爭的最後階段預作揭示。幾個戰鬥村的地下坑道，紀錄了這段全球僅見的「戰地政務體制」下金門民防隊員參與軍事作戰的史實。

黃振良也語重心長道出：就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來看待金門現況，也許距離尚遠，但就金門有的這些歷有建築和各種文物、文化維護的現況來說，我們堅信金門本身有達到列入「世遺」的本錢，這其中存在的差距，不是條件內涵的問題，而是技術的克服，諸如「如何將這些遺產加以整理」、「如何對居民施予教育」、「如何和民眾達成共識」，當這些問題逐一解決之後，才能進而蔚成風尚，宏揚教化，讓金門進入「世遺的殿堂」。

即將改制文化局的金門縣立文化中心在金門作為潛力點推動入列世界文化遺產的過程，雖然主任以下，僅一名人力（曾淑鈴）實際兼辦，所扮演的角色卻形同一個「小文建會」。除了策辦世界遺產系列講座，還委託中國技術學院，請來建築學者閻亞寧計劃主持《金門縣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調查研究》，希望五年內建立完整的申請資料。另外在出版三十種《金門學》領先閩台各地方學發展的基礎上，又不斷出版世界遺產與金門的相關書目，已完成《金門歷史建築的故事》、《金門歷史建築影像》、《歷史建築與金門》、《世界遺產與金門》、《金門縣世界遺產潛力點書目》；特別是採中、英對照的《金門縣世界遺產潛力點書目》，以「金門源流」、「遊憩金門」、「金門的人文自然地理」、「民俗金門」、「金門考古」，依內容性質及文獻量分為五大類，再分書目選介與一般書目，蒐集近三十年來數百種金門研究文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書目裡的文獻積累，已是無形的《金門學》文化資產。誠如文史學者龔鵬程為《金門學》所下的註腳：

區域史原本是國史的基礎，可是現今區域研究事實上又已超越了國家歷史的範疇。通過金門，我們更可以看看南太平洋複雜的政經文化族群國際關係。

這樣的島嶼，這樣的條件，自然足以發展成一門內涵豐富的《金門學》。在這門學科中，除了編輯整理有關金門的史料，呼籲各界重視並究金門、關心金門的前途以外，更探討金門的歷史地位和意義，發展金門的觀點。《金門學》，不但應鼓勵世界各地學者專家文士藝師來研究金門，也當以金門的角度，形成金門的文化觀、歷史觀、世界觀，來和各界對話。在這樣的研究中，逐漸形成這門學科的方法論和理論體系，視野延伸向歷史，也伸展向未來。

「金門的建築文化的多重性：閩南文化、橋鄉文化、戰地文化，歷史的豐富性及類型的多樣性，非常具有特色」，學者江柏煒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在《金門日報》為文金門申辦世界遺產的可行性評估，歸結道「金門的未來能否走出大格局、永續的發展經驗，端賴『世界遺產』的整理與籌備工



作。這兼顧基本面及操作面的事業，是一項長期的社會文化工程」。

「世界遺產最終精神，其實是一種自覺運動」，以戰地文化為主、閩南文化為輔，加上自然條件，扮演「世界遺產與金門」文化推手的李錫隆，也是最早喊出「閩南新故鄉」社區營造概念的人，他相信五年準備期讓金門走向世界遺產的信心出航，就是一個已然，或即消失的戰地，金門作為「閩南新故鄉」可長可久的島嶼。

世界島嶼會議開啟一道金門

金門人長期處在封閉孤島上，尋求對話，向外發展的殷切企盼，隨著監察院《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出爐、入列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召開，已愈來愈熾烈。

時序推入二〇〇四年，金門走向世界、飛躍的年代。

二〇〇四年「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主辦權在金門。

由國際島嶼研究學會、金門縣政府、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國立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暨學術研討會——全球變遷中的島嶼永續發展」，定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金門登場。

設在加拿大的「國際島嶼研究學會」，為島嶼國家或地區，共同成立之研究組織，其目的在於探討島嶼國家或地區的共同環境問題與對策。歷屆世界島嶼會議舉辦區域及地點為：

第一屆（一九八六年），東太平洋：加拿大維多利亞島。

第二屆（一九八八年），南極海：澳洲塔斯馬尼亞島。

第三屆（一九九二年），加勒比海：巴哈馬群島。

第四屆（一九九四年），西太平洋：日本琉球。

第五屆（一九九八年），印度洋：模里西斯島。

第六屆（二〇〇〇年），東大西洋：蘇格蘭思嘉島。

第七屆（二〇〇二年），北大西洋：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

第八屆（二〇〇四年），西太平洋：台灣金門島。

第九屆（二〇〇六年），地中海：馬爾他島。

金門島在與韓國濟州島、馬爾他群島、斐濟群島激烈角逐下，爭取到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在主辦權；瑞典隆德大學（Lund U.）地理學系教授兼主任Eric Clark，本身也是國際島嶼研究學會執行幹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六日，在黃煌雄委員主持的「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文化論壇上，宣布了這個好消息。Eric Clark也在會中建言，為向世界島嶼各國行銷金門的文化資源，諸如《金門學》叢刊等重要文獻應翻譯成外國語言，提高金門的文化能見度。

第八屆世界島嶼國際會議主題「全球變遷中的島嶼永續發展」，根據一九九二年世界「高峰會議」的里約宣言強調永續發展議題為世界各國發展重點，一九九四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全球島嶼永續發展而有「巴貝多宣言」。二〇〇四年在金門的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正好是「巴貝多宣言」的十週年。在「巴貝多宣言」的國際島嶼永續發展壇潮流下，而有此次主題。

預計飛往金門出席「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全球變遷中的島嶼永續發展」的專家學者，包括國外一百七十人，國內一百人。目的在凸顯台灣及金門島的特殊性，促進島嶼研究；加強與國際相關組織之聯繫；探討全球化趨勢下島嶼永續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之因應對策；提昇台灣各島群邁向國際



舞台的形象；整備國際觀光發展條件，提昇接待國際旅客之能力。

正當金門上上下下，以辦喜事的心情推動登陸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沸沸揚揚之際，世界島嶼會議選擇了這座長處海濱鄒魯與冷戰砲擊的歷史島嶼，也是對金門獨特與人文與軍事環境的肯定。

一個消失的戰地，一座閩南之門的重新開啟。

金門的未來，遠離戰爭、追求和平；一如詩人鄭愁予二〇〇三年中秋重遊金門，參與兩岸同步施放煙火按鈕儀式，酩酊激越之餘，為金門賦詩〈煙火是戰火的女兒〉：

煙火是戰火的女兒，

嚴父的火灼痛，

女兒的火開花；

花開在天空疑是星星也在撒嬌，

彩光映在海上莫非波濤跟著巧笑：

哎，讓女兒自由地長大罷！

讓她撒嬌，讓她巧笑，讓她

推開廣廈之門正是金色之門

洛陽兒女對門居呀！

中秋月圓是歷史的舞台，

讓飲者飲出那月老的浪漫，

乾守望之杯！乾相助之杯！乾杯呀……
哎，兒女的自由長大不就是門當戶對了嗎？

《附錄》

一座博物館島的誕生

◎劉婉珍

金門推動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另一種願景



「金門」！看到這個名字，腦海中浮現出什麼？戰地？砲戰？菜刀？貢糖？高粱酒？

似乎有好長一段時間，「金門」總與「八二三砲戰」、「戰地政務」、「台灣邊陲」、「反攻跳板」等字眼相連。

走過烽火，金門的意義就在於她是金門。

金門的故事是一場悲劇？

十五年前。一九八九年的三月，第一次進入這座教科書本中的戰地堡壘。尚義機場偌大的反共標語、全副武裝的衛哨、迷彩服軍官的安檢把關，軍事戒嚴的肅殺氣氛令人冷顫顫。

金門友人說：「金門很純樸！」幾天軍管戒嚴下金門初體驗後，一個念頭閃過：「金門人純樸？還是沒有機會顯露不純樸的一面」？

十五年後，大環境在變，金門也在變。從交戰到交會。從解嚴到小三通。變化的感覺是因為政經局勢的詭譎，是因為時空的間距與隔離。無數次遠距離與近距離的相遇，總留下遠近高低、濃淡深淺，不同的金門印象。

長達三十六年的戰地政務實驗時期，金門草木皆兵，雷區遍佈、限制重重、處處禁忌。解嚴以後，金門人從「服從、乖順、沒意見」到「主動爭取權利」、「積極展現無限可能性」。從解嚴、開放觀光到小三通，金門人在國家安全、政治軍事的大環境下求生存，在跌撞翻轉的蛻變中求發展。金門人已然告別「附屬」，想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走出自己的路。

一九九二年底，金門的戰地政務身分走進歷史，開始歷經地方自治的第一次接觸。開放觀光後

的金門，在轉型中切身感受持續不斷的陣痛。周志文教授在《金門國家公園季刊》第十期的〈金門散步〉文中，提到解嚴後參與金門事務研討的經驗：

……每次討論會都有個冗長的酒宴，一杯又一杯的「深水炸彈」，熱情又豪壯的乾杯聲中，又有著步步為營的謹慎，我終於知道，與這群在雷區中生存的人交往是痛苦的事，我終於體會真正有良知的金門友人為什麼覺得金門的故事是一場悲劇。

金門的故事是一場悲劇？事實上，眾多「軍管癥候群」現象的湧現，正是長期壓抑後突然解放的自然現象。大環境的快速輪轉，推動人們專注於小環境與自身利益的糾葛；所有的抗爭紛擾，隨著人心欲望的無限延伸而擴張。經過陣痛後，有心的金門人開始坐下來討論、站起來行動，努力創造築夢踏實的金門故事。

「文化觀光」儼然成為金門生命的契機與希望。然而，金門發展文化產業的條件是什麼？金門未來將往何處去？

文化是生活的總體

金門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與海防形勢的險要，曾為捍衛台海的軍事重鎮，同時也造就了金門固若金湯的軍事防禦工事：地下堡壘以及古崗、馬山與烈嶼等海防據點。這些與戰事相關的歷史、人文與環境特性雖已成為金門獨特的背景脈絡，卻止於金門的一部分。「文化是生活的總體」，自兩漢

至今，朱熹教化、進士名臣、民俗戲曲、建築、古蹟，海濱鄒魯金門展現了獨特的閩南人文空間；而金門人的生活故事就在文物、環境與空間轉換間，娓娓道來。金門在過去的自然人文資產積累與多年的努力下，正朝登錄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方向邁進，並深具發展為「博物館島」的潛力。

與廈門咫尺天涯的金門，因海因地而生的自然景觀造就了她獨特生態環境。栗喉蜂虎、斑翡翠、鵲鵲、玉鸚鵡、黑翅鳶等鳥種，台灣看不到。木麻黃、油加利及各色各樣不知名的行道樹，令人留下樹路縱橫的延綿印象。從水頭到山后，從馬山到料羅，從大金門到小金門，金門國家公園、莒光樓、民俗文化村、總兵署史料館、陶瓷廠陶瓷博物館、水族生物教育展示館、會元紀念館、振威將軍李光顯府第文物館、傅錫琪紀念館、宏玻陶瓷廠、傳統聚落、宗祠家廟、坑道以及分佈各處的二十一處國家級古蹟、十二處縣定古蹟，歷史人文移轉的軌道深刻地跡烙印在這個面積等同於台灣台中市的島上。金門獨有的風貌特色早已具備發展為「博物館島」的條件，而發展博物館島的關鍵則在於「人」。掌握資源的人，決定政策的人，主其事的人，文化相關工作者，以及所有居住在金門、關心金門以及與金門事務相關的人，這些人的觀念與態度決定了金門未來的機會與命運。

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觀念不再限於一棟擁有藏品與展示的建築體。現代博物館具有收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以及娛樂功能，博物館可以是一座極具特色的歷史建築，也可以是一個開放性的戶外場域。英文Museum出於希臘語「Mouseion」，原意為「A seat of the Muses」，即禮拜繆思女神的地方。繆思神為宙斯神與記憶女神生下的九個女兒，分別掌管史詩、音樂、情詩、修辭、歷史、悲劇、喜劇、舞蹈與天文。而現今博物館意義不再是禮拜繆思女神的地方，繆思女神已從高高的殿堂走進人間的生活。博物館不再侷限於一固定的建築空間內，博物館可以是一個社區、一個場域。活化古蹟、活化歷史文物，金門博物館島的概念即是落實金門博物館資源使命與功能的願景，金門博物館島將不僅是歷史文化、自然生態與庶民生活的再現，也是攸關金門觀光文化產業永

續發展的關鍵基礎。

金門博物館島規劃與發展

金門博物館島構想係在其現有的特色與資源下誕生，期望能以點連成線，以線構成面的交織網狀方式發展成博物館島的整體面貌。博物館島上的所有居民以及參訪的國內外人士，在生活中都將以愛護、探索與關懷的態度與周遭環境對話與互動。整個金門博物館島包括三個重要場域範圍：

(一) 戰爭與和平

與軍事相關的史蹟、文物與場域，包括碉堡坑道以及紀念館等。

(二) 人文景觀

1 人文史蹟：包括傳統聚落、宗祠家廟等。

2 人文生態：金門民俗生活、采風、藝文發展等。

(三) 自然景觀

1 植物生態：因其地質與氣候環境造成的特殊生態。

2 動物生態：候鳥與沿海生物等。

3 地形地質：包括未受人為破壞的海岸與廈門隔海對望的特殊地形。

未來整個金門博物館島的近、中、長期發展可以下列四層面同步進行：

(一) 生活圈的經營與建設

1 環境部分

(1) 生活環境的自然美化加強，可從點的發展，由各家到村落，線的延續，由村落到鄉鎮，自然擴及整個面，讓金門全島美化起來。

(2) 改善金門陶瓷廠、酒廠等現有展示區的面貌與內涵。

2、旅館餐飲部份

將原有的旅館、飯店、餐廳，不論硬體建築或是軟體經營整頓得更現代化、更舒適以提高外地消費者來金門消費與投資意願。

3、交通旅遊部份

與航空公司、郵船公司及台灣旅遊業（未來大陸）合作，設計配套旅遊活動，共同促銷金門觀光。

(二) 人文、戰役史蹟以及自然生態的保存維護

1 自然生態、傳統建築與聚落面貌的保存維護。

2 已開放之堡壘及軍事設施，加以再利用與整頓，但需維持其原有自然風貌，讓外來遊客體驗金門獨特的風土味。

(三) 諮詢服務的規劃與建立

1 針對金門一般居民：以活動訓練與書面資料方式協助當地居民瞭解自己社區的歷史文化脈絡與特色。

2 人力資源：以推動「金門博物館家族」以及「活化社區人力資源永續經營專案」的方式，形成金門博物館島的重要人力資源與成長團體。

3 觀光遊客：於飛機場設立「金門博物館島觀光諮詢中心」，重要地點設立諮詢小站，以適時提供遊客相關資訊，使遊客可以在「博物館島」充分享受自在遊走探訪的趣味。

（四）金門博物館島發展中心

金門縣政府應成立「金門博物館島籌備處」，有效結合內政部、經濟部、文建會、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文化中心、各鄉鎮聚落以及文史工作者資源，將現有自然、人文以及戰役史蹟等相關機構連成「金門博物館家族」，以行動研究的精神積極推動金門成為一個知性與感性兼備的觀光休閒島，讓金門再度享有「海上仙洲」的美名。

金門有其獨特的環境，深具發展文化觀光島的條件。但若只圖眼前經濟發展而忽略文化紮根，則文化產業的前途終會在「商業化」的氣習下逐漸萎縮凋零。若能掌握此階段的契機，結合地方文史工作者及各級教師培訓當地人深入認識家鄉的歷史、人文特色環境，進而成為文化導覽工作的尖兵，則可以讓每個金門人愛他們所擁有的一切，讓每個觀光客喜歡這個美麗島嶼。文化導覽培訓計畫的落實將同時解決金門就業發展與文化紮根的迫切問題。

此外，改善自然及人文景觀環境設施以及訂定吸引外來投資之配套政策與措施，則為金門博物館島長遠發展的根本之道。否則，金門在失控的大量開發與建設下，將快速失去振興文化產業的條件。

金門的意義就是在於她是金門

現在的金門已不再是其他主體的附屬品，金門的意義就在於她是金門！然而，金門將會是什麼樣的生命體？從前世到今生，金門的故事在每個人的心中。金門從過去的歷史一路走來，也在創造未來的歷史。我不是金門人，卻與金門有著一份緣與情，深信金門博物館島誕生與發展的契機，必須由關心金門事務的每一個人共同掌握。「如何利用金門的特色優點，進行整體規劃與統整，使全島發展成為觀光休閒勝地」，應是金門未來開創新局的努力方向。而「金門博物館島」的願景即是「立足金門、放眼世界」的深刻期許。希望在不久的未來，金門博物館的誕生與發展，能夠如德國柏林的博物館島(Museuminsel)一樣揚名世界。

二〇〇一年，監察院《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中，首次傳達了金門具備登錄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潛力。此後，金門已朝此方向前進。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在金門召開；接續是十二月，號召兩岸及海外五十萬鄉親返鄉的「世界金門日」；金門文化中心也即將升級改制成文化局的此時，除深切期盼金門文化園區與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的規劃與興建能真正凝聚金門人生活、情感及認同外，更期望深具自然與人文特色的金門，能夠以其發展成博物館島的潛力，在此關鍵時刻掌握先機，透過築夢踏實的整體規劃與行動，讓整個金門成為國內外獨一無二、聲名遠播的博物館島。

（作者劉婉珍，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藝術教育博士，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著有《美術館教育理念與實務》等書。本文原載於金門文化中心改制文化局專輯《文化豐年》，經作者同意收錄《消失的戰地》。）

《參考文獻》



一、文史著作

- 《滄海紀遺十卷》（明·洪受·一五九六年）
- 《金門志》（清·林焜燾·一八八二年）
- 《福建省金門島概況》（伊藤憐之助·南洋協會台灣支部·一九三八年）
- 《夜襲》（公孫燦·光啟出版社·一九六〇年）
- 《朱熹與金門》（郭堯齡·金門文獻委員會·一九六九年）
- 《魯王與金門》（郭堯齡·金門文獻委員會·一九六九年）
- 《鄭成功與金門》（郭堯齡·金門文獻委員會·一九六九年）
- 《金門風光簡介》（孟浪·現代潮出版社·一九七〇年）
- 《金門先賢錄（一）》（金門文獻委員會·一九七〇年）
- 《金門先賢錄（二、三）》（金門文獻委員會·一九七二年）
- 《金門憶舊》（胡璉·黎明文化公司·一九七六年）
- 《金門民居建築》（李乾朗·雄獅美術社·一九七八年）
- 《金門縣志》（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金門縣政府·一九七九年）
- 《渡》（楊樹清·駿馬文化公司·一九八七年）
- 《朱子新探索》（陳榮捷·學生書局·一九八八年）
- 《金門史蹟源流》（金門縣政府·一九八八年）
- 《海上仙洲金門》（楊樹清·錦冠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漢光文化·一九八八年）
- 《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金門會館·一九九〇年）
- 《朱子學新論：紀念朱熹誕辰八六〇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一三〇—一九九〇）》（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一九九一年）



- 《金門縣的古蹟》（楊仁江・金門縣政府・一九九一年）
- 《一九五八以後，金門藝文紀事》（楊樹清・金門報導社・一九九一年）
- 《閩南語考釋：附金門話考釋》（洪乾祐・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 《閩南人》（林再復・一九九三年增訂七版）
- 《新華作家列傳》（新加坡文藝協會・一九九四年）
- 《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一九九四年）
- 《金門與澎湖地區傳統聚落及民宅之調查研究》（文建會・一九九四年）
- 《金門海印寺調查研究》（李乾朗・金門縣政府・一九九五年）
- 《金門縣一級古蹟邱良功母節孝坊之調查研究》（中國工商專校・一九九五年）
- 《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柯木林・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一九九五年）
- 《台閩地區二級古蹟檔案圖說》（楊仁江・內政部・一九九五年）
- 《單打雙不打》（螢火蟲映像體・一九九五年）
- 《再見金門》（陳啟淦・天衛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
- 《金門陳頑墓調查研究》（楊仁江建師事務所・金門縣政府・一九九五年）
- 《台閩地區第二級古蹟金門文台寶塔之調查研究》（漢光建築師事務所・一九九六年）
- 《金門縣二級古蹟虛江嘯臥石刻之調查研究》（中國工商專校・一九九六年）
- 《金門縣三級古蹟邱良功墓園之調查研究》（青揚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
- 《金門人文采丰・金門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公園管理處・一九九六年）
- 《羅神父與金門》（許碧霞等・一九九六年）
- 《閩文化概論》（何綿山・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陳炳容・金門縣政府・一九九七年）
- 《浯江詩話》（洪春柳・設計家文化公司・一九九七年）
- 《金門島考古址調查研究》（陳仲玉・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一九九七年）

- 《金門姓氏分佈》(葉鈞培·一九九七年)
- 《書院文化》(楊布生、彭定國·雲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海外華人百科全書》(華裔館·一九九八年)
- 《老聚落新生命》(金門縣政府·一九九八年)
- 《珠山社區總體營造成果專輯》(金門縣政府·一九九八年)
- 《雞奄山頂談珠山歷史》(李金生·金門縣政府·一九九八年)
- 《閩南僑鄉風情錄》(劉浩然·香港閩南人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
- 《金門憶昔：日軍強征金門馬佚》(李金昌·印尼祖國文藝協會·一九九八年)
- 《在哈佛的沉思：從世界看台灣》(黃煌雄·月旦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
- 《金門史稿》(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 《古寧頭歲月》(李福井·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
- 《酒鄉之歌：千禧年金門高粱酒文化節詩酒會文學精品》(龔鵬程、楊樹清主編·金酒公司·賢志文教基金會·二〇〇〇年)
- 《黃絨虎與西門町》(水晶·大地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 《洋樓：閩粵僑鄉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一八四〇—一九六〇)(江柏煒·台大城鄉所·二〇〇〇年)
- 《兩岸關係發展與金門定位變遷之研究：一個金門人的觀察》(羅德水·淡江大學陸研所·二〇〇〇年)
- 《發現紫陽夫子：台北·朱子·儒學傳統》(龔鵬程、楊樹清主編·台北市文化局·二〇〇〇年)
- 《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金門縣政府·二〇〇〇年)
- 《壕鹽之鄉話西園》(黃振良·金門縣政府·二〇〇〇年)
- 《牆上烽火：金門馬祖地區反共愛國精神標語》(林保寶·博揚文化·二〇〇〇年)
- 《金門 PULSE 1987-1998 解嚴前後十年影像誌》(螢火蟲映像體·二〇〇一年)
- 《江山何其美秀：金門古蹟導覽》(黃振良·金門縣政府·二〇〇一年)
- 《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黃煌雄、郭石吉、林時機·遠流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 《金門水頭》(李金生·金門縣政府·二〇〇一年)
- 《金門聚落映像導覽手冊》(李金生·金門縣立文化中心·二〇〇一年)
- 《金門歷史建築的故事》(李金生·金門縣政府·二〇〇一年)
- 《金門地區排雷工作之體檢調查報告》(黃煌雄、尹士豪·監察院·二〇〇一年)
- 《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〇〇一年)
- 《金門閩南文化與戰地文化維護總體檢調查報告》(黃煌雄、尹士豪·監察院·二〇〇一年)
- 《朱子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二〇〇一年)
- 《美術館教育理念與實務》(劉婉珍·南天書局·二〇〇二年)
- 《酒香古意：二〇二金門詩酒文化節全紀錄》(翁國鈞、楊樹清·金門縣政府·二〇〇二)
- 《金門》(吳鈞堯·爾雅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 《金門地區陶瓷史城牆遺跡喪葬習俗調查研究》(成耆仁、吳國淳、羅煥光·國立歷史博物館·二〇〇二)
- 《金門水頭官澳瓊林歷史考古試掘報告》(國立歷史博物館·二〇〇二年)
- 《烈嶼鄉志》(洪國正·烈嶼鄉公所·二〇〇二年)
- 《金門縣金沙鎮志》(符宏智等·金沙鎮公所·二〇〇二年)
-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簡介》(文建會·二〇〇三年)
- 《二〇〇二文建會文化論壇系列實錄：世界遺產》(文建會·二〇〇三年)
- 《二〇〇二文建會文化論壇系列實錄：中區巡迴講座》(文建會·二〇〇三年)
- 《二〇〇三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金門縣政府·金門技術學院·二〇〇三年)
- 《閩南語考釋續集》(洪乾祐·文史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 《戰地金門史話》(董群廉·二〇〇三年)
- 《金門歷史建築影像》(李錫隆·金門縣立文化中心)
- 《世界遺產與金門》(金門縣立文化中心·二〇〇三年)
- 《經典金門》(金門縣政府·二〇〇三年)

- 《典藏金門》（楊媽輝主編·金門縣立體育場·二〇〇三年）
- 《飲水思源：盡看東坑容顏》（呂允在、林馬騰·烈嶼鄉公所·二〇〇三年）
- 《浯陽陳氏家譜》（同安田洋金門庵前陳氏宗親聯誼會·二〇〇三年）
- 《面對大海的時候》（龍應台·時報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 《八二三注》（朱西寧·印刻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新版）
- 《烈嶼的烽火歲月》（林馬騰·金門縣立文化中心·二〇〇三年）
- 《海上仙洲原鄉人》（陳延宗·金門文藝社·二〇〇三年）
- 《金門新詩選集》（金門縣立文化中心·二〇〇三年）
- 《解放戰地：女體異念影像集》（董振良·螢火蟲映像體·桂冠圖書公司·二〇〇三年）
- 《金門戰地史蹟》（黃振良·二〇〇三年）
- 《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一）（二）》（張炎憲、卓遵宏、黎中光、董群廉、陳中禹·國史館·二〇〇三年）
- 《小三通與金馬戰略角色之調整：系統理論的分析》（許競任·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二〇〇三年）
- 《二〇〇三金門文化年鑑》（金門縣立文化中心·二〇〇三年）
- 《金門縣世界遺產潛力點研究書目》（金門縣立文化中心·二〇〇四年）
- 《金門縣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調查研究》（閻亞寧·金門縣立文化中心·二〇〇四年）
- 《金門碉堡藝術館：十八個個展》（金門縣政府·二〇〇四年）

二一、《金門學》叢刊

《金門風獅爺》（陳炳容·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 《金門島地采風》(李錫隆·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人文探索》(張榮強·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俗諺採擷》(楊天厚·林麗寬·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聚落風情》(吳培暉·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古今戰史》(張火木·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歲時節慶》(楊天厚·林麗寬·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祖厝之旅》(陸炳文·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民間傳說》(唐蕙韻·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族群發展》(楊樹清·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
《金門地質地貌》(吳啟騰·林英生·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寺廟巡禮》(楊天厚·林麗寬·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社會觀察》(楊樹清·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影像紀事》(楊樹清·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與同安》(顏立水·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澎湖聚落》(吳培暉·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洋樓建築》(徐志仁·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話考釋》(洪乾祐·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辟邪物》(葉鈞培·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島地漫步》(李錫隆·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金門古井風情》(黃振良·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金門青嶼社》(張榮強·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金門教育史話》(楊清國·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金門島居聲音》(洪春柳·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 《金門高粱酒鄉》（楊天厚·林麗寬·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金門民間戲曲》（楊天厚·林麗寬·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金門族譜探源》（葉鈞培·黃奕展·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金門田野檔案》（楊樹清·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金門島嶼邊緣》（楊樹清·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金門解嚴前後》（陳水在·金門縣政府·稻田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

三、《金門文學》叢刊

- 《失去的春天》（陳長慶·小說·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時間懺悔錄》（黃克全·小說·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紅樹海》（洪乾祐·小說·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如果我在那裡》（吳鈞堯·小說·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浴在火光中的鄉愁》（林媽看·散文·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番薯王》（楊樹清·散文·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雲之鄉》（陳能梨·散文·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孤傷可樂》（許水富·新詩·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戰爭的顏色》（張國治·新詩·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飛翔密碼》（歐陽柏燕·新詩·金門縣政府·聯經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



消失

的戰地 | 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 楊樹清 著

__初版__台北縣汐止市：新新聞文化,2004[民93]

面；公分__(新·人文；66)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2026-63-1(平裝)

1.福建省金門縣—人文

2.福建省金門縣歷史

673.19/205.4

93004773

新·人文 66

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

作者/楊樹清

著作權人/監察院

發行人/王健壯

出版者/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4504號

地址/221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79號4樓之6

電話/02-2698-9828

傳真/02-2698-9869

e-mail：books@new7.com.tw

郵撥帳號：13201218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林明真

封面·內頁設計/ Littlefu

印刷/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年4月3日 初版一刷

定價300元

Print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新新聞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歡迎您填寫下列資料，寄回給我們，我們將不定期提供新書書訊給您，並請您批評指教。

姓名：_____ 性別：☐男 ☐女 年齡：_____

電話：(O) _____ (H) _____

傳真：_____ 手機：_____

電子郵件信箱：_____

您是：☐新新聞周報訂戶 ☐曾經零購新新聞周報

您的職業：☐學生 ☐服務業 ☐公務人員 ☐金融業 ☐資訊業 ☐製造業

☐自由業及專業 ☐其他

學歷：☐高中及高中以下 ☐大專 ☐研究所以以上

職位別：☐公司負責人 ☐管理階層 ☐一般職員 ☐專業人員 ☐其他

您經常到哪裡購買書籍？

☐誠品 ☐金石堂 ☐新學友 ☐何嘉仁 ☐網路書店 ☐其他 _____

您從何處得知新新聞的新書訊息？

☐逛書店 ☐媒體報導 _____ ☐新新聞周報 ☐廣播節目 ☐書訊

☐其他 _____

除了本書，您購買過新新聞出版的書嗎？

☐有 _____ ☐沒有

您希望我們出版那一類的書？

☐人文社會 ☐科普 ☐旅遊 ☐文學 ☐財經趨勢 ☐傳記 ☐其他 _____

請寫下您對本書的評價，以及對我們的建議：

廣 告 回 信			
基隆郵局登記證			
基隆廣字第033號			
(免貼郵票)			

221 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79號4樓之6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 收

請沿虛線剪下對折寄回，謝謝！

地址： 市/縣 鄉/鎮 市/區 路/街
 段 巷 號 樓
 姓名：

新新聞

新・人文66

《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

■新新聞叢書精選

書號	書名	作者	譯者	定價
■新·人文系列				
8717	誠品副作用	李欣頻		320
8724	拍賣蘇富比	彼得·華特森	李永平	400
8802	與ROSA歡樂起舞	顏厥安		240
8801	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	邱坤良		240
8807	繼續字戀	李欣頻		280
8808	Taiwan Dreamer	楊照		240
8818	最後六十天父子情	亞蘭·維康德雷	林淑真	180
8828	悲歡球場	楊照		240
8830	台灣美術山川行旅圖	鍾文音		320
8831	經濟是權力，也是文學	南方朔		240
8833	攝影機的眼淚	新新聞編輯部		180
8835	我停擺的那一年	Robert McCrum	張玉芬	260
8838	梵谷流浪一百年	辛西雅·薩爾茲曼	陳佳琳	320
8903	東京情色手冊	劉黎兒		180
8904	醫生的意外旅程	王浩威，李宇宙，李尚仁等		200
8902	小王子的愛與死	保羅·韋作斯特	黃喻麟	特價240
8908	馬背上六千公里	托比·格林	鮑家慶	350
8913	聖人與罪人	依曼·杜菲	王憲群	340
8914	浮生悠悠	丘彥明		250
8915	凝動的音樂	梁思成		260
8916	我的父親我的光	Marina Budhos	張玉芬,吳育璘	250
8919	場邊楊照	楊照		220
8921	我綁架了維梅爾	凱瑟琳·韋柏	宋瑛堂	220
8920	都是為她	林世煜		240
8922	日安，大使先生	鄭麗園		220
9008	福爾摩沙的聽診器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240
9010	樹怎樣成為自己	羅葉		260
9013	誰殺了古典音樂	諾曼·萊布列希	查修傑施璧玉陳效真	420
9018	映雪	吳成文		320
9021	黎兒流	劉黎兒		180
9024	佛羅倫斯水悠悠	羅傑·瑪斯特司	李曾,導讀:楊照	320
9025	藍調石牆 T	Leslie Feinberg	陳婷	300
9028	廣告敗物教	李欣頻		300
9030	天堂的歷史	傑佛瑞·波頓·羅素	張瑞林	320
9031	我不愛凱撒	王建壯	總編:楊照	220

■新新聞叢書精選

書號	書名	作者	譯者	定價
9032	機械時代	胡晴舫		220
9033	滿星疊悲歌	江元慶		260
9034	眾弦寂靜時的喧嘩	王丹		210
9036	阮慶岳四色書	阮慶岳		250
9037	素描許達然	許達然		220
9102	宙斯的女兒	芭芭拉·墨斯	宋瑛堂	350
9103	永真急制	聶永真		260
9105	男生女生大腦不同?	萊斯莉·羅潔斯	王紹婷	230
9106	黑暗的海洋_哭泣的天空	德瑞克_倫迪	許幸妮、李金梅	370
9108	周日的午餐—法國美食的故事	Mort Rosenblum	劉永毅	360
9109	樂來越美麗	Maureen McCarthy Draper	施璧玉	250
9110	純愛大吟釀	劉黎兒		200
9113	生命的火焰—李俊仁回憶錄	李俊仁		260
9111	republic.com網路會顛覆民主嗎?	凱斯_桑斯坦	黃維明	240
9112	無子女浪潮	瑪德琳·肯恩	朱耘	260
9114	市場不只一隻手	Charles E. Lindblom	胡瑋珊	340
9116	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	何曼德		280
9118	心經濟、愛無價?	南西·佛伯爾	許慧如	360
9117	反動的修辭	Albert O. Hirschman	吳介民	250
9120	本壘的方向	亨利·杜諾	宋瑛堂	280
9125	康考特牧歌	大衛·弗斯特	辛巴	340
9127	當上帝開始說英文	艾利斯特·麥葛福	張墨菲	380
9128	珍·奧斯汀的他	奧黛麗·霍克里吉	奚修君	270
9130	重建我的家	鮑代玉		260
9129	我想有個家	李逸塵		260
9204	藏書考	萊諾·卡森	張墨菲	250
9205	公益旅行家	吳燕玲、張貝雯、羅		250
9206	霧峰林家等待明天	劉永毅		280
9207	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	楊樹清		300

■新·Trend系列

8608	驚奇女娃辛吉絲	陳芙陽	特價 99
8611	高速巨人	奧里塔	何穎怡 320
8612	有人問我關於愛情的事	吳淡如	160
8704	辣妹宣言+寫真集	俞聖倫	399

■新新聞叢書精選

書號	書名	作者	譯者	定價
8705	敲桿的女孩 陳純甄	陳純甄口述、李亦伸執筆		200
8706	嗅男人	郭錦恩		160
8707	真我本色	郭錦恩		160
8708	黃義交愛情故事	無名氏		180
8710	愛情成功學	李俊東		200
8712	周玉蔻的關於男人			
8716	芳香過一生	卓芷聿		300
8720	最後的流行皇帝－凡賽斯	蘿莉·透納	新新聞編譯中心	380
8719	虛擬性愛	克麗歐·歐德薩	張玉芬	260
8721	國民版網路全書	陳豐偉		300
8722	ICQ讓你不再寂寞	陳豐偉、沈美君		160
8723	Becky!是你小郵差	陳豐偉		160
8725	憂患之書	劉君祖		160
8728	流浪在海綿城市	張惠菁		200
8727	傻瓜戀愛日記	朱海蓓		200
8729	別躺在桂冠上睡覺	比爾·馬里歐特	羅美惠	240
8731	情人共享Easy Love	李俊東		180
8730	X女生的綠色紀事	張琦凰、彭雯		180
8732	別被千禧蟲咬死	麥可·富萊契	汪益	250
8733	冰上精靈關穎珊	愛德華·艾伯斯坦	王思捷	280
8734	Inside Intel	堤姆·傑克遜	陳建成、陳信達	360
8809	寶貝你的Notebook	黃裕元		260
8810	Win CE 掌上飛行家	陳彥		160
8817	倒掛在網路上的蝙蝠	洪凌		220
8816	下一次世界大戰	詹姆士·亞當斯	張志誠	380
8819	一百萬元輕鬆賺	黛柏拉·班頓	李鐔龍	280
8823	地球零距離	法蘭西絲·凱恩克羅絲	黃喻麟	300
8827	情人就像一隻貓	李俊東		180
8836	別讓電腦統治你	金·洛克林	張淑紋	300
8910	女巫之湯	許陽明		220
8912	矽谷108條好漢	大衛·卡普倫	陳建成、陳信達	400
8924	江澤民的歷史考卷	田弘茂、朱雲漢	張鐵志、林葦芸	280
9004	經營之神求生寶典	瑞恩和格林伍德	王紹婷	320
9006	夢想家、生意人與狗雜種	史密斯和達澤爾	宋瑛堂	199
9007	總統先生的同學會	王駿		270
9012	娃娃夢工廠	懷尼·米勒	羅美惠	380

■新新聞叢書精選

書號	書名	作者	譯者	定價
9014	菊子帶你找頭路	黃創夏	陳菊(序)	180
9015	Digital安那琪	寶琳娜·波素柯	張玉芬	340
9022	少女Weight的煩惱	咪咪_尼契	王紹婷	300
9026	單身寄生時代	山田昌弘	李尚霖	180
9029	神學士—歐瑪爾與賓·拉登的 「全球聖戰 Taliban」	阿哈瑪_拉希德	奚修君等	350
9107	誰是老大— 決定台灣市場版圖的2場戰役	新新聞周報記者		200
9123	怪招老爸狀元郎	郭朝清蔡秀鳳郭子維口述、劉永毅執筆		220
9132	胡錦濤時代的挑戰	丁樹範熊自健等		300
9201	你詐不到我	法蘭克·阿巴內	黃維明	270
9203	小錢征服大中國	吳德亮	220	

■城市漫遊文庫

8805	東京村上春樹相簿漂流物語	李友中		250
8806	瑞士·蕾夢湖畔明信片	樂珊瑚		250
8811	美國音樂之旅	周姁宏		250
8812	好萊塢、柏林、坎城、 威尼斯電影之旅	楊一峰		250
8820	紐約一個人玩紐約	鄒念祖		250
8821	聖彼得堡-普希金散步地圖	王敬輝		250
8829	靜岡·伊豆川端康成泡溫泉	吳德亮		250
8834	荷蘭·女王也騎腳踏車	陳瑤真		250
8901	東京讀書筆記本	辜振豐、林瑞慶攝影		250
9001	旅人	胡晴航		230
9003	小城雪霏霏	傳達德		220
9011	風在蔚藍海岸	謝伊婷		250
9019	Billy遊上海	洪濬成(Billy)		250
9020	我在哈佛過暑假	洪楨邦		220
9027	黃色的笑臉	喬鹿(LouisJonval)	鄭志仁	260
9119	747笑翻天	艾略·黑斯特	宋瑛堂	250

■新·Dreamer系列（新新人類系列）

8409	我是少年企業家	莎拉·來恩	新新聞編譯小組	200
------	---------	-------	---------	-----